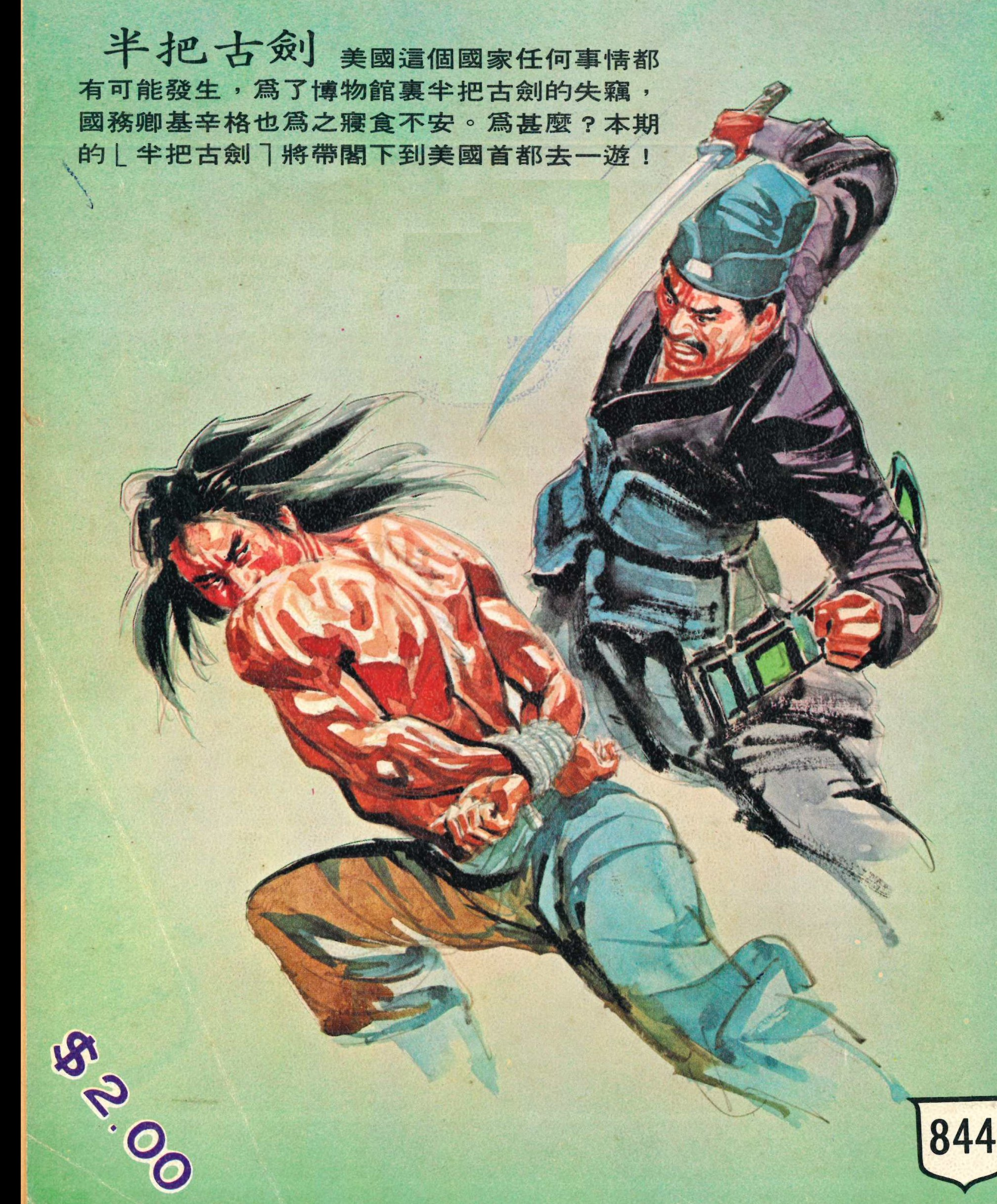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半把古劍 美國這個國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爲了博物館裏半把古劍的失竊，國務卿基辛格也爲之寢食不安。爲甚麼？本期的「半把古劍」將帶閣下到美國首都去一遊！



$2.00

844

◀編　後　話▶

一個堅信一靈不滅，可帶着前生智識，再次投生的醫學家，果然，在他堅定不渝的信念下達到目的，但，當他再次投胎成人後，却令他有生不如死的痛苦！要知其中情節，請閱倪匡先生今期撰寫的幻想小說：「兩生」。

＊＊＊　　＊＊＊　　＊＊＊

臥龍生的金燈盟故事：「四君子」今期情節高潮迭起，掌燈老大王俊爲探查追魂羅刹底細，結果被擄去一個不知名的地方禁錮着，是吉是凶？難以預料！還不止此，追魂羅刹更進行着一項重大陰謀戮殺四君子，能否如她所願？要看今後該故事的精彩發展下去了…………

＊＊＊　　＊＊＊　　＊＊＊

「半把古劍」是今期刊出的「鐵拐俠盜」故事，內容曲折離奇，詭異莫測，三俠爲了美國國家博物館失去了半把古劍，捲進了這宗失窃案的漩渦，美國國務院也插手此案，好不驚險！到底這「半把古劍」蘊藏着一項什麼秘密？事情當然不會簡單，愛好馬雲君作品的讀者萬勿錯過。

下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小鬼子故事：「人頭電腦」，鬼靈精怪的王小克又有渾身解數的演出，屆時拭目一看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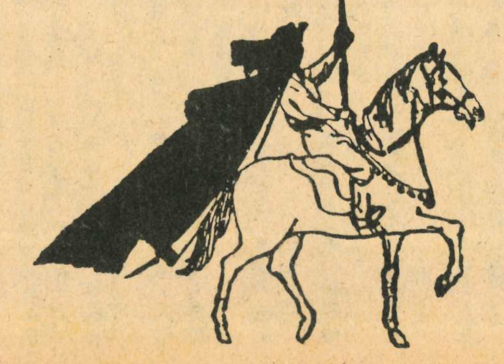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4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半把古劍

馬雲・文
盧令・圖



首都夜遊

美國是個奇妙的國家，儘管現在世界上有不少地方揭起了反美潮流，但無可否認，許多國家的決策仍以美國爲依歸。

美國可以毫無條件地去協助一些弱小國家，也可以奴顏婢膝地奉承某些不同思想的國家；他們可以出言恫嚇，爲盟友赴湯蹈火，但也可能在國民的壓力下表現出一派懦弱！

但無可諱言，美國仍然是今日世界上最强大的國家。

雖然有人臭罵它只是一頭「紙老虎」，到頭來不是一樣拉攏它麼？

要了解美國，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三俠在未到美國之前，與大多數嚮往「黃金國」的人一樣，認爲它必然是遍地黃金，人間的天堂！

但是至今爲止，呂偉良等三俠已先後旅遊過美國好幾個都市，例如夏威夷、三藩市、美亞美以及紐約等地方，所得的印象却是：美國是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個典型的自由世界！

飛來血漬

大資本固然可以賺大錢，但政府的稅率要視乎賺錢的多少而定；賺得多，抽得重，賺得少，抽得輕。重者竟達到百份之九十以上，也就是說，你賺上一千萬，可能被政府抽去九百萬以上！

同時政府給予國民的自由太多，「購槍自衞」只是其中之一，公然抨擊政府措施失當，要求執政者下台以及種種無理取鬧的事件，幾乎無日無之！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曾一再討論過，到底美國人生活得是否幸福？

他們所得的結論是：美國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否則就不會有珍芳達之流出現！

美國人有個慈母般的政府，但身爲「兒子」的難免有部份被寵壞。

被「寵壞」的亦未必有什麼意圖不軌，只是喜歡標奇立異，引人注意而已！

說美國政府有如慈母一般，可以從最近世界不景氣中見到。

他們不但處處減稅維持國民的起碼生活水準，還長久以來一直設有失業救濟制度與退休養老金。一切都有保障！

相反看看殖民地的香港政府吧！他們可以把大量儲備金像變戲法一樣，由數十億變爲十數億，明知人人俱知那是「英國收益一部份」，却又死要面子，大玩數字遊戲！

香港市民已被生活煎迫得透不過氣來，他們還要預付各種稅項。儘管財政司解釋那是「對市民有利」的做法，但明眼人總會明白這樣做法，簡直是荒天下之大繆！

別的不說了，單說廣受市民注意的「電話加價」問題吧！

相信走遍全世界亦未見過有如「香港立法局」的做法！

市民大舉反對電話加價，但香港政府竟然可以未經正式調查立法，「先斬後奏」地先批准電話公司加價百份之三十！

加了再說這種置民意於不顧的措施，相信走遍全世界，亦只有香港才可以見到；難道這就是「英國紳士風度」？

「電話加價」所造成的後果如何，尚在未知之數，但可以由此看出了：香港政府只是一個維護有錢人利益——尤其是有英資參加的大財團、大機構的利益的政府！

香港立法局裏面根本就沒有民選議員，所謂「非官守議員」，只不過是一些富有的人，以及沽名釣譽輩，一旦被官方看中了，還陪末席，又焉敢說個「不」字？

總而言之，身爲中國人實在太不幸，八年抗戰吃的苦頭還不夠，連年內戰之後流落異鄉，到頭來還要慘遭欺凌！

三俠剛離開紐約到華盛頓去，就傳來布拉克跳樓自殺的消息！

布拉克是紐約一間擁有億萬資產的布蘭斯聯合公司的董事長！

他由泛美大厦四十四樓躍下自殺身亡，今年只有五十三歲。

三俠在飛華盛頓途中閱報才知道此事，當時報紙還報導了香港市民廣泛對電話加價的「香港通訊」。

林愛莉嘆氣道：「像布拉克那麼有錢又怎樣？到頭來還是如此收場！」

阿生道：「他爲什麼要死？報紙似乎沒有評論。」

呂偉良道：「還用說麼？一定是經濟不景氣的犧牲者！」

「可惜他生在美國，假如他身在香港，一定不必這麼慘！」林愛莉說。

阿生不明白地問：「爲什麼？」

「很簡單！」林愛莉道，「像布拉克這樣的人如果有困難，一定會有財神爺之流爲他想想辦法；卽如電話公司每年賺數千萬元，只要對財神爺說一句有困難，於是『困難』二字立時可以轉嫁到市民的身上。如果他是英國人，那就更加安全了！」

呂偉良道：「無論如何，布拉克之死，給人們一個很大的教訓，太有錢未必是快樂的。根據這報導上面的資料，布拉克擁有布蘭斯聯合公司的股份達二十七萬九千九百八十六股，該公司於一九七三年所結算的資產多達十億二千五百萬美元。因此，一個人只要豐衣足食就够了，安份一點，困難可能少一些，快樂也可能多一些。拚命賺錢，盡一生精力去爭權奪利，未必有快樂可言！」

阿生深受他師父呂偉良的影响，他說：「是的，一個人如果想得到快樂，還是趁有生之年，多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多幫助一些人解决困難，這比擁有大名大利更加快樂啊！」

林愛莉笑了笑，倚靠着靠背椅，閉上了眼睛……

三俠終於到了華盛頓市。

華盛頓市是美國首都，白宮之所在。

三俠希望有機會參觀一下白宮，以及該市的博物館。

說到美國的博物館實在多得很，有動的，也有靜的。例如在紐約，三俠就曾經先後參觀過「禽鳥博物館」，以及「移民博物館」。前者應該屬於動的，後者則屬於靜的。

「美國移民博物館」，位於紐約自由神像底下，已經介紹過了！（見「最高機密」一書中。）

至於「禽鳥博物館」，則位於布朗克斯動

物園的一角寧靜山丘之上。英文原名譯意應該是：「華萊士禽鳥世界」！

該處建造前後達十一年，耗資四百萬美元，那是通貨膨脹以前的事。若以今天的貨幣時值計算，當然不止此數了！

這裏最大的特色是集合了世界各地的七彩飛禽，利用人工仿造的環境，讓雀鳥們生活在適當的氣溫與花卉樹木之間。

因此，「禽鳥世界」裏面，有玻璃的「天面」，以及植着奇花異草的「地理環境」，務求適應各種珍禽生活爲準。

例如某種鳥類須要足够的陽光，但由玻璃外面透射入來的陽光仍不足，怎辦？那就要靠日光燈以及空氣調節設備的補救！

又例如有些雀鳥習慣了在熱帶雷雨中生活，那麼，飼養牠們的「玻璃棚」內，就要有「人造雨」的花洒噴射器，時常將雨水淋向花卉樹木中。

總之，這是一個「禽鳥博物館」，遊客旅遊紐約，不到那兒去看看實在是一種損失！

三俠此番到華盛頓市，自然也是爲了看看一些他們認爲有意思的事物。例如他們知道有一間大學位於市區的街道上，既無校園，亦無圍牆加以範圍，遊客漫步街頭，就可能有意無意的闖了進去！

三俠就希望看看那間大學是怎麼樣的。

美國全國有立案大學二千六百間左右，但程度差別很大。

有些大學是世界聞名的，但也有些大學教出來的學生只是一名嬉皮士，不知所謂！

中國人在美國各大學任教的有很多，例如發明人工合成生長荷爾蒙的李卓皓博士，以及十九年前以實驗推翻物理學中一項基本定律而震驚整個科學界的吳健雄女博士，都是在美國大學中任教的知名之士。

關於李卓皓博士，在以前的「鐵拐俠盜故事集」中曾經介紹過了。至於吳健雄這位女博士，曾經先後獲得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十二家著名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一九五八年被選爲「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一九七四年被選爲「全美最優秀科學家」，今年（一九七五）將成爲美國物理學會有史以來第一位女主席。也總算替我們中華民族增光不少！

由於美國大學之多，使到美國大學生的總數，比起西歐各國大學生的總和，還要多兩倍呢。

三俠希望參觀的大學就是「喬治華盛頓大學」。

這所大學位於華盛頓市區的白宮與國務院之間。三俠走了「進去」仍不自覺，因爲沒有明顯的界限，校舍就在街道之上，綿延於十九個地段，有些課室，就在一些磚砌的舊房子之內。

唯一可以識別的，就是每間「校舍」外有標誌寫明。

三俠就像許多好奇的遊客一樣，漫步於街頭之上，其實他們此刻已置身於「校園」之內，但這裏沒有明顯的「校門」，但沒有圍牆，自然不會「非請勿進」！

出乎他們意料之外，這是一家私立大學，聽說經濟正發生困難。

這家大學的最大特色除了「校舍」有如「民房」一樣，就是一向利用政府機構的設備。例如國立史密遜博物館以及國會圖書館等，就是該大學學生常到的學習地方。甚至有些政府官員也邀到大學中任教、講學。例如羅斯福總統的一位顧問，就曾經在這裏授過課。

喬治華盛頓大學設立於一八二一年，最初只有學生一百名，但現在已有一萬五千名之多了。

這家大學是眞眞正正與首都華盛頓混爲一體的大學。許多學生志願到政府機構去實習，例如聯邦政府、國會、市政府，以及醫院診所等。

這家大學因爲學術水準優異，在國內和國外都享有聲譽。它的法學院和醫學院尤負盛名。據說要考取這兩個學院的學位殊不容易！例如一九七三年，法學院僅招新生四百九十九名，但報名投考者多達五千零五十名；醫學院只收新生一百五十名，投考者則達三千人！

著名的參議員傅伯萊，以及諾貝爾獎金得獎者朱里耶斯等等，都是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畢業生。

三俠像逛街一樣，在各處瀏覽。唯一不同的就是：這些街道上並沒有百貨公司的櫥窗飾櫃，有的只是一些新舊雜陳的建築物，這些就是大學的校舍了！

在一處十字路口之上，豎立了一幢現代建築物，那就是「馬爾溫中心」。三俠就在這兒拍照留念。

十字路口上有紅綠交通燈，也有汽車來往，與一般市區街道無異，但這兒實際上就是該大學的「校園」一部份了。

阿生正爲呂林二人拍照，忽然有個中個人含笑走了過來！

「難得見到你們三位！」那人很友善地說，「請問三位可是中國人？」

阿生打量了他一遍看不出他有任何惡意，也不似個扒手流氓之類。

無論美國或者其他地方，只要有遊客到之處，都會有些變相乞丐，他們可能討些錢，也可能引誘遊客到酒店中購物以賺取回佣。

但是，眼前這一個中國人，絕不似那一類人。

阿生已替呂林二人拍妥了照片，呂偉良於是由那邊走過來跟他招呼！

「我也是中國人，我叫阮威廉。」那人自我介紹道。

阿生儘管看不出那人有任何惡意，但身爲一名國際特警，總難免會有他職業上的敏感反應！

於是阿生問他：「你怎麼知道我們是中國人？」

「我是個華裔美國人，有中華民族的血統，自然注意我們同胞的一切。前些時我在三藩市寄來的一份華文報紙上，看過了介紹三位的專文，非常欽佩！」阮威廉說道。

這時，呂偉良已注意到他挾着一大疊書本，不禁向他問道：「阮先生可是在這家大學任教的？」

「是的，我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東方文學系。」阮威廉又笑了笑道：「你們果然是名不虛傳，一看就知道了我的身份。」

「你過獎了，其實我也只是胡猜。」呂偉良又問道：「阮教授可是趕往授課？」

「不！我剛講完課，正想返回宿舍，無意中看見三位出現在這裏，想起報章上見過你們，所以，冒昧過來搭訕幾句！」阮威廉忽然又說道：「三位如果不嫌棄的話，請到舍下談談好嗎？」

阿生對於這項邀請感到突然，但呂偉良就覺得有「他鄉遇故知」的感受！

事實上，阿生很難了解外地中國人的心理。他們平日所見盡是紅鬚綠眼之輩，難得一見同聲同氣的同胞。所以他們對於中國人遊客份外感到親切！

但阿生却由於職業上的習慣，處處採保留的態度與懷疑！

呂偉良既然答允了阮威廉的邀請，阿生和林愛莉二人自無理由反對。於是一行四人在阮

威廉的引領下，到了一幢舊樓去。

阮教授的居處十分簡潔，除了書本之外便是一些古物和舊傢俬。

林愛莉爲人心直口快，往四下裏打量了一遍之後就問：「府上只有閣下一人居住？」

「是的。」阮教授一邊倒酒遞給呂偉良，一邊答道。

阮教授似乎被外國人同化了，他以酒代茶，三俠也只好淺嚐！

林愛莉又問：「尊夫人呢？」

阮教授遲疑了一下，道：「過身了！」

「對不起！」呂偉良一邊以眼色阻止林愛莉再問下去，一邊又說：「這時候我們似乎應該談談本市華僑們的生活！」

阮威廉笑了笑，道：「不要緊，我們都是中華兒女，還有什麼不可以談呢？」

「教授一直住在美國？」林愛莉還是忍不住要問下去！

「是的，家父在美國營商，但我本人一度回到唐山生活。」阮威廉道。

「唐山？」林愛莉又問道：「你是指那兒呢？」

「香港。」阮威廉說，「香港大學會聘我任教，但我不大習慣那兒的生活，最後還是回到這兒老地方來！」

外國人只知道華僑口中的「唐山」是中國，其實不少僑胞稱香港爲「唐山」。

阿生看見眼前這麼多古董，忍不住問：「教授似乎對考古學甚有興趣！」

「是的。」阮威廉指指架子上的一個青花花瓶，說道：「這是我年前由香港帶回來的唐朝古物，有人出價十萬美元，我仍然不肯放手呢！」

「美金十萬，可不是個小數目啊！」阿生道。

阮威廉呷了一口酒，笑了笑：「美金已經貶值了全世界的貨幣皆貶值，只有古董的價值與日俱增。即使有錢，也未必能買到心愛的古物！」

呂偉良道：「教授言之有理！」

林愛莉忽然又問：「這裏有些什麼地方值得參觀的？」

阮威廉道：「有，當然有！三位住在那一家酒店？請留個電話，明天我有空，當盡地主之誼，帶各位到一些地方去參觀。」

「好極了！」呂偉良順手寫下了酒店的名稱和房間號碼！「我們希望開開眼界，聽說華盛頓有許多值得一看的地方！」

「是的，美國是個多姿多采的國家。」阮教授說，「在我們中國，最熱鬧當算農曆新年，但美國每一個月份差不多都有一個重要的節慶。例如一月份的玫瑰節，以及水仙花節，檀香山每年都由唐人街選出當年的水仙花皇后。二月份的農曆新年也是華僑們最顯耀的日子，他們可以違例地放烟花、燒炮竹，美國警方也不敢干預！三月份在華盛頓這裏舉行的櫻花節，更有花車大遊行。總之，美國人喜歡過那一種生活方式，政府都不加以干預。我以爲這是美國最大的好處。例如我，我喜歡首都這裏的寧靜，所以選擇在此工作和定居，但我兒子則喜歡熱鬧的紐約！」

「令郎住在紐約麼？」呂偉良說。

「是的，他成家立室了！」阮教授呷了一口酒，感慨地說道：「如果要找出美國最不好的地方，也許就是倫理親情太冷落！就像我兒子亨利兩夫婦，一年之中就只有聖誕節才回家看我一次；平時連電話也沒有一個。唉！眞難講！」

呂偉良等三俠已不止第一次聽到這種投訴，尤其是老一輩的僑胞，他們都怪兒女們習染了美國人的家族觀念，不把雙親放在心裏！

客廳裏四個人談得很投契，絕不像是新相識的朋友。他們天文地理，無所不談！

直至到午後三時，才相約明天後會之期，依依而別！

三俠之中的鐵拐俠盜呂偉良是第二次到美國，前此他曾一度環遊世界，但當時只是走馬看花；想不到數年後的今日，美國又是一番新面貌。而且身邊多了阿生和林愛莉二人，心情自是不同！

一九七五年是美國人最緊張的一年，因爲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便剛好是美國開國二百周年紀念日。美國民衆將由一九七五年三月開始，陸續舉行各種形式的慶祝活動！

儘管美國正大鬧經濟不景氣，失業人數越來越多，但是美國人仍然不會放棄大事慶祝的籌備工作。

遠在一七七六年七月二日，美洲大陸會議通過了一次歷史性的決議案，宣佈脫離英國的統治，成立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

於是兩日後的七月四日發表了紀念性的「獨立宣言」，美國人民也決定以此日爲「國慶紀念日」！

每年此夜，美國首都華盛頓市都燈火通明，大放烟花！

一九七六年的「開國二百周年紀念盛典」，無論是政府與民衆之間，都表現得一派緊張。單是籌備工作，已由一九七四年初開始，更隆重其事地，由當時的總統尼克遜宣佈！此後政府與民衆之間便一直緊張地展開各項籌備工作！

三俠不知道屆時能否欣逢其會，但當晚他們三個人却把握時間，暢遊首都著名的「傑克遜紀念堂」！

湯瑪士·傑克遜是美國開國元老之一，也是「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國人爲了紀念這位開國元老便在首都華盛頓的波多瑪克河畔，建成了這座「傑克遜紀念堂」。

三俠夜遊華盛頓，覺得阮教授說得不錯，它與紐約的夜生活相差太遠；在這裏所能感受得到的，是莊嚴、寧靜！

華盛頓市本身就是一個大公園，它擁有四十多個大小公園、廣場和圓環！七十多座紀念堂、紀念碑與紀念銅像。

此外更有十多個博物館與美術館；這一切對於三俠這一類遊客來說，可謂十分適合他們的要求！

華盛頓最高的「華盛頓紀念碑」，就在白宮後面矗立着！

白宮前面，隔着一條賓夕凡尼亞大街，便是法國將軍勒茲德的紀念公園，前面豎立了勒茲德的銅像；白宮後面還有一個橢圓形的大公園，稱爲「橢圓」；過了「橢圓」，憲法大街的小山之上，便是高達五百五十五英呎的華盛頓紀念碑！

紀念碑全部以大理石砌成，一八八四年落成；由底層可乘電梯至塔頂，華府全市景色可以盡收於眼底！

紀念碑向東伸展，是一條長長的草坪，草坪盡頭處便是國會大厦！

國會大厦四周也是一個大公園，大厦正門與最高法院和國會圖書館相對峙。

廣場的東北角有參議員辦公大樓，東南角有衆議員的辦公大樓；大樓與國會之間，有地底電動火車可以互通，以便參衆兩院的議員於必要時，可以迅速到達國會會議。

紀念碑以西是一個長方形的水塘，稱爲「映塘」；映塘以西就是林肯紀念堂！

林肯紀念堂位於波多瑪克公園內，林肯那尊塑像乃出自名雕刻家法蘭琪之手，是舉世聞

名的藝術作品之一！

白宮左首是國務院，右首是財政廳；各國大使館大多數集中於馬薩諸塞大街，蘇俄大使館也包括在其中。

艾靈頓國家公墓也在波多瑪克河附近，這裏埋葬了三萬多具以上的美國國家英雄、名政治家以及將軍等的屍體！

艾靈頓公墓裏最神聖的地方是「無名英雄墓」，一日二十四小時有儀仗隊站崗，與台北的「忠烈祠」相仿！呂偉良等三俠在阮威廉教授的引領下，翌日清晨便到此憑弔一番。

此外，他們還到美國國父華盛頓的故居「味嫩山」以及華盛頓安息的「陵園」等處參觀過！

眞正能代表自由民主的，大概是美國總統辦公的地方白宮。這裏除了周日和假期之外，每天上午都開放給觀光的人參觀！

白宮共分三層，前後均有花園，鴿子與松鼠是花園中重要的點綴品之一！除了最頂一層是總統眷屬居住之所，謝絕參觀之外，遊客可以到各處看看。

美國總統接見國賓的地方分爲紅廳、藍廳以及綠廳等三個地方，，陳設簡潔雅緻，除了沙發椅與几子之外，四壁只懸掛了美國歷任總統的畫像！

三俠在阮威廉的指引下，總算大開眼界，也等於上了一課美國歷史課！

走出白宮，看看四周的環境，心懷頓暢；與紐約的「水坭森林」，剛好成爲一個强烈的對照！

這裏空氣清新，環境恬靜，難怪早年的美國政要們會同意以此作爲首都！

三俠又參觀了幾間博物館，由於阮威廉本身是個考古迷，所以對於一些古物更如數家珍，講得頭頭是道，三俠也就聽得津津有味！

例如懸掛於白宮一幅牆壁之上的華盛頓官式肖像，據說是喬拔史超域作品，在白宮內也掛了一百七十五年之久；但是最近一些藝術歷史學家卻懷疑這是一幅贋品！

阮教授對三俠說道：「著名藝術史學家沙狄克，曾懷疑這畫像並非眞正出自喬拔史超域之手筆，而是同時代的英國藝術家溫斯丹尼模仿繪成的。因爲溫斯丹尼曾模繪許多款華盛頓像。」

林愛莉忍不住說：「懸掛了一百七十多年的畫像，何故到了今時今日才有人發覺它是僞貨？」

阮教授道：「證實一件藝術品的眞僞，須要有足够的考證支持其說法。沙狄克認爲：第一，該畫於一八〇〇年購入，但一八一二年曾收藏起來，且曾遭破壞，至一八六二年才尋回，這其間，可能被人偷龍轉鳳。第二，溫斯丹尼是個模仿能手，他僞造過許多名畫，足以亂眞！」

阿生道：「美國是個科學發達的大國，但卻無法證明自己國父的畫像是眞是假，豈非笑話？」

阮教授道：「白宮總管康格爾力稱這是眞跡，但許多專家懷疑它是贋品，理由是同一時期會出現許多模仿的畫像。此事至今仍然是各方面爭論的對象，但我相信永遠找不到眞正答案。因爲，喬拔史超域與溫斯丹尼都是同一時代的人。用考古的方法去研究，實在是難下定論！」

阿生對考古與藝術這兩件事，都不感興趣。但呂偉良對這方面卻知道不少！

至於林愛莉，她的興趣卻在眞與假的考究方面，她知道世界上有許多藝術品都有眞有假，甚至眞假難分的也不知有幾許！

例如舉世知名的「蒙娜麗莎」——神秘的微笑那幅油畫，多少年來一直傳說紛紛，說法國現在所擁有的一幅乃贋品云。

但傳說由得別人傳說，法國政府還是將它當作「國寶」去保存；每次借給外國展覽，必購下巨額的保險，以防不測！

呂偉良對於古董和考古俱感興趣，他知道英國有一家電子公司發明了一種考古儀器，可供考古家鑑定陶瓷古董的眞僞。但對於畫稿的鑑定，卻沒有發生作用。尤其是同一年代的油畫，更加難分眞僞。看來華盛頓畫像的眞僞，將永遠無法找出眞正的答案！

呂偉良等三俠對阮威廉教授的熱心非常感動，他不但成爲三俠的義務嚮導，還帶給他們許多書本上亦難以獲得的知識。

可惜，教授習慣了早眠，不能陪他們夜遊，晚飯後便告別回家休息去了！

華盛頓市區的夜生活，受到經濟衰退的影响而遜色，但可去之處仍多。

三俠逛至將近半夜，才踱步返回酒店！

他們所以不乘街車，是給華盛頓市區的街道景色所吸引！

首都的街道不但寬闊、整潔，而且到處具有園林景色，這對於三俠來說，是十分吸引的。所以他們便慢慢地踱步回去！

整日的遊覽，加上晚飯時陪阮教授喝了一些酒，三俠都難免有些醉意和疲態，但是，街道上的清新空氣，卻令到他們精神大振！

就當他們三人併肩由一處街道走過時，有個人迎面匆匆而來！

阿生走在最左，肩膊被對方輕輕碰撞了一下！那是無可避免的，因爲街道上的行人道雖然足可供數人併肩齊過，但在黑夜中雙方匆匆而過，難免會無意中相碰！

儘管一切看似無意，但阿生的反應卻非常之敏銳；他立以手摸向他的外衣口袋，發覺那人不會是扒手，因爲他的物件並未失去！

但是那人走過之後不久，迎面又有數名大漢飛奔而來！

他們來勢洶洶，令到三俠也爲之吃了一驚！他們幾乎要把三人推開，以免他們阻住去路！阿生覺得這班人太過無禮，差點兒就要動手了！

呂偉良急忙伸手把阿生拉住，四名大漢轉眼間已經向相反的方向衝去！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林愛莉不禁自言自語地問。

「可能是黑社會打架，也可能是警探捉賊！」呂偉良忖測地說。

阿生忽然驚叫了一聲：「糟糕！」

呂林二人異口同聲地問：「什麼事？」

「血！你們瞧吧！這是血！」阿生以右手再向左邊肩膀之間摸了一把！

呂偉良與林愛莉二人在路燈的照射下，都可以見到阿生的右手掌之上染了一些血漬！

林愛莉問：「你受傷了？」

呂偉良也下意識地吃了一驚！

阿生也不知血漬來自何方，他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如果身體受了傷，照計不可能一無所覺的。於是阿生很快就回想到剛才那人的迎面一碰，兩方擦肩而過！

阿生還來不及說話，已聽到前面傳來警車的號角聲！

「果然是有事發生！」林愛莉吃驚地說。

呂偉良與阿生不約而同地，回頭張望，發覺那些人已經不知所踪；街道上一片沉寂！

一輛亮起旋轉紅燈的警車，响號駛來，很快就停在三俠身旁的馬路旁邊！

車上跳下數名武裝警員，截住三俠問話。

他們本來只想問三俠是否看見一些可疑人物在此走過，但一名警長卻在電筒光圈的照射下，

發覺阿生身上和手上血漬斑斑！

阿生解釋剛才的情形，但仍被一名警員帶走；其餘的人則回到警車去，往前面駛去！

呂林二人明知阿生是無辜的，只是一場誤會，於是陪着阿生，跟警員回到現場！

未到目的地之前，三俠仍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但當警員把阿生交到一位查案警官的手中時，他們才明白了一點兒。

原來這是一宗竊案；一家博物館被匪徒爆竊，爲一名巡警發覺。巡警曾開槍，但終於被逃去無踪！

三俠聽了，恍然大悟！

那位辦案的警官驗過阿生並非眞的手臂受了槍傷，只是沾染了血漬而已，自然相信了阿生的解釋；再加上他身邊帶有國際特警的證件，警方更加沒有理由懷疑他們！

警方雖然明知阿生不會是竊匪或者同黨，但既然知道他是一名國際特警，而且可能與竊匪打過照面，所以便情商他協助破案。

換句話說：三俠又在有意無意之間惹上了麻煩！

受傷的竊匪是在黑夜中被一名巡警開槍擊傷的，當時開槍的警員也不敢肯定對方是否中槍，但現在卻不但可以肯定是左臂受傷；因爲他在阿生的左邊掠過，而令到阿生的左臂近肩處的衣袖染上血漬。

血漬對警方辦案多少總有點帮助，起碼可以知道竊匪的血型。

但是，後來匆匆追上去的數名大漢又是什麼人？

最令三俠感到驚奇和意外的，就是警方並未派出便衣偵探去追踪他！但三俠所見的並非穿制服的人，然則他們是誰？

要不是他們行色匆匆，三俠實在沒有理由懷疑這數名大漢！

但是，無論時間，地點以及各種角度的忖測，都合乎邏轉；也就是說，那數名大漢分明是爲了追踪受傷的人！

博物館方面已經清點過失物，一個陳列飾櫃的玻璃被擊破！

這裏經常陳列供人參觀的名貴古董甚多，而且有不少是高價藝術精品。在負責人未奉召趕到現場之前，警方深信這次損失不少！

因爲博物館的防盜設備並非一般盜賊所能破壞，對方不但是職業竊賊，同時也可能超過一個人以上才可成事！

既然花費了這麼大的人力，自然是一項經過精密的設計的行動；既然是一項不尋常的行動，也自然是志不在少的！

憑此推測，相信博物館必然失去大批古物，是十分正常而合理的忖測！

但是，憑阿生的口供，卻看不出那受傷的竊匪携有大批失物！

不過，有不少高價古董體積不大，足可以放在口袋裏而不易被人察覺；何況當時時在黑夜，而且阿生等人事前並未注意那迎面而來的人，因此，即使他挾了一些物件亦不足爲奇。

阿生所以肯定他帶走的不會多，只是憑當時的直覺而已！

但警方認爲可能另外有同黨接應！

不過，如果後來追過去的數名大漢是同黨的話，三俠更加可以肯定他們沒有帶着任何可以見到的贓物；因爲後來那數名大漢已引起了三俠的注意，只是當時未有懷疑他們的身份而已！

現在博物館的負責人已經點算完畢，結果卻大大出乎各人意料之外！

奉召趕到現場的包括了該館的正副館長鄧肯博士與格里高！

他們經過小心核對過該樹櫃所陳列的古董之後，對辦案的警長說：「很僥倖，但也很難令人入信，我們這次只失去半把古劍！」

「半把古劍？」警長問館長鄧肯，他說：「是什麼古劍？」

「那是年前我們收到，由私人捐出的古羅馬戰士所用的兵器，但並不完整，只有半把。」鄧肯說：「儘管如此，它仍有一定的歷史價值！」

「被敲破的櫃內，還有些什麼東西？」警長何夫又問道。

鄧肯說：「我可以肯定的對你說，警長，櫃內任何一件古物都比它更有價值，例如一盒子十二枚古代銅幣，就比那半把古劍更易收藏，也更加值錢。此外一個中國唐朝古銅鼻烟壺，也價值不少，而且隨隨便便可以放入口袋中帶走，決不會引人注意。但是我不明白，竊匪爲什麼偏偏垂靑那半把古劍？」

三俠當時也在旁，他們聽了非常感到有興趣！

阿生問：「古劍是什麼金屬所鑄造的？」

「根據我們登記的考古記錄，那只是一柄古銅鑄造的古代兵器，全長約爲三英呎，但我們收藏的一截只有一英呎左右！」鄧肯解釋說：「這斷劍有五六吋左右是把柄部份，其餘劍身很鈍，而且有淸楚的明顯斷口，除供考古之外，絕無價值可言！」

阿生忖測地說：「會不會是把柄部份之內，收藏了一些什麼秘密？」

「不可能的！」鄧肯說：「每件古物送入來時，都經過我們小心考察，我們不但有詳細記錄，而且還有圖片留存！」

這時副館長格里高已將一些圖片搜出，供警方人員查閱存案！

半把古劍是古銅色的，由把柄以至劍身，均可見銹蝕斑斑！

警長可能也有阿生的想法，因此他問鄧肯：「把柄部份是實心的還是空心的？」

鄧肯自然也明白了他的意思，說道：「那是實心的，我們驗過了，只是古銅，絕無其他成份，當然更不可能內藏鑽石！」

呂偉良絕對相信鄧肯的說話，此人既然在考古學方面獲得了博士學位，當然不會徒負虛名！

但是，匪徒爲什麼要冒險盜去半把古劍？確是令人莫名其妙！

此外更令人難明究竟的，就是一人逃走，數人追踪；到底逃者是什麼人？追踪者又是何方神聖？

何夫警長只能循例問了口供，存了案，然後將阿生等人帶回警局裏去！

在警局裏，三俠被介紹認識一位探長，此人叫積信，奉命接辦此案！

根據習慣，凡是當局認爲嚴重的案件，才會交由探長處理。

三俠畢竟是外人，他們實在不知道當局何故認爲「案情嚴重」！

積信探長照例又跟三俠一再談及當時的情形；阿生的外衣則被送往化驗室去，以便化驗人員驗出那些沾染在外衣上的血漬屬於何種類型！

但是三俠並非只會作答，他們不斷反問探長半把古劍到底有什麼值得如此重視？

積信只對他們說：「這是國家財富，即使只是失去了一枚鐵釘，我們也得追查到底！」

三俠當然不會滿意這種解釋，但他們的回答並無任何保留。他們實話實說，應該說的都說了出來，以便警方記錄在案！

三俠一直在警局裏逗留至凌晨時份，才由一名國際特警開車送他們返回酒店休息！

阿生是國際特警，他出了事警方自然通知

華盛頓的國際特警分部。分部即派人到警局與阿生取得連絡，以便協助一切。

阿生因為正在渡假，若非必要，他決不會向分部辦事處報到；雖則當他離開紐約時，紐約分部的奇里夫會將華盛頓分部秘密辦事處的地址與電話寫給阿生。

呂偉良一直在回憶當時在街道散步時的情形，覺得這件事太出奇；半把沒有價值的古劍，為什麼會有人一定要得到它？

竊匪得手後，中槍在逃，為什麼有數人追逐他？如那幾個人是同黨，他們在情理上應備有汽車接應——

總之，當晚的事情，有太多令人想不通的地方！

× × ×

翌日，阿生仍被召往警局協助偵查博物館失竊案。

有關當局並非懷疑阿生，只因為他是唯一可能見過竊匪的人！

呂偉良與林愛莉夫婦二人本來不打算再去理會這件事，但是，當他們雙雙步出酒店時，突然被二名大漢挾持着！

呂林二人都沒有反抗，他們的態度非常冷靜！

一輛汽車開到了身邊，車門自動打開，車內只坐了司機一人！

一個自稱外衣口袋中扣着一支手槍的大漢對呂偉良要脅道：「二位請上車，我們有事好商量！」

林愛莉身畔的另一名大漢則低聲道：「小姐，乖乖的聽我們擺佈，否則你的腦袋會開花，因為那邊還有我們的人用長程來福槍瞄準你兩位！」

其實無須再說任何威脅字句，呂林二人也會跟他們走的！理由只有一個，就是他們昨天晚上想不通的答案，似乎自動找上門來了！

即使沒有人知道此去是吉是凶，但慣於冒險的呂林夫婦二人，根本不會為他們的安全着想；何況當時的形勢，也不到他們選擇。因此，他們只有表現得一片合作，彎身登上那輛汽車！

汽車迅速開走了！

林愛莉忍不住向他們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如果你記憶力好的話，應該認得我們才對！」其中一名大漢說，「昨天晚上，我們不是已經見過了面嗎？」

林愛莉恍然大悟，說道：「原來那幾個冒失鬼。」

「對了，你能記憶清楚昨天晚上的事，那就最好不過了！」另一名大漢道，「我們知道你曾經到過警局，我們是由警局跟踪至酒店才獲知二位的居處。」

林愛莉道：「然則你們打算怎樣？」

「我希望你們合作一點，先跟我們回到現場去！」那大漢又說：「由於二位是遊客，對本市的街道環境一定不大熟悉！」

車子果然開到昨晚三俠走過的街道，那兒仍覺一片平靜！

車子停在道旁，二名大漢要呂林二人先了解當時他們三人所走的方向，然後說道：「請你們回想一下，當時受傷的竊匪由你們身邊掠過之後，到底走向那一個方向？」

林愛莉道：「我們根本未留意！」

呂偉良乘機反問他們：「這到底有什麼關係？」

大漢道：「如果你們能好好合作，不但可以獲得釋放，還會得到若干酬勞！」

呂偉良故意道：「聽你們的口氣好像是警探！」

「不！如果我們是警探的話，你們根本不會有生命危險，但是現在，誰也不敢保證你們的安全，假如你們不够合作的話！」那大漢威脅着說。

另一名大漢說：「你們是唯一見過那受傷竊匪的人，也是唯一知道他逃走方向的人；據說他當時曾與你們三人之中碰撞過一下，那麼，在通常的情況下，他最低限度也會說一句『對不起』，而你們對於這一類冒失鬼當然會引起注意；現在就請你們想想清楚，當時他跑向前，還是往左拐，抑或向右轉？」

前面是一處十字路口，三俠當時只是漫步街頭，根本沒有想到發生這一類神秘莫測的案件。

呂偉良現在卻有意要探一下虛實，他試探地問：「那竊匪不是你們的同黨麼？」

「不！我們根本見也未曾見過他！」一名大漢說道，「如果他是我們的人，根本亦無須煩勞二位協助我們！」

「那我明白了！」林愛莉說：「一定是他們做了賊阿爸！」

「不！他只是抓了大路，捷足先登！」那大漢又說：「要不是那巡警突然出現，我們已把他抓到手！」

呂偉良乘機問道：「你們也想得到那半把古劍不成？」

大漢點點頭！

林愛莉束眉道：「那半把古劍到底有什麼價值？」

「那是一項秘密，總之我們一定要得到它！」大漢又說：「你們快點想清楚，受傷的竊匪到底走向那一方向？」

呂偉良故意道：「那到底有何關係？」

「關係自然重大，否則我們不會把你們帶到這兒來！」大漢說。

「你也知道當時時在黑夜，我們起初並未覺得此事如此嚴重！」呂偉良說，「如果你能相信我，最好把那半把古劍的秘密告訴我，讓我協助你們找回它！」

「你有辦法找回它？」大漢半信半疑地，側過頭來瞪住呂偉良。

林愛莉乘機說道：「我丈夫以前也是一名出色的偵探！」

「噢！眞的？」另一名大漢也回過頭來，似乎要看淸楚呂偉良的樣兒。

林愛莉很認眞地說：「他自從腿部受了傷之後，才宣告退休！」

車內三名大漢交換着眼色，他們似乎在商量應否對呂林二人講出眞相！

坐在呂偉良右旁的一名大漢似是首領，他說：「我只能告訴你，有人願意出高價購入那半把古劍。其他詳情，我們根本也不知道！」

林愛莉道：「換句話說，你們只是為錢服務。但據博物館方面說，那半把古劍根本沒有價值，同一櫥櫃之內，其他東西更值錢！」

年紀較大的中年大漢道：「古物是無價之寶，須要它可以出到萬金代價換取，不須要它，你倒貼一筆錢也未必有人肯要！」

呂偉良道：「其實，竊匪是那一帮人，你們比誰都更加清楚！」

「如果我們知道他是誰，根本不必把你們帶到這兒來！」中年大漢道，「那傢伙可能是職業竊匪，而且已經獲得了消息！」

「什麼消息？」呂林二人，異口同聲地問道。

「很簡單，他也知道有人出高價要得到那半把古劍。」大漢道。

呂偉良說：「我的意思卻是：你們會將消息洩漏出去！說不定他是你們集團中的一名叛徒！」

「嗯！」三名大漢又在交換着眼色！

「我想知道那半把古劍到底值上多少錢？」林愛莉忽然又問道。

「如果你能找到它，我保證給你一個滿意的價錢！」中年大漢說。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呂偉良說，「如果價錢够吸引的話，我們不妨合作一下！」

「但誰能保證？」中年大漢瞪住呂偉良反問道。

呂偉良說：「保證什麼？」

中年大漢道：「保證你們不出賣我們。」

「只要我們談好價錢，這已經是保證！」呂偉良說，「但是，如果價錢太低，我們根本也不必談下去，因為這件事可能須要付出一些代價！」

「就給你一萬元代價如何？」中年大漢說道。

「一萬元？」呂偉良笑了笑，「據我所知，博物館那個被擊破的櫥櫃之內，超過萬元價值的古物，俯首可得。憑此推斷，可見它的價值一定不止此數！」

「傻瓜，你以為它價值十萬元我們就會付你十萬元麼？」中年大漢道，「我們也須要賺一筆，否則又何必為此而博命？」

呂偉良想了想，道：「好吧！我們就此決定，如果我找到那半把古劍，便與你交易。但是，我們之間如何連絡呢？」

「你放心，我們會找你的。」中年大漢又說：「因為尊夫人會留在我們手中。」

「你說什麼？」呂偉良意外地怔了一怔！

中年人笑了笑：「你不必為她担心，我們只為財，並非為了女人！」

另一名大漢道：「我們只是為了保證閣下徹底合作。」

「你似乎想用狡計，但我不妨忠告你，這件事非同小可！」中年大漢又很認眞地說：「我們對那半把古劍是志在必得！」

這時候，中年大漢打了個眼色給駕車的男子，車子的門於是打開，大漢示意呂偉良落車去。

但是呂偉良並沒有下車！

呂偉良道：「我不會離開我妻子的。」

中年大漢道：「你們沒有可能一齊離去，現在只有兩個方式讓你們選擇。第一，你們提供昨晚目擊的一切資料，讓我們找回那竊匪與半把古劍。第二，你自行設法去找，找到了半把古劍，尊夫人不但可以離去，還可以得到一萬元酬金，這也足够你們旅行之用。」

呂偉良正待說話，林愛莉已爭先說了：「你還是先走！我看他們不敢難為我的！」

中年大漢笑道：「我們還有上司，你也該讓我們有個交代。」

「是的。」另一名大漢道，「我們不會難為她，如果我們說出我們的身份——」

中年大漢立即制止他：「別胡說！算了！由得他自行選擇吧！」

呂偉良已經察覺得出：他們這三個人大概不是一般黑道中人！

然則，他們的身份又是什麼？

車門又一次打開，呂偉良於是下了車！

車子迅速開走，呂偉良連車牌也沒有看清楚。不過他明知對方如此狡滑，車牌大有可能是假的，那豈不是記下了也沒有用？

呂偉良並沒有立即截街車離去，只是在附近來回踱步！

這是他們三人昨夜走過的地方，也是遇上怪事的現場！

但是呂偉良來來回回走了十多次，也得不到任何結果！

最後他還是截了一部過路的街車，離開了那條街道。

呂偉良吩咐司機繞了一個大圈子，最後才回到距離現場不遠的一條街道。那是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校園」之內。

街車司機只以為呂偉良是一名好奇的遊客，根本未想到他志在擺脫跟蹤的人；在他心目中，覺得剛才擄去林愛莉的那一帮人，可能會派人悄悄跟蹤着他！

呂偉良到大學宿舍去找阮威廉教授，他剛好在着！

阮教授似乎還未知道他們三人出了事，招呼呂偉良坐下來之後，還問阿生和林愛莉二人何往！

呂偉良沒有說出實情，只道：「教授，你有看過今天的早報麼？」

「看過來了，甚麼事？」阮威廉有些意外地瞪住呂偉良。

「就是關於那半把古劍的。」

「噢！對了，國立博物館所失去的東西。」阮威廉說。

「是的，我知道教授對考古很有興趣！」呂偉良說，「那半把古劍到底有何價值？」

「那是一件引起爭辯的古物，自從一名無名氏把那半把古劍送給國家博物館之後，曾引起兩派考古學家的爭論，以館長鄧肯博士為首的一派，認為那是古羅馬帝國的武器，但另一派認為它是埃及帝王墓中的陪葬物。」

「這似乎相差太遠！」呂偉良說：「古埃及與古羅馬帝國，是兩回事，考古學家怎麼會把它混為一談？」

「問題在乎古劍本身殘缺不全，但無論如何，它是一件有歷史價值的古物！」

「你對它的失竊，有些甚麼意見？」

「根據報章的報導，我覺得只有一個可能出，就是：有人已得到了另一半古劍，所以出高價希望獲得另外半把，湊成一把完完整整的古劍！」

「你以為另外半把會在甚麼人的手中？」

「當然是對古董有興趣的人。」

呂偉良也覺得阮教授這推測頗合情理。因為竊匪如果志在盜古物去換錢，他大可以將櫥櫃中的古物一網打盡！

但是現在他只取走了半把古劍！

阮教授又說：「我雖然沒有被邀請負責考據那半把古劍的年代，但是，我倒去參觀過。憑隔着一層玻璃的判斷，它既不是古埃及帝王墳墓中掘出的，亦非古羅馬的遺物，而是由海中打撈出來的帝俄時代遺物！」

呂偉良意外地怔住了一陣！

他好一會兒才笑道：「你獨持異見，相信必有道理！」

「古銅即使在地下埋葬了數千年，亦不至腐蝕至這副樣子。」

「為甚麼你會說它是帝俄時代的遺物？」

「其實古代的劍，包括中國，古羅馬，古埃及以及帝俄等，相差不遠，如果那是一把完整的劍，自然容易分出它的時代背景，問題卻是半把古劍太陳舊，所以才引起多方面的爭論。」阮教授從書架上搜出一本考古書籍。

他翻開了其中一頁，指示給呂偉良看：「注意這把古劍的把柄部份上面的花紋吧！這是古羅馬帝國武士常用的劍！」

他又翻過去另一頁，指住一幅插圖：「這是帝俄時代的古劍，但我發覺蒙古人也用這一類兵器。以我心得，下圖這種才是俄國古代的兵器，這也是博物館失去的！」

呂偉良覺得這種種理論似乎扯得太遠了，他說：「無論它是由水中撈起，或由地下掘上來，現在畢竟已失去了。到底它除了可供考古

之外，還有些甚麼用途呢？」

阮教授道：「歷年來一直未聽過誰擁有古劍的另一半，否則此事很快就有了答案。」

呂偉良也看過了博物館保存的圖片，覺得失去的半把古劍實在殘缺得很，要是給行外人在廢物堆中發現，一定當它是爛鐵！

呂偉良此行似乎毫無結果！

阮教授接聽了一個電話之後，對呂偉良道：「對不起，我要上課去了！」

呂偉良不好意思再留下去，只好與主人告別！

呂偉良召街車趕往警局，阿生還在那裏協助積信探長偵查此案。

探長的辦公室內，除了積信和阿生之外，還有另外二個人。其中一個是聯邦密探，另一個是鄧肯博士——博物館館長。

呂偉良被招呼坐下之後，阿生對他說：「這件事似乎越來越耐人尋味！」

「是的看來不像普通竊案！」呂偉良道。

室內各人似乎剛剛討論完結，探長這時對阿生說：「你們可以走了，回頭我會再跟你連絡！」

阿生與呂偉良走出了探長辦公室，鄧肯和那名聯邦密探還留在那裏！

呂偉良問阿生：「你們一直在討論半把古劍失竊的事麼？」

「是的！」阿生說，「我當初也以為這只是一件普通失竊案，但是，你猜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苦笑道：「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但愛莉却因此而被人擄去！」

「甚麼？愛莉姐被人擄去？」

「是的，但切勿報警，否則她可能有危險！」呂偉良又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積信探長受到國務院的壓力，限他十日之內把古劍找回！」

「國務院？」

「是的，就是國務卿基辛格主持下的外交事務機構！」

「又是政治性的竊案！」呂偉良問：「有甚麼特別指示？」

「沒有，只是聯邦密探亦已奉命出動！」

「到底那半把古劍，何故會如此重要？」

阿生苦笑聳肩：「我是非美份子，他們大概不會講眞話。不過表面上，積信只是禮貌地要求我協助破案！」

「我剛拜訪過阮教授！」

「他有甚麼說？」

「他認為可能有人持有另半把古劍，為了獲得一把完整的古劍，於是出高價叫人把這半把也盜去，以便拼湊成一把！」

「不！我直覺上覺得，此事絕不會如此簡單。」

呂偉良道：「阮教授又認為，那是被海水侵蝕過的古劍，不是由地下掘出的！」

「這是甚麼意思？」

「他認為關於這半把古劍的爭論太多了，例如有人認為它是古羅馬兵器，又有人認為它是古埃及遺物，但阮教授獨持異議，以為那是帝俄時代的古劍之一！」

阿生道：「現在看來，它的眞正價值，可能是屬於政治性的居多！」

「是的，如果國務院果眞有所指示，這件事自不簡單！」

「現在我們怎辦？」

呂偉良道：「他們要我找到半把古劍，換取愛莉的自由！」

「到了這個地步，我們看來只有求助於我的同事們了！」

於是師徒二人離開了警局之後，召街車到國際特警秘密辦事處去！

受傷竊賊　遺屍路旁

華盛頓國際特警分部辦事處處長因伯達對阿生非常客氣！

在國際特警的內部通訊刊物中，因伯達已經知道阿生這小子的來頭，所以亦無須阿生自我介紹。

阿生把目前的形勢說了一遍，希望獲得因伯達的協助。

因伯達說：「通常這一類事情，他們不會講眞話，也不會通知我們，大概又是一場間諜戰！」

阿生道：「我自問低能，實在想不通此事與間諜何關！」

因伯達道：「有太多事情令我們不能從表面去看問題！半把古劍一直藏在密封的玻璃櫥櫃之內，它何故一經失竊，便引起國務院的注意？」

呂偉良半開玩笑地說：「有人認為那是古埃及帝王的陪葬品，也許基辛格企圖以此拉攏埃及總統沙達吧！」

「基辛格詭計多端，他的意圖很難令人猜測！」因伯達說，「但無論如何，我們現在為了尊夫人的安全，不得不加以插手！」

「謝謝你！」呂偉良說，「我們在這裏人地生疏，實在不知從何處着手！」

阿生道：「有本市地圖麼？處長先生。」

「當然有！請過來這邊吧！」因伯達把師徒二人帶到那邊角落。

那邊牆上掛一幅華盛頓市區的街道詳圖。

阿生問因伯達：「昨晚出事的地方，在那裏？」

因伯達指示出一處地點，說道：「就是這裏！」

阿生瞪住地圖沉思，默不作聲！

呂偉良似乎也想到了，他說：「竊匪在十字路口失踪，神秘人物何故要我指示出受傷竊匪的逃走方向？奇怪！」

因伯達道：「是的，照計時隔一夜，他們這項行動似無意義！」

「不！可能有用意的。」阿生瞪住地圖說：「紅三角是表示甚麼？處長先生。」

因伯達道：「地圖上的紅三角符號，是表示各國駐華府使館之所在！」

其實阿生亦早已看過了地圖左下角的「圖解說明」一欄，否則地圖上有各種各式的符號他為甚麼偏偏不問，却要問「紅三角」形的符號？阿生所以這樣發問，自有他的用心。他說：「十字路口過去便是各國大使館之所在，憑地圖所見，這一帶有許多大使館！因此，我想……政治，嗯……使館……神秘人物，會不會是……」

阿生一直在自言自語地，喃喃地說！

呂偉良道：「他們要我們指示竊匪所逃走的方向，也許是為了辨別竊匪到底逃入了那一國的大使館！阿生，你是否也有這種想法？」

「對了！」阿生說，「照計竊匪既已逃脫，他們找不到他的下落，不應該再露面來找我們。現在竟然還有恃無恐地把愛莉姐擄去，分明是心有不甘，企圖查出受傷竊匪的來龍去脈的！」

「嗯！」因伯達也說，「是的，我們不妨假設這半把古劍可能是一件信物，兩個國家的特工都希望得到它，於是展開了一場爭奪戰。但是，半把古劍最低限度亦已在博物館陳列了一個時期，為甚麼一直未出事，到了昨晚才不約而同地引起二幫特工的爭奪？這似乎令人費解！」

「我以為這件事應該從頭開始。」呂偉良說，「博物館應該知道半把古劍是誰人所送！現在就不妨去找找他啊！」

阿生道：「鄧肯剛才對探長交代過了，那是一名南非籍的船員，以無名氏送出，供考古用的，當時他們根本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所以當考古有了結論之後，便把它放在那兒陳列，供人欣賞！」

因伯達道：「我想，除此之外，能知道另半把古劍落在何人手中，也是一個辦法！」

「問題是另半把古劍一直未有下落！」阿生說，「鄧肯認為只有對考古學有濃厚興趣的人，才會幹出這種事情來！」

呂偉良也開始感到迷惘，他無法洞悉此事的眞正意義何在！

同時林愛莉的被擄作人質，也足以令他担心的。

因伯達忽然沉默地回到辦公桌旁邊來！

只見他按動桌上一角的傳話機，對外面的秘書說：「設法把占臣隊長找來！」

「是的，處長。」女秘書在傳話機裏回了話！

因伯達回頭對師徒二人說：「現在到了這個地步，只有試試我的辦法！」

「處長，你有甚麼辦法？」阿生老實不客氣地問道。

「設法到下層社會去偵查一下！」因伯達說，「占臣是最了解他們活動情況的人。」

「占臣是誰？」阿生問。

「國際特警紐約行動組的隊長，希望你們可以談得來！」因伯達說。

不久，有個年約三十餘歲的美國人入來，他就是占臣隊長。

因伯達介紹他和師徒二人認識之後，便親口交代了本案。

占臣說：「我在外面也聽到了這看似平凡的竊案，但想不到會鬧到我們這裏來！」

因伯達說：「為了呂太太的安全，事不宜遲，你立即派一些人到外面去調查一下，我想，一個竊匪受了傷，警方在現場又找不到彈頭。那就等於說，竊匪傷勢不輕，彈頭仍在他的手臂之內。他可能去求醫。而且，他不會跑到公立醫院或是診所去，甚至不敢向正式醫生求助！」

「你以為他可能是職業竊匪嗎？」呂偉良忽然有此一問。

占臣道：「根據報紙的報導，分明是職業竊匪的所為！」

阿生道：「但是，如果這與政治有關，這似乎又有些說不通！」

「無論如何，我提議你們先由下層社會查起！」占臣說。

「我也同意占臣隊長的意見。」因伯達說道。

占臣於是把師徒二人帶到外面去！

他們三人轉進另一間辦公室，占臣召集了一些人，吩咐他們出動到一些黑社會活動的地方去偵查一下。如果有消息就向分部辦事處報告！

占臣在一間酒吧中找到了一名長髮青年，把他拉到一角！

呂偉良和阿生不知道那人是誰，但看他樣子已知道是個吸毒的人！

占臣問那青年：「希望賺到十塊錢麼？」

「當然希望，只怕不易賺呢！」那青年吶吶地說。

「博物館半把古劍的事，你可知道了？」占臣問。

「你是第二個找我查問此事的人。」青年人說道，「一名密探，剛來找過我，我正在打聽！」

「有消息麼？」

「有一點兒。」

「告訴我吧！」

「你也須要這些？」

「是的。」

青年人於是攤大了手掌！

占臣付出一張鈔票，面額是十元的。

青年人左右張望一遍，低聲對占臣道：「答應我，別告知警方或聯邦密探，我只希望多賺一些！」

「我明白的。」

「有個人到獸醫那兒求醫！你可明白？」

占臣知道有個獸醫專替黑道中人治療刀槍之傷，他就是黑人哈靈！

占臣又問：「甚麼時候的事？」

「剛剛得來的消息，我正想打電話告知找我的密探，想不到你却來了！」

「謝謝你！」

占臣說完，過去示意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一齊離開了酒吧！

占臣在車子裏對師徒二人說：「剛才那傢伙是一名綫人！」

「有甚麼消息？」阿生問。

占臣道：「他與各方面均有連絡，消息一向都相當可靠。剛才他說：曾有人向哈靈獸醫求醫！」

「獸醫怎可以替人治傷？」

「獸醫只是哈靈的表面工作，他懂得醫學常識，許多見不得光的黑人物都是他的顧客。」占臣說。

「現在我們是不是去找他？」

「是的，那傢伙非常狡猾，等會兒你們自己小心！」占臣說。

車子不久在一處十分僻靜的街道停了下來，一陣陣狗吠聲傳出，那兒有個招牌寫住：「哈靈獸醫診所」！

三人下了車！走過一條兩旁鋪了草坪的水泥通道，盡頭處便是一度木欄柵擋在前面！

占臣拉响了鈴聲，一隻大狼狗率先衝了過來，但牠未有跳過數尺高的木柵，只是虎虎作勢！其他的狗兒在旁助威！

呂偉良和阿生看見一個黑人由裏面出來，年紀大約在五六十歲之間。

占臣說：「可是哈靈先生？」

「是的，有甚麼事？」哈靈看見三人之外並無犬隻，心裏已經奇怪！

占臣道：「沙文介紹我來，可以進來談談麼？」

哈靈在懷疑的目光下，喝退衆犬，親自拉開了木柵的門！

三人相繼入內！

裏面一陣不易抵受的氣味，那可能是貓狗造成的臭味，但哈靈和他的妻子竟安之若素！

哈靈太太以為又有生意上門，穿上了白袍，大概她是她丈夫的助手吧！

但哈靈揮揮手道：「進去吧！我們有話要談，不是診症！」

占臣問：「沙文告訴我，有個男子前來求醫，他可是中槍？」

哈靈立即感到不妙，想站起來！

但是，占臣說道：「哈靈先生，千萬不要亂來，這是一宗交易！」

「甚麼交易？」

「只要你說實話，我可以給你一點報酬！」占臣道。

「沒有人來過，我甚麼都不知道！」

「你頑固對你沒有好處！」

「你們是甚麼人？」哈靈往三人面上打量了一遍！

占臣說：「你放心，我們絕非警探，但一定要知道中槍的人的下落！」

「我不會說的！」哈靈說着，就想伸手到桌子下面去！

但是阿生手急眼快，立即制止他！

占臣苦笑道：「你這樣只有自討苦吃，這警鈴是通往何處的？」

哈靈還未答話，已經聽到一個婦人的吆喝聲：「不要動！給我把雙手舉起來！」

占臣等三人同時感到驚愕！

那黑婦正是剛剛進去的哈靈太太，這時她挺起一支來福槍，盯住三人！

呂偉良等只有舉起雙手！

哈靈伸手過來搜查三人的口袋，結果把占臣的手槍繳過去！

占臣道：「哈靈，聽我忠告，別亂來！我不是警方的人，但可以令你吊銷牌照，屆時只怕你連醫狗的資格也沒有！」

哈靈檢閱那些特警證件之後，說道：「原來是國際特警！」

占臣道：「是的，如果你合作，可能得到一筆獎金！」

「怎麼樣合作？」

「說出他是誰！」

「誰？」

「就是中槍的竊匪！」

「只怕你們來遲了！」

「你說甚麼？」

「半小時之前，已經有人來找過我！」哈靈道，「他們的口氣與你大同小異，也是付了錢換取中彈求醫的人的消息！」

占臣大吃一驚，連忙問道：「他們是甚麼人？」

「我不知道，總之不是警探！」哈靈把證件交還占臣，又說：「只要我置身事外，你們可以就此離去！」

「但是，你還未告訴我，中槍的人是誰？」占臣還是追問。

「他叫嘉遜！」哈靈又說：「我已替他取出了彈頭，生命不致發生問題，但我相信你們找不到他的！」

「謝謝你！哈靈！」占臣說着，把手放下來！

哈靈示意他妻子，她讓占臣取回手槍，然後與呂偉良等一齊離去！

離開哈靈獸醫診所，呂偉良問占臣：「你可知道誰是嘉遜？」

「當然知道。」占臣一邊開車一邊說：「他是職業慣匪，做案手法高明，本市警方一直因為沒有足夠的證據而讓他逍遙法外！」

阿生道：「我們是否現在就去找他？」

「是的。」占臣說着，已把車子開入了另外一條街道去！

阿生想起哈靈剛才的一番說話，担心他們的行動又遲了一步！

呂偉良甚至說：「我相信神秘人物比我們更先找到他！」

「你所指的神秘人物可是指擄去尊夫人的匪帮？」占臣問。

「是的。」呂偉良說，「我們懂得去找警方綫人，他們自然也懂！」

車子轉入一條更靜的街道！

占臣說：「轉過了這兒彎角，就是嘉遜的住所！」

這時候，他們突然聽到了陣陣警車聲，紛紛響起，好像都是開到這兒來的！

車子剛拐彎，就可以看見已有一些人圍在那邊路旁！

警車紛紛在附近停了下來！

占臣在車子內招呼一名巡警，同時出示了他的特警證件，才獲得開車通過現場！

車子開得很慢！

街上似乎發生了一些突發事件。

呂偉良離遠認得積信探長，他推推阿生說：「探長也來了！」

「探長？」阿生怔了一怔：「那可能不會是交通意外了！」

警員把人羣驅散，三人可以從車內見到一名男子倒在路旁！

占臣停了車，他顯然也有所發現！

呂偉良和阿生也緊隨住占臣下了車！積信探長已離遠認出了他們！

「太巧合了，你們怎麼會消息如此靈通？」積信說。

占臣隊長與積信是互相認識的。他說：「出了甚麼事？」

「我還以為你已經知道了！」積信道，「我們要找的人已經死了！」

「誰？」占臣暗吃了一驚！

「慣匪嘉遜！」積信探長道，「我們剛接到綫人提供的消息，知道他曾中槍求醫，想不到剛派人來找他的時候，他却死了！」

占臣等三人呆了一陣！

阿生道：「半把古劍呢？」

「天曉得！」積信道，「我們正派人到他家中去搜查，希望有結果，但看他這死法，十九已被人奪走了！」

嘉遜倒斃在馬路的一旁，一灘血漬令人噁心！

占臣看見一名探員把一個老婦人帶到現場來，她可能是唯一的目擊證人！

老婦人說：「他似乎剛由家中外出，我看見一輛黑色汽車匆匆開到，有人由車上跳下來，不知跟他說了一些什麼，然後我見到他倒下，那些人迅速將他搜身，最後開車走了！」

探長問她：「如果你再見到那些人，你會認得他們嗎？」

老婦猶疑地點點頭：「我想我會認得的。雖然當時我由屋內望出來距離頗遠，但是那些人兇神惡煞的樣子，委實令我難忘！」

探長叫助手登記起老婦人的口供之後與警方驗屍醫官交談。

根據初步檢驗的結果，嘉遜是中槍死去的。他腹部中了兩槍，其中一槍靠近胸部；此外手臂有舊創痕，但彈頭已取出了！

憑黑人獸醫哈靈的口供，嘉遜就是昨晚潛入博物館盜取半把古劍的人，這點似無疑問。

但是，他為什麼要對半把古劍發生興趣？照計他是個職業竊匪，不可能忍得住手去扒走其他值錢物件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當天晚上他得手後，便開始有人追踪他？

今天殺掉他的這一帮人又是何方神聖？會不會也就是昨晚追殺過他的人？

老婦人說：當時她聽不到槍聲。但她聽覺是相當正常的！憑這點推測，可見兇手所用的，是一支配了減聲器的手槍！

這件事似乎越來越不簡單，積信探長派人去把黑人獸醫哈靈拘捕；警方希望知道死者曾對他講過一些什麼說話。

死者嘉遜的寓所被警探大事搜索，但是那半把古劍仍舊沒有下落！

老婦人由於距離頗遠，無法肯定兇手當時曾否從死者身上取去任何物件。但數名大漢對死者搜身，這點却可以肯定！

占臣隊長與呂偉良師徒二人覺得這件事首先應該研究半把古劍的來龍去脈；可惜根據博物館的記錄，它的原來主人竟是一名海員。

那名南非海員森泰來並無固定地址，當時他只向博物館登記他是在一艘巴拿馬貨船上當

水手的。那艘貨船是「奧瑪號」！

這似乎是唯一綫索。於是警方透過政府海事部門，向所有船務公司調查「奧瑪號」貨輪的最近所在地，希望能找到森泰來這海員！

本來寂寂無名的一件殘缺古物，頓然又引起考古家們的注意！

當半把古劍開始在博物館展出時，就曾經引起幾派考古學家的不同見解，現在經此一役之後，更加為之議論紛紛。

無論半把古劍在考古學上的價值如何，總之對警方來說，它已成為「間接兇手」，令到一名竊匪死去；而在呂偉良與阿生這師徒二人來說，他們却為此而替林愛莉担心不已！

林愛莉一直未見回來，到底俘擄她的歹徒是何方神聖？照計如果抓去林愛莉的人是殺死嘉遜的兇手，而他們又已經得到了那半把古劍的話，這時候也該把林愛莉放回才對！

但是林愛莉現在還未回來，可見他們並未奪得那半把古劍。

到底那班人為什麼一定要得到那半把古劍呢？

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也是各方面都急於要找出的答案！

呂偉良和阿生當然是最焦急的一對，那自然也是為了林愛莉的緣故！

× × ×

林愛莉表現得非常冷靜！

她被人幪上雙眼，用車子儎到這兒來，至今已超過了十小時！

但是，一直沒有人跟她講過半句話！

她現在被囚在一間密室中，裏面只有少許的光綫由牆角的小窻透入來！

門是鐵製的，她看不見外面到底是什麼地方！

她既餓且渴，偏偏連人聲也聽不到。那些人到底往何處去了？

林愛莉無法再忍耐下去，摸出一枚髮夾，開始在鐵門上做手脚！

她沒有把握，因為鐵門內的鎖看來並不簡單，很可能在外面有人加了鎖，那麼，她的努力就等於白費了。但是，她還要試試看！

呂偉良是個開鎖能手，身為鐵枴俠盜妻子的迷你女賊自然也有她的一套！

門鎖終於給她弄開了！

門外面並未加鎖，這是令到林愛莉大感意外的一件事！

她放輕了手脚，出到門外，發覺那兒是一條長長的走廊！

走廊上還有一些房間，其中一間還有燈光透射出來，似乎有人！

林愛莉再往另一邊看過去，再過數丈便是走廊的彎角了！

她往彎角走過去，但那邊突然傳來步聲，她急忙止步！

但是，那些人好像沒有再走過來！

林愛莉放胆走近彎角處窺望了一下，豈料，不望猶自可，一望之下，登時又令她呆了下來！

原來她剛才見到數名男子陪同一個中國人進入了一間房！

那個中國人並非別人，正是她見過的大學教授阮威廉！

阮威廉何故在這裏？

憑那一剎那間的印象陪伴着阮教授的人並無任何惡意！

林愛莉心裏難免會想：他們是同黨麼？還是阮威廉也是受害者？

再回想到當他們三人參觀喬治華盛頓大學時，阮威廉突如其來的出現在他們的面前，請他們三人回家作客等等過程，其中難免有些可疑之處。

林愛莉因為太過全神貫注於前面，却一下不留神，背後有人朝她敲擊了一下頭部，她登時感到眼前一黑，昏倒過去！

以後再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完全不知道。

× × ×

呂偉良和阿生拜訪阮威廉，發覺他外出未返，於是到了晚上再打電話去，仍然無法與他連絡！

警方已查問過獸醫哈靈！他承認曾為一些歹徒治傷。

嘉遜死前曾向他求助，結果他為他取出一枚彈頭，但他曾警告嘉遜，說他的手骨曾受傷，必須小心治理，想不到「獵狗終須山上喪」，到頭來嘉遜還是死於子彈之下！

哈靈聽嘉遜說有人追殺他，所以不能够久留。

但是，根據哈靈本人說，他從不追問傷者因何事引至創傷，除非傷者自動說出；那是為了避免惹起太大的麻煩。

哈靈本身只是一名獸醫，自然不能醫人；但他有醫學方面的常識，所以黑道中人如果有傷不敢到其他醫生處求治，便往往跑到他這兒來。因此，他的收入實在也算不錯。

警方對哈靈的口供半信半疑。

積信探長警告哈靈：「單是告你無牌行醫一條罪名就够你受了，如果你不講眞話，怕你要坐半輩子牢獄生涯。」

「我知道的一定說，但事實他未提及做過何事！」哈靈又說：「後來找我的人是佯作受傷求治，但入門後以手槍指嚇我，要我說出嘉遜的名字和行踪，我不能不說！」

哈靈太太也被隔開問話，結果也差不多。

一切看來毫無進展！

「奧瑪號」貨船的水手森泰來，到今仍然沒有他的消息！

關於半把古劍的傳說越來越多，有人說，那是「稀有金屬」製品，表面上考古學家看不出它的價值，其實它價值連城云！

又有人說：那是中古時代一尊「金甲天神」的手中寶劍的一部份，物主希望得到完整，所以重金聘來職業竊匪，光顧國家博物館！

總之，傳說之多，令人目不暇給！

報章一再刋出半把古劍的圖片，希望有人能提供它的眞正來歷。

在幕後方面，警方受到更大的壓力，必須盡速把半把古劍尋回！

至於為什麼？自然沒有可能由一個地方性的警局，去向高高在上的國務院追問！

但是，憑一般性的推測，凡是有關國務院插手的事務，似乎都與國際性外交事務有關。那麼古劍與外交又有何關係？

國務卿基辛格最近的動向在中東方面，而古劍據說可能是埃及古帝王的陪葬物，那麼，會不會是埃及人希望原璧歸趙？

美國言論自由，民衆有什麼疑問，大可以由報章大聲疾呼地向政府提出質問，於是報章一直在要求政府公開這項秘密！

但是，國務院發言人却一直以「無可奉告」一詞相對！

也因此而令到事件的本身越來越充滿了神秘氣氛！

無論如何，基辛格目前在美國政府中的地位，比起總統更受重視；所以有他的口論，必足以令到聯邦密探與華府警探震動！

積信探長調動所有精銳，希望盡快破案，無奈此事有如石沉大海。甚至黑道中的綫人也一點消息都沒有！

積信探長左思右想，在毫無辦法的情形底下，只有悄悄拜會了因伯達！

因伯達是國際特警派駐華府的最高負責人，在過去一些國際性案件中，他們也會合作過，所以雙方十分熟絡。

身爲地方性的治安首長的積信探長，自然明白到：國際特警是他理想中的合作者！

國際特警是世界性的秘密警察組織，從不出面，但凡是危害人類生命及世界和平的事務，他們都會加以揷手處理！

美國是該組織的成員國，所以美國各大城市都有國際特警的秘密辦事處！

積信探長與國際特警合作過不少次，他覺得跟他們合作總好過跟國內的聯邦密探合作；因爲聯邦密探在他們面前往往作威作福！

但是，在每次與國際特警合作之後，一切進展出乎意外地有成就，而勝利在握之後，成果盡歸功於華府警方，國際特警從不出面！

因伯達見到積信探長之後，也想到他的來意，因此主動地問他：「那名南非海員找到了麼？」

「還沒有消息！」積信道，「船務公司方面答允迅速收集資料，他似是唯一的綫索！」

因伯達笑了笑，道：「不！唯一的綫索在本市！」

「你這話從何說起？」積信瞪住他問。

因伯達道：「有位中國女仕被歹徒扣作人質，希望一位中國俠士代他們找到半把古劍，你可知道那俠士是誰？」

積信本能地搖搖頭！

「就是譽滿東南亞的鐵枴俠盜呂偉良先生！」因伯達說，「他的太太被抓去了，至今下落不明！」

「爲什麼他不向我們投訴？」

「也許這是他的習慣，他這個人向來不大信任警方。何況歹徒聲言不准報警！」

「什麼時候的事？」

「今天早上！」

積信嘆氣道：「他該與我連絡！」

因伯達道：「實際上他早已跟你連絡過，但是，他看看警方方面毫無進展，才迫得自己想辦法！」

「我不是說半把古劍，而是我們可能知道歹徒的路數！」

「如果你知道歹徒的路數，距離破案之期大約不遠了！」

「那麼，我現在可以跟他談談麼？」

「我想，他師徒二人可能不會猷在酒店中等消息。他們是不甘寂寞的人！」

「貴處有什麼消息？」

因伯達笑了笑：「我正想問你！」

積信探長聳聳肩：「這似乎變成了無頭公案！」

「嘉遜死了，他的一切應該是最佳綫索！」因伯達說。

「可惜，我們搜查過他的住所，一無所獲！」積信嘆氣道。

「占臣隊長你是認識的？」

「當然，他是你的好下屬！」

「他查到一些資料，可能你會感到興趣，但也可能你的人已經查到了！」

積信探長精神爲之一振！

他此來的目的，本來就是爲了探討一下這方面的消息！

他明白國際特警若非必要，不會向警方自動提供一切的。

因此積信問道：「是那一方面的資料？」

「自然是嘉遜的。」因伯達道：「他有個情婦，是個酒吧女郎！」

「嗯！這點我們還未查到！」

「但占臣隊長却去找過她！」

「她有什麼說？」

「暫時還不肯說出任何話，但我們已對她展開監視，相信必有結果！」

「你們辦案太斯文。」積信說，「請問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

「地獄酒吧！」因伯達道，「但我勸你別操之過急，否則只有弄巧反拙！」

「你們對待歹徒缺乏經驗，有些人不能講理……」

因伯達不待他說完就道：「我也知道，不跟他講理，最好講暴力，是嗎？」

「歹徒不合作，最好用暴力！」

「但那女人不是歹徒，只是從犯，而且我們還沒有證據！」

「可以交給我們嗎？」

「你是探長，自然有這種權力！」因伯達說，「但我向你提出忠告，要完整的答案，必須有點耐性，除非你不想與我合作！」

「好吧！」積信又問：「我可以與占臣隊長談談嗎？」

「他在地獄酒吧附近監視那女郎，但你不易找到他！」

「讓我試試吧！」

「但你要記住，切勿打草驚蛇！」

「我明白了，處長。」

積信說完就走！

他並非沒有耐性跟因伯達談下去，但他知道國際特警組織的編制，負責實際行動的總是像占臣這職位的隊長！

但是，身爲處長的因伯達這麼深夜仍然留在辦事處之內，相信也一定有道理；他可能也在等待着占臣的報告！

因此，積信決定先到地獄酒吧去看看！

中國人講「意頭」，例如開設店子，喜歡用一些吉利的字眼！

但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他們絕不計較，而且喜歡標奇立異！

因此，他們往往會用什麼「地獄」，「魔鬼」……等等命名。

地獄酒吧位於一處下層人物混集的夜遊區，身爲華府探長的積信，自然會知道它所在之的。

× × ×

占臣隊長與他的二名助手正候在地獄酒吧門外的汽車裏！

他們希望用耐心去等待，等待吧娘莎賓由酒吧內下班出來！

等到午夜過後不久，一個濃粧艷抹的吧娘，與一名酒鬼由裏面出來！

「她就是莎賓！」助手對占臣說，「我們該動手了吧？」

「不！」占臣也認得她，「等一等！」

莎賓被那醉鬼擁吻！儘管她不大願意，二人還是擁作一團！

「走吧！我今晚太倦，不想陪客！」莎賓輕輕推開他！

那醉鬼嬉皮笑臉道：「別裝蒜了，你答應過我的！」

「答應什麼？」

「陪我睡覺！」

「你去見鬼吧！我從來不會輕易答應人家這種事！」

「嘿！你別自鳴淸高！」

「你想怎樣？」

醉鬼突然老羞成怒，摑了莎賓一掌！

占臣立即下車，衝了過去：「醉貓！休得無禮！」

「他是什麼人？」那傢伙醉眼昏花的，瞪了占臣一眼！

占臣一把將莎賓拉開，道：「她是我的愛人！你休想動她！」

醉漢突然探手懷中，占臣身爲國際特警，自然也知道他想拔槍，但他沒有動手，只是把莎賓隔開了！

占臣的二名助手匆匆撲前，分左右將醉漢挾持，繳了他的手槍！

在美國，人人可以帶槍！這看似十分危險，但他們自稱「自衞」！

助手不發一言，迅速將醉漢制服，推上汽車裏面去了！

莎賓驚魂甫定，也給占臣帶到另一部汽車裏面去而且迅速開走！

「你是誰？先生。」莎賓感激地瞪了占臣一眼！

占臣邊開車邊說：「過路的！」

「你太愛理閒事！」

「替漂亮的女人做護花使者，是一件樂事！」占臣又問：「住在那裏？」

「往左拐，到時我再告訴你！」莎賓開始補粉，這可能是她職業上的習慣。

占臣把車子往左邊轉了進去！

莎賓指指一幢公寓大厦。

這一類包括許多獨立式住宅單位的公寓大厦，在美國各大都市均流行，有些還有專人代爲執拾房間和料理家務。

莎賓道：「你可以回去了，警探先生。」

占臣呆了一呆！把車子停下！

他苦笑道：「你怎會以爲我是警探？」

「我混了不少日子，雖然我今年只有二十餘歲，但由十八歲起，我已接觸各階層的人物。我早已看出你的企圖！」

「你眞厲害！但可惜你猜錯了！」

「難道你不是警探？」

「當然不是！」

「那你是——」

「國際特警。」占臣出示了他的證件，「聽過這名稱麼？」

「反毒的？」

「相等於國際刑警，但我們的責任更爲重大。讓我進去喝杯酒吧？」

「我有丈夫的！」莎賓笑了笑，「你不怕下領被他打脫？」

「別嚇我！我自小嚇大的！」占臣說着，已開了車門！

莎賓下了車，打開銀包，把鎖匙交給占臣，這表示她已無異議！

占臣說：「你跟我合作會得到好處，起碼比警方好些！」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讓警探找上你，你麻煩可大了！但是我們只想知道一些關於嘉遜生前的事！」

莎賓突然站住了！

「何必驚奇？」占臣把她的手臂拉住拖着她併肩入屋！

占臣用鎖匙開了二樓一個單位的大門！

但是，當燈光亮了之後，二人都嚇呆了！

屋內曾被人翻過，窗門打開了；倒處一片凌亂，分明有人來過！

占臣問道：「你有丈夫？」

「我只是騙騙你，我是獨居的！」

占臣拔槍衝至窗前，但看不見什麼。又退入房內！

莎賓在吃驚中檢查失物；當她打開一暗格時，吃驚地叫了起來！

「損失了什麼？」占臣問。

「鈔票！嗯……」

莎賓話猶未完，那邊突然有人影閃動，她的視綫所及，見到的是個幪面人！

占臣正待回身擧槍，他已從莎賓的眼色中看出了端倪，心感不妙！

但是，幪面人的動作比他更快！

當占臣剛轉過身來的一刹那間，一個烟灰缸飛了過來！

「嘩啦」一聲！烟灰缸擲中了占臣隊長持槍的手部！

手槍應聲墮地！

幪面人喝道：「不要妄動！否則我不再客氣了！隊長！」

占臣又是一怔！

對方究竟是何方神聖？竟然會知道他是隊長？

「把雙手高擧，不要瞪住我！」幪面人命令着！

占臣照做了，因爲對方有槍在手，而且所站的位置十分有利！

幪面人站在房門一角，那兒光綫不足，占臣很難看出他的身形。

「小姐，你損失了什麼？」幪面人向莎賓問道。

「一些鈔票！」莎賓道。

「大約有多少？」幪面人又問。

「嗯！忘記了！」莎賓吶吶地說。

「那麼，你損失定了，因爲我剛才搜到的鈔票可能不是你的物件。」幪面人道。

「不！這裏一切都是我的。」莎賓道：「你不能令我破產！」

「那麼，說個數目吧，正確的話，證明是你的物件，我會全數還給你。」幪面人道。

「一萬五千元左右。」莎賓道。

幪面人又問道：「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什麼？」

「一些首飾。」莎賓說。

「鈔票用什麼儎住的？小姐。」幪面人問道。

「一個長方形的信封。」莎賓道。

幪面人道：「信封上面有寫上字麼？」

「似乎沒有！」

「爲什麼要用似乎？太不肯定了！」

莎賓想了想，道：「這有什麼關係，反正數目一定對的。」

「你太糊塗了，小姐。」幪面人說，「錢如果是你的，你答得不够澈底！」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讓我告訴你，鈔票不是一萬五千，是二萬，信封上也寫了一些字，但不是你的名字。」幪面人忽然摸出一個長方形的信封，搖幌着說。

但是，由於距離與光綫關係，莎賓看不淸楚，占臣隊長想回頭過來看，却又怕對方誤會，因此而向他開槍射擊，他不想冒險。

因此之故，占臣只能憑雙耳去聽，却看不見那邊的情形。

幪面人又說：「小姐，坦白點，錢是誰的？說明白點，我會還給你，否則，你注定破產了。」

「別這樣，我只是個女流，你何必欺負我？」莎賓哀求着，「把錢和首飾都還給我。」

「你不說眞話，我不但不會給回這些東西給你，還會活活的把你殺死，連那斯也不能倖免。」幪面人很認眞地說。

「你到底要我說些什麼？」莎賓問道。

「這些錢是誰留下的？」幪面人按着了一個打火機，「你再不說個明白，我就把它燒掉了！」

「不要這樣！」莎賓吃驚地叫了起來，「我說了。」

幪面人仍然讓火燄靠近信封角，只要接近一些，立即着火燃燒。

莎賓急忙又說：「那是一個朋友叫我代爲保管的。」

「他是誰？」

「那有什麼關係？」

「我這個人的脾氣很古怪，我可以向你保證，只要你講出事實，我不會動你分毫。」

幪面人與莎寶二人你一問我一答的時候，占臣隊長「旁觀者淸」，句句聽在耳裏，想在心裏，難免感到有些奇怪。

這幪面人到底意欲何爲？

占臣隊長想也還沒有想完，又聽到那幪面人說道：「我數三下，如果你還不說，我會把你和鈔票，都一齊燒掉，現在就開始，一……二……！」

「三」字未叫出來，莎寶已經急不及待地說：「我說了，他……他就是嘉遜。」

「嘉遜」這名字彷彿一枚炸彈，把占臣的耳膜震得「嗚嗚」作响！

占臣已忙着回過頭來，倒忘記了一切可能發生的危險。

幪面人並未制止占臣的動作，他反而說道：「隊長，你可聽到了？」

占臣又是一怔。

他不由自主地問：「請問你是誰？」

「我是誰你早該猜到了！」幪面人由那邊走過來，將黑巾除下。

原來他並非別人，正是阿生。

阿生含笑道歉。

「你怎會跑到這兒來？」占臣大感意外。

阿生笑道：「我們的目的一樣，只是我比你來早了一步而已。」

最感到意外的，應該是莎寶，她怔怔地說：「原來你們是認識的。」

「好了，別再耍花樣了！」阿生說：「嘉遜生前曾對你講過一些什麼？」

「我首先要弄淸楚，你們到底是什麼人？」莎寶滿腹疑團地問。

「我早告訴過你了，」占臣說道，「我是國際特警。」

「你呢？」莎寶指指阿生。

占臣代阿生答道：「他是我的同事！」

「你們到底想要知道一些什麼？」莎寶問道。

「嘉遜的一切！」阿生毫不猶豫地說。

「如果我一切向你盡告，你是否仍守諾言？」莎寶指指阿生手中的信封和一個首飾盒。

阿生點頭笑道：「我向來言出必行。」

莎寶說：「嘉遜只是受人利用，有人收買他，他這次做了傻瓜。」

「他生前對你講過一些什麼？」占臣急不及待地問莎寶。

莎寶道：「他會對我說，有人答允給他五萬元的代價，目的只爲那半把古劍，同時聲明不准他貪婪，再三叮囑他，不准他盜去其他物件。」

「這些錢——」阿生搖幌着那袋鈔票，「就是那人付出的？」

「是的，一萬元是訂金，其他數千元是我的私蓄。」莎寶說，「他叫我代爲保管，同時切勿將這事告知別人。但現在他人已經死了，我想說了也無妨。」

阿生道：「然則你可知道他還有同黨？」

「他習慣了獨來獨往，沒有同黨，甚至我多問一句他也不高興。」莎寶說。

「你可知道他已經得手了？」占臣插口問道。

「我不知道。」莎寶又說，「不過當晚他曾致電到酒吧找我，說他受了傷，叫我今日上午別外出，他會來找我，但是，午間報告新聞時，我才知道他不幸出了事。」

占臣道：「那是說，他得手之後，你們一直未曾見過面？」

「是的。」莎寶說，「他在電話中甚至沒有提及是否已經得手。」

阿生道：「你有沒有問他？」

「沒有，他不高興我管他的事，否則見面時他會揍我，罵我。」莎寶又嘆了一口氣，「現在總算一切安靜下來了。」

阿生道：「請你仔細記憶一下，有沒有聽他提及過一些人的名字？」

莎寶想了想，說道：「沒有。」

「我的意思是：你可知道他受了誰人的委託？」阿生問。

「我不知道。」莎寶說。

占臣隊長語阿生：「既然如此，這些證物必須交給警方。」

阿生有點猶疑。

莎寶忙說道：「你們不能食言。」

占臣說：「難道你不希望我們代嘉遜報仇麼？」

阿生也說：「嘉遜死得不明不白，我們應該爲他找出兇手，這些紙幣和信封之上，相信必有指紋留下，交給警方查驗一下，可以幫助破案。等到此案了結之後，一切仍然是屬於你的。」

阿生說完，就要走到電話機之前去。

莎寶忽然又叫住他：「請等一等。」

阿生回過頭來問：「怎麼樣？」

「如果我說出一切，你是否把鈔票首飾立刻還給我？」莎寶問道。

「可以考慮的！」阿生道。

占臣隊長說：「我們不是警方的人，可不依常規行事，如果你能說出充份的資料讓我們找出一點來龍去脈的話。」

莎寶說道：「我知道奧……」

話猶未完，突然响起了一片爆炸聲。

爆炸聲並不猛烈，大約跟手槍的子彈聲差不多。

只見火光一冒，莎寶便應聲倒下。

阿生和占臣立卽戒備，但四顧無人，燈光底下，室內仍然顯得一片沉寂。

占臣撲前把莎寶扶起，但見她已奄奄一息，胸前一片模糊，衣襟已告毀爛不堪。

阿生衝至窗前，但見不到任何動靜，他以爲有人在窗外窺伺開槍，但結果那兒沒有人影出現，阿生這才轉身回來。

占臣憑經驗，看得出莎寶已經不濟，一邊扶住她，一邊問道：「你剛才提及的人名是誰？快些告訴我！」

「奧……奧干提！」莎寶勉强支持着，斷斷續續地說。

占臣把握時間，又追問一句：「他是幹什麼的？」

「酒……嗯……噢！」莎寶突然停止了說話。

占臣感覺得到，莎寶的呼吸已告停止。

阿生在那邊已經打完了電話報警，他在這方面的經驗是相當豐富的。他曉得莎寶的傷勢十分嚴重，雖然他不知道她爲何致傷。

警方人員未到達之前，占臣和阿生研究莎寶致死的原因，他們發覺莎寶的外衣上，當中一枚鈕子已經不存在，大衣靠胸處缺了一個洞，那兒彷彿藏有一枚袖珍炸彈一樣。

阿生把另一枚鈕子拆下，竟然是一枚袖珍的電子竊聽儀器。

占臣把一些碎片拾起，竟然有些皮革附在這些金屬碎片之上。

他們都是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看過了這一切遺下的痕跡，已經心裏有數。

不久，積信探長帶同警探們趕到現場，阿生和占臣把過程約約畧畧說了一遍。

阿生說：「根據我們初步判斷，死者外衣上的鈕子會給人偷偷換上了，近胸號一枚是遙控袖珍炸彈，另一枚是電子竊聽儀器。由於製作精巧，死者生前一定毫無所覺。」

「你們的判斷大概不會錯，但是，誰做的手脚？他爲什麼要這樣對付死者？」積信探長問道。

阿生說：「可能有人已知道她是嘉遜的情婦，所以用這種巧妙的設計去監視她。」

積信又問：「但何必把她炸死？」

「可能是爲了殺人滅口，」占臣隊長說，「死者死前曾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那人叫奧干提，可能在酒吧工作！」

阿生道：「差不多可以肯定，奧干提一定是在酒吧中工作，因爲只有最接近的人，然後才可以輕易將死者大衣的包皮金屬鈕子換掉，而死者事前一無所覺。」

「你這推測也合情理，」積信說着，立卽吩咐助手帶人到死者工作的地獄酒吧去！他說：「如果有奧干提其人，立卽將他拘捕，帶到我這裏來！」

助手領命去了。

阿生把那個信封的鈔票交給積信，他相信信封之上必印有指紋。

由於死者生前的口供，說出有人以五萬元代價，聘請嘉遜潛入博物館盜去半把古劍，使到積信覺得此事更加充滿了神秘性。

到底對方何故會出到五萬元代價那麼高？

到底半把古劍隱藏了一些什麼秘密？

到底嘉遜得手後，何故被另一幫人追踪？

後來他又何故被殺？

殺死嘉遜的人，是否與謀害莎寶的人同是「同路人」？

凡此種種，不但引起警方的猜測，也令到阿生爲之担心不已。

因爲對方手段如此殘暴，難保他們不以同樣手段對付林愛莉。假如林愛莉也落入同一幫人手中的話。

不久，積信探長派到酒吧去的助手有電話回來了，那是助手由地獄酒吧打回來的。

助手說：「奧干提確是這兒的一名酒保，但今天未上班，我們已派人到他居住的地方去搜查。」

積信探長下令助手隨時用電話向他報告，另一方面，他又致電總部，下令通緝奧干提此人。

毫無疑問，奧干提是這件案中的重要綫索，如果找到他，答案大概也差不多了。

一名像奧干提那麼樣的酒保，何來這些間諜特務們常用的電子儀器？

阿生他們又作了一次大胆的假定，那就是：奧干提可能是某方面的間諜，他也可能是收買嘉遜的人，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代表那方面的。

情形似乎越來越明顯，這是一項涉及政治性的竊案。

因爲半把古劍根本不值錢，爲什麼有人要出到五萬大元聘嘉遜去盜取？此中自有文章。

但是，此事與國務院何關？爲什麼國務院如此焦急要找回那半把古劍？

警方受到壓力，焦急是無可避免的事。

國際特警方面沒有可能從國務院那邊獲得此事的幕後情景，只有自行想辦法。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爲了林愛莉的安全，弄得寢食不安。

現在呂偉良還要替另一個人的安全感到忐忑不安，他就是阮威廉教授。

因爲呂偉良一直無法找到阮教授，現在他已回到阿生這兒來了。

積信探長的助手也再沒有電話撥到莎寶的住所裏來，助手們找不到奧干提，這是意料中的事。

大批警探開到奧干提的住所去搜查。

積信探長因爲聽了呂偉良的說話，也派人與華盛頓大學方面連絡，追查阮威廉的下落。

大學方面承認阮威廉是一位頗出色的考古學家，但有關當局不相信他失踪，只可能到了紐約去與他的兒媳相聚。

由華府到紐約除了國內民航機之外，也有公路巴士可通，交通非常方便，甚至自行開車去也可以。

但是，呂偉良等三俠因爲親耳聽過阮教授提及他的兒子阮亨利，所以絕難相信他到了兒媳那邊去，他因此而更加爲他的安全而担心。

假如阮威廉落入歹徒手中，目的何在？警方難免會從壞處去想。

正當警方準備與紐約方面連絡時，阮威廉突然回家了。

呂偉良和阿生鬆了一口氣。

阮威廉向警方表示，他只是到朋友家裏去，根本未發生過任何事。

呂偉良不大相信，却沒有當着警方面前揭破他。

當警方人員走了之後，呂偉良還賴着不走，阿生自然也留下來。

阮威廉表示十分疲倦，這等於間接下逐客令，但呂偉良並沒有就此離去。他問道：「教授，你今天曾經到過什麼地方？」

阮威廉故作驚奇地說：「怎麼你會這樣問我？我已經把一切都告知了警方。」

呂偉良道：「恕我唐突，我不會相信你剛才對警方所講的話。」

「這是什麼意思？」阮威廉瞪住呂偉良。

呂偉良道：「你說你到朋友家中去，到底是那一位朋友？」

「這件事警方已查問過了，你們到底還在懷疑一些什麼？」阮威廉道。

「我要知道你的朋友是誰？」呂偉良說。

阮威廉沉不住氣，道：「你們有什麼權力這樣質問我？」

阿生插咀道：「如果你知道呂太太已經失踪，你就不會懷疑我們的企圖了。」

「什麼？呂太太失了踪？」阮威廉剛才的敵視態度變成了同情。

呂偉良說：「是的，她爲了那半把古劍而被一班不明來歷的人擄去。」

「嗯！」阮威廉呆了一陣，然後又喃喃自語地說：「又是爲了半把古劍？」

「是的。」呂偉良道，「他們要我設法替他們奪得半把古劍，然後才答允放人，其實在這件事裏面，我們根本沒有見過那半把古劍，叫我們怎樣去把它找回來？眞是寃枉。」

阮教授沉思着。

阿生已看出了一點端倪，道：「你也被他們抓去了，是不？」

阮威廉不由自主地點點頭。

呂偉良早已想到有此可能，他說：「他們要脅你，叫你別對警方講眞話，是不？」

阮威廉又呆木地點頭。

呂偉良說：「你可知道他們之所在？」

「他們曾將我雙眼綁上，但我相信我有辦法辨出方向。」阮威廉說。

阿生急不及待地問：「然則，你在那兒可曾見過呂太太？」

阮威廉搖搖頭：「沒有。」

呂偉良道：「他們既然幪上你雙眼，你如何可以找出那地方來？」

「我居住在華府的日子很久，平日喜歡到處蹓步沉思，所以我熟悉各處地方的環境，即使綁住我雙眼，我還有辦法可以辨別出方向來。」阮威廉很有把握地說，「除了可以憑冷靜的頭腦辨別方向之外，還可以憑聽覺聽出一些

特殊的聲响，所以我才敢說得這麼肯定。」

阿生道：「那麼事不宜遲，快些帶我們去吧！」

「但是，你們如何可以肯定呂太太就在那裏？」阮威廉說。

呂偉良道：「我首先想知道，他們要你替他們做一些什麼工作？」

阮威廉道：「他們要我鑒定一尊金甲天神古銅像的眞僞。」

「金甲天神？」阿生問道：「那是什麼東西？」

阮威廉解釋道：「那是一尊失踪了將近二個世紀的神像，他們不知從何處獲得。」

「你看過那東西了？」呂偉良問。

阮威廉點點頭：「那是令人感到驚奇的東方藝術結晶。」

呂偉良道：「是不是手中持有一把古劍，但現在只有半截的那尊神像？」

「是的，你怎麼知道？」阮威廉反問道。

呂偉良說：「你忘記了嗎？那是你告訴我的。你說，傳說中的半把古劍來源，有許多種說法，而屬於金甲天神手中的半把古劍，會引起多方面的爭論。」

阮威廉點點頭：「是的，現在證明了『半把古劍』屬於金甲天神的說法，最爲正確。」

阿生道：「何以見得？」

阮威廉道：「那班人擁有的金甲天神，肯定是二百年前失踪的古神銅像，它的手部空空如也，如果將整把古劍放入去，便全無瑕疵，但即使將那半把古劍放入空手之內，也十分合適。」

呂偉良道：「他們擄走了你，自然曉得你對這方面極有研究，你覺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什麼陰謀？」

「嗯！」阮威廉沉思着說：「我倒沒有想到陰謀那方面去，我只用考古的眼光去鑒賞那些古物，我覺得它最低限度有四五百年的歷史。我是說，金甲神像於四五百年前鑄成，但二百多年前突告不知下落。」

阿生道：「你可以立即帶我們去看看嗎？其他的可以留在車上說。」

「好吧！」阮威廉說：「我試試看。」

虎穴救人 神像失踪

林愛莉從朦朧中甦醒過來，發覺她身邊多了幾個人。

這些人全是她見過的，他們曾用車子儎走她，也帶過他去認路。

其中一名大漢生氣地說：「你想逃走？」

林愛莉道：「如果你是我，你也想離開這種地方，對嗎？」

另一名大漢道：「我們對你不錯，你這樣做十分的愚蠢。」

林愛莉道：「你們打算將我怎麼樣？」

「等你丈夫的消息！」大漢道。

「如果他沒有辦法找到那半把古劍呢？」林愛莉問道。

「那只能算你倒霉了。」那大漢說道。

林愛莉苦笑一下。

她雖然是個女流，但對於這些事情已經見怪不怪。她當然不會害怕任何恫嚇。

她說：「半把古劍到底有什麼價值？」

「它可以說是無價之寶。」那大漢說道，「別人得到它可能毫無用處，但我們一定要得到它。」

「爲什麼？」林愛莉又問。

「因爲我們擁有另外半把古劍，如果我們得到它，就可以成爲一把完整的。」大漢說道：「但別人得到它，只等於得到一些廢物。」

林愛莉試探地說：「你們可否讓我開開眼界？」

「可以的！」那大漢十分大方地說：「如果你丈夫替我們找到另半把古劍的話。」

「我現在就想開開眼界。」林愛莉說。

大漢們交換着眼色：「我不會答應你。」

林愛莉決心要知道這件事的幕後情形，笑了笑又說：「你們要得到的，可能是其他方面的，而並非那件古董吧！」

大漢面色一沉：「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半把古劍早已被專家認定了沒有什麼價值，但却有這麼多人希望得到它，爲什麼？」

林愛莉十分冷靜地笑了笑，又說：「除非它是一種稀有金屬，或者一件信物，否則，我想不出它何故會受到如此重視。」

「別再浪費時間了！」大漢又說：「現在我想請你撥個電話找你丈夫，我看他可能已經有了一些頭緒了吧？」

於是林愛莉被帶離那間房。

數名大漢如影隨形的，跟隨着她。

林愛莉不會放過每一個可能逃走的機會，雖然她不知道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

在走廊上，林愛莉經過一間房，那是她目睹阮威廉進去的地方，她不知道阮教授何故會跟這班人在一起，但當時她並未見到他。

林愛莉最後被帶進一間房去撥電話，但酒店的接綫生說，呂偉良和阿生都還未返家。

林愛莉對大漢們說：「也許他們正在出盡辦法去爲你們找尋那半把古劍。」

「希望如此吧！否則你的處境便堪危。」

那大漢像是這班人的頭目。他年紀約在四十餘歲之間，獅鼻凸眼，樣子相當兇狠。

林愛莉故意說道：「你們可知道美國法律？殺人會被被處死的。」

那頭目獰獰地笑了笑：「你以爲我是三歲小孩嗎？我不會輕易被你嚇倒的，這件事我們必須有所交代。」

「你所指的『這件事』，可又是半把古劍的事？」林愛莉又說：「其實我們在這件事裏面，所担任的角色，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重要。甚至可以說：我們只是局外人而已。」

「別裝蒜了！」大漢頭目說：「你們的身份我們經已查出了。」

林愛莉心裏一凛，她不知道對方所指的「你們」是否包括阿生在內，然則，阿生的國際特警身份甚有可能引起他們的反感，那麼她的處境便堪危。

不過她到底是個相當冷靜的人，爲了追尋半把古劍的眞相，她又說道：「我們的身份似乎無關重要，反正我們與你們河水不犯井水。如果你想徹底得到我們的合作，我以爲你們這樣做太不漂亮！」

大漢頭目瞪住林愛莉，疑惑地問：「這是什麼意思？」

林愛莉道：「我們對這種事也很有興趣，如果當初你們與我們採合作方式，而不是要脅的話，一定會事半功倍。」

數名大漢交換着眼色，道：「你們有辦法奪得那半把古劍？」

林愛莉聽他們不約而同地問，心裏更加明白他們對半把古劍的焦急之情。

她說：「當然，我須要知道半把古劍的來龍去脈，然後才可以事半功倍。」

數名大漢又在交換眼色，身爲頭目的說：「半把古劍是屬於一尊神像的一部份，但國家博物館的東西是非賣品，所以我們不得不另想辦法。可惜我們花了錢，所聘請的人太過靠不住。」

「你是指那個曾被你們追殺的人嗎？」林愛莉問道。

「是的。」大漢頭目說道，「那人叫做嘉遜，他曾做過不少出色的竊案，我們花了一萬元請他，結果，他不知打什麼鬼主意，竟然出賣我們。」

林愛莉又問：「你們所講的那尊神像，又是什麼東西？」

「那是一個東方小國的古物，若論歷史價值，是無價之寶。」大漢頭目說：「總之，如果你能替我們找回那半把古劍，我們可以付你一筆可觀的金錢。」

林愛莉爲了探測其中眞相，試問道：「我想知道你們願意付出多少錢？」

「本來我們與嘉遜議好代價是五萬元，先付了定金一萬，但那傢伙太無道義，現在我們還可以付出五萬元的代價。」頭目道。

「五萬元一件古董，本來不算貴！」林愛莉道，「可惜我目前仍然無法與我丈夫連絡，否則他的興趣更加濃厚。」

頭目道：「我們已經可以看得出，你確是個有本領的女人。」

「你過獎了！」林愛莉笑了笑，「你大概是指我的開鎖技術吧？」

頭目點點頭。

林愛莉笑道：「那只是雕虫小技，我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也不差，例如射擊。」

「你會開槍？」頭目半信半疑。

「一百步之內，可以達到百發百中的地步。」林愛莉又說：「如果你不信，可以借一支手槍給我，讓我表演一下。」

「借一支手槍給你？」頭目忍不住笑了起來，「別開玩笑了。」

「怎麼？你怕我作反麼？」林愛莉道：「那你可以只讓槍腔內裝一枚子彈。」

「一枚子彈難道不可以殺人麼？」

「但一枚子彈最多只可以殺死一個人，而你們這裏最少也有五個人。再說，我也無須殺死你們，我只想表演一下。」

數名大漢交換着眼色。

最後還是由頭目把一支手槍的子彈退了出來，只留下一枚。

林愛莉接過了手槍，表示要射擊數丈以外牆上一個小洞，那小洞是舊創痕，可能是屋子日久失修，大小只有指頭般，要命中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林愛莉只把手槍舉起，立即命中，根本也沒有認眞地瞄準。

衆大漢看得口呆目瞪。

頭目要將手槍繳回，但林愛莉突然退後幾步。

「你幹什麼？」大漢頭目驚問道。

林愛莉以手槍指嚇道：「別過來，否則你肚皮開花。」

「不要亂來，手槍裏只有一枚子彈，這點你是知道的。」頭目道。

「不！」林愛莉神氣地笑道：「我不但會開鎖，開槍，還會扒竊，你不是說過，已知道了我的底子麼？那麼，我擁有迷你女賊的稱號，你可知道？」

「迷你女賊？」一名大漢說時伸手摸向口袋，隨即又「噢」的一聲。

那頭目回頭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大漢道：「我口袋裏的子彈不見了。」

林愛莉像變戲法一樣，由衣袋裏掏出了幾枚手槍的子彈來。

那邊有人突然拔槍，那大漢顯然企圖出其不意要把林愛莉擊倒。

以林愛莉當時所站立的位置與面對的方向，甚難知道有人從背後暗算她。

但是，那大漢還未扳動手槍的機掣，已傳出一聲槍响。

「砰」的一聲，一枚子彈擦過持槍大漢的手腕，令到他不由自主地把手槍扔在地上。

開槍的自然不會是他，他的手腕仍在流血，他雪雪呼痛，動也不敢動。

其實現在驚呆着的，還有室內其他人，包括那頭目在內。

開槍的是林愛莉，她是由一個鑲有玻璃的櫥柜中見到背後有人企圖開槍射殺她的。於是她一聲不响，反手就開了一槍。

林愛莉存心表演她的技術，一名大漢企圖匆匆離去時，又被她再開一槍，傷了那大漢的腿部。

現在所有的人都呆住了，沒有人敢再動一下。

一支眞空的手槍，如何能在一剎那之間餵滿了子彈？在場的人莫不感到驚嘆不已。

林愛莉可以將子彈扒來，也可以在轉身射擊之際將扒來的子彈塞進了手槍中去，可見她的手法如何乾淨俐落。

現在再也沒有人懷疑她的手槍是眞空的，也沒有人敢輕舉妄動。

只有那頭目說道：「剛才我們所談的買賣，你還有興趣麼？」

林愛莉笑了笑，道：「現在不是談買賣的時間，帶我去看看你剛才講過的金甲天神和阮威廉教授吧！」

頭目呆了一呆。

林愛莉把槍咀擺動着，示意各人走到前面去。

當時各人均已自動舉高了雙手，林愛莉過去一一將他們的手槍繳去。

頭目一邊走向走廊那邊，一邊說道：「金甲天神早已搬走了。」

「搬到那兒去？」林愛莉問。

「那要問我老闆了。」頭目說道。

「你老闆是誰？」林愛莉問。

頭目道：「他叫波斯基，我們都是爲他工作的。」

「是什麼人？」

「好像是蘇聯人。」

「然則，這是一場間諜戰了？」

「不！只是一場奪寶戰。」

林愛莉又問：「金甲天神也是你們偷回來的？」

「不！」頭目說：「根據波斯基說，那是高價收購回來的。」

「他爲什麼要收購那神像？」林愛莉又問道。

「因爲他們接到了命令，所以得手後，還須要找專家來證明一下。」頭目說。

林愛莉道：「你所講的專家，可就是阮教授？」

「是的。」頭目答道。「他對東方色彩的古董，最有研究。」

林愛莉試探地問：「他也是你們的人？」

「不！」頭目說：「我們只是請他來帮眼而已。你們都是中國人，原來你也認識他。」

「算不上認識只是見過一面。」

這時各人已走進了一間房去。

林愛莉全神貫注地，注意着前面，冷不提防後面有人突如其來地叱喝了一聲：「妞兒，不要動，快把手槍扔下。」

林愛莉心裏一凛，欲待轉過身來時，背後已被槍管頂住！

她知道處境危險，只好雙手舉起，同時把手槍扔下！

「好大胆子的女人。」那人冷冷地說。

林愛莉態度冷靜地問：「你是什麼人？」

那班大漢自然都舒了一口氣。

身爲頭目的人過來招呼道：「老闆，原來

你也來了。」

林愛莉雖然得不到任何答覆，但這時也知道對方原來是波斯基。

那人不准她回過頭來，但林愛莉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波斯基的英語並不絕對純正，這在林愛莉的聽覺中不難分辨得出。

林愛莉的英文根基很好，她住過加拿大，讀的也是最好的英文書院，所以用字與發音都很有研究。她覺得眼前這傢伙並非英美人仕。也許正如大漢頭目所說，他是蘇聯人吧！

毫無疑問，林愛莉的處境十分危險，她已經有如站上絞刑架下，劊子手的波斯基正在盛怒之下，他咒駡着這班大漢。

波斯基走過來，盯實林愛莉問：「你到底為誰人工作？」

林愛莉舉着雙手，聳聳肩說：「我只想離去，從未為任何人工作。」

波斯基用手掌摑了她一掌，「拍」的一聲，她不敢還手，因為她正在槍咀之下。

她只能嘲諷地說：「這算什麼英雄？欺負一個女人，這大概是你們俄國人的本領吧？」

「你怎麼會知道我是俄國人？」波斯基睜大了雙眼。

林愛莉笑道：「你不是俄國人，難道是美國人不成？」

波斯基又待發惡，但那大漢頭目走過去，不知道附耳跟他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波斯基疑惑地問道：「他們眞的有辦法？」

大漢頭目道：「他們三人很有名氣，而且身手不凡。」

林愛莉不難想像得到他說的是什麼，大概是說利用三俠可能助他們獲得半把古劍吧。所以波斯基這時又半信半疑地說：「他們是中國人，肯為我們工作麼？」

大漢頭目道：「我看他們沒有政治觀點，根據過去記錄，他們只為了金錢而工作。」

林愛莉心裏想：大漢頭目如何會知道他們三人過去的歷史？看來十之八九又是吹牛。目的除了制止波斯基殺人之外，還表示他們的工作能力合乎要求。

但是波斯基卻反應冷淡，他說：「這件事不能拖得太久，時間對我們非常之危險……」

話猶未完，外面突然傳來槍聲，令到室內各人無不吃驚。

波斯基與各大漢紛紛戒備，就是林愛莉也吃驚不少。

因為事情發展至此，他們的身份已差不多有了答案。

波斯基是蘇聯間諜特工之類，以大漢頭目為首的美國人，只不過是被人收買的一幫。那麼，他們必然還有對頭人的，說不定外面那些人就是他們的對頭人。所以林愛莉的處境也不樂觀，反而引起了她的担心。

波斯基一邊叫人看守林愛莉，一邊衝出去。但是，他們剛走出走廊，立即傳出連串吆喝聲：「站住，棄槍舉手，我們是警察。」

波斯基等人正待折返房內，槍聲已經連續地响了起來。

林愛莉也聽得清楚，她知道救星到了，就是不知道外面這班人之中還有她的丈夫呂偉良和阿生他們。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獲得了阮威廉的協助之後，立即通知國際特警，由他們知會了警方，聯合採取行動。

經過阮威廉教授的摸索，加上國際特警和警方偵探們的再三推測，很不容易才找到這兒來，但當他們企圖衝入來時，受到了反抗。

幸而只是極短暫的槍戰，大局立即為警方控制。

波斯基等人受到了槍傷。

呂偉良和阿生衝進來救出了林愛莉，其他的人全部被擒。

這是一處廢鐵工場附近，阮威廉雖然被人綁上了雙眼帶到這兒來，但憑聽覺，他可以聽到那些廢鐵的聲浪。

本來他不打算牽涉到這件事來，反正他也沒有任何損失，但是，當他聽到呂偉良的妻子可能被這班人抓去時，才決心插手這件事。

現在一切已經有了輪廓，波斯基是蘇聯人，他曾被中央情報局捕捉過，後來遞解出境，至於後來如何再次潛回美國國境？連中央情報局也無法可以解答。總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尤其是在美國這自由國家之內，任何事情幾乎都可能發生。

林愛莉獲救了，但阮教授口中的「金甲天神」古銅像已經不見了。

那兒只是一些空屋，看來除了被利用作囚禁林愛莉之外，便是波斯基的臨時指揮部，但除此之外一定還有其他地方將金甲神像收藏起來的。

波斯基被警探們就地盤問，但他似乎受得起考驗，什麼都不肯說。

全世界的警探都是一樣的，除了耐性之外，便是拳頭。

未必每個警探都有耐性，於是拳頭往往被他們大派用場。

但是，波斯基咀巴比拳頭還硬，起碼警探們就無法可以令他說話。

最後，一干人等，被帶返警局裏去。

根據阮威廉的描述，金甲天神像是個比人身畧高大的古代神像，由於前身的護甲呈金色，所以稱為「金甲天神」。

阮教授又說：「那一大片金甲是眞金所鑄，但眞正價值並非在此，而是它本身的歷史價值。它是山城小國尼泊爾的古物，十七世紀時，這古銅神像曾由加德滿都的哈努曼杜卡宮中失去。至今已經超過了兩個世紀了，此古物一直下落不明。想不到時至今日，它竟會在此出現。」

呂偉良道：「既然波斯基曾被懷疑是蘇聯間諜，那麼，那金甲神像大概已被運到蘇聯大使館裏面去了。」

阮教授道：「我們撇開政治不談，單是站在考古學的立場上說，它便值得我們追尋回來。老實說，他們把我擄去時，我不明來意，在驚惶中也看得不大清楚，所以現在我還希望有機會看看，再詳細研究一下那神像。」

積信探長說：「如果被偷運到蘇聯大使館去，我們確是一籌莫展，但他們也不見得太好，我們會由現在起監視大使館，不會輕易讓他們偷運回國。」

阮威廉教授笑道：「但是，全世界都知道，那神像非美國之物，我們用什麼理由阻止他們？」

積信呆了一陣，無言以對。

國際特警的占臣隊長說：「無論如何，這件事已引致好一些人傷亡，我們目前要設法制止，是此事以後的發展，可能造成更多人的傷亡。」

阿生道：「蘇聯為什麼要收購這神像？」

阮威廉道：「也許是為了充實莫斯科的博物館，但如果單是那神像，而缺去了手中的古劍，便太失眞。」

「所以他們不得不想辦法，希望得到半把古劍，是不？」呂偉良道：「然則，他們手中除了收購到那神像之外，應該還有另外半把古劍才對。」

阮威廉道：「但我並未見到另外半把。」

阿生道：「我以為另外半把並不重要，博物館失去的是有把柄的，只須將這半把安插在神像的銅手之上，已非常神氣，這是很易想像得到的事情。」

積信忽然又問：「教授，你以為那是眞的金甲天神之像麼？」

「是的，根據一般考古學常識，神像被海水浸過，所以銅銹斑斑，沒有理由懷疑它是假的。」阮威廉又說：「我從事東方考古學的日子已經不淺，關於金甲天神的資料，我也有一些。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我可以翻出來讓大家研究研究。」

阿生問道：「金甲天神手中是否有半把古劍？」

「不！是一把——完完整整的一把，而不是半把。」阮威廉道，「但圖片太小，很難知道劍的形狀，但神像則有較詳細的描述。當時我研究過唯一不銹蝕的金甲，證明確是古代的製作。」

「古代和現代的製作有何分別？」阿生又問。

「現代的鑄金術可以令到金屬十分平滑，但古代只能粗糙一點。」阮威廉又說：「尼泊爾信奉印度教，相信猿子是神，就像印度人把牛當神一樣，因此，金甲天神外形，也有如猿子。」

積信喃喃自語地說：「他們的目的大概不在乎那片金甲吧？」

阮教授道：「那塊金甲固然用古代的純金製成，但我以為它的歷史價值比金的本身價值更高出了許多許多。」

積信道：「教授，我們想開開眼界，看看那幅金甲天神的圖像。我叫人陪你回去，將資料借來研究一下可以嗎？」

「當然可以。」阮威廉說。

於是積信探長派出助手，開車把阮教授送回他的住宅去。

積信趁這空檔，與占臣和阿生等人商量。

積信探長說：「這件事已經很明顯，即使國務院不允說出眞相，我們也總可以想像得到，這是美蘇冷戰中幕後的交鋒。」

阿生道：「探長的意思可是：蘇聯希望佔有整座神像？」

「這是不難理解的。」積信說，「國務院限令我們奪回半把古劍，是要令他們得不到完整的神像。」

呂偉良道：「我才不明白，如果蘇聯的目的只在乎一件古董，那麼，即使半座神像也可以放在博物館內供人參觀，就像那半把古劍一樣，何必一定要它完完整整？」

林愛莉這時亦已向辦案人員錄完了她的口供，在旁插咀道：「雖然波斯基不肯講眞話，但我們不妨從各方面推測一下。不錯，如果為了莫斯科博物館多一件東方古物，他們不必殺人，不必冒險奪取那半把古劍。如果我的推測不錯，他們的目的可能在討好尼泊爾新王。」

阿生恍然大悟地說：「對了，尼泊爾新王將於一九七五年二月尾加冕，蘇聯會不會希望送出一個及時的大禮？」

「嗯！有可能的。」積信說，「怪不得國務院那麼緊張了。」

呂偉良道：「但是，另外半把古劍又給那一幫人奪去了？」

「我看，我必須將此事的進展，及時通知國務院，也許他們有更好的主意。」積信說。

占臣隊長和阿生交換着眼色，他們根本不理會到什麼美蘇之爭，只希望不要再有人受到傷害。

探長辦公室的電話响了。

探長助手於陪伴阮教授返家之後，已經有了結果，原來阮威廉發覺有人從他家中的書柜內，竊去有關「金甲天神」的一切資料。

積信聽完電話之後，立即帶人趕到阮教授的家裏去。

套取指紋，現場攝影等等，是必然的過程。但阿生他們認為，如果這是蘇聯間諜的所為，他們決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無論如何，這件事越來越神秘，牽涉也越來越大，偏偏各方面又要奉命保密，據說是為了有關方面担心國際關係弄得太緊張。

其實，在新聞自由的美國，很少有事情可以瞞得過報界的。

自從報界傳出消息，找尋昔日「奧瑪號」貨輪的水手森泰來之後，差不多全美國登記的船務行，都奉命注意此人的行踪。

有些報章更不知從那兒的舊檔案中，找出森泰來此人的圖片，製版刊登出來。

警方循例在阮教授家中找綫索，占臣，阿生等人則先後離去。

林愛莉雖然無恙歸來，但是，這件事已深深吸引着三俠的興趣。

他們雖然疲倦已極，但仍在離開了阮教授住宅之後，把占臣邀到酒店來，他們一邊喝咖啡，一邊商量着這事件的進展。

呂偉良說：「落網的波斯基雖然不肯道出眞相，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們不會殺死嘉遜這職業竊匪。」

「為什麼？」占臣道。

呂偉良解釋說：「他們如果殺了嘉遜，一定已奪回那半把古劍，對嗎？」

阿生也說：「是的，嘉遜顯然出賣了波斯基這個集團的人，而與另外一個集團中人交易，那麼，另一集團的人為什麼要殺嘉遜？」

呂偉良道：「嘉遜可能開天殺價，引起他們的反感，所以那班人到頭來便一不做二不休，殺了嘉遜之後取去那半把古劍。」

呂偉良與阿生正在討論着職業竊賊嘉遜之死時，林愛莉的視綫卻集中在几子上放着的一份報章上。

那報章上刊出了巴拿馬貨輪「奧瑪號」水手森泰來的一幀舊照片。

於是她問身旁的占臣隊長：「你們這兒分部的設備，是否與紐約一樣？」

占臣不明白她的意思，說道：「你指那一方面的設備？」

「指除了人手以外的，例如紐約，據我所知，他們有一處地方，可以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替人改容，你們有辦法嗎？」林愛莉問。

占臣苦笑搖頭，道：「我們這裏與紐約之間，交通非常方便，同時兩地的國際特警也時相往還，無分彼此。紐約是國際犯罪中心，自然一切必須加强，但這裏華府則無此必要。假如確實有此須要的話，自然可以跟紐約方面連絡。」

林愛莉「嗯」了一聲，又陷於沉思之中。

占臣似乎察覺出一些什麼，問道：「呂太太，你想到了一些什麼？」

林愛莉把那份報紙取起來，道：「這辦法照計是可行的，但須要獲得各方面的協助。」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這時已注意到林愛莉剛才的談話。

阿生向林愛莉說：「愛莉姐，你想找到森泰來嗎？」

林愛莉搖搖頭，說道：「我那裏有本事找到他，只不過我想到了一些辦法，也許對偵查此案會有多少幫助。」

「什麼辦法？」呂偉良和阿生異口同聲地問。

林愛莉道：「找人假扮森泰來，在華府出現，引誘對方上當。」

占臣隊長拍案叫絕：「妙極了！報紙一直在渲染森泰來是最清楚半把古劍來歷的人，如果他一出現，勢必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呂偉良道：「我相信所起的作用不會太大！例如：他們根本無須知道半把古劍的來歷，這就引不起興趣了。眞正要知道半把古劍來歷的人，應該是警方。所以積信探長一直希望森泰來回來！」

林愛莉道：「如果森泰來宣稱擁有另外半把古劍又如何？」

阿生道：「那時一定引起波斯基的後台老板和他的對手的爭奪！」

林愛莉道：「對了，我們可以仿製半把古劍的另一半，利用半明半暗的宣傳手法，引誘他們上當！」

「何謂半明半暗的宣傳手法？」占臣問。

林愛莉解釋說：「我們首先與華府警方取得默契，表面否認森泰來這海員已經回來，另一方面故意把消息向報界洩漏出去，相信屆時必有人上當，我們便可以把握這綫索去找出眞正的答案！」

「這辦法倒値得一試！」阿生說，「起碼是毫無辦法中的辦法！」

占臣隊長瞪住報紙上的圖片，說道：「我的隊員之中有個人很相似，讓我回去找處長商量一下。」

林愛莉道：「然則事不宜遲，決定好之後立即與各有關方面取得連絡。」

「是的。」占臣說着，把那份報紙取去，「這報紙給我，我要讓處長看看。假如巴頓肯冒險，相信只須經過極簡單的化裝便行。」

占臣所說的隊員巴頓，就是他屬下的一名國際特警隊員。此人有幾分與照片中的森泰來相似。

占臣走了，三俠也分別就寢！

×　　×

在警局裏，來了一批大漢，他們是中央情報局派來的特務！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是世界聞名，儘管最近他們曾引起一部份國會議員的譴責！但他們的工作效能還是十分高的。

由於警方無法從波斯基這蘇聯人的口中得到答案，所以中央情報局的特務便奉命將他秘密押回情報局去！

情報局之內不但有測謊機，也有供審問疑犯的特別房間。

那些房間內有着各式各樣的特別裝置，例如一種令人難以抵受的光綫與音响，彷彿山崩地裂一樣，往往令到犯人心驚胆戰，迫住要講眞話。

波斯基被帶到這兒來之後，受到各種形式的審問，他依舊否認是蘇聯間諜。

從一問一答中可以看得出波斯基爲人機智善變。

例如一名特務問他：「多年前你會被我們驅逐出境，何故會潛回來？」

「美國太吸引我了！」波斯基說，「所以我必須千方百計回來這裏生活！」

「你是替別的國家工作嗎？」

「不！我只爲金錢工作！」

「那麼，付出金錢予你的國家，可就是蘇聯？」

「不！我討厭蘇聯，然後才會潛到美國來的！」

「爲甚麼你不循正當手續入境？」

「我們蘇聯太小家，不會批准我來美國居住，你們美國也不够大方。你們可以批准各國人民前來美國定居，就是蘇聯人例外！」

「事實證明你們蘇聯人太不安守本份！現在你犯法了！」

波斯基聳聳肩說：「我是迫於無奈的，除此之外，我沒有其他辦法可以賺錢！」

「然則付錢給你的人是誰？」

「是不是我說了出來之後，就可以獲得赦免？」

「那要看法官的決定了！」

「最低限度，你要保證不將我遞解出境，否則，我不會說眞話的！」

那名特務想了想，道：「你澈底合作，我們會從中幫你的忙！」

「你把圈子繞得太遠，我也不想說了！」

「那你只有吃苦！」

「我想我挨得了的！」

「好吧！我就讓你試試！」

特務生氣地離開了那間房，關好了門！

波斯基以爲他會被帶出去，但一直未見有人再進房間裏來。

突然之間，地動天搖，波斯基被抛離那把椅子，但奇怪得很，那椅子並未倒下，只是人已被弄得顚顚倒倒，上下不分！

原來房間是特製的，有如一個巨大的洗衣機旋轉盆，所有物件均被釘牢，其實房中只有一把椅子而已！椅子不倒，自然是釘牢的。

只轉了三分鐘左右，波斯基已無法忍受得住，他三番四次希望抓住椅子，以穩定身體，但事實上他不可能！

因爲整個房在翻騰，人在沒有重心的情況下，有如一個滾球！

他歇斯底里地狂嘶着！

當機器聲停止時，實際上房間亦已穩定下來，但在波斯基的感覺中，他仍覺地動天搖，眼前一切都在不歇地搖幌着！

那名特務的聲音在他耳畔响起，但波斯基見不到他的人！

聲音來自天花板！

特務問他：「你肯講眞話了吧？」

波斯基閉上雙目，不作聲！

特務又說：「下一次你更不易受，要試試嗎？」

波斯基佯作聽不到！

一陣陣刺耳的交响樂聲响起來，分別來自四方八面。忽兒有如萬馬奔騰，忽兒有如戰鼓齊鳴！

電光閃閃，地又在動了！

波斯基掩着雙耳，閉上了眼睛，但却無法穩定自己的身體！

他感到納悶，想嘔了！

儘管一個身體十分强壯的人，也難以抵受得住這種折磨！

「停止！停止！」波斯基終於又尖聲狂叫起來！

一切又再度平靜下來！

那名特務又出現了！

他瞪住波斯基問：「誰在主使你？」

「狄文！」波斯基捧住頭部，閉上了眼睛，他担心終會嘔吐！

「他是甚麼人？」特務又問。

「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叫查理‧狄文。」

「是蘇聯人嗎？」

「不，是美國人。」

「美國人？」

「是的，我肯定他是地道美國人。」

「你怎樣認識他？」

「我找不到工作，四處碰壁，後來在酒吧中結識了狄文，他付我生活費，要我直接受他指揮。」

「你會替他做過一些甚麼事？」

「收買流氓打手，目的只是爲了奪取半把古劍。」波斯基道：「我會追問原委，但狄文叫我少開口，多做事，否則停止僱用我！」

「於是你便收買了嘉遜，是不？」

「是的。但價錢是狄文授意的。」

「那座金甲天神像，也是你收購的？」

「不！那是狄文送到基地的，讓阮教授鑑賞過之後又帶走了！」波斯基又說：「我不知道他從何處購入那古物！」

「你知道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我不知道，他每天必給我數次電話，有時還突如其來地出現在我身邊。」

「連他的電話號碼也沒有？」

「沒有。」

「可認識奧干提其人？」

「奧干提？他幹甚麼的？」

「他幹酒吧，在酒吧中做酒保，但相信只是掩飾而已！」

「不！我從未聽過這名字。」

「嘉遜得手之後，你會追殺他，是不？」

「他動手那晚，我們在門外監視，想不到他奔出博物館之後，並沒有走上我們預備好的汽車。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存心出賣了我！」

「於是你派人去殺他，是不？」

「不！雖然我有過這企圖，但一直無法找到他的所在。」

「你付了他多少錢？」

「定金一萬元！」

特務是故意有此一問，目的只爲核對一下各方面的口供。

現在最低限度可以證明：嘉遜的情婦莎寶並未說謊！

莎寶傷重身亡，但兇手是誰？至今仍然找不出答案。而警方認爲最可疑的酒保奧干提，至今還是下落不明！

儘管警方懷疑奧干提，但眼前這特務却不肯放過波斯基！

他追問道：「你派人殺了他的情婦麼？」

「誰的情婦？」波斯基終於瞪大了雙眼！

「就是嘉遜的！」

「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個情婦，如果我知道，早已經去找她！」

「除非你能供出狄文之所在，否則你勢難洗脫你的罪名！」

波斯基道：「我只是個替死鬼，你們喜歡怎樣就怎樣！」

「其實『狄文』可能根本沒有其人！」特務說，「也許他是蘇聯大使館中的一名官員，是不？」

「別把事情扯得太遠了，此事根本與大使館無關。」波斯基道。

「你似乎在故意把我們引向錯誤的方向！」特務盯實他說：「但我們一定有辦法查出來的！」

「你有權懷疑，但我所講全是事實！」

「好吧！」特務終於把手一招，門外有人入來了。他吩咐那人說：「帶他出去，要他說出『狄文』是怎麼樣的！」

那人領命，將波斯基帶走！

×　　×

在警方的指紋鑑定組內，有關人員發現有兩組指紋竟然相同。

一組是在一個長方形信封上留下的，另一組是在阮教授的書櫃上找到。

長方形信封是阿生偷開莎寶保險箱找到的，裏面儲住一萬五千元的鈔票！

至於阮教授的家中，由於一些珍貴的參考書很難獲得，所以他的一些書櫃是加鎖的，竊賊可能在盜取他書櫃中珍藏的「金甲天神」圖時發生困難，不得不脫下手套，將鎖打開，所以留下了指紋。

現在指紋鑑定組人員既然肯定兩者相同，警方似乎又間接獲得了一個結論，那就是付錢給嘉遜的人，也就是盜取「金甲天神」圖像的人。

指紋可能屬於波斯基這班人其中一個的，但經過詳細鑑別，證明這班人與此無關。

根據波斯基的口供，那信封是狄文交給他，然後由他轉交嘉遜，作爲五萬元代價的一部份定金。然即，這組指紋可能是狄文的了！

中央情報局的特務曾懷疑波斯基說謊，「狄文」根本並無其人，但現在他們的看法又有了改變！

換句話說，「狄文」此人是存在的，只是可能改了名！

於是那組指紋立即被送入聯邦調查局的電腦管理系統去！

警方這一項發現當然是非常珍貴的。但對整件事的眞相，依舊是石沉大海！

半把古劍的眞正價值，是否就是爲了配合「金甲天神」像？

然則，「金甲天神」又落入誰人手中？

林愛莉反手射傷一名在她身後圖襲的大漢持槍手腕後，又同身射傷一名逃走的大漢腿部。

如果要追究得更遠一些，就是：「金甲天神」何故失踪了兩個多世紀之後，突然在這時候出現？這其中自然又牽涉到半把古劍的來歷了。

總之，警方在這件事裏面，弄得有點糊塗，甚至連它的性質也分辨不出！

例如：半把古劍的失踪如果是涉及政治性的，那麼，「狄文」這傢伙又是何方神聖？

又如果這是爲了錢，那麼，國務院又何故要向華府的警方暗施壓力？

撇開半把古劍不談，單是嘉遜與他的情婦莎寶之死，就够耐人尋味！

到底誰把嘉遜殺死？

至於殺害莎寶的人就更不簡單，因爲她已被證明，是用遙控袖珍電子爆炸器將莎寶的胸膛炸開，以至毒性的炸藥混入血中致死的。

美國雖然是個科學化的國家，但一般人民還不致普通擁有電子遙控的爆炸裝置，尤其是如此袖珍的小巧裝置。

既然涉及兩條人命，就是國務院不加壓力，華府的警方也無法再拖延下去！

因此之故，積信探長得到國際特警的知會，要派人僞冒森泰來的計劃之後，也認爲此法不愧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占臣隊長和阿生等一班國際特警，於是得到積信的同意之後，立即開始進行一連串籌備工作，希望用最快的辦法令到僞冒的海員「森泰來」在華府出現！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一件令他們意料不到的事情突然發生了！

一個自稱爲眞正森泰來的人，突然致電警方，要找探長談話。

積信探長接過電話，才知道他已悄悄回到華府，希望能協助警方破案云。

積信驚喜參半，驚的是眞的森泰來突然出現，可能破壞他們的計劃。喜的自然是總算找到送出半把古劍的人了！

積信寫下地址之後，立即通知國際特警方面的占臣隊長。

積信探長親自帶人趕去見森泰來！

消息絕對保密，否則，他們又可能功虧一簣！

積信進入一幢樓宇，那兒並非公衆地方，只是一幢舊樓！

一個老婦人從門眼瞥了一眼之後，問道：「找誰？」

「警探，開門吧！」積信說。

「有證件嗎？」老婦人問。

於是積信把他的證件遞了入去！

老婦人把門窻關上，看來屋內不會只得她一個人，也許她要把證件讓別人看看。

門開了，除了老婦人之外，還有一個鬈髮蓬鬆的人。

積信探長只帶了二名助手，他們迅速閃身入內！

積信和二名助手都在戒備中。萬一對方是另有其人，他們這一次，便可能墮入別人的陷阱。

三人入內後，那男子迅速把門掩上關好！

看他的神氣，有如驚弓之鳥，眼神中充滿了莫名的恐懼！

「你是誰？」積信問那男子。

「我是森泰來。」那男子說。

「有證明嗎？」

「這就是了！」

積信接過一份海員的證件，貼在上面的照片除了較年青及沒有這麼多的鬈髮之外，根本就是眼前這個男子！

積信問道：「森泰來，爲甚麼你要鬼鬼祟祟的回來？」

「我在外國看見了一些報導，知道這件事已令到一些人傷亡，我担心有人可能對我不利！」森泰來說，「所以我只好悄悄回來！」

「你以爲可能有人對你不利嗎？」積信又問。

「我不敢肯定，但可能性很大……」森泰來突然停頓下來！

他走到門前，悄悄往外張望！

積信不知道發生何事，也跟了過去！

「你還帶了甚麼人來？」森泰來低聲向他問道。

積信搖了搖頭，道：「我就只帶了二名助手！」

森泰來立即拔槍戒備！

積信在這一刹那間，想起了國際特警們，立即勸住森泰來：「別輕舉妄動，來者可能是我約來的國際特警們！」

「你爲甚麼會約他們來？」森泰來問。

門鈴已响起來了！

「等會兒我會向你解釋！」積信說着，已從門眼中看見阿生他們。

阿生和占臣隊長接得報告之後立即趕來，剛才森泰來那敏銳的聽覺反應得極其迅速，他只是聽到了一些人的步聲登樓，便迅速戒備。

積信親自開門，讓各人入內。

「他就是森泰來？」阿生把手中的報紙，跟他比對着！

積信點點頭，重新爲他們介紹！

積信也看到了報紙上的舊照片，與眼前的森泰來相差甚遠！

主要是那些鬈髮太多太長，人也蒼老了！

阿生道：「這也好，像他現在這樣子，豈不更加安全麼？」

占臣也說：「是的，像他現在這樣子，沒有人相信他是森泰來！」

阿生指指同來的一名國際特警，對探長道：「這就是他的替身了！」

森泰來還未知道警方和國際特警的計劃，自然是聽得一頭霧水！

積信探長示意阿生暫時別再提那套計劃，先聽聽森泰來的。

他問森泰來：「半把古劍是你送到博物館的吧？」

「是的。」森泰來道：「當時我只是一片好意，想不到鬧出了這許多事！」

「還有另半把呢？」積信問。

「我只知道有半把，却不知另外半把何在。」森泰來道。

積信又問：「在甚麼地方找到的？」

「奧瑪號的艙底！」森泰來說，「當時我已肯定它是一件古董，所以決定把它交給博物館！」

「還有其他船員知道此事麼？」

「當時奧瑪號停在紐約港大修，我是在值班時，到處巡視時發現的！我沒有告訴其他的人。」

「你最低限度也該告知船長吧？」

「我不喜歡他，所以不久之後，我離開了奧瑪號。」

「當時奧瑪號的船長是誰？」

「他是綽號黑鬍鬼的胡禮！」

積信難免有些失望，他說：「你找我到底爲了一些甚麼？」

森泰來道：「我知道這裏警方希望與我取得連絡。」

「是的，但你似乎知得太少了！」

「但一切都是實情！」

「現在你有甚麼打算？」

「我相信我還要躲一個時期。」

「你到底害怕甚麼？」

森泰來道：「半把古劍如果眞如報章所述那麼重要，只怕遲早有人找着我來！」

「那正是我們所等待的！」積信說，「如果沒有人找你，我們只怕永遠沒有結果。」

阿生於是說：「只要你跟我們合作，相信此案很快就可以結束！」

「你們要我怎樣合作？」森泰來說。

積信道：「你要聽從我們的安排，不能露面。」

「我也不想露面！」森泰來道：「我意味到我可能有生命危險！」

「你放心！」積信探長說，「我會派人保護你。」

阿生問：「這老婆婆是誰？」

「我的姑母！」森泰來說，「照計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裏的。」

積信道：「但爲安全計，我勸你還是跟我走！我們會作好安排！」

森泰來道：「只要警方保證我安全，我一切可以從命！」

於是森泰來首先跟阿生他們走了！

一名由國際特警假扮的森泰來，面白無鬚，但外型與照片中的森泰來差不多，則由警探保護，留在老婦人的家中。

阿生等人將眞的森泰來帶走，除了要澈底證明他的身份之外，還要證明他的口供的眞實性！

另一方面，積信探長已跟老婦人的鄰居談妥了條件，將他們的住宅單位暫時讓出給警方，由警方付出合理代價！

積信探長除了安排一些人留下保護假的森泰來之外，還在鄰居做了一些機關，以便可以得如何婦人的家中。

陳舊，他們是森泰來的姑母，也是他唯一居住不得已，不會十

她一直獨居在這裏，是靠領政府的養老金生活！

美國政府的稅收雖然重一點，但他們對自己國民的照顧，是可謂無微不至的，相反，看看香港吧，政府所做的到底是甚麼？

是表面的功夫，甚麼十年大計，甚麼免費敎育，甚至所謂地下鐵等等，全是可望不可即的空頭支票，即使不是完全「空頭」，也必須翹首以待！

像白鴿巢似的平民屋，連「防止虐畜會」所訂下的條例也未符合。但香港只有「防止虐畜會」，却沒有「防止虐人會」，奈何？

政府開出「十年建屋大計」日子已經够你等了，偏偏那個膿包的財神爺一聲節省開支，就連最低限度的「白鴿巢」也不知何時才可以供求平衡！

所謂「免費敎育」更加笑話之至！政府所免者只是區區數元的學費，至於數以百十元計的書簿費，校服費等等，還得自掏腰包，更別談其他了！

但美國的學童免費敎育實情又如何？

他們除了一切全免之外，還有早餐費津貼。此外還包括了免費保健。如果身爲家長的，納稅多一點是否也認爲値得？

回頭看看香港，不知那渾蛋想出來的歛財妙法，加稅不奇，奇在「預付」。爲甚麼要預付？簡直豈有此理！

英國人統治香港，彷彿租到了一間「地王舖位」，目的當然是爲了賺錢，賺錢越多越好，賺少一文也要加！

加甚麼？加稅，加差餉，加水費，加……

眞是無所不加！

那個狗屁不通的財神爺，不但沒有理財能力，連騙孩子的技能也沒有，因此才有「地下鐵終成泡影」的鬼把戲上演！

至於所謂「養老金」、「福利金」，表面聽來堂而皇之，但實際受惠者可以作證，連買麵包也無法維持每個月的起碼生活。這不是演戲又是什麼？

也許有人爲「捉葛柏、反貪污」的成就而沾沾自喜，但冷眼旁觀，細心一算，請問爲了捉葛柏，將他由祖家引渡回來受審的總費用是多少？

又請問：葛柏歛財數以千萬計，政府能罰他多少錢？

答案是：二萬五千元！

其他的呢？存在外國數間大銀行裏，等葛柏下半世好好的享用！

目前他老人家也不見得委屈，住的是酒店式的「休養監房」，吃的自然不會是冷飯菜汁，而是可口的上等西餐。

那些錢是誰的？

答案是：香港納稅人的。而且百份之九十以上是中國人的；當然，絕不可能會是英國人的吧？

總而言之，政治把戲許多人也會玩，但玩得最不精彩的，要算是英國人了！

回頭再說占臣隊長和阿生他們，於證實了森泰來的身份之後，又盤問了一些口供，然後才敎他以後應該怎樣做！

到了最後，才把他送回他姑母德拉夫人的住宅隔鄰——那兒已由警探暫時借用。

森泰來被送回那兒，是爲了必要時接受諮詢！

一切妥當之後，才由警方安排一些「報界綫眼」，故意把消息洩漏出去！

所謂「報界綫眼」，是美國報界與一些警務人員的「枱下交易」。當警方有什麼突發事件或者內幕新聞，便由這輩在警方工作的「綫眼」，暗中通知付出「酬勞金」的報界！這是半公開的秘密，身爲探長的積信自然明白。

但積信從未制止他們賺外快，只是一些機密事項叫他們千萬別宣洩出去！

現在積信才覺得這些「報界綫眼」可資利用，自然做個順水人情！

果然，一些晚報已急不及待地刊登了「森泰來已悄悄返回華府」的消息！

香餌，總算安排好了，但是，魚兒會上釣嗎？

警方本來以爲：只要找到森泰來，一切疑難問題便可以獲得答案！

但是，事實證明森泰來所知並不太多！

不過從森泰來的口供中分析：他似乎有意與船長「黑鬍鬼」胡禮搗蛋。因爲當時他並不喜歡這位船長，所以在船艙內拾得的半把古劍，便悄悄送到國家博物館去陳列。

只是有一點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就是事前他未有想到博物館方面須要他塡上姓名、職業等等。

在森泰來向國際特警作供時已坦然承認，當時他向博物館說了謊，沒有淸楚道出半把古劍的來源。只是當時有關方面要索閱他的身份證明，否則連姓名他也會塡上假的。

國際特警是世界性的組織，他已供出船長的姓名，所以華府的國際特警方面立即通知巴黎總部，要求各港口追尋「黑鬍鬼」胡禮的下落。

國際特警方面所以懷疑胡禮，是覺得他可能知道半把古劍的來歷。

但是，初步得到的答覆是：胡禮已不再是「奧瑪號」船長！

至於胡禮的下落，則因爲他不在船上工作，而下落不明！

由於莎竇死得太可怕，令到警方保護眞假森泰來時，份外小心！

來姑母隣居被警方秘密借用之外如果要這樓宇也由國際特警的人駐守，以便神」何等切！候出，除此之外，警方還得通知聯邦密探，追查「狄文」此人的下落。

至於中央情報局裏面，則密切監視蘇聯大使館內外一切動靜，以防他們將「金甲天神」偷運出美國國境以外！

事情發展至此，似乎又進入了新的階段，但實際上許多疑問仍未解決！

例如：半把古劍的來歷，它到底是否屬於「金甲天神」的一部份？

還有否另外半把古劍存在？

誰在爭奪這半把古劍？

它的眞正價値何在？

爲什麼有人一定要得到它？

是爲了金錢呢，還是爲政治的目的？

諸如此類的問題，所得的答案，還是空白的。

但是，半把古劍與金甲天神這二件東方古物，已廣泛地引起了美國考古學家們的興趣；而身爲華盛頓大學教授的阮威廉，也頓然受到各方面的重視，成爲風頭十足的人物。

美國就是這樣一個社會，如果你沒有眞材實料，可能一輩子寂寂無名；即使你有才學，亦未必有良好的機會。

但是，如果機會一到，你可能在一夜之間，名成利就！以後就一帆風順！

例如美國目前最賣座的是查里士布朗臣，他過去是個九流配角而已，相信連他本人也發夢想不到有今天這日子！

美國最吸引人的地方，也許就在這裏：機會人人均等，只要你肯努力去幹就有希望！

可不是嗎？查里士布朗臣又老又醜，自然談不上英俊瀟灑，但他的電影套套賣座，爲什麼？只因爲他生活在黃金遍地的美國。所以他無須英俊的面孔，只須有點演技，再加上機會，一切便可俯首而拾！

說美國黃金遍地，似乎太過誇張，但事實上只要肯動腦筋，無論如何，總不必窮上一輩子！

阮威廉教授任教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正大鬧經費不足，但他還是不得不捱下去！

現在一經報章渲染，阮教授頓然變成了東方文學和考古專家，美國各地最知名的大學，紛紛要求他前往講學。

此外還有電視台、報章雜誌的專欄作家和記者，日以繼夜的，要求約見訪問。弄得阮威廉爲之忙個不了！

至於三俠他們，目前就只有：等待！

古劍還原　真相大白

假的森泰來只是一名國際特警，他的眞名叫李察。

李察閒來便與隔隣的眞正森泰來交談，以便僞裝成更似。

他一直在等，希望有人找上門來。但等了兩天，好一些報章已發表了那段關於森泰來的消息，可惜依舊沒有動靜。

曾有一些記者求見，但均遭擋駕；李察是奉命如此的，他可不能說得太多。身爲姑母的德拉夫人也非常合作！

二天後一切似乎平靜下來了。

眞正的森泰來在他姑母居室的隔隣，一直在向警方人員描述當時在「奧瑪號」工作的情形。

伺伏在對面一幢樓宇上面的國際特警，悄悄用望遠鏡居高臨下，監視一切！以防不測！晚上所用的還是配上紅外光的望遠鏡！

在德拉夫人隔壁的警方人員與對面的國際特警之間，則不時利用無綫電對講機，直接連絡。

一切都佈置得相當的周密，可惜就是沒有動靜。

現在連三俠也開始感到失望了。

阿生說：「也許他們根本不須要森泰來供給什麼資料。」

呂偉良道：「警方以爲黑鬍鬼胡禮會出現，他可能知道半把古劍的來歷。」

林愛莉道：「守株待兎不是辦法，我一向都不主張！」

「我知道警方一直都在明查暗訪酒保奧干提的下落。」阿生說，「但眞正的答案可能在蘇聯大使館之內，可惜外交特權令到警方不能入內搜查！」

呂偉良想了想，道：「我們不是屬於美國警方的人，如果由我們入去看看又如何？」

林愛莉道：「我也這樣想，最低限度我們必須採取主動去查明此事的眞相。」

阿生担心地說：「但是，萬一你們失手，可能引起國際爭端！」

呂偉良道：「你忘記了嗎？我們並非國際特警也不是美國警方；只要你不插手便行。」

林愛莉道：「即使阿生插手亦無妨，只要他不進入大使館便沒有危險可言！」

阿生道：「如果我們決心入去，相信必有所獲！」

於是三俠立即將他們的意圖與積信探長商量，積信也担心弄出事來，提議由國際特警協助他們，警方佯作不知。

但是三俠並非要誰來協助，只是在人家的地方，亦爲了尊重別人才通知積信一聲而已！

到了晚上，他們的行動立即開始。

蘇聯大使館門外有一度鐵柵圍住，導遊們帶遊客至此參觀，大都習慣了稱這兒爲「小鐵幕」！

三俠未來之前，已經從中央情報局手中間接獲得了資料。

例如大使館何處有電眼，那裏有警鐘等等，他們已約略知道。

呂偉良沒有跟中央情報局的人接觸，他覺得他沒有理由替美國人做事；他們所以採取主動摸入蘇聯大使館內偵查，無非希望此案早日結束，讓他們早些可以離開華府而已！

來自中央情報局的資料，是透過國際特警方面送到三俠手中的。

呂偉良一直對中央情報局的印象不大好，儘管許多人非常欣賞他們，但呂偉良總覺得，他們太過不擇手段。例如利用帶有性病的妓女，引誘外交人員入局，然後迫他們出賣自己國家的情報等等，這些都是十分令人不齒的低能做作！

但是爲了本身的安全，這份有關蘇聯大使館內部的圖則，倒也值得一看再看！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摸黑入內，巧妙地避過了一些警鐘陷阱。這似乎是得力於中央情報局的情報準確！

阿生則候在門外不遠處，在一輛僞裝的汽車內，利用無綫電對講機與呂林二人連絡。

大使館很大，如果不是有了那詳細的圖則，呂林二人會感到十分吃力；但現在他們可以按圖索驥，到各處走動！

他們似乎看不出什麼動靜。

他們心目中的「金甲天神」古銅像，一直沒法可以找到。

好一些房間是眞空的，不少電視機也沒有扭開。大概蘇聯人深恐被資本主義色彩的電視節目所腐蝕吧！

大使館內除了小部份值班的人之外，大多

數已經入睡了！

呂林二人在裏面走動了一會，感到有點失望；他們正待退出去，突然發覺那邊有度門打開，裏面有個人走了出來！

他們只能看見那人的背影，却見不到他的樣子！

呂偉良看見那度門又掩上了。

他急忙竄了過去！

從門上的匙孔中，他看見房內有兩個人正在談話。

在進來之前，他們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就是這是蘇聯大使館，館內的人講的可能是俄文；林愛莉只聽得懂一些簡單的俄文，而呂偉良就一句也聽不懂。但他們仍然希望找出一些答案來！

現在傳入呂偉良耳中的竟然不是俄文，而是一些並不流利的英語！

一個男子說：「他們找得我很急，你們必須設法將我偸運出去，否則我就只好自己想辦法了！」

另一個英語講得生硬的人說：「別焦急，事情很快就會成爲過去！你替我們做了事，我們不會讓你落入他們手中的。」

林愛莉也竄了過來，輕輕推開她丈夫，示意呂偉良也讓她在房門匙孔上窺一眼！

大使館內一切都相當陳舊，甚至連門鎖也十分舊式；並非蘇聯不想換，只是他們担心一經僱用美國人進入裝修，就會給予對方的特務有可乘之機！

例如美國駐在莫斯科的大使館，就曾被發現所有的牆壁之內，都安裝了竊聽儀器。蘇聯人懂得在別人的大使館內做了手脚，當然也懂得如何防範。故此儘管大使館之內一切都十分陳舊，他們還是保留下來，可用則用，非到迫不得已，不會大事裝修。

因爲這是美國，只要他們大興土木，就必須僱用美國人。

只要僱用美國工人，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們就會不請自來，混入工人行列中。

爲了盡量避免給予對方可乘之機，大使館已有好長一段日子沒有裝修了。

所以館內許多房間的門鎖還是舊式的。

林愛莉現在就可以由門鎖中窺伺入內。

當她發覺其中一名男子自椅子上站起來，投入她的視綫範圍之內時，她不由自主地，興奮得差些兒叫了起來！

那男子並非別人，正是酒保奧干提！

奧干提的照片，呂林二人曾在積信探長那兒見過了，所以她自信不會看錯！

她示意呂偉良也來看一眼。

呂偉良在他妻子湊向匙孔時，注視通道上的一切動靜！

假如有人出現，或者聽到了脚步聲，他們會迅速閃避起來！

現在呂偉良也看清楚了，那確實是奧干提，他怎麼會在這裏？

呂偉良一時之間，也想不出個中道理。

「你早點休息吧！」說生硬英語的男子，可能是俄國人。「一切都留待明天再詳細商量吧！」

俄國人要出來了，呂林二人迅速閃至黑暗角落去廻避！

俄國人離開那間房時，突然回過頭來，呂偉良差點給他見到了。

呂偉良以爲他會一直往前走，想不到他會突然回轉身來！

還好通道上光綫陰沉，呂偉良的行動也快速得很，總算及時避過了！

俄國人回轉身來，竟然躡手躡脚地，將門鎖反鎖起來！

換句話說：奧干提已被他悄悄反鎖在房間之內了。

爲什麼？

呂偉良和林愛莉一時之間也想不出一個道理來。是防他逃走麼？還是另有目的？二人不禁也替奧干提担心起來！

俄國人由通道上走進了另外一間房！

林愛莉道：「你去把奧干提的門鎖弄開，我去看看俄國人有何企圖！」

呂偉良也會意了。他知道他妻子會聽得懂一些俄語，當然由她去好些！

呂偉良對於開鎖是輕而易舉的事，他能在剎那之間，無聲無息地，將門鎖弄開！連房內的奧干提也一無所覺！

呂偉良從門孔中瞧了一眼，他發覺奧干提正焦慮不安地，在房內踱着方步！

呂偉良本來可以在這時候入內，但他却担心奧干提會不由自主地驚叫起來。那時勢必驚動了其他人！

呂偉良還沒有決定應否入內，這時已聽到了一陣步聲傳來！

通道上出現一條長長的人影，逐漸向這邊移動！呂偉良早已閃過了一旁！

那是另一名俄國人，但呂偉良一時之間無法肯定他是由那一間房出來的！

這傢伙突然站下來，就站在奧干提的房間門前呆住！

呂偉良担心他注意到那把鎖爲什麼會打開，雖然門鎖不是他反扣的，只怕也會引起他的疑心。

但事實上他並未注意到那門鎖！

他只是整理好一下他的外衣，然後用手指在門板上輕扣一下！

奧干提在裏面拉開房門讓他入內！

呂偉良忽然之間想起了一些什麼，那是一下很奇特的動作！

那動作是進去的俄國人在門前站立的一剎那間，曾用手扶向他的腰間，輕輕推動一下，又拍拍外衣；這是表示他那兒可能揷有一柄手槍！

俄國人在大使館之內配槍是不足爲奇的，問題是他何故在這時候帶槍入內？

再回想到另一名俄國人當離去時，突然折回來悄悄將奧干提的房門反鎖，呂偉良就意味到一些不幸的事可能已經發生！

「俄國人要殺人滅口！」這念頭像閃電一般掠過呂偉良的腦海中。

他迅速竄至房門前，俯首彎腰，看看房內的情形！

果然不出所料，一支配上了滅聲筒的手槍握在俄國人的手中！

槍管正對準了奧干提！

奧干提面露恐懼之色，他正在把雙手舉起來！

呂偉良担心他的行動可能太遲，悄悄將房門推開！

毫無疑問，奧干提是可以看得見他的，而那持槍的俄國人則背住房門站立；儘管奧干提不動聲色，也在詫異的目光中有所顯示！

於是那持槍的俄國人突然回轉身來，呂偉良絲毫也未敢怠慢，鐵杖迎頭一擊，疾如閃電！那俄國人當堂悶哼一聲，倒在地上！

呂偉良担心後面還有人趕來，迅速拾起那支滅聲手槍！

但是，房門就在這剎那間被人推開了！

呂偉良在吃驚中挺槍相向！

進來的並非俄人，而是林愛莉！

奧干提在驚魂未定中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呂偉良道：「俄國人要殺你，你還在夢中。快些脫下身上的衣服吧！」

呂偉良說完，立即竄至門旁，往外窺伺戒備！

林愛莉道：「他們要殺你滅口，你快些跟我們走！」

「你們到底是誰？」奧干提一邊依了呂偉良的吩咐，將外衣脫下！

林愛莉道：「我們沒有時間詳細向你解釋，你有權選擇一切！別嚕囌了！」

呂偉良一邊持槍在門縫間往外窺伺，一邊說道：「快些與他更換衣服，這是你唯一的機會。」

呂偉良所指的「他」，當然是倒在地上的俄人。

林愛莉已了解呂偉良的意思！

她幫着奧干提，把脫下的衣服穿在俄國人的身上，又故意將衣領反起，掩了他半邊面孔，然後讓他俯伏在地上！

呂偉良拉開房門，帶領着林愛莉和奧干提竄向通道的另一邊！

林愛莉這時已扭開了無綫電對講機，與阿生通話。她叫阿生小心點配合他們的行動，以便隨時接應他們三人！

奧干提固然不明白呂林二人的來歷，也不明白俄國人何故要殺他！

呂偉良現在似乎想通了一些兒來龍去脉，他問奧干提：「半把古劍是否你奪得，交到了俄國人手中？」

「是的，你怎麼知道？」奧干提心慌意亂，怔怔地說。

呂偉良道：「這是想當然的事，如果俄國人未得手，他們怎麼會殺你？」

奧干提又驚又怒，他說：「我早知他們如此殘忍，我才不會被他們收買！」

林愛莉道：「你還有機會，可以將功贖罪的！」

呂偉良乘機問他：「那半把古劍現在什麼地方？」

奧干提指指樓上：「可能給他們收藏在二樓的保險箱之內！」

「你肯定在那兒麼？」呂偉良問。

奧干提說：「我親手交給舒曼可夫！」

「舒曼可夫是什麼人？」

「大使館一位武官，我看見他辦公室之內有個保險箱。」

「你就是跟他交易的？」

「是的，他們肯付出一大筆金錢給我，何故又要殺我？」

呂偉良苦笑道：「因爲殺了你之後，他們可以省回這筆錢啊！」

林愛莉突然止住他們，打了一個手勢，示意他們別作聲！

原來，走廊那邊有人來了，而且是不止一個人。

呂偉良等三人立即找地方躲了起來！

不久，有二名大漢抬住一副担架床經過，呂偉良等三人可以從黑暗處望出去，見到担架床上躺了一個人！

那人是穿上了奧干提衣服的俄國殺手！

他們不知道俄國人是否已經發覺了此中的僞裝，更加無法知道，他們要抬這個人到何處去！

事實上三人也沒有時間再去理會別的事情！他們匆匆登上了二樓。

奧干提認出了二樓一間房，那是武官參贊舒曼可夫的辦公室。

呂偉良持着那支滅聲手槍與奧干提站在一旁戒備。

林愛莉輕巧地舒展玉手，將那辦公室的房門輕輕打開！

她的開鎖技術也是第一流的，尤其是面對這些陳舊的門鎖，更加輕而易舉。

開門後，林愛莉用袖珍的手電筒往室內四下裏照射了一遍！

他發覺辦公室之內沒有人，連防盜設備也見不到一些！

不過，他們都是有經驗的人，太容易的事，往往埋下更大的危機，何况這兒還是蘇俄的大使館呢！所以，林愛莉並沒有立即入內！

她讓她丈夫也看過了！

呂偉良取過她手中的袖珍電筒，上上下下的把光圈移動着！

呂偉良突然讓電筒的光圈投在地板上，那是入門處！

呂偉良打着手勢，表示機關可能就在入門處的一塊地毡下面！

地毡呈長方形，約莫是一英呎許乘以二英呎左右，林愛莉蹲下去，試將它揭開了少許，果然是不出呂偉良所料。

地毡底下掩飾着一些浮動的階磚，只要踏足其上，相信警鈴就會响起來！

他們繞過地毡，跨入辦公室之內，然後將房門輕輕掩上了！

呂偉良在這方面可以說得上經驗老到。他沒有亮燈，只是亮了携來的電筒。

奧干提逐漸相信了呂林二人，因此彼此也顯得頗默契！

呂偉良走到窗前，窗簾是垂下的！

他輕輕揭開了窗簾往下望，發覺有人在後院掘洞！

呂偉良把奧干提召來，低聲道：「看見了嗎？糊塗的俄國人以爲把你殺死了，埋葬在這裏就神不知鬼不覺！」

奧干提也打了一個冷顫！

林愛莉這時已用電筒檢查過那個陳舊的保險箱，她對呂偉良說：「俄國人太過知慳識儉，相反我們要打開它是輕而易舉的事！」

呂偉良親自看過了一次，才確定保險箱未有隱藏的警報系統！

於是由林愛莉動手將它打開！

奧干提沒有猜錯，那把古劍果然就在那保險箱之內！

那裏面還有一些花花綠綠的美鈔，但呂偉良只取出那半把古劍！

奧干提企圖取去一叠鈔票，但被呂偉良制止！

他們離開了那間房，正待落樓，突然聽到人聲吵鬧。

呂偉良低聲向他妻子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因爲由樓下傳上來的聲音，全是俄語對白，只有林愛莉聽得懂，但也只是懂得一部份而已！

想不到林愛莉還未答話，奧干提已經回答呂偉良：「他們已經發覺準備埋葬的人並非我的屍體，而是他們自己人！」

話猶未完，樓梯上又傳來陣陣步聲！好像有人奔跑上來！

奧干提迅速打出了一個手勢，叫呂林二人往另一角撤退！

原來他也熟悉這兒的環境，呂林二人就在他的引領下，推開了一個窗，那兒有一度太平梯！

三人正待離去，走廊那兒已傳來了一聲吆喝！

呂偉良一看見有人拔槍準備向他們射擊，他已急不及待，先發制人，開了一槍！

呂偉良的槍法十分準繩，只聽得悶聲一响，那俄國槍手已棄槍捧腕驚叫！

三人迅速沿住太平梯落到地下！

呂偉良正担心不知由何處逃出去，已聽到了奧干提揚聲叫道：「快跟我到這邊來！」

呂林二人只好跟着他走！

林愛莉把手中的無綫電對講機打開，把這裏的情形對阿生說了！

大使館內人聲哄動，警鐘响個不停！

奧干提終於衝到了一處出口！

背後步聲响起，屋內又有人追來！呂偉良連開了兩槍，子彈沒有擊中任何人，但却起了阻嚇的作用，令到那些俄國人退了回去！

林愛莉已跟隨住奧干提越欄而出！

呂偉良正待衝出時，二樓一個窗口打開，有人把一支槍管伸了開來；呂偉良正想越過欄柵時，槍聲已經响起！

但呂偉良並未受傷，反而大使館的二樓傳出玻璃破碎聲！

二樓窗口的槍手退了回來！原來開槍的人並非他，而是及時馳援的阿生！

阿生已將車子開到附近，他目睹一切，及時開了一槍把二樓的狙擊手壓制住，讓呂偉良能够安然逃出了大使館！

更多的俄國槍手飛撲而出，但三俠所乘坐的汽車已由阿生匆匆開走！迅速離開了馬薩諸塞大街，隱沒於黑夜之中。

警車聲在那邊响起，大概俄國人已經用電話報警！

呂偉良把背脊靠向汽車的沙發上，輕輕地舒了一口氣：「想不到會有這種收穫！」

林愛莉道：「還不是我主動出擊麼，果然不出所料！」

奧干提驚魂甫定，怔怔地問：「你們到底是何方神聖？」

呂偉良輕輕一笑：「你試猜猜看！」

「中國人？」奧干提疑惑地說：「難道你們是中國派出的特務？」

呂偉良笑了笑：「你聽過有跛足的特務嗎？不，我們只是遊客的身份而已！」

「那你怎麼會摸到蘇聯大使館來？」奧干提又問。

林愛莉道：「爲了半把古劍，令到我們不能離華府，我們不得不出此一着！」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揷咀道：「趁我們未把你交給警方之前，我勸你好好的交代一下！」

奧干提道：「我不過爲了錢而工作，想不到俄國人如此陰險毒辣！」

呂偉良問他：「半把古劍可是由你主使嘉遜去偷的？」

「不！」奧干提道：「我只是在酒吧中做事認識了一個俄國人，他要我閒來替他打聽一下各方面的事情，按月支付我一些額外收入。我見因利乘便，賺些外快也不錯。偶然一次無意中聽到吧女莎賓說漏了口風，知道她的情夫嘉遜盜去了博物館那半把古劍，於是當那俄國人到酒吧來喝酒打聽消息時，我便悄悄告訴了他。想不到俄國人對這種事也深感興趣。他們叫我伺機將一些鈕子從莎寶脫下的大衣上換掉，以便他們從中監視她！此外其他的事，我就一概不知！」

林愛莉問道：「莎寶不是你殺的？」

「不！」奧干提道：「我根本不知她的死訊，後來閱報才知道。」

「那你爲什麼躲要起來？」呂偉良問。

奧干提說：「是俄國人叫我躲一陣的，他說不能讓警方找到我，我只好躲進大使館裏去。他們說警方無權入內搜查，叫我大可放心。但我躲得納悶，所以才叫他們設法送我到別處去！」

阿生道：「他們已被中央情報局的人監視，你逃不了的！」

說話間，後面有一輛汽車响號追來，示意越前！

呂偉良道：「日間不要講人，夜間不要講鬼，一講曹操，曹操就到！」

阿生把車子刹停！

後面一輛車子衝前，阻止阿生突然開車！

車上有人跳下，他們正是派在大使館外面監視的中央情報局特務！

阿生早已預料得到，出示了國際特警的身份證明，但特務堅持要把他帶走！

呂偉良對這輩的印象已經不好，這時不禁生氣地說：「你們這算什麼？我們是義務爲美國政府做事，怎到你們作威作福？」

一名特務想動手，阿生一聲喝住他：「你敢打人就必須承担一切後果；我勸你先撥個電話回去請示一下。我知道你的上司與因伯達處長也有點兒連絡！」

正當雙方堅持不下時，數輛警車蜂湧而至，將他們團團圍住！於是一干人等，終被帶回局裏去！

× × ×

眞正的森泰來一直由警探陪伴着，暫時居住在他姑母德拉夫人的隔壁！

被安排在德拉夫人家中的，自然是假的森泰來，但眞假之間，却不時聚首詳細商談。以備「黑鬍鬼」胡禮出現時，引誘對方說出實情來。

因爲對於半把古劍的來歷，不但引起考古家的興趣，警方也希望知道實情。

如果森泰來不說謊，那麼「黑鬍鬼」胡禮便知道此事的人！因爲胡禮管理那艘貨輪！而半把古劍就在貨船艙底找到的。

但是，他們已經等了三天，仍然未有任何發現；除非「黑鬍鬼」胡禮不懂得閱報，否則，他一定知道森泰來已經回來了。

胡禮一定會找到來的——這是森泰來的想法！

但是現在連警方也覺得有點不耐煩！

這一天下午，一個人跑到德拉夫人的住宅來按門鈴！

德拉夫人立即通知隔壁的警探們！

警方同時用無綫電對講機通知對面的國際特警們！

國際特警用望遠鏡由窗口監視住德拉夫人住宅內的動靜！

一支配備有紅外光望遠瞄準器的來福槍，一直擱在對戶樓宇的窗口，對準了德拉夫人的客廳，以便必要時射擊襲擊假森泰來的人！

這時候，德拉夫人跑去應門！

假的森泰來是一名叫李察的國際特警化裝的，他的外型極之酷肖森泰來本人；但現在的森泰來已是鬍髮蓬鬆，顯得極之新潮。

德拉夫人由門窗探首問外面的人：「你找誰？」

「修理電話的。」外面是一名男子，年紀在五十歲左右。

李察已經感到不妙，因爲他們一直不知道電話已告失靈！

隔壁的警探們，已聽到了他們的每一句對白。

當李察打出了暗號之後，表示他已準備好一切應變過程！

於是德拉夫人把大門打開！

外面的人入來，他穿的是電話修理工人的制服，似無可疑之處；而且電話的確突然之間失靈了！

當大門關上了，德拉夫人剛轉身過來，就發覺李察被人用手槍要脅住；儘管此乃意料中事，他們仍得擺出一副驚慌的神色！

進來的果然是「黑鬍鬼」胡禮！

胡禮非常機靈，首先示意德拉夫人站過一旁，與李察二人面壁而立！

然後他去把窗簾落下！

於是對面的國際特警開始無從獲悉屋內的情形。

但李察並不驚慌，他知道這屋子經過改革，警探可以從隔壁窺伺這裏的一切情況；那鏡子和牆上的油畫，全是僞裝的。

李察一邊舉起雙手，面壁而立，一邊冷靜地問：「船長，很久不見了！」

胡禮這時已將窗簾落下，回到李察的身邊。他用手將李察的身體移過來，令到雙方四目共睹！

然後盯住李察問：「森泰來，我終於找到你了！」

李察故意聳肩苦笑：「船長，你好？」

胡禮怒目而視：「你應該比我更好，因爲你偷去了我那半把古劍。」

「不！船長，我不是偷的，只是從艙底拾來！」李察說。

「渾蛋！」胡禮一掌摑了過去！「對住我你竟敢胡說八道！」

李察不敢還手，他知道警探一直在監視着這兒的情形。

胡禮又說：「那半把古劍呢？」

「交到博物館去了！」李察說。

「別裝蒜！你怎會這樣做？」胡禮道：「你明知它很值錢！」

「但只得半把，有何用？」

「你當然也知道，另外半把在我這裏，是不？」

「嗯……」李察故意支吾着！

「現在你要答我了！你交給博物館的，可是假的？」

「不！是眞的！」

胡禮大怒，又是一掌力摑過去！

李察强忍着，他不明白隔壁的警探何故還不採取行動！

李察爲明眞相，只有忍辱負重地問：「你打我也沒有用，到底那半把古劍有何價值？」

「蠢才！你還裝蒜？它的價值你知道的，爲什麼你要把眞的送進了博物館？」

李察覺得有點「牛頭不對馬咀」，因爲森泰來對他說，並未知道半把古劍的價值，但胡禮却口口聲聲說他知道。

到底森泰來攪什麼把戲？

胡禮非常震怒，李察担心他可能開槍！隔壁的警探這時候應該採取行動了，否則李察的處境就十分的危險！

胡禮用槍咀揷向李的眉心之間，冷冷地說：「快說淸楚，那半把古劍是眞還是假？」

「當然是眞的！」李察說，「你怎麼會想像到它是假的？」

「因爲你也知道有人出高價收購這把寶劍，但半把沒有用，於是你用這詭計誘我出來，你以爲我不明白麼？好了！別再耍花招，我終於來了，你有什麼話快些說吧！」

李察又是一怔！

他絕對想像不出其中內幕，但有一點大概可以肯定的，就是森泰來的口供不盡不實！

李察看得出胡禮的眼神，他非常生氣，充滿了殺機的眼睛盯實了他！

胡禮的手指扳緊了機掣，只要再一用力，子彈就會射進他的眉心之間！

警探們該採取行動了，但一切却沉寂得令人出奇！

德拉夫人似乎也覺得不大對勁，轉身想走，立即被胡禮發覺，一手將她抓回來

李察明知事態危急，趁對方分了心，當槍管離開他額角時，立即發難。

胡禮一手推開德拉夫人，反身力拒李察，但李察這時已捉住了他握槍的手！

二人爭持間，與隔隣相通的一度暗門打開了，有人持槍衝了過來！

李察正感到悄悄鬆了一口氣之際，驀地眼前一黑，後腦被人力擊一下，登時昏倒地上！

來者並非警探，而是森泰來！

胡禮年老力衰，差點被李察奪槍擊倒，想不到千鈞一髮之際，有人救了他！

但來者並非他熟悉的人，所以他還未由地上站起來，又待舉槍相向！可惜他的動作不及森泰來那麼快！

森泰來力踢一脚，將他手中的槍踢得飛了開去！

那邊的德拉夫人看得呆住了！

她本來趁住剛才李察與胡禮糾纏時奪門而出，但想不到森泰來會突然而來，及時趕到；儘管如此，她却無法想像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森泰來要擊倒他的替身？

森泰來踢開胡禮的手槍之後，一手將他由地上抓起來！

森泰來示意德拉夫人道：「姑母，開門吧！你在這裏等我，我把他交給警方很快就回來了！」

德拉夫人木然地把大門拉開，讓森泰來把胡禮押出去！

「你是誰？」胡禮不由自主地問：「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等會兒你自會明白，走後門吧！」森泰來把手槍放入口袋中，戒備着！

胡禮走在前面，森泰來跟在背後亦後步亦趨！

「走快點！否則，警察來了你就沒命！」森泰來恫嚇着說！

其實担心警察及時追來的應該是他——森泰來本人！

這傢伙身手敏捷！當時與他在一起的二名警探全神貫注地留意着隔壁——德拉夫人家中李察與胡禮二人對峙的情形時，森泰來就出其不意，將二名探員擊昏，奪了手槍，開了暗門到隔隣去！

他及時救了德拉夫人也救了李察，但最後却把胡禮帶走，到底爲什麼？

連森泰來的至親姑母——德拉夫人，也無法明白森泰來在攪什麼鬼！

她驚魂甫定，立即將李察救醒！

李察摸摸後腦，仍覺隱隱作痛。

他問德拉夫人：「他們呢？」

德拉夫人怔怔地說：「森泰來押着那厮去見警察啊！」

李察心感不妙，立即由暗門跑到隣室去，發覺二名探員昏倒地上！

他立即取過他們墮在地上的通話機，招呼着對戶的同僚——國際特警。

守候在對戶的國際特警，心裏早已感到奇怪，因爲德拉夫人的窗簾被胡禮落下並不出奇，奇在由警探駐守的隣居的窗簾也落下了！

那當然是森泰來爲了方便他行事，不想讓對戶的國際特警見到此中情景的！

但是國際特警心裏既然生疑，便立即一邊通知總部，一邊派人過來查看！

由國際特警和華府警方所控制的臨時指揮總部，就設在一輛裝備了無綫電通訊器材的大卡車之內！

當時竟然有人制止對戶的國際特警，叫他們少安毋躁，別急急闖入德拉夫人家中所在的公寓大厦裏去！

既是命令，國際特警自然不敢妄動！

回頭再說森泰來，他押住胡禮由大厦後門竄了出去！

那邊早已停好了一部汽車，車內沒有人！森泰來示意胡禮上車，叫胡禮把車子開走，他則持槍在旁監視！

胡禮至今仍然一頭霧水！

他一邊開車，一邊問道：「兄弟，你到底是什麼人？」

森泰來笑了笑，道：「黑鬍鬼，你眞的老得眼花了麼？怎麼連我你也不認得？」

胡禮怔怔地問：「你是誰？」

「森泰來。」

「什麼？你就是森泰來？」

「是的，我留長頭髮，長了鬍鬚，但依舊是森泰來！」

「那麼，剛才那人呢？」

「他是冒牌貨！」森泰來說，「警方用來引你上當的，想不到你眞的來了！」

「警方？」胡禮怔怔地說：「他們爲什麼要引我上當呢？」

「他們聽了我的故事之後，更加相信你遲早會送上門來，我也樂得做個順水人情，因爲我實在也十分須要你！」

「森泰來，你到底在攪什麼鬼？」

「我只希望你把另外半把古劍交出，讓古劍還原，成爲一把完完整整的寶劍。」森泰來把槍管揷了胡禮一下：「開車到你居住的地方去吧！我要得到另外半把古劍。」

胡禮道：「你既然如此希望得到它，大概已找到了門路吧？」

「是的，不怕對你說，有人出高價向我收購，只是完完整整的一把！」

「那麼，如果我不交出另外半把，你的交易就無法成功？」

「對啊！你講得不錯，如果你不把另外那半把古劍交出，我的交易便會失敗，但是，你也沒有機會活下去！」

胡禮笑道：「即使我乖乖的交出來，我還是活不成的！」

「不！胡禮，你小心聽我說，我答應不殺你，同時給你一筆錢！只要你交出另外半把古劍。」森泰來軟硬兼施地說！

胡禮道：「我想問你幾個問題，如果你答得滿意，我會跟你合作。」

「好吧！你儘管問吧！」

「當日你爲什麼要出賣我？」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還不是爲了錢麼？我知道有人肯出高價收購那把古劍，所以我希望得到它，但想不到你突然回來！」

胡禮苦笑道：「要不是我突然回到船上與你發生糾纏，你早已發達了，是不？」

「是的，我們在爭奪中把古劍弄折，一折爲二。後來我們也各散東西！」森泰來道。

胡禮又問：「然則你爲什麼後來又把那半截古劍送往博物館？」

「那是我的買主的主意！」森泰來道：「他教我用這方法，引你出來，可惜你一直失了踪！」

胡禮道：「我怕你出賣我，我只好帶着另外半把古劍走了！」

森泰來道：「後來我們等得不耐煩，只有另行想辦法。」

「事實上我並未知道你把那半截古劍送到了博物館去！」

「報紙曾刋出此事，因爲它曾引起考古學家們的爭論！」

「也許我未留意到。」

「所以我們迫得僱人到博物館去偷，一方面希望新聞鬧大，引起你的注意，引你回來。另一方面，我的買主認爲：即使半把也值得保存！」

胡禮問道：「然則你的買主是誰？」

「我只知道他叫狄文先生。」

「狄文先生？」

「別太認眞，這可能是他的假名。據我所知，他有過億元的身家，最愛收集古董。」

「那麼，職業綁匪嘉遜就是給他收買的了？」胡禮又問。

森泰來點點頭，道：「是的，可惜他不够道義，中途出賣了我們！」

「所以你就將他殺死，是不？」

「不！不關我事！」

「我是指你的同黨！」

「不！據我所知，也不是他們；可能是俄國人做的。」

「俄國人？」

「是的。」森泰來說：「除了狄文先生願出高價收購那半把古劍之外，還有俄國人也開過盤口出來，但我怕他們陰險，還是選擇了狄文先生作爲交易的對象！」

胡禮道：「報載另外半把古劍下落不明，我還以爲落入你手中。」

「本來嘉遜答允我們的條件，他既然中途變卦，可能對方出的價綫更高。所以我想：那半把古劍一定在俄國人手中。」

「然則，就算我交出另半把給你，又有什麼用？」胡禮說。

森泰來道：「只要你交出另半把，我們就可以找俄國人談談！」

「你知道他是誰嗎？」

「我有他的電話號碼，必要時可以約他出來！」森泰來說。

「你肯定他有興趣？」

「一定有的，如果換上了你，你擁有半把古劍的話，自然希望得到另半把！對不？」

「是的。」胡禮想想又說：「但是，大約可以得到甚麼價錢？」

「先找他談談，我想價錢一定不會低。」

「我們如何分配所得的錢？」

「二一添作五如何？」

「你眞肯與我平分？」

森泰來道：「我只担心你不肯！」

「我怎敢？」胡禮苦笑道：「現在我是你的俘虜啊！」

「別這麼說，只要你不三心兩意，我願意講句老實話，我們弄至這般田地，不可能再留在美國，還是向俄國人取一筆錢，一齊遠走他鄉去吧！」

「你眞的願意跟我合作？」

「當然！」

「那請你把手槍拿開！」

胡禮把車子停在路旁！

那裏有個電話亭！

胡禮對森泰來說：「你現在就去打電話給俄國人吧！」

森泰來正想推開車門，突然又折了回來，道：「不！我們一齊下車去！」

胡禮自然明白他的心意，笑道：「你怕我突然開車逃走嗎？」

「防人之心不可無啊！」

胡禮於是也下了車。

二人步至電話亭時，森泰來又問：「另半把古劍在何處？」

「在這裏！」胡禮伸手腰間。

森泰來以爲他拔槍，立即制止！

但是，胡禮身上沒有槍，在腰間的另一邊，果然揷着那半截古劍，如果剛才森泰來小心搜查一下，他一定可以發現！

現在森泰來果然去打電話給那個俄國人，約好在華盛頓紀念碑見面！

胡禮回到汽車裏時，忍不住問森泰來：「爲甚麼你不殺我？」

「我為甚麼要殺你？」

「殺了我，你便可以一個人獨佔全部所得。」胡禮說。

「別開玩笑了，你也不要立歪了心腸，其實目前我們正須要互相照顧，尤其是我們等會兒須要面對的，是一個狡猾的北極熊！」

胡禮笑了笑，開車直駛向憲法大街後面的小山，小山之上就是高達五百多尺的華盛頓紀念碑！森泰來剛才在電話中，就是約好了那個俄國人在那紀念碑下面見面！

森泰來道：「等會兒我們不要湊在一起，俄國人如果有甚麼風吹草動，我們就要互相照應！我在電話中堅持現金交易，而且只准他一個人來。」

「他是幹甚麼的？」

「我不大清楚。但我見過他一次，他只給我一個電話號碼。」

車子停下，二人步行至華盛頓紀念碑去！這裏有好一些遊客，但尚不致人頭湧湧。森泰來看看腕表，還未到約定的半小時。

森泰來約好那個俄國人半小時之後在此見面的。

華盛頓紀念碑是遊客必到的地方，所以不少嚮導正在口講指畫的，喋喋不休！有些人在那邊拍照留念，也有人登上塔頂，瞭望着華盛頓市區的景色！似乎沒有人留意到森泰來和胡禮二人，因為他們跟一般遊客並無分別。

時間差不多了，森泰來依原來計劃，與胡禮雙雙分開！

森泰來站在較顯著的地方，讓對方較容易找到他！

不一會兒，有個俄國人登山，他手中挽了一個手提包。

森泰來離遠已經見到他，一邊向胡禮打眼色，一邊迎了上去！

森泰來走近俄國人的身邊說：「你須要另外半把古劍嗎？」

「你在電話中說過了。」俄國人說道，「我們可以立刻交易，但我要先看貨。你有帶來嗎？」

「在我身邊！」

「我不想上當，我想先看清楚。」

「可以的，我已把它夾在一本旅遊雜誌上面，你儘管看吧！」

森泰來從衣袋內取出了一本雜誌！

雜誌是遊客扔在地上給他拾起的，他巧妙地將古劍的一截夾在其中。只須將半截古劍插穿一頁，自然就可以附穩在那兒了。

俄國人接過了雜誌，看了一眼，問道：「這不會是假的嗎？」

「你應該識貨的。」森泰來道：「我知道你已得到了另半截！」

「你怎麼會知道？」俄國人陰森森地笑了笑！

「嘉遜出賣了波斯基，自然會跟你交易。所以我才會這樣想！」

「你很聰明！」

「但是，你為甚麼要殺嘉遜？」

「他貪而無厭，形同勒索！」俄國人說，「這種人要不得！」

「那麼，你願意付出多少代價給我？」

「你說吧！」

「我怕你把我當作嘉遜一樣。」

「不會的，我的鈔票都在手提包之內。但在這裏，怎可以把它打開？」

「到車上去吧！」森泰來道，「我只要求你付我二十萬！」

「二十萬元不算過份。」俄國人很大方地說：「我這裏帶了五十萬元現鈔來。」

森泰來眞後悔說得太少了！

二人併肩下山！

森泰來不時回頭張望，但總是不見胡禮，他原本約好胡禮從旁監視一切，以防俄國人施詭計的。胡禮怎麼連人影也不見了？

森泰來正感到無限驚奇之際，視綫範圍所及，他忽然覺得有不少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們的身上來！

他不禁暗暗吃驚！

他忍不住問那身邊的俄國人：「請問你貴姓？」

「我們上次見面時，不是已經對你說過了嗎？我叫阿尊！」

「那是美國名字，但你是俄國人啊！」

俄國人笑了笑：「你很聰明，我的確是俄國人，我的眞名是：舒曼可夫。」

「你幹甚麼的？」

「大使館武官參贊。」

「大使館？」

「對了，俄國大使館。」

「那麼……」

「別阻時間了，我很忙！到車上去，完成了我們的交易再說吧！」

森泰來忽然感到不妙，他要求對方付出二十萬元，但對方竟說帶來五十萬元之多，再看看仍然看不到胡禮，他便難免心寒！

附近有些人一直對他們亦步亦趨，他們越看越不像是遊客。然則，他們是甚麼人？

回頭再看看舒曼可夫那氣定神閒的樣子，就不難了解得到，那些人一定是他安排好的。然則，胡禮必然已經成為他們的俘虜了！

舒曼可夫回頭問道：「你幹甚麼？」

「我想，我們不如就在這裏交易。」森泰來說：「老實說吧，我担心你又用詭計。」

舒曼可夫格格大笑起來！

剛才只是懷疑，現在幾乎可以肯定下來了，森泰來再往四下裏一瞧，那些人正紛紛包圍過來！

森泰來說道：「你想怎麼樣？」

「我想你發達！」舒曼可夫道：「只要你跟我回去，讓我問你幾句話，你就可以帶着二十萬元離去！」

「如果我不跟你去呢？」

「我會就地解決你！」

「但這是公共場所，只要有人報警，你就逃不了。」森泰來道。

舒曼可夫又是一陣格格大笑：「傻瓜，在這裏偽裝成遊客，全是我的手下，他們又怎麼會報警？乖乖的跟我走吧！」

森泰來決不會懷疑對方的說話，因為那些人已越迫越近！

顯而易見的，這些大漢們都個個腰間隆然有物，一看就知道他們不懷好意！

舒曼可夫只瞪住嚇呆了的森泰來，他似乎無須注意身旁的人，因為他心目中認為那些人全是他派來照應的！

但是，當一名大漢在他的眼前出現時，舒曼可夫登時又呆了一陣！

他下意識地往四下裏瞧了一遍！所能見到的全不是他的人！都換上了一個個陌生的面孔！為甚麼？奇怪！

舒曼可夫驚愕之際，他所面對的美國人已經更加接近他！

美國人是中央情報局派來的，舒曼可夫當然知道他是誰！

他是特務首腦費爾特！

費爾特含笑說道：「舒曼可夫同志，這一個回合我暫時領先，現在請跟我回去！」

舒曼可夫說道：「你別忘記，我是外交人員。」

費爾特道：「我也提醒你，你在公共場所身懷武器，同時你的手下也已被我們制服。我們搜出他們有槍，而且亦已供認由你主使！」

舒曼可夫現在總算明白了，為甚麼山頭上的人都改變了？原來他們又一次在不知不覺中跌進了人家的圈套內！

舒曼可夫無可奈何地，只有乖乖的跟着費爾特下山去！

森泰來當然也被捕了。雖然舒曼可夫以為他被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利用，其實他——森泰來本人也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直至到被押登一部汽車上，他才發覺胡禮也被扣上了手鐐，獃在那裏！怪不得剛才四下裏張望也見不到他了。

車隊在開往中央情報局時，舒曼可夫忍不住問他身旁的費爾特：「你們已獲得了另外半把古劍麼？」

費爾特反問道：「你可是指我們國家博物館所失去的那半把古劍？」

「我不知道甚麼博物館，我只知道你們派人潛入我們大使館將它偷去！」舒曼可夫有點生氣地說：「你們也太過欺人太甚了！」

費爾特道：「我們一向尊重國際慣例，決不會派人到貴國大使館去。但我不否認，博物館確已尋回那半把古劍。據說，是一個無名氏將它送到警局去的。」

舒曼可夫「哼」一聲：「簡直胡說八道，甚麼無名氏？分明是你們派來的人！」

「有甚麼證據？」

「嗯……」舒曼可夫無言以對！

費爾特又說：「但我手下却有重要證人，證明你曾派人將竊匪嘉遜殺害，他還可以指證你用遙控爆炸裝置殺死莎寶。」

「我不知道你說甚麼。」

「等會兒你自會知道，因為奧干提已經向我們供出了一切！」

「奧干提？」舒曼可夫面上青了一陣又白了一陣！

到達了中央情報局後，各人被分隔問話。

奧干提已由警方將他送給情報局！

奧干提自從被呂偉良等三俠從俄國大使館救出之後，便連同那半把古劍交給積信探長接收，但當時呂偉良已聲明在先，他們不想牽涉在這場鬥爭之中。

他們只希望該案早日了結，同時將半把古劍送回博物館去，也別提他們的名字了。所以費爾特只提到「無名氏」！

奧干提已向情報局方面承認替俄國人做間諜，只是他至今仍不明白，為甚麼俄人也要得到那半把古劍。

奧干提也力證舒曼可夫不想付出大筆金錢給職業竊匪嘉遜，所以在約好他帶同那半把古劍交易時，將嘉遜殺死！

後來為了殺人滅口，他更指使奧干提將新式的電子遙控殺人鈕扣和竊聽裝置，悄悄放在嘉遜情婦莎寶的大衣上。當跟踪監視莎寶的人發覺她可能說出奧干提這名字時，便按掣把她身上的帶毒小炸彈引爆。

可惜那小炸彈的威力仍不足以令到莎寶立即死去，她仍能在死前提及「奧干提」的名字。舒曼可夫為安全計，便把奧干提收藏在大使館之內！

那晚，舒曼可夫從談話中偵悉奧干提不耐煩再獃下去，他担心奧干提偷出大使館被情報局的人抓去，所以索性叫人殺死他，準備埋在後院裏。想不到會遇上了三俠。奧干提總算大難不死，自然供出全部眞相！

至於森泰來，他對胡禮所講的說話自然也是眞實的。

他為了得到全把古劍，聽了「狄文先生」的話，將半把古劍先送給博物館，那是給人公開參觀的地方。他們希望拋磚引玉，把另外半把古劍也一併找到。

但是，擁有另外半把古劍的「黑鬍鬼」胡禮，一直未見出現。

於是「狄文先生」便指使他的手下波斯基，用錢請來職業竊匪嘉遜，潛入博物館去盜取那半把古劍。可惜嘉遜在接得這宗「奇怪的買賣」時，向情婦莎寶漏了口風！結果引起了俄國間諜奧干提的注意，由舒曼可夫出數倍的價錢，令嘉遜將半把古劍交給他們！

嘉遜行事那晚，雖則被巡邏發現，因而受了槍傷，但也不想再以五萬元與「狄文先生」的代表波斯基成交！因為當時他已經有了心目中的俄國人做交易對象！

這也就是當晚他匆匆掠過阿生身旁，留下神秘血漬的前因後果！

等到舒曼可夫捨不得付出大筆金錢換取半把古劍，派人把嘉遜殺死之後，強奪了那半把古劍時，「狄文先生」才大為着急！於是才有波斯基等人將林愛莉擄作人質，迫呂偉良代找半把古劍的怪事發生！

等到半把古劍突然不知下落，警方要找海員森泰來時，森泰來實際一直在華盛頓，他正希望協助「狄文先生」獲得那半把古劍，同時仍為得到另半把，將它湊成一把完整的古劍而努力。於是森泰來佯作剛剛由外地回來，向警方故作神秘地報到。

後來他知道警方要找人假扮他，引誘知道古劍秘密的人出現時，自然大大贊成。

結果「黑鬍鬼」胡禮果然上當了。森泰來早已知道他擁有另外半把古劍，於是制服了二名探員之後，便將胡禮由後門帶走！

那輛汽車是森泰來老早準備好在那兒備用的。他一直以為計劃已經成功，却不知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原來華府警方和國際特警的指揮總部，老早已懷疑森泰來的意圖，也知道屋後停了一輛汽車備用。因此，警方除了在德拉夫人住宅與她鄰居之間做了一些讓森泰來也知道的機關之外，還悄悄裝了電視傳眞鏡頭！

因此之故，森泰來的一舉一動，完全被大卡車內的臨時聯合指揮總部監視住！

甚至在森泰來的汽車內，警方也悄悄安裝了一套無綫電竊聽儀器，令到跟踪他們的車輛，不但可以偷聽到車內二人的談話，同時亦已經自動錄入聲帶之內！

換句話說，他們一直在監視中。

等到跟踪森泰來的人發覺事情牽涉到俄國人身上去的時候，那些探員立即知會了總部，總部也只好照例轉達中央情報局！

這也就是中央情報局特務們何故會突然出現的經過！現在有了那些錄音聲帶，森泰來與胡禮二人自然百詞莫辯！

森泰來也在中央情報局特務們的軟硬兼施下，供出了「狄文先生」辦事處！

當大批特務在森泰來的引領下，到達那兒辦事處時，他們幾乎不敢相信。因為所謂「狄文先生」，竟是億萬巨富侯活的一名得力助手，他的眞名叫狄士文！

侯活是美國著名的巨富，警方根本難以想像得到此事何故會扯到他的身上來，雖然明知侯活對一切古董都感到有興趣！

狄士文被捕了！但他否認一切，包括波斯基是他的手下，以及森泰來所說的。

狄士文也否認他擁有一尊「金甲天神」古銅像。

中央情報局授意警方，暫時把他扣押起來！他們要向國務院請示！

但是，國務院方面的指示還未回來，狄士

文的律師已到了！

警方自然也知道狄士文的來頭，他是億萬巨富侯活的親信，這些知名的律師，自然也是侯活派來的。

在美國，一切講究法律根據，警方在未找到充份的證據可以將狄士文落案之前，也只好讓律師把他保釋出去！

後來中央情報局方面獲得了國務院的批示，其結果實在令人感到驚異！

國務院只將舒曼可夫驅逐出境！而且不宣佈理由！同時被驅逐出境的，還有波斯基，他是偷渡入境的俄籍猶太人。

奧干提雖然承認了間諜罪，但到底沒有盜竊過美國國家機密，只判了徒刑。至於森泰來和胡禮二人，最後也在法庭上認了罪！

原來二人工作的貨輪，早年曾做了一單非法買賣，有人將一批古物偷運出境。胡禮於接到這生意之後，無意中竊聽到物主的談話，知道這可能是賊贜，而且非常值錢。於是胡禮等人把心一橫，把押運的人都殺了，投入大海！

後來胡禮與水手們分贜，將那批古物悄悄出售。至於那把古劍，是胡禮偷偷收藏起來，據為己有的！

想不到後來無意中被森泰來發覺，二人展開爭奪時一折為二，各持一半。森泰來也就匆匆離船登岸！

後來有份使用那些贜物換來的錢的人，到處碰壁。迷信的人認為這是報應！

後來胡禮也沒有再做船長，窮途末路時，看見手上僅有的半把古劍，就會想起了另外那半把。最後終於找到了森泰來，但也墮進了法網。被法庭判了死刑！

森泰來當然亦難免一死！但是狄士文始終逍遙法外，因為警方無法將他入罪！

儘管森泰來一度指證他，但收購古董又怎能算是一條罪名？

國務院終於把那把由「一分為二」，再由「二合為一」的古劍取去！

沒人知道他們為甚麼要取去古劍。因為此事一直未有公開過，也許永遠就是一項秘密！

但是，根據種種資料綜合所得，美國政府已知道它是某小國一件國寶。

不過，假如美國政府把它奉獻給該小國國王的話，何必如此神秘？

事實上他們只是保留住，並未送出這件珍貴的國禮！也許有這麼一天：當該小國正正式式投入美國自由盟邦時，他們會宣佈物歸原主的！但起碼目前他們還沒有這樣做！

三俠也約略知道了一些此事的結果，他們自交還那半把古劍給博物館之後，已決定了置身事外。他們也知道這類事情永遠沒有完滿的答案，因為這就是政治！故事似乎完了！

但是，阮威廉教授說：「還有那座金甲天神像呢？」

他堅持見過那座古銅神像，如果波斯基是狄士文的人，那麼，神像必在他的手上。

但是，狄士文的後台大老板侯活是個行踪不明的億萬巨富，也許神像本來就是他所有。

警方沒有理由要他交出甚麼神像，他們只知道博物館的失物已經找回了，那麼這件案也總算結束了！

不過，三俠心裏仍然念念不忘：到底「金甲天神」古銅像由誰人擁有！

他們雖然離開了華府，却希望有機會一開眼界！但那已經是以後的事了！（全文完）

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金甲天神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之「金甲天神」是「半把古劍」之續篇，但故事完全獨立，即使未看過「半把古劍」的讀者也能看得明白，看過的更是非看不可。欲知呂偉良等三俠如何在海外為我國僑胞們爭光，切勿錯過！

奇人奇技

廖雲飛一傘戰雙刀

雲山

凡是練武之人，自己苦練十年，沒有師傅指點，仍是無用的，如果有名師指點，不出五年，便有功效，因此清朝末期，若干大臣或鉅富之家，都喜歡羅致一個有名氣的拳師回到府邸之內朝夕教授武藝。

那種師傅是主人十分誠意延聘回來的，養尊處優當然是很舒服了，但有一股危機，凡是豪門富戶，或者王公大臣，不管他聘請的師傅教授那一類武功，如果那個師傅眞的把渾身武藝傳授給他的子侄，那就危險萬分，原因是師傅的年紀一定比較子侄輩較老，一年又一年，師傅是逐年蒼老的，對方却逐年長成，愈來愈加精壯。如果那個名拳師在王府之內一住十年，武功比以前遜色，他教授的子侄就愈來愈加英勇，渾身武藝，一旦反臉無情，他就會死在徒弟的拳脚之下

並非那些公子哥兒一定要把師傅殺敗，甚至殺死，然後心滿意足，問題是那些人多數有這種存心，以為師傅一定有甚麼護身的絕招隱藏，不肯全部教授，除非出手毒辣，迫他施展出來，否則，便一生沒有辦法學習得到。此念一起，徒弟就會滿腹陰謀，故意趁着師傅不防備的時候發招攻擊，而且露出兇相，擺出一副拚個你死我活的姿態來。

本文說的一個拳師，姓廖，叫做廖雲飛。

廖家飛雲拳很有名氣，傳到廖雲飛那一代，更加出色，眞個貼體打鬥之際，不可捉摸，有如一片浮雲飛過太空。廖雲飛憑着那麼輕巧靈活的身手在江湖稱霸，他給清朝的藩王九王爺延聘入宮，教授輕功，那時僅有四十三歲。

藩王為了學習飛雲派的拳脚刀槍，派出許多子侄，共有十二個，朝夕學習，八年之後，每個子侄都有二十三歲左右，看來正是一批武林高手，至於廖雲飛，却垂垂老矣，事實上五十多歲的拳師，就算拳脚精湛，以前所學習的一套，必然打了一個折扣，只有苦練內功的人例外，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無法留戀，便露去意。九王爺是個工於心計的人，性格殘酷，他知道廖雲飛想走，便設宴欵待，當席送他一袋黃金，約有二百多両。

廖雲飛用一把雨傘挑起那袋黃金，放在肩上，然後拱手告辭。

那時他跟各人飲了幾杯，心情興奮，得到九王爺贈金，更加高興，認為王爺確是以禮待人，值得稱讚，拱手之後，飄然離去。

九王爺沒有阻攔他，可是，廖雲飛用雨傘挑着金子出門，離開王府不過一百碼多些，那是一座小樹林，突然看見林中人影幌動，心知不妙，廖雲飛站定脚步，大喝一聲，跟着看見有六個青年由樹後閃身走出來，分別向他拱手，打恭作揖，然後說：「廖師傅，請把本門絕招飛雲腿指點後輩學習。」

那幾個人攔途而出，當然是心懷不軌了，廖雲飛一眼就看得出來，勃然大怒，那些王族子孫都是年少氣盛的，在師傅的臉前大聲叫喊，請他教授絕招飛雲腿，看來太過囂張，因此，廖雲飛聽了就很冷靜的說：「飛雲腿不是早就教授過你們嗎？何以現時向我提出這個請求呢？」為首的一個徒弟叫做王雷，冷然說：「師傅，我們所想學習的飛雲腿是你的本門絕招，並非普通的脚法可比，請師傅賜教。」

廖雲飛聽了這句話，說：「你們六個人都是誠心學習武藝的，其志可嘉，不過，我用口講述，這種脚法，你們未必能夠瞭解，還是彼此過招，看得更加清楚，最好三個人打我一個，另外三個人站在旁邊觀看，假如你們六個人一窩蜂似的走過來纏着我打鬥，那就看不清楚了。」他的話很有道理，王雷點頭說：「謹遵師命。」

廖雲飛放下那一柄鐵骨雨遮，以及那一袋金子，然後轉身。

他還沒有看清楚向他進攻的人是誰，已經有一條腿橫掃過來，他迫於向左邊閃去，如是者左閃右閃，總是沒有機會反攻，幸而靠近樹林之前的一片草地相當闊大，可以任由他奔走，再又因為六個徒弟只有三個人進攻，一個打三個，他自問能夠應付得來，故此沒有畏懼之心。他就像是一個圓心，那幾個徒弟，繞着他團團轉的打鬥，由於他頻頻變換脚法，移步換形，王雷等無法捉摸得到他站在一個什麼方向，打鬥的時候便會失準。有時一條腿橫掃過去，不料它落空，迫於收脚再踢第二脚，這樣子的脚法是很平凡的，廖雲飛沒有把他放在眼內，他看準了機會，王雷的脚已經踢出了右腿，左腿站着作為支持那一脚的力量，他就突然閃身，擺出掃堂腿的姿勢，但却由下邊踢到上邊去，這種伸長了的脚，本來是很難以低脚踢出的，他苦練多時，就算年紀漸老，仍然可以辦得到，因為那一脚從低處踢出，王雷的脚已經踢高，看不清楚，於是，在膝蓋骨後面的腿彎之處吃了一脚，整個人仆倒，但却不是身受重傷。他滾了幾滾，然後掙扎着站起來，雖然他沒法站得穩，剛剛站起，迫於坐下，但仍可以看見緊隨着他的另外兩個人已經被師傅分別施展飛雲腿踢倒，他認為滿意，說：「師傅，我看清楚了，這是眞的飛雲腿。」

他一邊打鬥，一邊看，已經看得清楚，站在旁邊觀戰的人，當然更加看得清楚了，照道理說，那一招飛雲腿到了最後關頭，已經傳授給他們，那些人應該滿意，不必再留難他，殊不料那幾個徒弟忽然臉色一沉，另外一個姓李的徒弟，名叫奔牛，大聲說：「師傅，聽說你有一招武藝叫做一劍破雙刀，非常出色，你也沒有把它教給我們，敬請留步。」

說完，那個徒弟就從背後拔出雙刀。

兩把刀俱是又長又闊的，刀身比較薄，這種刀既然可以上下揮舞，又可以用來砍劈，倘若廖雲飛眞的手上有一把劍，未必是他的對手，何況他什麼武器都沒有，有的只是一柄雨遮呢？倘若對方發招，雙刀直殺過來，那是很危險的，因此他退後兩步，稍為站定，然後說：「賢徒，刀劍乃是無情之物，出手就有人受傷，看來不必在這個地方交手，再者，我的身邊沒有劍，只有一柄雨遮，怎能夠跟你的雙刀較量呢？」

他說完就把雨遮橫握在掌心之內，雖然他咀裏這樣說，却是步步為營的，果然不出所料，李奔牛驟然目露兇光，說道：「師傅，請賜教。」

說完他就雙刀齊出，向廖雲飛劈殺，兩把刀俱是從高處斬落，照他想，區區的一柄雨遮，而且可以順手一揮，罩在雨遮上面的一塊布就應手而出，飛到前面去，剩下來的只是一條長長的遮骨，當時廖雲飛知道他想殺自己，不再客氣，說了一聲：「來得好！」即時施展絕招，在他沒有攻到眼前來的時候，就把右手向上一揮，說時遲，那時快，李奔牛剛剛走到臉前來，雙手砍斬，不提防那一塊雨遮布脫手飛出，罩在臉上，看不清楚，他的兩把刀自然而然的向下斬落，避免對方乘虛出擊，這樣做剛剛中了計，雙刀斬下，沒有時間拉起來，廖雲飛的遮骨已經當胸刺進，他慘叫一聲，就此倒地打滾，渾身是血。

他身受重傷，那幾個徒弟照理應該趕快施救的，他們却把心一橫，五個人合力向師傅進攻，每人有兩把刀，五個人就是十把刀了，倘若廖雲飛並非把心一橫，殺了李奔牛奪取雙刀，僅憑一把雨遮的鐵骨，當然不是他們的對手，可是，他早已計算得到，剛剛刺傷了李奔牛，不管對方死活，立即就地一滾，他站起來時，李奔牛拋在地下的兩把刀，已經到手，於是展開大戰。

對方的人數雖多，但因雙刀並非普通的兵器，稍為不愼，就會割傷自己，兼且有可能斬傷同伴，他們圍攻的時候，就會不自覺的慢了一點，那是最大的弱點，剛巧給廖雲飛乘虛而入，當時廖雲飛的雙刀左右砍劈，不到十個回合，剩下來的五個徒弟僅有兩人生存，其他的就倒地打滾，不是喪生，也受重傷，那兩個人知道鬥不過師傅，飛奔到樹林去。

除此之外，另有一件事情很少人知道的，它是發生在王隱林的身上，因為它跟師傅與徒弟有關，順筆寫在這裏，作為茶餘酒後之談。

王隱林是廣東十虎之首，少時皈依佛門，名為小知尚，實則學習武功。他最獨到的拳術就是「內八仙拳」以及「外八仙拳」，另有易筋十八掌，學習多年，盡得星龍長老的眞傳，後來他蓄髮還俗，在廣州設館授徒，因為他擺過擂台，打過一百名好漢，故此他稱做廣東十虎。不過，他苦練武功太久，夜間練習特別傷神，歲月悠悠，進入晚年，他忽然失明，那雙眼睛完全看不見眼前三尺之處，因此他就閉門謝客，只是靠着一兩個富有的徒弟供奉，足不出門。那時他有個並非富裕的徒弟，叫做黃滿榮，習技多年，已經很有成就，滿榮沒有跟隨王隱林習技之前，曾經從一個姓林的武師苦學多年，他除了交學費之外，還借給師傅若干銀両，後來他已得王隱林的眞傳，自問拳脚遠勝林某，一旦拮据，便想起那些借欵，登門向林某索欵。

林某說：「你的功夫是我教出來的，已經成功，何必要我還欵呢？」

當時黃滿榮沒有再追，過了幾天，他忽然想起，又到林館追數，自午至暮，竟不獲見，他就撞火起來，憤然用掌劈斷林館的木樁，對看門人說：「限林師傅三天之內清還舊債，否則，他的頸子有如此樁！」

說完，他憤然離去。林某回到武館，發覺木樁已斷，心驚胆跳，知道他的掌勁十分厲害，必非對手，正在危急，忽報有兩個木匠登門，帶着工具來，自稱是奉了王隱林師傅之命，到來安置木樁，他然後心定，連聲道謝。

後來他細查，然後知道此事的轉變，黃滿榮進門逼他還債，打斷木樁，有人窺見，密報王隱林，王隱林馬上召見，向他怒斥：「阿榮，你所學的只是外八仙拳，受制於內八仙拳，如果你逼林某清還舊債，我就把內八仙拳傳授給他，使你輸得服服貼貼。」

黃滿榮立刻低頭認錯，於是王隱林派木匠到林館修理木樁，總算給回對方一點面子。

如果八仙拳並無內外之分，王隱林沒法制服黃滿榮，對於拆樁之事，他就不敢過問。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龍蟠虎踞(一)

災降夫子廟

血染石頭城

「人有旦夕禍福，天有不測風雲」，這是張鐵嘴門口掛的一副楹聯，橫披是「鐵ロ直斷」四個字。這副對聯連沒有讀過書的人都能朗朗上口，可說通俗已極，然而一旦出現在張鐵嘴的門口，就顯得格外有份量了。

提到南京，大家一定立刻聯想到夫子廟；那地方百藝雜陳，百行俱全，張鐵嘴幹的這一行在百行之中雖是微不足道，却是個有份量的人物。上至達官顯貴，下至販伕走卒，一遇上疑難之事，就要前去求教。

這正是蘆花翻白，楓葉吐紅的深秋季節，天黑得格外早，才五點過那麼一丁點兒，各處都已亮上了燈。張鐵嘴將他手裏的那支徽州名產的七紫三羊浸在水杯中洗淨了墨汁，又小心翼翼地將筆毛上的水份擠乾，套上筆帽，然後伸起手來伸了一個大大的懶腰。

整個下午他都閒着，不！應該說是整個下午都沒有客人上門，他可沒有閒着，柳公權的玄秘塔從頭到尾地臨摹了一遍。大概因爲張鐵嘴的體型較瘦，所以在書法方面他偏愛柳字，而且還有相當造詣。

張鐵嘴四十剛冒頭，乍看之下，不覺得他有什麼特殊之處；再細看，才會發現他那雙眼睛很有神，有人說，就是因爲他那雙眼睛特別厲害，能够一眼看透宇宙間的神秘，所以才博得了「鐵嘴」的聲譽。

張鐵嘴的本籍是句容·[illegible]於世代書香之家，早年也曾在家鄉開館課徒，[illegible]法太新，管教太嚴，使那些學子的家長無法接受。老實說，他也不想作那個每天都得一本正經的教書先生；封了館，跟舅舅去作粮商，他生性豁達，好交朋友，而且出手大方，一年結算，總是開銷的比賺的多。接連改了好幾種行業，不行，不行就是不行，他根本不是作買賣的料子。不管生意有多好，利潤有多大，到頭來還是一個字——虧。

討了媳婦，生了兒子，他還是沒有出息。鄉人先還在背後議論，後來竟然有人當面譏笑。張鐵嘴一怒之下，上了南京。南京地方大，出路多，但是對張鐵嘴來說，還是和身在窮鄉僻壤一樣，依然一事無成。最後竟然走上了「測字」的江湖門路。這眞是使人意外；更令人意外的是，他在這條路上竟然幹得有聲有色，名滿金陵。

一個懶腰足足伸了兩分鐘之久，張鐵嘴絕不會因下午生意清淡而煩惱，像他這種人，對那兩文臭錢根本就不放在眼下。他的雙手仍然高舉着；今晚該如何打發。

對了！先去瞧瞧周老頭，兩年前，張鐵嘴剛入行，在夫子廟前那塊空地上擺測字攤的時候，這個靠賣跌打損傷膏藥維生的山東老頭子照顧他不少。如今聽說這個老頭兒人老體衰累躺下了，該去瞧瞧。

然後呢?嗯！然後上六合居吃一盅杞子煨羊肉，喝個四兩，再去正興茶園泡上一兩個鐘頭，今晚是小桂花跟馬胯子合演大翠屛山，小桂花的眼神，扮像，加上馬胯子的勁頭，這齣戲眞有個看頭。

主意拿定，張鐵嘴高舉在半空中的那兩隻手終於放了下來。打開抽屜，拿出了把門的「鐵將軍」，正要出門，却有客人走了進來。

來人約莫二十四，五歲，濃眉，大眼，滿臉英氣，只可惜這股子英氣已被疲憊之色所掩蓋，除了張鐵嘴這雙眼睛，只怕是誰也看不出來。

這個穿着，神態，長相一點也不惹眼的年輕人，別人絕不會多看一眼，但是張鐵嘴却出神地盯着對方，連打聲招呼都忘了。

「張鐵嘴在不在?」客人先開了ロ，不是本地人。

「唔！」張鐵嘴這才回過神來，劃根洋火，點燃了桌上的洋油燈，然後一翻眼，道：「測字?」

「嗯！……」

「隨便寫一個字。」張鐵嘴將一塊小黑板推到來客面前，上面擱着半截粉筆。

來客拿起粉筆，隨手在黑板上寫了一個「言」字。

張鐵嘴只是對那個字瞟了一眼，連想都沒有想，就說：「小伙子！你的運氣太壞，找人人不在，謀事事不成……聽你的ロ音，你是到南京來找人的吧?」

來客並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却反問：「就憑這一個『言』字你就……?」

張鐵嘴不待他說完，就接過去說：「小伙子！我是鐵ロ直斷，禍福休咎一概不瞞。『言』乃無『人』之『信』，『謀』字的一半，豈不是找人人不在，謀事事不成?」

「佩服！佩服！」來客在聽到壞消息之後，還能面帶笑容，可見他是個很有氣度的人。他的手伸進了夾袍，很客氣地問：「張先生一言幾金?」

這句「一言幾金」問得非常文雅，而且剛巧又將方才那個「言」字包括進去，張鐵嘴不免對這個滿身風塵的年輕人另眼相看了。他不再稱呼對方爲小伙子，很客氣地問：「客官貴姓?」

「敝姓姚。」

「台甫……?」

「單名一個泉字。」

「聽ロ音姚先生不是本地人。」

「敝處徐州。」

「哦！到南京來是爲了……?」

「一來探親，二來謀一個糊ロ之處。探親不遇，謀事自然也告吹了。張先生眞是鐵ロ直斷。」

張鐵嘴笑着說：「一個字有時候有好幾種測法。『言』乃無『人』之『信』，但也可以測爲有『人』便成『信』，有個人幫忙，或許能找到。你倒說說看，你要找的是什麼人?」

「一個遠房親戚。」

「他總有個名姓吧！」

「他姓唐，排行第三，有人稱他唐三爺，有人就直叫他唐三……」

「可是說書先生唐老三?」

「他是以說書維生的。」

「啊呀！你要找的是他！」一向很沉穩的張鐵嘴，此刻竟然大驚小怪地嚷了起來：「前兩個月不是還在大安茶樓說書麼?他的水滸傳說得眞好，尤其是行者武松的那股子毛躁勁兒簡直讓他說活了。你沒上大安茶樓去問問?」

姚泉道：「問過了，他們都不知道他去了什麼地方。」

「你這一提我倒想起來了，唐老三在大安茶樓一冒頭，立刻就名滿金陵，日夜掛滿。照算計，他這部水滸傳最快也得到年下才能說完，就這麼說停就停，一大羣聽上了癮頭的茶客好幾天都不是滋味……」

「張先生！」姚泉截斷了他的話。「不打擾你了，我……該付你多少錢?」

「不提！」張鐵嘴洒脫地一揮手，「你是出門人，又是探親不遇，不見得帶了多少盤川，唉！我這個人最怕提起錢字，一提到我就不知該怎麼說了……這麼着，我正要去看一個朋友，這個人雖也是外地來的，對本地却熟得很，去問問他或許有個消息……對了！你跟唐老三是怎個稱呼?」

「他是我的表叔。」

「咱們這就走，周老頭有各式各樣的朋友，就算他不知道你表叔的去處，還可以托他找人打聽啊！」

「不了！」姚泉年紀雖輕，却很固執。「表叔一定離開了南京，要不然他除了說書之外就別無糊ロ之技……張先生！我應該付您多少錢?」

張鐵嘴挑起眉毛瞪起眼，一掀唇，有些不悅地說：「如果你一定要付就得付一塊大洋，不是存心難爲你，這是我測字的鐵價……」

叮噹一聲，一塊大洋落在黑石板上，張鐵嘴不由自主地向那塊銀元瞄了一眼，再抬頭，那姓姚的小伙子已經不見了。

張鐵嘴發了好一陣子楞，接着，他又不停地搖頭，最後，他檢起那塊大洋揣進懷裏，鎖上門，離開了測字館。

賣膏藥的山東老漢周青山帶着他的孫女雪姑住在貢院街尾的一座大雜院中，張鐵嘴的測字館設在貢院街的頭上，一頭一尾相距不過百來丈，一幌眼就到了。

這座大雜院一共住了五戶人家，周青山是其中一戶，另外四戶張鐵嘴還認識一個姜醉仙，其實他的本名叫則先，因爲每天都喝得酒氣薰天，大夥兒就叫他醉仙。這位姜醉仙雖然生了一雙大暴眼，滿嘴黃扳牙，惹人嫌厭，却拉得一手好胡琴，若是他德性好點，在梨園行中應該大有出息。可惜他一身都是毛病，尤其那張碎嘴整日東挑西撥，在那一個班子裏也存不了身，只落到在天香閣清唱館裏亮亮他的琴藝，一晚五毛五，剛好够他一醉。

張鐵嘴就怕遇上這位醉仙，却偏教他碰上了。

姜醉仙脇下夾着胡琴，正要去天香閣幹活兒，在大雜院門ロ正好和張鐵嘴碰個正着，他那破鑼般的嗓子立刻嚷了起來：「這不是張鐵嘴麼?又來瞧周老頭啦！你也不給他測個字，看看他的病多早晚能好。」

對付這種人，張鐵嘴知道惹不得，於是笑呵呵地說道：「醉仙，你今兒又喝了多少?滿嘴酒言酒語的……快去吧！天香閣已經在打通了。」

「噯！」張鐵嘴想早些甩脫瘟神，却教姜醉仙一把給拉住了。「鐵嘴，別忙走呀，我跟你談點正格的。」

「哦！」張鐵嘴只得耐住性子站住了脚。

「雪姑那丫頭也不知怎麼攪的，冲着你大叔長，大叔短叫個沒完，嘴吧比那青皮蘿蔔還要甜十分。冲着我總是碎嘴子，蛤蟆眼地亂咒罵，我是那點惹了她呀?」

「醉仙！這就要問你自己了。你也四十好幾啦！以後在姑娘家面前別那麼瘋言瘋語的，要人家看得起你，你自己先得莊重。」

姜醉仙先還壓低了嗓門，此刻却又嚷了起來：「喲！喲！喲！張鐵嘴，你不要含血噴人，我那點不莊重，天香閣的妞兒那個不比雪姑長得俏……」

張鐵嘴一聽他愈說愈不像話，趕緊拔腿開溜，姜醉仙還想伸手去拉住他，被他用力摔脫了。

房裏黑黑的，一進門就聞到一股子藥味，張鐵嘴正想問問屋裏有沒有人，却見周雪姑從灶房端了一碗藥汁走了過來。

她一見張鐵嘴站在門ロ，連忙招呼：「張大叔！快請屋裏坐。」

張鐵嘴一腳跨進堂屋，輕聲問：「妳爺爺的病好些了麼?」

「唉！」雪姑嘆了口氣，將藥汁放在八仙桌上，取火燃上了燈，這才接下去說：「還不是老樣子，一夜咳到天亮，早上濕氣重，咳還加喘，總得到晌午過後才能睡一會兒……。」

「這會兒……？」張鐵嘴聲音放底，指指裏屋。

「還在睡吧？……」

「那就別吵醒他老人家了。」

「這會兒已經到了吃藥的時候，該叫醒他啦！」周雪姑端起藥汁往裏屋走。「爺爺！張大叔來瞧您啦！」

「竹軒麼？」屋內响起一個蒼老的聲音。

周青山這個老頭兒雖然跑了一輩子的江湖，却很有禮數。他總是叫張鐵嘴的本名，從不以鐵嘴呼之。「屋裏太亂啦！讓我起來，到堂屋裏陪你聊聊。」

張鐵嘴連忙三步併作兩步地跑了進去，嘴裏也忙着說道：「您躺着吧！我坐一會兒就走啦！」

屋裏的確很亂，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周青山向床裏挪了挪，張鐵嘴才勉强在床沿坐了下來。

周青山已經是六十望五的人，又病倒在床上一個多月，可是看上去精神還是挺旺健，兩頰也未見消瘦，畢竟是會功夫的人，底子厚，一下子還虧損不到那裏去。

周雪姑侍候她爺爺喝下了藥汁，又端來一碗稠濃的粥，一碟醬菜。一切舒齊了，這才解下圍裙，笑着說：「張大叔！您坐一會兒。」

「怎麼！」張鐵嘴有些訝異地問：「這麼晚了，還要出去？」

「唉！」周青山浩嘆一聲，接上了腔：「我這一病，膏藥也賣不成了，還要每天抓藥吃，這孩子在王三婆那兒搭班，耍鑼子，扯大旗，什麼玩藝都來，混兩文，眞難爲她！」

「爺爺！」周雪姑眉花眼笑地說：「快別這麼說啦！您好生養病吧！逛夫子廟的人誰不想念您耍的大刀……張大叔！我走啦！您陪爺爺多聊會兒。」

張鐵嘴看着周雪姑跳跳蹦蹦地出去。他看得出，這位姑娘家的心頭挺沉重，她這份高興勁兒是故意裝出來給她爺爺看的。

周青山可又是另一份心情，他唉聲嘆氣地說：「這孩子命也眞苦，娘死得早，她爹一出門又是十多年沒音信，我帶着她四處找，唉！連個影兒也沒找着。」

老人四處找兒子的事，張鐵嘴也不知聽了多少次，爲免老人傷心，他有心將話題岔開：「說起找人，我倒想起一樁事情來了。擦黑光景有個二十多歲的年青人來找我測字，說要找人，找的是大安書場說水滸傳的唐老三。」

「哦！」周青山似乎很關心這件事。他很認眞地問：「那小伙子可曾留下名姓？」

「姓姚名泉，從徐州來的，他說唐老三是他表叔。」

「他找唐老三沒說幹什麼？」

「他說是來投奔他表叔的……」張鐵嘴語氣一轉，又落到唐老三身上：「唐老三也眞絕，一部水滸傳說得出神入化，拿我來說吧，寧可不聽小桂花的戲，也要去捧他的場。嗨！誰知道他說停就停，可把咱們癮死了。」

周青山目光中出現了古怪的神色，突然壓低了聲音說：「竹軒！我告訴你，你可不許胡亂說出去，唐老三還在南京。」

「還在南京？」張鐵嘴可迷糊了。「既然還在，爲什麼不出來說書？」

「他在躲避仇家。」

「哦！」張鐵嘴大吃一驚，這是他萬萬料不到的事。

「那個姓姚的小伙子是不是他的表姪還大有問題，如果他再去你的測字館，你不妨留點意。」

「您這一說我倒想起來了，我看他找人不着，怕他盤川不够，不收他的錢，他却堅持要付，一出手就是一塊大洋，半點也不心疼。口裏說要找他表叔謀個餬口之處，只怕是心口不一哩！」

「竹軒！」周青山語氣持重地說：「說句話你可別見怪，你識得透天機，却看不透人心，尤其是江湖人物，險惡得很哩！」

「老前輩！我那裏會見怪，跟您一比，我眞是淺薄得很……」張鐵嘴又不自禁地轉到唐老三身上：「如此說來，那唐老三也不是個簡單人物啊！」

「竹軒！」周青山感喟地說：「在夫子廟混混的人，只怕誰也不是簡單人物，每個人的身上都多多少少有點債，人欠的到處找，欠人的四處躲。竹軒！還是你輕鬆，人在江湖心不在，既不欠人，人也不欠，不必躲，也不必尋，多自由自在。」

張鐵嘴是何等聰明的人，他已聽出了老人話中的話，當然他也明白不能再深談，於是站起來告辭：「您歇會兒吧！改天再來看您。」

走出大雜院，張鐵嘴並不輕鬆，不知怎麼的，姚泉的影子一個勁兒地在他腦海中盤旋，他是個尋仇的？背負着一身血債？不像啊！

心頭有負擔，興緻也就消失，喝四兩的打算也取消了，連小桂花的大翠屏山也懶得去聽了，一脚來到了慧圓街的天香閣。

天香閣駐唱的都是些大姑娘，雖是大姑娘，却是生旦淨末丑俱全，前面是輪番淸唱，學譚，學余，仿梅仿程，還有個幾分味道，最後則是彩排一齣，不過都是小戲，像沙河灣，武家坡，起解之類的。

這是升斗小民的好去處，所費不多，足以消磨一個夜晚，池座二十大枚，雅座大洋一角，一杯香茗，外加瓜子，花生，至於手巾把子，那就得另外看賞了。

張鐵嘴也不知道爲什麼要來天香閣，大概是想聽聽姜醉仙的琴藝吧！茶房都認識他，連忙將他迎上雅座，泡上一盞雨前龍井，笑眯眯地說：「張先生來得可眞巧，今晚有一段您最愛聽的戲，翠環姑娘的白門樓，配上醉仙的絃子，這段戲在別處只怕聽不到吧！」

張鐵嘴笑笑，其實，他今晚一點興緻也沒有。

台上一個姑娘正在唱言派的臥龍弔孝，鬼腔鬼音，挺够味道，一腔一個彩，張鐵嘴却勾着頸子嗑瓜子。他突然看見一隻手，那隻手很粗糙，很粗短，手指屈起，用指節骨兒在桌上輕敲了幾下，好像是在打招呼。

張鐵嘴抬頭看，看見了一個他從未見過的威猛長相，濃眉，環眼，方臉，闊口，用這張臉去嚇唬調皮搗蛋的頑童，包管那頑童從此乖順巳極。

「您就是張鐵嘴？」聲音低沉有力，不是南京口音。

「我就是，請問……？」

「替我測個字。」

「哦？測字請明天到館裏來……」

「怎麼？送上門的買賣還不要？」那漢子不怒自威，這一怒眞要教人嚇破膽。

幸虧張鐵嘴見多識廣，還能沉得住氣，當卽很沉靜地說：「這位大哥只怕不明瞭，測字要靠靈氣，心要靜，智要明，您瞧！台上笙歌不輟，台下人聲嘈雜，那有心思測字，勉强測，只怕不靈。」

「那麼，就上您的測字館去。」

張鐵嘴陪着笑臉說：「對不住！我累了一整天，也該歇會兒，是不是？」

「你是人，人家夜晚在夫子廟前擺測字攤的就不是人；你該歇，該玩樂，人家就該待在淒風苦雨裏等買賣上門。」

「這位大哥！人各有志……」

「人各有志，你這句話說對了，我偏要你今晚上就給我測字。」

「這位大哥！莫非我張鐵嘴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人？」

「這是什麼話？難道你以爲我是來找麻煩的？」叮噹一聲，一塊大洋，落在張鐵嘴的面前。「這是你的鐵價，你是作買賣的，該懂規矩。」

「好！」張鐵嘴知道對付這種粗人不能用常規，只得低頭。「不過話說在前頭，若是不靈，恕不負責。」

那粗漢冷笑了一聲：「哼！張鐵嘴！你要這樣說就沒有道理了。一塊大洋測一個字，還說若是不靈，恕不負責，你還稱什麼鐵嘴？還掛什麼金字招牌？」

「沒關係！」張鐵嘴的態度始終很溫和：「我那塊招牌可以摘下來了。」

「現在還沒有摘下來吧！」那粗漢的態度橫蠻巳極：「那你就乖乖地替我測字。」

天香閣的茶客都不聽戲了，人牆愈擠愈厚，氣氛也愈來愈緊張。有些熟人雖暗暗爲張鐵嘴着急，但是誰也不敢出面爲他說句公道話。

張鐵嘴自問從來沒有得罪過人，這粗漢不可能是存心找碴兒來的，只是性情太毛躁了一點。心頭一橫，要測就給你測吧！反正靈與不靈，眼面前還不知道。

主意打定，他臉上又浮現了作買賣的笑容，擺擺手說：「好吧！我就給你測一測，請隨便說一個字。」

那粗漢毫不猶豫，脫口就說：「咱們剛才吵了半天架，我就說個吵字吧！」

「問啥？」

「尋人。」

張鐵嘴也是毫不思索，立刻解說：「『吵』字拆開是『少』『口』，尋人沒消息。」

那粗漢似是也懂那麼一點，喃喃地說：「少了口信當然是沒有消息啦！」

像是很服氣，沒有再囉嗦，掉頭就走了。

張鐵嘴不禁喘了一口大氣，他想不到這一場合這麼快就平息了。

那粗漢走得快，走得急，轉瞬便出了天香閣。

張鐵嘴被這樁事情一鬧，連一星半點的興緻也沒有了，也跟着走了出來。

「張先生，」忽然有人在他身邊輕聲說話：「您的涵養功夫眞好。」

張鐵嘴回頭一看，竟然是那個年輕小伙子姚泉。

由於周青山的提醒，張鐵嘴對這個年輕小伙子又有了另外一種看法，當時不禁一驚。連忙定神陪着笑臉說：「原來是姚先生……嘿嘿！談不上涵養功夫好，作買賣和氣生財，總不能頂撞客人呀！」

姚泉突然一蹙眉尖：「張先生，剛才在寶居本來還有點小事想要請教，只因張先生恰巧要出外，所以不敢就擱，這會兒……？」

「沒關係！沒關係！」張鐵嘴雖然對這個年輕人有了戒備之心，却也不敢過份疏遠，因此很爽快地回答：「請教二字愧不敢當，我雖是外地人，比你初來乍到的總要熟悉一點，有什麼事儘管問，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也不是什麼大事，」姚泉輕描淡寫地說：「是關於我表叔的事……您常常上大安茶樓去聽書？」

「哦！我可不是打開頭就去的，偶爾去一次却聽上了癮，以後連續跑了兩個多月，直到令表叔突然停住……」

姚泉道：「當時，茶樓方面是如何向茶客交待的呢？」

「先是說令表叔有病，暫歇三日，以後就沒有下文，新的說書先生又登了場，誰也沒有去追問這檔子事。」

「表叔的身子可還好？」

「很朗健的嘛！在說書的時候，嗓門嘹亮，架勢勁道十足……」

「哦！張先生私底下和表叔可有交往？」

「這倒沒有。」

「表叔曾經找張先生測過字嗎？」

「沒有。以我看他不應該有什麼疑難問題才對。」

「的確是應該沒有什麼疑難問題才對。」姚泉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接着說：「他靠說書賺的錢不算少，自己過得很好，每月還匯錢回家，還寫信跟我說，與其在家鄉閒着，倒不如到南京來混混。等我趕來，他却不在了，又沒留話，如非遭遇到很突然的變故，是不該這樣的，張先生你說是不？」

張鐵嘴當然不敢隨便接口，只是笑了笑。

「對了！」姚泉突然目光發亮，壓低了嗓門說：「方才在寶居，您說有一個朋友對本地很熟……我是不是能去看看他？」

張鐵嘴不禁發了楞，周青山如今在病中，似乎不應去打擾他；反過來說，姚泉此去也毫無益處，從剛才自己和周青山的談話就可以想到，這個深通世故的老人是不會輕易告訴姚泉什麼的。

「張先生！是不是不方便？」

「哦！這倒沒有什麼不方便，只是我這個朋友正在病中，帶一個生朋友去，只怕……」

「這倒巧了！」姚泉很熱誠地說：「先父在世的時候，以懸壺濟世爲終身職志，因此我也學得了一些岐黃之術，正好爲你的朋友瞧瞧，這叫做緣份，張先生快帶路吧！」

張鐵嘴再也無法推辭了，他再度打量這個深通世故的年輕人，左看右看，都看不出一點奸邪之像。心想：周青山那雙眼睛，比自己更老練，讓他去看透這個年輕人到底是什麼來路吧！

再次來到大雜院，才一進院子門就聽到了一陣急劇的咳聲，張鐵嘴連忙加快了步子，直往周青山房裏衝。

二人來得正是時候，一個搥背，一個端水，忙亂了一陣，才使周青山的劇咳停了下來。看起來，姚泉倒眞是一個行家，立卽就爲周青山把脈瞧病。張鐵嘴竟然忘記爲二人介紹了。

把脈之後，姚泉低聲問道：「可曾瞧過大夫？」

周青山還以爲這個年輕人是張鐵嘴請來的大夫，就將病情的始因，瞧大夫的經過，以及服藥的情形說了一遍。

姚泉一面聽，一面搖頭，最後他說：「這位大夫走錯了路，他以爲老先生年邁虛弱，下的全是大補，其實老先生是感染風寒，再加上操勞，傷了肺氣，這是小病，只要幾帖藥就可痊癒……張先生，這裏可有筆墨硯紙。」

「有！有！」他記得周雪姑力求上進，曾經偷空習過字，筆墨紙硯一定有的。果然，一找就找出來了。

磨好墨，張鐵嘴懷着好奇的心情看着姚泉開方子；這才發現姚泉不但寫得一手好字，而且對本草非常熟悉，下筆毫不猶豫，輕重也不斟酌，須臾之間，處方就寫好了。

這那裏像一個壞人？一個壞人那有這麼高的素養？

但是，另一個疑問又閃過張鐵嘴的腦際，憑他這手岐黃之術，還要找他說書的表叔謀一

糊口之處，豈非欺人之說。

「張先生！」姚泉將處方遞到他的面前。「這藥要睡前服，麻煩你跑一趟吧！」

「好！好！我這就去，對了……」

張鐵嘴猛然想起還沒有給二人介紹。「……這位是周老先生，這位姓姚名泉，打徐州來，要找他的表叔唐老三……我去抓藥，你倆正好聊聊。」

周青山這才發覺他弄錯了，以驚異的目光看看姚泉，又以責怪的目光看看張鐵嘴；張鐵嘴似乎不敢接受那種目光，連忙急急掉頭走了出去。

「周老先生一個人住在這兒?」姚泉搬張櫈子在床頭坐下，開始攀談。

「唔！還有我的孫女兒雪姑。」

「那麼，令郎……?」

「他在家鄉。」周青山答得很快，同時他也閉上了眼，表現出不勝疲累的樣子。

然而，姚泉却沒有放鬆：「聽張鐵嘴說，周老先生對本地很熟，尤其對夫子廟前混生活的那一羣人更熟，所以才冒昧登門求教。」

周青山很想回話封住對方，可就是說不出來，人家熱心爲自己看病，怎麼可以……?

「周老先生可認識家表叔?」

「不認識，我倒是愛聽他說水滸傳。」

「哦！您可知道家表叔上那兒去了嗎?」

「這……我那能知道?」

「是！是！是！」姚泉表現得很恭順。「這帖藥下去，周老先生三、五天之內就可完全復原。那時還想麻煩周老先生打聽一些事，比說，家表叔原來住在什麼地方，跟些什麼人往來……多問一問，也許能問出個下落。」

周青山雖是老江湖，却也是老好人，而且拙於言辭，他實在抵擋不了這個年輕人的窮逼猛問，只得嗯嗯哼哼地支吾一番，還裝着很疲果的樣子閉上了眼睛。

這時，張鐵嘴也抓藥回來了。姚泉將藥的煎熬方法解說了一遍，告辭走了。

姚泉一走，周青山立卽埋怨地道：「竹軒！你怎麼帶他到我這兒來呢?」

張鐵嘴皺皺眉頭說：「唉！這小伙子纏人的功夫眞是高明，教人沒法子甩掉他；再說，他要來跟您看病，也是一番好心。……周老！我看這小子不像是壞人。」

「很難說，」周青山閉着眼睛，喃喃地說道：「愈是邪惡的人，在外表上愈是教人看不出。」

在觀人的見解上，張鐵嘴和周青山是不同的。他認爲：內心陰惡的人，必生邪惡之相。因此他就不再和周青山爭論，逕自到厨下去爲這位老人家煎藥去了。

× ×

姚泉順着貢院前街往北徜，在夫子廟劉覽一陣，然後向東一拐，來到了狀元境，打算回客棧安歇。在經過小全福巷的時候，他突然發覺身後似乎有個人迤邐跟行。他回頭察看時，那人立刻閃進了牆邊暗影之中。

姚泉心中暗笑，仍然緩步前行，來到狀元境，他不回投宿的棧房，却走進一家專賣荳腐腦的吃食店。落座，一碗鹹荳腐腦剛端到面前，後面釘梢的那個人也跟着進來了。

在路上，姚泉就打量過他的身裁，再加上他那種看人的眼光，姚泉早就料定了八分；另外兩分姚泉也要加以證實，於是嘗了一口荳腐腦，聲音不高不低地說了聲「太鹹」，掏出兩大枚放在桌上，站起來就走。

那小子剛剛坐下，如果他見機，就該放棄了，他偏偏不識趣，也立刻跟了出來。

狀元境是旅館客棧的集中地，此時夜色未闌，路上行人還多，姚泉一發覺那小子跟了出來，立卽又轉進了小全福巷。

那小子照跟不誤，孰料姚泉已閃身暗中，突然出現在那小子的面前。那小子楞住了，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就像脚背上釘了釘子。

姚泉惱在心頭，疑也在心頭，面上却是和顏悅色，說話的聲音更是平靜已極：「老兄！你老是跟着我幹什麼?」

那小子約莫二十六，七，身胚很壯，大概就是仗着他有幾斤力氣，因此說起話來粗聲粗氣，橫蠻無理：「怪了，這路是你家開的?只許你走不許人走?」

姚泉動手了，只見他右手那麼輕輕一撥，那小子就打了一個踉蹌，姚泉接着幾推，那小子就靠上了牆壁，姚泉的左手不鬆不緊地叉上了他的喉嚨。

「說！」姚泉的聲音很低，却是緊迫有力：「誰教你跟着我?」

那小子不狠了，他似乎已經發現姚泉並不如外表那樣文質彬彬，期期艾艾地說：「你……弄錯了，我……不是有意跟着你……」

姚泉冷哼一聲，道：「我再問一次：誰教你跟着我?」

「沒……沒有。」

拍！一個重重的耳光，打得那小子眼冒金星，他當然不是一頭馴服的綿羊，他猛招右腿，踢向姚泉的小腹。姚泉動都沒有動，右腿一抬，先將對方踢來的右腿架住，然後左腿落，右腿起，膝蓋猛力地撞在對方小腹上。

哇，那小子連酸水都吐出來了。

「說！」姚泉的語氣嚴厲已極：「是誰教你跟着我，不說，我就拆散你身上的每一根骨頭。」

「夠啦！」一個低沉有力的聲音自姚泉的身後傳來。

姚泉一轉身，看見巷子裏站了三個人。

三人呈品字形站定，後面是兩個粗壯的漢子，前面一個瘦瘦精精，天色很暗，瞧不清他的長相，聽聲音，看架勢，約莫估計，這人只怕已經四十出了頭。

這估計沒有錯，他微微揚頭時，可以看見他光禿的前額，這是中年以上的人才會有的現象。

那句「夠了」已表露他們和釘梢的人是一路貨，因此姚泉就輕輕地放了手。釘梢者雖然脫離了姚泉的鐵腕，却沒有拔腿跑開，雙拳緊握，擺出一副隨時準備攻擊的姿態。

姚泉表現得很冷靜，也沒有開口，他採取以逸待勞的策略，實際上，他也不知道自己爲何而被釘梢。

那中年瘦子向前兩步，輕緩地開了口：「這位朋友貴姓?」

姚泉毫不客氣地回答：「素不相識，沒有通名報姓的必要。」

「錯了，」那中年人涵養功夫倒不錯。「正因爲素不相識，所以才要通名報姓，敝姓藍，草字士良，士大夫的士，良民的良，只因爲一身皮包骨，大家都叫我『爛四両』，現在該可以請教朋友尊姓大名了吧?」

「姓姚名泉。」

「哦！姚朋友！」藍士良又向前跨了一步。「你跟周青山是舊識?」

「剛認識。」姚泉不想使事態變得太複雜，所以很直率地回答。

「那麼，你找說書的唐老三，又是爲了什麼?」

「他是我的表叔，我到南京來就是投奔他的。」

「投奔?」藍士良笑了笑。「姚朋友用這兩個字似乎太客氣了，憑姚朋友的身手，何處不能安身立命，那裏需要投奔一個以說書維生

的唐老三?」

「這叫人各有志。」

「唔！人各有志，有理，有理，如今令表叔去向不明，姚朋友又有何打算呢?」

「既來則安，少不得還要在這石頭城中盤桓數日。」

「姚朋友，我有一句肺腑之言，不知想不想聽?」

「洗耳恭聽。」

「江湖處處有黃金，以姚朋友的身手，膽識，前途實在不可限量，藍某有意請姚朋友到舍下作客數日……」

「不忙，」姚泉突然一聲冷叱打斷了對方的話。「我得先問問……這個人可是你的?」

「不錯。」

「爲什麼釘我的梢?」

「凡是找唐老三的人，我都要查查他的來路。」

「這話怎麼說法?」

「因爲最近找唐老三的人太多，逼得唐老三躲了起來。我和令表叔雖是新交，却是交得極深，因此我非常關心他。」

「如此說來都是自己人了，」姚泉跨個大步，抱拳一拱，「藍老大，方才多多得罪，請勿怪！」

藍士良表現得十分熱情而又誠摯，一把抓住姚泉的手，豪爽地說：「免俗！免俗……此處談話不便，咱們這就走。」

× × ×

藍家離夫子廟很近，過文德橋，左拐進入大石壩街，再向右一轉，進高家巷，到了。一座四合院，看高高院牆，看朱漆大門，就可以估出這是一幢還算有氣派的宅子。

進入宅內，姚泉却不禁暗暗皺了一下眉頭，大廳中少說也有十桌賭，麻將，骰子，牌九，寶……五花八門，一應俱全。藍士良的交際如此廣闊麼?非也，姚泉立刻想到一句俗話—一家有一場賭，勝過作知府。原來藍士良是靠賭維生的。

格是低了一點，份量並不輕，藍士良若是在地方上罩不住，這幾抬賭還擺得起來嗎?

藍士良將姚泉帶進西廂一間雅緻的屋子，少不了奉茶敬烟那一套，然後是侍者退去，只剩下了賓主二人。

藍士良先開了腔：「姚兄不但一表人才，而且身手非凡，是投那一位名師?學的是那一門……?」

「笑話，笑話！姚泉一語帶過，「小時候練過幾天石担子，就這麼練出來幾斤力氣，談功夫，那是差得太遠了。」

「我這裏的情況你已經見到了，」藍士良很洒脫地說：「也用不着隱瞞什麼，在江湖道上就這麼回事，有的爭名，有的爭利，我是不爭名來也不爭利，最愛交朋友，朋友多，嘴吧也多，每張嘴吧都得吃飯，不愛爭利，也得爭利了。」

姚泉笑笑，這種話頭他是無法接下去的。

藍士良突然神色一正，認眞地問道：「姚兄到南京來，眞是要投奔令表叔?」

「我是絕不說假話的人……」

「那麼，我有一句肺腑之言要說。」

「洗耳恭聽。」

「令表叔如今不知去向，多半已經離開了南京，姚兄遠道而來，當然不能空手而回，如果姚兄不嫌棄，不妨在舍下暫住……」

「不！」姚泉很正經地說：「暫住不可，如果有事可作，我還可以考慮。」

「正要借重。」

「不敢。」

藍士良抬手一擺：「這裏的局面如何?」

姚泉笑笑：他永遠是那樣穩重，那樣不卑不亢。

藍士良緩慢地說：「我有意將這裏全權交你管理，不知是否肯屈就?」

姚泉沒有吃驚，更不感意外，只是平淡地說：「我能擔此重任嗎?」

「綽綽有餘，」藍士良見對方話中有意，立刻加以更深刻的說明：「這裏規模雖不大，入息不太差，每月除開銷外，還可賺個三，五千塊大洋，你拿一半，如果姚兄不滿意，儘可明言。」

如果姚泉是眞爲謀糊口之處而來，應該大可滿意了，每月有一，兩千塊大洋的進賬，這是作夢也想不到的事。他笑了，笑得很開心，他似乎是一個很容易滿足的人。

藍士良見機說：「那就一言爲定了。」

「我試試，」姚泉很客氣地說：「不懂的地方，藍大哥還要時時教導。」

這一聲「藍大哥」叫得藍士良開心已極，笑呵呵地說：「快別這麼說，我看人絕不會錯，在南京像你這種大將之才恐怕還找不到第二個。來，來！我跟你介紹幾個兄弟，大夥兒爲你擺酒接風，不醉不休。」

姚泉又笑了，他到底是個什麼樣人物呢?

× × ×

張鐵嘴一直在大雜院裏陪着周青山，等雪姑回來了，他才離去。這一晚，他和周青山聊了許多他從來都沒有聽過的事，這固然使他增加了不少見識，却也使他心顫膽寒，走在路上連頭都不敢回。

這條貢院前街，平日走起來覺得短，今夜走起來却覺得格外長，好不容易到了測字館的門口，鑰匙又挿不進鎖孔。怎麼回事啊?張鐵嘴咬咬牙，拿鑰匙的手才算穩住了，好不容易打開鎖，推開門，張鐵嘴幾乎是跳進屋裏去的。以飛快的動作將大門閂好，這才喘了口氣。

摸索着點燃燈，打算回到屋裏去睡覺，却發現他平時坐的那把椅子上坐了一個人。

一個挺標緻的大姑娘。

年紀約莫二十出頭，額前的劉海垂到眼簾，兩根長長的辮子搭在膊頭上，紅紅的面頰，小小的唇，挺直的鼻子，說有多美就有多美。

莫非是狐仙?

「我是人，不是鬼，」姑娘說了話，一口京片子：「別老瞪着我，坐下，咱們聊聊。」

「妳……妳是怎麼進來的呀?」

「跟在你後面進來的。」

「剛才?」

「嗯！剛才。」

「姑娘！這麼晚了?……」

「這麼晚怕麼?沒人打擾才能好好聊聊，我有許多事想要請教。」

張鐵嘴眼看沒法推辭，只得搬張椅子，在她對面坐下來。

「我不信算命，看相，更不相信測字，這都是唬唬那些老土的玩藝兒，不過，我倒相信你這個人，你在夫子廟混了不少年了吧?」

「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兩年還差那麼幾天。」

「那麼，你對夫子廟的人跟事都很熟?」

「熟，談不上，不過也不算太陌生。」

「你不認識唐老三?」

又是唐老三?

張鐵嘴心頭雖是一怔，臉面上却未表露出來。很鎭靜地明知故問：「說書的唐老三?」

「不錯。」

「知道這個人，不熟。」

「他上那兒去了?」

「這……可就不知道。」

「張鐵嘴，」這位大姑娘的語氣突然沉了

下來：「你測一個字，是大洋一塊，我雖然沒有測字，仍照樣付錢，一句話大洋十元，公平吧？」

「不敢，不敢！」張鐵嘴連連地打躬作揖。「姑娘儘管問，我知道的就回，錢不能收，我姓張的還不於至棺材裏伸手——死要錢。」

她問：「唐老三白天在大安茶樓說書，晚上總得有個歇處，是不是？他住在那兒？」

「不知道。」唯恐對方不信似的，還特別加了一句：「眞不知道。」

「跟他走得最近的人是誰？」

「這……得上大安茶樓去打聽。」

「他突然離開了大安茶樓，將一部水滸傳擱腰停了下來，爲什麼？」

「這……我更不知道啦！」

「他在不在南京？」

「不知道。」

「張鐵嘴！」那大姑娘突然站了起來，冷冷地說道：「人家一問三不知，你却是一問四不知，一連四個不知道，是不是稍嫌過份了一點？」

「我是眞的……」

「好！往下那三個字不必說了，從現在起，我不願再聽到那三個字。今天擦黑光景，有一個人到你這兒打聽唐老三，你可知道他的名姓？」

「他說他姓姚，名泉。」

她笑了，笑得很嫵媚，伸手在腰間一掏摸，摸出十塊大洋放在桌上：「瞧，這多好，一句話十塊錢，又不惹我生氣……可知道他是打那兒來的？」

「徐州。」

那位姑娘眞大方，又拿出十塊大洋，放在桌上，然後再問道：「可知道姓姚的住在什麼地方？」

「不……」張鐵嘴一見對方臉色一沉，連忙改口說：「旅館客棧都在狀元境，姑娘不妨到那邊去打聽打聽，也許……」

她一揚手，止住他的話，然後向門口走去，邊走邊說：「我雖然不喜歡那三個字，你還是免不了要再說一次，若是明兒個有人來打聽我，你就說——不知道。」

她自己拔開門閂，向外走去。

「姑娘，妳的錢……」

「那是妳應該賺的。」人已去遠。

張鐵嘴面對孤燈發楞，他心裏只想到一件事——從今以後，這家測字館子，怕不會平靜了。

× × ×

夜已很深。

姚泉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與一些陌生的人，經歷一種陌生的生活方式，但他却能隨遇而安，他對人，對事，都表現出一種無可無不可態度。可以說他是一個無姓格，無中心思想的人，但也可以說他是一個深不可測的人。如果是後者，他的威力將非常可怕。

他喝了許多酒，但他並沒有醉，兩杯濃濃的清茶下肚之後，他變得更清醒，他躺在床上，閉着眼睛，但他絕對沒有睡着。

篤篤篤！有人敲門，但是清醒的姚泉既沒有去開門，也沒有回應。

篤篤篤！敲門聲更响。

姚泉還是不理。

門推開了，先探進一個頭來，是藍士良。

他走到床前，推着姚泉，低聲叫嚷：「姚老弟，醒醒，姚老弟！醒醒……」

他愈推愈重，愈推愈高，姚泉這才睜開了眼睛，他在裝醉，爲什麼？……

「姚老弟！」藍士良似乎頗有歉意。「我知道你喝多了酒，也太累，可是又非得叫醒你不可……」

「呃！」姚泉打了一個酒呃。「什……什麼事？」

「你這回從徐州來是不是帶得有女件？」

「女件？沒有啊！」

藍士良道：「有個女的，大約二十冒頭，在狀元境多家客棧打聽你，我還怕是你帶來的女件，所以……」

姚泉似乎對這樁事很有興趣，酒意消退了許多，精神也抖擻起來，下床來用凉開水嗽了嗽口，笑着說：「藍大哥！你在地方上，眞罩得住，消息立刻就到了耳裏……現在，那個女的……？」

「在『居安樓』開了房，」藍士良頗有得意之色。「那妞兒也眞行，居然將你的落脚之處打聽出來了。」

「我去看看……」

「不妥吧？」藍士良的語氣很慢，而且還很注意姚泉的反應。「如果不認識這個妞兒，還是避着一點好，再說，這會兒，已經是下半夜……」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脫，」姚泉很洒脫地說。「而且我的行李還在『居安樓』，總是要去拿的……」

「那麼，派兩個兄弟跟着你去。」

「不必啦！一個姑娘家，還能把我怎麼樣麼？再說，我自問也沒有作過什麼虧心的事，何必担心害怕？」

藍士良也沒有堅持，很關心地問：「那麼，今夜還回麼？」

「不了，明兒一大早我再回來。」走出那座深宅大院，從白鷺洲吹過來的晚風直撲姚泉，使他清醒了不少。他走得很慢，顯然是邊走邊想事兒，他到底想了些什麼呢？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很快地來到狀元境，街上行人絕跡，旅店客棧也大都上門熄火。居安樓自然也不例外，來到門前，姚泉不禁有些猶豫，最後，他還是輕輕敲動了門環。

店家很快就打開了角門，認清楚了來人是誰，連忙低聲說道：「姚先生！有位姑娘找你，聽說你沒回來，在你對面開了房，還交代下來，不管多晚，只要你回來，就請你叫她一叫，您看……」

姚泉笑了笑，摸了一把銅子兒塞在店家手裏。

居安樓眞有樓，上房都在樓上，一條甬道將廂房分成兩排，姚泉住在反手邊最末尾一間，那位姑娘住在對面，豈不是……？

他對面那間房的門開着，一個大姑娘靠在門框上，瞧眼神，看衣服，就知道她不曾上過床，當然也看得出她就是四處打聽姚泉下落的人。

「姚泉？」她先開了口。

「嗯！」姚泉仔細打量她，完全陌生。

「徐州來的姚泉？」她問得更仔細，足見她作事很小心。

「嗯！」

她沒有再問什麼，却將門開得更大些，也讓開了進門的路；明顯得很，是要請姚泉進去坐坐。

姚泉皺了皺眉頭，猶疑地說道：「這麼晚了……？」

「君子不欺暗室，」她的語音鏗鏘，神態嚴肅。「頭上三尺有神明，心正不怕邪，儘管請進。」

姚泉無以推辭，只得大步走了進去。

姚泉進了屋，却沒有坐下，開門見山地問道：「姑娘找我有什麼事？」

她沒有答覆，却反問：「你是唐老三的表

侄？」

「正是。」

「眞的！」

「難道我還會冒充？」

「那麼，你爲什麼不認識我？」

「奇怪！」姚泉不禁發了楞。「我爲什麼一定要認識你？」

「因爲我是唐老三的女兒。」

「妳是他的女兒？」姚泉顯得更吃驚了。

「我叫唐淑蕙，你沒聽說過？」

「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

「由此可見，你是在冒認親戚。」

姚泉突然笑了，似乎突然有所頴悟。他緩慢地說：「反正我們兩人之中一定有一個是在冒充。」

「是你，不是我。」

「是妳，不是我。」

「笑話！」她故意提高了聲音。「我難道嫌一個老子不够，還要去冒認一個老子？我們家，根本就沒有姓姚的親戚，你分明是居心不良。」

她這一嚷嚷，旅客被吵醒了不少，有的在探頭觀看，有的已在叫喝叫罵了。

這位自稱唐淑蕙的姑娘像發瘋似地叫着，嚷着：「我父親失踪好幾天了，却突然鑽出來你這個冒牌表侄，其中一定有什麼花樣，我就向你要人。」

姚泉表現得很冷靜，儘管房門口的人愈圍愈多，那妞兒的嗓門愈叫愈高，他却始終不吭不响。

大夥兒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彷彿唐老三是被他綁架了。

突然，藍士良在人羣中出現了，他一定在暗中保護着姚泉，否則他絕不會突然出現的。

藍士良很客氣地說：「姑娘，請恕我管管閑事，妳說姚泉是冒充的，他不承認，但他也提不出證明，妳呢？也是一樣，誰又能證明妳眞是唐老三的女兒呢？」

「我敢賭咒，我絕不是冒充的。」

藍士良道：「用不着賭咒，我只想請教妳幾個問題。」

「好！你問。」

「在南京，妳是否跟令尊住在一起？」

「當然住在一起。」

「住在那兒？」

「不能說。」

「爲什麼不能說？」藍士良咄咄逼人地問道。

「家父失踪得大有蹊蹺，爲了我的安全，我當然不能將住處亂說。」

「有理！」藍士良的辭鋒很利。「不過，妳要是在這兒鬧，就必須先證明妳的身份。房東會認識妳，大安茶樓的老闆也會認識妳。如果妳不肯證明妳的身份，那就請妳不要在這兒鬧。」

那妞兒可眞不含糊，瞪眼豎眉地問道：「你是什麼人，憑什麼要管這樁閑事？」

藍士良指着姚泉說：「他是我的朋友，我當然應當爲他說句公道話。」

她冷笑了一聲：「哼！聽你口音好像是本地人。」

「不錯，南京土生土長的。」

「那就怪了！這姓姚的是頭一次來南京，而且是今晚才到，你們是怎麼交上朋友的？一個欺負我還不够，還得加上你才够勁……」那妞兒說到這裏，竟然涕淚交流。「各位親眼看見，親耳聽到，可得爲我這個姑娘家說句公道話啊！」

藍士良雖然在地方上小有名氣，這些住客棧的旅客却不認識他；再加上他的長相一看上去就是一副老奸巨猾的模樣，因此衆口七嘴八舌，都編派藍士良和姚泉二人的不是。

藍士良一見對方煽動的計謀成功，情知再鬧下去一定討不了便宜，於是連忙打退堂鼓：「姑娘！各說各有理，再鬧下去，客棧裏的人都不能睡覺了。姚泉就住在對面的房間，明天還可以理論，妳甚至可以到衙門去告狀。妳若是怕他跑了，可以教店家連夜去叫警察。行了吧？」

那妞兒只是一個勁兒地哭泣，一句話也不說。

藍士良連忙向姚泉打了一個眼色，二人退了出來，回到了姚泉租賃的那間屋子。

「老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誰知道？」姚泉聳聳肩，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

「我認識唐老三，」藍士良皺着眉頭說：「根本就沒聽說過他有這麼一個女兒，毫無疑問是冒充的。唐老三不在眼面前，她只硬說是唐老三的女兒咱們也拿她沒辦法，只是我眞猜不透，她幹嗎要冒充唐老三的女兒。」

「誰知道？」姚泉還是那三個字，又是聳一聳肩。

「令表叔在家鄉本來是幹什麼營生的？」

「什麼也不幹，整日手裏拿着小說書東幌西蕩。」

「姚老弟！」藍士良表情很凝重地說：「有件事我該告訴你，令表叔好像不是一個簡單人物，最近幾天找他的人好像還不少。」

「哦？」

「單是我知道的，就已經有四起了。」

「都是些什麼人？」

「沒有一個是本地人。」

「表叔住的地方你可知道？」

「知道。他不見影踪之後我還去看過他，好像走得很急，連換洗衣裳都沒有帶。」

「藍大哥！你是怎麼認識表叔的？」

「他好賭……」

姚泉很吃驚地問：「你是說，他常常去你那兒？」

「嗯！」

「輸贏？」

「他賭得不算精，總是贏少輸多。」

「他說書的收入怎麼樣？」

「我暗暗算過，一個月總有四，五十塊大洋的進賬，但他輸出來的錢却超過了進賬的好幾倍，所以說，我猜他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他是不是欠了債，不得不躲債？」

「不，我查過，他不欠債，而且在大安茶樓還存了二十塊大洋，都沒有拿走。」

「這就怪了？」

藍士良站起來說：「我得走了，你也該睡會兒，明天暫時別離開，看看那妞兒還有什麼花樣要出來。沉住氣，千萬別上火。」

× × ×

當太陽來到了人間，夫子廟前的景象又不同了，絢爛繽紛的氣氛消失了，但是那種雜亂無章的情況也同時消失，讓人看起來處處都顯得井井有條，至少，邪惡之輩無法在陽光之下活動。

姜醉仙起了一個大早，在他來說，這是罕有的事，而且昨晚還咬着牙沒有一醉，若是醉了，就是抓幾十隻公鷄在他枕頭旁邊鳴叫，他也醒不過來。

出了大雜院，他就一直向東走，一路上掩掩閃閃，不時回顧，就怕有人跟着他似的，其實，他是作賊心虛，這時，路上除了清掃街道的伕子之外，根本就沒有什麼行人。住在城市裏的人，都寧願作夜魔的奴隸，而不願作白日的臣民。

姜醉仙走得很快，也走得很遠，一來來到了秦淮河上的九龍橋，這才吁出一口長氣，額上冒了汗，兩腿發了痠，說句實話，他還很少如此勞累過。

橋上空蕩蕩的，沒一個人。姜醉仙東張西望，滿臉失望的神色，若是教他空跑一趟，他一定沒勁兒再走回去。

南邊蹄聲得得，來了一輛馬車，馬車夫吆吆喝喝，很起勁，姜醉仙身子靠在橋欄上，看也懶得去看；跟他約會的是一個人，並不是一頭馬。

馬車突然停了下來，車廂內伸出一隻手，連連向他揮動，他這才發現那個跟他約會的人坐在馬車上。

上了馬車，車夫一聲吆喝，馬車再度前進。車廂裏坐着的那個人一句話也沒有說，却遞給姜醉仙一隻葫蘆，不用說，那裏面裝的一定是酒，姜醉仙接過去，拔開塞子，咕嘟咕嘟連連喝了好幾大口。

那人約莫三十出頭，尖削下巴，兩眼如鷹隼之目，一眼看上去就不是善良之輩，也一眼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攻於心計的厲害脚色，姜醉仙怎會跟這種人打交道呢？答案只有一個——爲了錢。不錯，那人一定很有錢，看他的穿着就知道他很有兩文。

待姜醉仙喝了一個够，他才開了口，聲音低沉而有力：「醉仙！事情有幾分了？」

「有了三分光。」

那人很不高興地說：「醉仙！這事怕有兩個月了吧？才三分光，若要十分光，豈不是還要磨半年？」

「劉爺！」姜醉仙滿臉笑容地說：「雪姑可比不得一般妞兒，她的性子烈，又有個爺爺守在旁邊，簡直是一滴水也潑不進去，這得慢慢來啊！」

「周老頭的病怎麼樣？」

「還不是老樣子，好好壞壞的。」

「醉仙！你不是說，你很希望自己有個班子麼？」

「唉！那是夢，這輩子不用想啦！」

「一個班子需要多少錢？」

「多少錢？」姜醉仙伸伸舌頭，搖搖腦袋。「唉！不說也罷。」

「說說有又什麼關係？」

「劉爺！湊合一個班子比討個老婆成個家可要難上千百倍哩！行頭，場面，角兒的包銀，不用想拉大的，咱們就混個茶園子露露吧！這種班子也得五，六千大洋才拉得起來。」

這位劉爺輕描淡寫地說：「才五，六千大洋！」

「啊呀！劉爺！在您說，是九牛一毛；在我說……」

「是舉手可得。」

「什麼？」姜醉仙楞住了，吶吶地道：「舉手可得？」

「嗯！只要你去辦一件事，我就送你一個班子。」

「辦什麼事？」

「一舉手就能辦成的事。」

「劉爺！」姜醉仙諂媚地說：「只要是給您辦事，別說舉手之勞，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問題是我的能耐太小……」

「這事三歲小孩都能辦。」

「劉爺您還先說看看，」姜醉仙雖然生性貪婪，却不胡貪，因此小心翼翼，不敢一口應承下來。「三歲小孩能辦的事，或許我就辦不了。」

這位劉爺倒很乾脆俐落，嗓門一壓，陰森森地說：「送周老頭歸天。」

「什麼？」姜醉仙大吃一驚，冷汗立刻從脊背處冒了出來。「您要我謀害周老頭？」

「不是謀害，是送他歸天。」

「劉爺！」姜醉仙簡直慌了手脚。「我活這麼大，連螞蟻都沒有踩死一隻，不成！不成！我下不了手。」

「幹嗎呀！醉仙？」姓劉的一隻手搭在他的肩膊頭上，滿臉含笑地說：「我又不要你去動刀子殺人，只要將一包砒霜滲進周老頭喝的藥湯裏就完事了，就這麼輕鬆鬆賺一個班子，還不合算嗎？」

姜醉仙道：「劉爺！萬一讓別人知道，那還得了嗎？」

「除你知，我知外，還有誰知？」

一個班子？我是班主，賺大錢，每一個人都要奉承我……姜醉仙心動了。

姓劉的似乎很會察顏觀色，立即說：「醉仙！咱們就這麼說定，砒霜我去準備，咱們明兒一大早再到九龍橋上碰個頭……這裏有二十塊錢，先拿去買酒喝。」

見到大洋想到酒，姜醉仙已無法推辭拒絕了。馬車停下，他下了車，馬車逐漸遠去，他手裏抓緊了那二十塊大洋，心頭冰涼。

姜醉仙愈想心頭愈發寒，大洋錢本來是冷冰冰的，現在，他突然覺得有些燙手了；他眞想扔掉，但他又捨不得。低頭疾走，過了大雜院，也不覺得。抬頭看，已經來到張鐵嘴的測字館門口了。心頭一動，竟然一邁步跨進了門檻。

張鐵嘴一看是他，不禁有些發楞，連忙問：「有事麼？」

「嘿嘿！我來測一個字。」

張鐵嘴笑着問：「你信這玩藝兒？」

姜醉仙道：「你是夫子廟前出了名的鐵嘴，當然信。」

「好！請隨便寫個字。」張鐵嘴即拿起刷子要把石板上的字蹟擦去。

姜醉仙看見石板上有一個「串」字，不由好奇地問：「早上已經有個買賣了。」

「嗯！一位望子成龍的老先生。」

「問什麼？」

「問他的兒子考洋學堂考不考得上。」

「你怎麼測的？」

「瞧！『串』字是兩個『中』字相連，中上有中，豈不是高中嗎？」

「嘿嘿！眞有學問，眞有學問！」姜醉仙將石板往前一推。「我也別另外寫字了，就着這個字，你也替我測測吧！」

姜醉仙並不存心測字，只不過想討個吉利而巳。

張鐵嘴很認眞地說：「好！我給你測……你問什麼？」

「問運氣。」

「則先！」張鐵嘴很規矩地叫他的名字。「咱們是多年的街坊，我可要直說……你……唉！你最近要惹禍上身。」

姜醉仙兩粒眼珠子瞪得溜圓，沒好聲地說：「鐵嘴，怎麼啦？測字還分人麼？人家測這個『串』字，是高中，我測這個『串』字就是惹禍上身，鐵嘴！你簡直是在信口開河嘛！」

「則先！」張鐵嘴並未發火，很有耐性地加以解釋：「人家是無心測那個『串』字，隨手寫來，你是有心要測那個字，『串』字加『心』變『患』，患者，後患也，明白了嗎？」

姜醉仙這個人德性不好，顯悟力却很高，經張鐵嘴這麼一指點，他立刻明白了，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張兄！」這會兒，他連稱呼也改了。「可有什麼破解之法？」

「則先！我可不是降福禳災的法師，不過，你凡事小心就是了。」

「多謝指點！」姜醉仙摸出一塊大洋放在桌上，很客氣地說：「您忙！我得走……」

「則先！這是幹什麼？」

「街坊歸街坊，買賣歸買賣，這錢，一定要收的。」姜醉仙話未說完，人巳走出了測字館。

張鐵嘴心裏想：嗯！這小子發了財啦！看着那一塊亮閃閃的大洋，他的眉頭不禁皺了起來。

且說姜醉仙跌跌撞撞往前趕，只因爲張鐵嘴那番話說得他心驚肉跳，想趕回家去，往床上一躺，先睡個囘籠覺再說，却想不得在街上撞上了一個人。

幸虧對方一把揪住了他，不然，一定會將他撞得人仰馬翻，因爲對方的身軀兒實在太壯啦！

原來這人在夫子廟前專靠摔交混飯吃，姓什麼叫什麼誰也弄不清楚，大夥兒都管他叫大水牛。

「呵！呵！」姜醉仙臉上在笑，身上却在痛。「原來是大水牛。」

「醉仙，大清早你就死到那兒去啦？」

「喂，大水牛！咱們無怨無仇的，別在大清早說那個字行不行？」

「你怕死？」

「大水牛！怎麼啦？」姜醉仙發急了，想走，偏偏領口讓對方揪住了。

「醉仙！說正格的，我找你有事。」

「什麼事？」

「藍大哥你是認識的……」

「別叫得那麼親熱好不好，是不是開賭場的『爛四兩』……？」

「醉仙！人家那麼叫他，你可不能那麼叫他……他認了個叩頭兒弟，今晚請客，要你給他辦場堂會，找幾個眞能唱，賣相也過得去的姑娘，絃子當然是你，多少錢？戲台怎麼搭法？人家找你去商議商議。」

「哦！哦！」買賣上門，姜醉仙不能不接。「他……他在那兒？」

「藍大哥的『窰口』你不知道？」

「沒去過。」

「沒去過？前天我還看見你打從那兒出來哩！」

姜醉仙嘿嘿笑道：「大水牛！你知道的事兒還眞不少，別扯談，我這會兒就去找……」

話沒說完，人巳經一溜烟似的走了。

他走得很輕快，心頭可不輕快，張鐵嘴的話深深印在他心頭，大水牛的話也使他提高了警覺，對賭，他並不好，更不迷，只偶爾去過一兩次，却也瞞不過人家的眼睛。這正應了一句話——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藍士良對姚泉這位小兄弟似乎很認眞，除了大擺宴席之外，還要來一場堂會，他和姜醉仙很認眞地琢磨戲碼，清唱的點了好幾十段，最後來一齣綵排的虹霓關。

在姜醉仙的指點下，小型戲台也開始搭了起來。藍士良突然想起了姚泉；那妞兒今天會怎麼收拾他呢？

× × ×

姚泉整晚都沒睡，他似乎被那件事情困擾住了。從臉色看，他的精神好像還不錯；從眼光中却可以看出他是十分疲累的；而且他的目光中經常會現出閃爍的陰影，這足以表示他心中有事。

天麻麻亮，他就起了床一直磨鐕到日上三竿，他才打開了房門，去敲響對面那間房子的門。

看樣子，他是想和那位名叫唐淑蕙的姑娘單獨談談。

輕敲，不應；重敲，也不應。茶房剛巧走過來，輕聲細語地問道：「您找唐小姐？」

「不在麼？」

「昨兒夜裏就走啦！」

連夜走了？那麼急？開間房等在那裏只爲了吵一架？鬧一鬧，爲什麼？一連串問號浮上姚泉的腦際。

「姚先生！」茶房說：「那位姑娘好像留了一封信在櫃上。」

「留給我的？」

「我是聽賬房先生說的……」

姚泉大步下樓，到櫃上一問，果然那妞兒留了一封信給他。

拆開，清清秀秀的字跳入眼簾！

「姚先生：金陵不值留戀，速囘，若不納忠言，後悔在眼前。蕙留」

姚泉不禁冷笑一聲，輕輕將信箋揉皺。勸告？倒不如說是威脅還要恰當得多。

姚泉退了房，結好賬，提着行李；僱輛車，拉到了他的新住所——藍家大院。

藍士良一個大步迎出來，關切地問道：「沒事啦？」

「走了。」

「那妞兒走了？」

「連夜就走了。」

「哦？」

「留給我一封信，敎我速離金陵，不然後悔在卽。」

藍士良似乎不敢再提這件事，殷勤地說：「先去睡會兒，你臉色好難看，今晚咱們要好生熱鬧一下，到時沒精打采可不行。」

「藍大哥！」姚泉一臉凝重之色。「本來我找不到表叔，倒不以爲意，他浪蕩慣了，總喜歡東飄西走，經過昨晚上那妞兒這麼一鬧，我反而起疑了。大哥如果有空，不妨帶我到表叔住的地方看看。」

「姚老弟！」藍士良掏出烟捲來遞給姚泉，並爲他點燃火。「今天是好日子，咱們該好生樂一樂，別去想不愉快的事，行不行？不管多重要的事，都等到明天再辦，哦？」

「藍大哥！我是個急性子，敎我硬忍我可忍不住，您若是走不開，隨便敎一個識路的人帶我去就好了。」

藍士良皺皺眉頭，終於還是答應了：「好！我帶你去看看。」

唐老三住的地方在東牌樓黨家巷，就是夫子廟的右側，也是一座大雜院，他租了西廂一間房，房間雖小然，却不淩亂，兩張椅，一張几，一張床，再加上一座五斗櫃，倒也井井有條。

姚泉很注意房門，他發現門上沒有鎖，不禁發問：「表叔從不鎖門嗎？」

「鎖什麼門啊？」藍士良搖搖頭說：「又沒有値錢的東西，大雜院從不斷人，別瞧這些街坊一個個窮得沒有隔宿之粮，要他們作小偷，可不幹。」

姚泉笑笑，沒有再說什麼。他又拉拉五斗櫃，看了看，又翻翻褥子，似乎想掘什麼秘密。藍士良却在注意他的行動，也似乎想發掘什麼秘密。

結果是二人都不得要領地退了出來。

在大雜院裏碰到一個老婆子，藍士良管她叫錢大媽。她挺神秘地說：「昨兒有一個大姑娘來找老三哩！他說是老三的女兒。」

二人互望了一眼，他們心頭全有數，那個大姑娘是什麼人。

藍士良問：「進屋去沒有？」

「進去啦！我從來沒見過她，又沒有聽老三提過，有些恩疑，就跟了進去。」

「有沒有翻東西？」

「沒有。」

「問什麼沒有?」

「只問了一句話，她問：我爹一向都不鎖門的麼?」

藍士良不禁轉頭去看姚泉，而姚泉正在看別處，好像沒聽見這句話。

「錢大媽，」藍士良悄聲說：「要是那大姑娘再來，一面留住她，一面找人給我一個信，我要盤盤她，告訴妳，她不是唐老三的女兒，是個冒牌貨。」

「哦?……」

就在錢大媽驚疑之際，二人快步走出大雜院。

姚泉說：「藍大哥，你先回，我還到大安茶樓去瞧瞧……」

「這會兒人家還沒有開門哩!」

「那我就隨便走走……」

「好!記住回來吃午飯。」

姚泉是頭一次來南京，處處都陌生，由於這兩天東找西訪沒個完，倒是將夫子廟附近的地形摸熟了。

三幌兩幌又幌到了貢院前街張鐵嘴測字館的門口來了，他還沒有決定是否進去坐坐，那邊張鐵嘴已在招呼他了：「姚先生，進來坐坐呀!」

姚泉一步跨進，很客氣地問：「不礙你的生意麼?」

「這會兒少有買賣上門，㗏!昨晚你跟周老頭談了沒有?」

「談什麼?」姚泉反問。

「談你表叔的事。」

「周老先生把我看成了壞人。」

張鐵嘴故作吃驚地說：道「那會有這種事呢?」

姚泉笑笑，不再吭聲，那意思彷彿是說：你們是好朋友，我還能說什麼?

張鐵嘴反倒有些訕訕的感覺，不由自主地加以解釋說：「周老先生年紀大，行事謹愼……我曾聽人說過這麼一句話：江湖愈老，膽子愈小。」

姚泉沒有接話，停了一會兒，他突然問：「聽說周老先生帶了一個孫女兒在身邊?」

「嗯!」

「他兒子呢?」

「早年流浪在外，一直沒有回家。周老先生正在四處找他哩!」

「哦!天涯盡是未歸人。」

這回輪到張鐵嘴保持緘默了，他大概一時體會不出這句話的眞正意義，所以不敢隨便接口。

「張先生!」姚泉說：「你是位古道熱腸的人，一定很關心我這個探親不遇的天涯遊子。所以，我要告訴你一聲：餬口之處我已覓妥了。」

「哦!那眞是好消息，那兒?」

「在藍士良那兒帮閑。」

「藍士良?」張鐵嘴的口氣非常驚訝。

「他教我帮他照顧場子。」

「姚先生!」張鐵嘴凝重地說：「憑你那手岐黃之術，開館掛牌，挑帘設攤，還怕沒有病家上門麼?」

姚泉又是一笑。

張鐵嘴心直口快地說道：「藍士良是個地痞，不務正業，姚先生如果跟他交往，只怕不妥。」

「同流不合污，有何不可?」

張鐵嘴突然警覺，瞧這年輕人的氣質，絕不會將藍士良那種人看在眼裏，他大概有什麼目的吧?一念及此，嘴吧也就連忙閉了起來。

「你忙!」姚泉站起來打算告辭了。

「姚先生!今晚去不去周家?」

「幹什麼?」

「再看看周老先生的病。」

「哦!該去，該去，那麼夜裏見。」

張鐵嘴凝望着姚泉的背影去遠，胸悶總覺得有一團什麼東西壅塞着，他愈來愈發覺周青山的話有幾分對，這小子的言行的確有些教人生疑。

一團綠影閃了進來。

翠綠色非常醒目，也非常爽目，但是張鐵嘴的眼裏看來却猶如一團魔影，使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來人是昨晚那位姑娘。

她今天的態度與昨夜可不同了，笑瞇瞇地：「怎麼啦，張鐵嘴?兩眼發直，莫非昨晚遇了邪?」

「姑娘，請……請坐。」

她坐了下來，頭一伸，壓低了嗓門問：「姚泉跟你嘀嘀咕咕說些什麼?」

張鐵嘴自然不願去得罪這種言行詭秘的人物，但他也不是敷衍了事，他還想在這位姑娘的口中，套一點什麼出來。因此，態度和昨晚大不相同，很熱衷地說：「還不是在打聽他表叔。」

「唐老三眞是他的表叔?」

「咦!這難道還有假?唐老三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她沒有作什麼表示，沉默了一陣，突又問：「他住在客棧裏?」

「不是吧!聽說他已謀到事了。」

「在那兒?」

「在一個姓藍的那兒帮閑。」

「姓藍的?」她口氣輕鄙地說：「可是爛四兩?」

「妳認識?」

「我知道這個人。」

「姑娘對南京倒是挺熟的。」

「不熟也不敢來了。」她的脖子朝前一伸，嗓門又壓得低低的：「向您打聽另一件事，跟昨晚一樣的價錢，絕不少你一個子兒。」

張鐵嘴笑着說：「姑娘別提錢，提錢我就一個字也不說。妳對南京很熟，對我張鐵嘴恐怕不熟，我可不是見錢眼開的人。」

「既然這麼說，我可不好意思提錢了……聽說，你昨晚在天香閣聽戲的時候遇上了一個不講道理的粗漢。」

「有這回事。」

「聽說他也在找人。」

「不錯。」

「可知道他在找誰?」

「那就不知道了。」

「你能不能將那個粗漢的模樣兒，描述一下?」

張鐵嘴對那粗漢的印象很深，想都不用想，就說了出來：「他生得濃眉，環眼，闊口，長相非常威猛，年紀大概三十四，五歲，北方口音……」

「是不是有一臉絡腮鬍子?」

「這種長相的人定有一臉絡腮鬍子的。」

「這個人有一個特徵，不知你注意到沒有，他的手指特別粗短。」

「對!一點也不錯。」

「哼!」她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面有得意之色。「果然是他，他找的人也是唐老三。」

「哦?」張鐵咀不自禁地表露了驚訝之色。「他也在找唐老三?」

「嗯。」

「爲什麼?」

她並沒有去同答他的問題，却問道：「你一天能賺多少錢?」

「還不是混飯吃。」

「我知道，你能夠租屋開館，生意當然不壞。不過，想靠測字發財只怕辦不到。」

「誰想發財啊!能有一碗安穩的飯吃已經就不簡單了。」

「古話說得好，人無橫財不發，眼面前就有一個發財的機會，只看你是否能抓得住。」

張鐵嘴心頭暗暗一怔，情況已經亮出警號了，再往下纏，可能會纏上一身麻煩，但是心頭那份好奇實在太強烈，禁不住還是要跟對方搭下去：「發財誰不想，只是，我有那份能耐嗎?」

「絕對有那份能耐。」

「姑娘太誇捧了……」

「張鐵嘴!我是跟你說正經的，要不要抓住這個機會，給我一句話。」

張鐵嘴明知深入是件危險的事，然而好奇心却驅使他一個勁兒地深入，故意顯得貪婪地道：「姑娘你倒說說看，是個什麼的機會?」

「張鐵嘴!我可是在跟你說正經的，如果你抱着進書場，聽故事的心理，那就錯了。你要我先告訴你到底是什麼機會，那樣將逼得你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發財，一是死。」

那個「死」字在她說來非常輕鬆，好像生死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也好像她一手掌握了任何人的生死之權。

張鐵嘴不由得打了一個冷顫，就在這一瞬間，他的好奇心突然消失，搖搖頭說：「算啦!我可沒有這個膽子，命中沒有財星高照，又何必勉強哩!」

「哼!你眞是一個老狐狸!」她站起來，轉身向外走去。

她突然又停住，而且還在緩緩後退，好似發現了什麼可怕的東西，不錯，有人擋住了她的去路，就是她方才打聽的那個人。

他那雙環眼直直地盯在她的臉上，好像她的臉上有什麼誘人的圖樣，她也以同樣的目光望着對方。

那長相威猛的漢子突然出手，右拳緊握，搗向那姑娘的心窩，張鐵嘴嚇了一跳，心想：這一拳不將她搗一個窟窿那才怪。

孰料那位姑娘的身手非常靈活，屋子雖小，她却騰跳自如，一連躲了對方三拳，這才嚷道：「姓龍的!這不是打架的地方，如果眞想打，咱們上別處去。」

「妳說上那兒?」

「隨便你。」

「好!跟我走。」姓龍的轉身就走。

那位姑娘原來在耍奸猾，姓龍的剛一轉身，她就輕巧無聲地撲了過去，手中一把三寸長的小刀，齊根扎進了對方的背心窩。

張鐵嘴連忙閉住了嘴，不然他一定會大呼小叫起來。

只不過一眨眼間，那位姑娘已經無影無踪了。

姓龍的手扶門框，以乞憐的目光望向他，張鐵嘴連忙跑過去，扶住他，結結巴巴地問：「你……你……你……」

「別嚷嚷!」姓龍的漢子很鎭定。「那娘們心狠手不狠，偏了那麼一點兒，沒有扎進我的心。扶我到裏頭去，再趕緊去給我請一個大夫來……」

「那把刀……?」

「讓它留在裏頭，拔出來，一冒血就難救了。」

張鐵嘴連忙扶他進了屋裏，這時候他也顧不了姓龍的是好人，壞人，只知道救人要緊。

放下簾子，他匆忙跑出測字館，往街心一站，他又茫然了，找誰呢?

他突然想到了姚泉。

對!就去找他。

× × ×

「你的運氣眞好，」姚泉一面爲姓龍的包紮傷處，一面說：「一來刀身不夠長，一來偏了那麼一丁點兒，否則你就別想活了。」

姓龍的爬在張鐵嘴的床上，一句話也不說，也沒有呼痛，看起來他很够種。

張鐵嘴則冷冷地注視着姚泉的每一個動作。他發現：姚泉的手法非常熟練，而且隨身携帶了不少傷藥。他雖然沒有看出什麼名堂，總覺得這個年輕人頗不簡單。

「我再說一遍，你的運氣很好，」姚泉說得很慢，似乎想加深聽者的印象：「又碰上我這個對刀傷很內行的大夫。不過，有一個人就因此而走了霉運。」

「誰?」姓龍的畢竟不是啞吧。

「這位張先生。」

吃驚的不是那個姓龍的，而是張鐵嘴。

姚泉手裏的工作沒有停，口也沒有停：「這位張先生是個古道熱腸的人，使他受累，你恐怕也過意不去吧?」

姓龍的轉過頭來，吃驚地問：「這話從何說起呢?」

姚泉笑了笑，神態看起來很輕鬆，語氣很凝重：「那位女兇手一定不會放過他的。」

「爲什麼?」張鐵嘴忍不住發問。

「因爲你是唯一目擊她行兇的證人。」

張鐵嘴目瞪口呆，那姓龍的也倏地坐了起來。

姚泉又按着他躺下去：「老兄!你還是安穩點躺着吧!血還沒有止啊!」

姓龍的長相雖威猛，却不是一個粗里粗氣的人，他憂心忡忡地說：「那怎麼辦呢?那怎麼辦呢?……」

張鐵嘴倒很坦然：「你安心養傷吧!我了不起關上門板歇幾天。」

姚泉的工作已經完成，他伸直了腰，吁了一口氣說：「張先生!你可別將這件事看得太過輕鬆，那娘兒我見過，狡猾得很，如果她存心要找你，你就休想躲掉。」

「唉!」張鐵嘴嘆了一口氣，臉上却勉強地擠出了一絲笑容。「生死由命，富貴在天，我已經活了四十出頭，死了也不算短命……要嘛!我趁這機會回家去一趟，二位不必爲我担心，倒是這位龍先生，重創在身，那位姑娘萬一再來找你，那……?」

姓龍的很沉靜地說：「我倒不怕她再來找我，只要面對面，就算我重創在身，我也不含糊她。……這位大夫貴姓?」

「敝姓姚……」

「診金如何算法?」

「一句話。」

「那怎麼成，一定要付錢。」

「古人說，一字值千金，這一句話已經不少錢了。」

「一句什麼話?」

「那位姑娘姓什麼?叫什麼?」

「唐淑蕙。」

「這是她的眞名?」

「她一直都用這個名字。」

「眞是太巧了。」

「難道你也認識一個名叫唐淑蕙的?」

姚泉不再說下去了，揮揮手說：「你可以走了，明天傍晚時候請到藍家大院來找我，還需要換一次藥。」

「張先生這邊……」

「你不用管，你也管不了。」

姓龍的抱拳一拱，走了。

「姚先生!你看這個姓龍的是好人還是壞人?」

拳王奇利懂得中國功夫

雲山

本年六月下旬，拳王奇利對英國的拳王畢納的一場拳鬥，在吉隆坡舉行，吸引了無數拳迷到該處參觀。它把世界各地放映的電視版權出售，獲得一千萬美元，除各項開銷之外，拳王奇利淨賺二百五十萬美元，還沒有包括他替自己投下的賭注在內。

這一次拳王奇利跟畢納交手，有許多人在事前睇好畢納，因爲他的「左直拳」一向無敵，橫掃英國，加上畢納的年齡僅有二十三歲，奇利已經有三十一歲，年齡方面顯然是畢納佔上風，畢納雖然在經驗上吃虧，但在體型以及年齡這兩方面却是佔上風的，故此有人睇好。

畢納重過拳王奇利十多磅，他的左右拳都可以在「拳力計算機」上面打得出八百磅來，拳王奇利現時已經老退，他的拳頭打到拳力計算機上面只有六百五十磅，那是奇利另外一種吃虧。不過，認眞懂得拳鬥的人都投注在奇利這方面，影響所及，奇利跟畢納的盤口是二比一，即是說，奇利贏了，投下一萬元的賭注，只贏五千，畢納却可以投注五千，則贏一萬，當然雙方面都沒把百份之五的佣計算在內。

何以拳迷多數替奇利捧場呢？可能是奇利一向的作風對他們有很大影響，奇利習慣了用誇大的口吻說他必操勝券，而且在事前有足夠的訓練，還把他在訓練營所做的準備工作用電視傳眞方式把它轉送世界各處，在報紙上面刊登，使拳迷懂得他確確實實的應戰，總之，拳王奇利並非閃閃縮縮的練習，十分豪氣，深得拳迷愛戴，那是鐵一般的事實。

此外，奇利還有另外一種情況是頗爲特異的，他多次告訴記者，認爲中國的功夫很有用，這句話暗示着他已經學過中國功夫，在繩圈裏面能夠把它施展出來，克服強敵，大多數人總是有些好奇心的，既然他這樣說，便意味到拳王可能有新的絕招施展出來，因之更加樂意捧場。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拳王奇利究竟這一次跟畢納交手，是否施展中國的功夫呢？有是有的，但却不是特別厲害，有如以前他跟美國監躉拳王李斯頓作戰時，一拳把他打暈那麼犀利。

那一次拳王奇利下場一分鐘多些，就使用左勾拳向李斯頓的頸部痛打，這一拳打中對方頸動脈，影響血循環，暫時沒有血液升到腦袋去，發生昏迷，眼見他搖搖晃晃的倒下來，因此拳迷鼓躁，以爲他們兩人串同搵食，事後證明了拳王奇利那一拳有些古怪的，他使用最薄的拳術手套，而且故意把中指稍爲突出一點，用這一隻指頭壓住對方的頸動脈，有如點穴一樣，以至一拳把李斯頓打暈，拳王雖然否認他使用「山形指」這種拳法，但却不否認那一拳是從中國功夫學習得來的，事後他再跟李斯頓交手，在第五個回合開始不久，右拳向對方的肩膊骨很沉重的打了一下，李斯頓給他打到右邊肩夾骨脫臼，公證人宣佈李斯頓無法再戰，於是拳王再度奪取勝利。這兩次很有名氣的拳王爭霸戰使奇利保持拳王的威名，由此反映出他對中國功夫是素有研究的，這一次他沒有盡量發揮一拳擊倒敵人的本領，純因爲他已改變戰署，下場第一個回合開始，他就決定堅守最有利的陣地，準備打到完場以點數取勝，因此之故，他能夠符合原定計劃，把體力保留到最後的一個回合，仍然以壓倒性的姿態出現，險些把畢納打暈。

奇利一向都是喜歡跳躍的，頻頻跳動，借此擾亂對方的視綫，使畢納發拳打得不準確，他就乘虛出擊，有兩個左勾拳打得出色，另有一個拋拳，好像中國拳術裏面霸王敬酒這一招，由下邊拋到上邊去，打到畢納搖搖擺擺。畢納擅長左直拳，故此他往往突然之間發動攻勢，左直拳之後就以右直拳出擊，又再回復左直拳，一發就是三下，快如閃電，那幾拳都是很沉重的，因爲他發拳之際，那雙眼睛給自己的拳頭遮住，故此奇利閃側他看不淸楚，反而給奇利由下邊發拳，一個拋拳，打中他的臉孔，這一招就顯得出奇利確是計算得十分準確，而且擅長「捉路」。

奇利有幾度散手好像詠春拳或者李小龍的截拳，即是說，他的拳握手打出去之後，並非一拳打到盡，打了不久，就收回來再打，連續打四五次，這些密集而短的拳，往往打中對方臉孔，雖然那些拳沒有勁，但却是計積分的，因此奇利一直都是積分比較畢納佔先十分八分左右，打到尾以點數計算勝負，他就佔了上風，這種戰術是他落場交手之前已經有所決定的，不過依照原定計劃打出而已。

西洋拳賽對於跳動的一邊是比較佔上風的，原因是計算點數的積分決定勝負之際，一拳落空就要扣分，細拳扣一分，大拳扣三分，渾身是勁，而又跳動不停的人，很容易就誘惑對方發拳，使它落空，亦即有較多的機會爭取績分，那是奇利苦練跳躍的原因。奇利雖然拳頭沒有像以前那麼沉重，但却愈來愈精明，而且懂得把中國功夫的原理放在西洋拳上面加以運用。

至於拳王奇利學習中國功夫，並非自今日始，他還沒有變成世界拳王之前，曾經在澳洲居留三年，在雪梨埠結識了一個姓黃的中國拳師，兩人的橋手敲擊，他居然打輸，由此他對中國功夫就有很深的傾慕，隨後他在黃先生那邊學習中國功夫有三年零四個月，然後分手。如果你細心看看他的左右兩邊前臂，你就發覺他的前臂特別粗壯，十分結實，當然是苦練過橋手才有這種成績，下場作戰，如果由第一場打到第十五場，有許多的機會是偶然以橋手撞擊的，前臂太過軟弱，實在吃虧，他戴上了拳術手套仍然重視橋手，那是他最聰明的地方。

他在中國功夫這方面學習躲閃之道，十分靈活，他跟畢納之戰，打足十五場，落場就跳動不已，簡直是從頭跳到尾的，這一套戰術就是中國功夫的賜惠。

他的跳躍並非向左右兩邊跳動，還把身體向前送或者向後靠，盡量擾亂視綫，使對方失去了攻擊的目標，一般而論，西洋拳師俱是習慣了軀體向前俯下一點，他却經常保持直立姿態，有時爲了閃避對方的直拳，微微向後縮，讓過對方的一拳，然後出擊，這種本領也是値得稱讚的，他甚至頻頻揮拳打擊對方胸部之下的肌肉，它就是中國功夫說的「氣門」。

「你說呢？」姚泉反問。

「我也看不出，見死不救是不仁不義的事，所以我才去找你……」

姚泉揮揮手，示意他不必再解釋什麼，然後又皺起眉頭，輕喟道：「到南京來雖然頭尾才兩天，我倒認識了不少人，不過，這許多人當中，也只有你張先生一個値得信賴……」

「難道那位周老先生就不値得信賴？」

姚泉搖搖頭。

「爲什麼？」

姚泉很世故地說道：「一歲年紀一分假，一層世故，又增一分假，累積起來，就假得厲害了。」

「你的說法固然有理，却也不見得人人如此，我和周老先生相處很久，對他的爲人處事多少有點了解，以我看，他最少不是壞人。」

姚泉笑笑，沒有再繼續爭論，但是話題仍然在周青山身上：「周老先生的境況並不怎麼好，一病下又不能拉場子賣膏藥，靠什麼過活呢？」

「他的女兒雪姑在一個雜耍班子搭班，要刀槍把子，混生活是沒有問題的。」

「周老先生喜歡進書場麼？」

「挺愛。」

「可曾聽過表叔的水滸傳？」

「身體朗健的時候天天去，後來病躺下就沒去了。」

「張先生，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你可千萬別吃驚。」

「哦！」未聞正題，張鐵嘴巳經先感到驚詫了。

姚泉一個字一個字很用力地說：「周老先生根本就沒有病。」

「他沒病？」

「可以說他在裝病。」

「裝病，這……簡直太令人難以相信。」

「你應當相信我不會說假話，更應當相信我不會看走眼。」

「你既然發現他沒有病，爲什麼還要爲他開方子，教我去抓藥呢？」

「因爲我不願戳穿。」

張鐵嘴頻頻搖頭，喃喃地說：「這眞是一個奇怪的世界，有許許多多奇怪的人讓你摸不透，有許許多多奇怪的事令你想不到，唉！」

「張先生，別盡談別人，也該談談你自己……你府上是……？」

「句容。」

「近得很。你是應該回鄉去一趟，而且還得馬上走，多待一會都可能有變。」

「謝謝你的提醒，我立刻就封館動身。姚先生，我也想提醒你一件事。」

「聆教。」

張鐵咀很誠懇地說：「不管你到南京來的目的是什麼，也不管你是好人，還是壞人，藍士良那兒絕非棲身之所，你要三思。」

姚泉笑而不答，其實他的笑就是一個明確的回答。

張鐵嘴猛地打了一個寒顫，姚泉那種微笑，似有一千種涵義，他突然發覺他的提醒不但多餘而且愚蠢，姚泉投身藍士良，必然有其用意。姚泉當然也發現了張鐵咀的臉色不對勁，他連忙說：「張先生，你的好意我心領，在夫夫子廟混混的人，只怕只有你這一個君子……這都是閒話，你打算立刻回句容去一趟麼？」

「這就走。」

「那麼，我送。」

「不必了吧！」

「送送你，順便聊聊。」

張鐵咀心裏有數，聊聊是假，保護是眞，也就不再說什麼，收拾了幾件換洗衣服，打一個小包袱，往肩膊頭上一掛，鎖上大門，跟姚泉雙雙走了出去。

才走了兩步，張鐵咀的一隻手突然搭上了姚泉的肩膊頭，好像站不住的樣子。姚泉年紀雖輕，却是經驗豐富，將張鐵嘴身子一扳，果然，背心窩揷着一把刀。

這時，街上巳有稀稀疏疏的行人，在一瞥之間，根本就看不出誰是擲刀子殺人的兇手，根據常情判斷，兇手在出刀之後，一定迅速地離開現場。

張鐵嘴的嘴吧張得很大，喉嚨眼裏咯咯響，却說不出話來。姚泉在對方袋中一掏摸，摸出鑰匙，打開測字館的大門，將張鐵嘴拖了進去。

情況和姓龍的幾乎完全一樣，刀身很短，也是偏了那麼一丁點兒，但是也有顯著不同之處——兩把刀完全不一樣，換句話說，要殺張鐵嘴的人並非姚泉想像中的唐淑蕙，那麼，是誰呢？

張鐵嘴的傷勢總算被姚泉控制住了，沒有性命之危，但是，善後問題却非常嚴重，誰來照料他？誰來保護他？

「姚先生！」張鐵嘴現在巳經能夠說話了，聲音很微弱，吐字倒還很清楚：「大恩不言報……」

「不要說這些閑話，在南京可有知己的朋友？」

「除了周青山再也沒有……」

「周青山絕不可靠，情非得巳，我只有帶你去藍家大院……」

「不！我不去那兒。」

「那麼，你只有另一個地方可去。」

「何處？」

「閻羅殿。」

「哦？」

姚泉冷冷地說：「張先生！你是個絕頂聰明的人，難道不明白的處境非常危險麼？」

「我明白！」張鐵嘴鼓足勇氣說：「我寧可碰碰運氣，也不願去投靠一個絕對不可靠的人。」

「藍士良也許不可靠，但我在你身邊。」

「剛才你也在我身邊。」

這一句話使得姚泉瞪大了眼睛，連退了好幾步，語氣中揉和了驚訝和憤怒：「你不信任我？」

「不是不信任，而是兇手神出鬼沒，防不勝防，姚先生！說句你不見怪的話，你到南京來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又何必拖累你呢？」

「你要我放手不管？」

「是的。」

「最少也該有個人來侍候你的茶水。」

「我只拜托你一件事。」

「請吩咐。」

「送我到街尾周家去。」

「周青山？」

「是的。我認爲那裏比較方便，也比較安全。」

「好吧！」姚泉無可奈何地答應下來。

× × ×

姚泉就這樣忙了一個上午，離開周青山的家，巳經是日正當中了。

周雪姑提着菜籃從市場買菜回來，在大門口和姚泉碰了個正着，他倆沒見過，但是周雪姑却猜出來了試着問道：「您可是姚先生？」

「是的？妳是……。」

「我叫雪姑，謝謝你給我爺爺看病。」

「哦！原來是周姑娘。」一聽是周雪姑，姚泉不免多看了幾眼，不錯，天生麗質，她媚中帶着幾分英氣，一看就知道是練過幾天武功的人。①

（未完）

超人幻想傳奇故事

倪匡·文
盧令·圖

兩生(上)

未了今生願　堅求來世成

「兩生」有「正篇」和「續篇」，是不可分割的，當然，以「正篇」爲先。

「兩生」的正篇和續篇，時間隔得相當遠，在小說的形式上，是不適宜聯結在一起的，但必需一起寫出，因爲它們之間是一體的。

「兩生」的正篇和續篇，都是非人協會的六個會員之中，最神秘的會員，阿尼密先生的經歷，「正篇」是他在非人協會的會址中，對其餘五個會員講出來的，「續篇」是相隔很多年以後的事，是他的經歷。

× × ×

阿尼密顯然喜歡陰暗，遠超過喜歡光亮，所以，他一直坐在陰暗的角落。

阿尼密也顯然眞的不喜歡說話，但這時，他已然要推薦會員，他自然非說話不可。

他的第一句話，給非人協會會所的大廳，帶來了異乎尋常的沉靜，儘管他講那句話時，語音清楚，語意也沒有任何混淆之處，可是聽到的人，還是懷疑自己聽錯了。卓力克推薦的是一個死了三千年的人，但死人總還是個人，而且他必定曾經生活過。

但是阿尼密說什麼？他要推薦一個未曾出世的人？

一個未曾出世的人，就是根本不存在，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如何能成爲推薦的對象？

但沉靜管沉靜，沒有人懷疑阿尼密是在開玩笑，阿尼密是如此不喜歡說話，二十年中，聽不到他二十句話，他決沒有理由浪費一句話來開玩笑的。

還是阿尼密自己，最先打破沉默，他道：「我推薦一個未曾出世的人，一個……應該說，快將出世的人，大約再過五個月，他就可以誕生了。」

這一次，大家聽得更清楚了，的的確確，最神秘的會員，阿尼密先生，他要推薦的新會員，是一個還未曾出世的人，但當然不是不存在，如果是五個月之後出世，那麼，在母體之中，他已經是一個初具人形的胚胎了。

阿尼密又道：「我加入非人協會的時候，我的恩人，海烈根先生——」

當阿尼密提到「海烈根先生」之際，其餘五個會員，都有肅然起敬的神情。

海烈根先生，就是上一代的唯一會員，他們六個人，全是海烈根先生引進非人協會的，他們對海烈根先生，都有一種對父親一般的崇敬。

阿尼密頓了一頓，又道：「大家一定還記得海烈根先生對我的介紹，他說，我已經參破了生命的秘奧，參破了生死的界限。」

卓力克先生道：「是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一直都不明白。」

阿尼密笑了一下，他仍然在陰暗角落之中，是以他的那對有着奇異神采的眼睛，看來有一種幽綠的光采，就像是一對幽靈的眼睛一樣，他的語氣很平淡，說道：「其實，這一句話，一點也沒有什麼深奧的意思，我只是一個靈媒。」

阿尼密這句話一出口，其餘五個會員，不禁一起「啊」地一聲。

因爲，自從二十年前，海烈根先生介紹阿尼密入會以來，他們一直有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海烈根先生還沒有死的時候，他們也曾詢問過，但是海烈根先生卻並沒有直接回答，只是

說：「你們自然會知道的。」

而由於阿尼密是如此不喜歡說話，所以他們也沒有問過阿尼密，這個謎，在心中一直悶了二十年，直到這時，才算有了答案，原來阿尼密是一個靈媒！

在得知了這個答案之後，五個會員，心中實在是十分失望。

「參透了生命的秘奧」，這句話聽來，可以引起無窮的想像，但一說穿，只不過是一個「靈媒」，就大不相同了，「靈媒」只不過是一種走江湖者的職業，自稱可以見到死去的人的鬼魂，和可以和已死的人通消息，如果說那可以算是一種職業，那實在不算得是高尚的職業！

各人雖然只是「啊」地一聲，並沒有說什麼，但是他們臉上的那種神情，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阿尼密立時道：「各位，應該相信海烈根先生的推薦！」

阿尼密這樣一說，五個會員臉上的神情，立時變得嚴肅了起來。

的確，他們本來，心中已經很有點輕視阿尼密的意思了，但是。阿尼密提醒了他們，海烈根先生，是不會隨便叫人加入「非人協會」的，他，一定具有加入「非人協會」的特殊條件！

瘦長會員緩緩地道：「一般來說，靈媒可以使死人和活人之間有某種溝通的，你——」

阿尼密道：「不錯，我有這種能力。」

范先生和那身材結實的會員，一起咳嗽了一下。

另外三個會員，則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因爲阿尼密對這個不可思議的問題，實在回答得太肯定了！

阿尼密像是也知道自己的回答，引起了別人的疑惑，所以，他立即說道：「我必需來解釋一下，經過我的解釋之後，各位或許就會覺得，能够和死人溝通，其實並不是如此之神秘的了！」

阿尼密先生平時不講話，這時大家才發現，他講起話來，很喜歡用「其實」如何，「其實」如何那種口氣。

范先生笑了一下，道：「正要請教。」

阿尼密略頓了一頓，黑暗之中，那兩點暗綠色的光芒，忽然熄去，可以想知，他是閉上了眼睛，然後，那兩點幽綠的光芒，又接着閃動了兩下，才聽得他再開口，道：「死人和活人，根據現在的科學水準來看，實在是完全一樣的，一個人一分鐘之前是活人，一分鐘之後就死了，他整個身子的化學成份，完全是一樣的，重量相同，骨骼的數目相同，身體內的一切，全部相同，但是，死人和活人，却是不同的。」

范先生大聲道：「當然，死人沒有生命，活人有！」

阿尼密先生笑了笑，他的笑聲很神秘，聽來有點令人不寒而慄，他道：「是的，死人沒有生命，活人有生命，可是生命是什麼？誰能看得到，摸得着？人失去了生命，就變成死人，可是生命實際上是完全虛無的東西，根本不可捉摸。」

卓力克道：「世界上有很多東西是不可捉摸，但只是存在的，例如無綫電波！」

阿尼密道：「對，其實這就是我想解釋的要點。人在活着的時候，體內的細胞，全在進行活動，而其中，思想細胞的活動，是人的活動的主體，我的意思，就是腦細胞的動，會產生一種極微弱的電波，每一個人，每一秒鐘，只要他的腦細胞還在活動，腦電波就一直在播發出去，世界上有二十多億人，實際上，就像有二十多億座無時無刻不在發射着微弱電波的電台一樣！」

瘦長會員道：「我仍然看不出這和你靈媒這一行，有什麼關係。」

阿尼密吸了一口氣，人人都可以聽得他吸氣的聲音，道：「太有關係了，每一個人所發出的腦電波，強弱不同，有的人強，有的人弱，強的腦電波，能呈游離狀態，存在於空間而不消失，而我，有着其他人所沒有的能力，我能够接收較強的腦電波。」

范先生立時道：「那就是說，人家在想什麼，你可以知道？」

阿尼密却又道：「不是這個意思。」

各人都不出聲，一面在細想阿尼密的話，一面在等着他再繼續解釋。

阿尼密又道：「每一個人在臨死之前，都有大量的腦電波散發出來，那是一個人自知自己的生命快要結束了，在他有生之年，一定有許多事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也有許多事，是他的見解，而還沒有發表的，全在臨死之前的一刹間，散發出來，那時候，他可能連講話的能力也沒有了，但是，他的腦細胞，還在活動，還有產生腦電波的能力。」

卓力克先生長長吁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你所謂和死人溝通，其實並不是眞正和死人有所溝通，只不過是如同死人生前有一篇遺囑，只不過只有你一個人可以讀到它，是不是？」

阿尼密道：「可以這樣說，但是還不完全，根據我的心得，一個人臨死之前的腦電波，特別強烈，當它急不及待地發出來，呈脫離狀態之際，它能自己重新組合，產生新的思想，而這種思想，是和這個人原來活着的時候的思想相同的。」

五個會員互望了一眼，不約而同地點了點頭，顯然他們都認爲，阿尼密的解釋已經够清楚了，或許是由於他腦部的構造，與衆不同，所以，他能够接收到呈游離狀態的腦電波，使他能和一個已死的人，作思想上的溝通。

但是，他們還不明白，那和阿尼密要介紹一個新會員，有什麼關係。尤其，阿尼密曾說過，他要介紹的會員，就是一個還沒有出世的人！

瘦長會員站了起來，走了兩步，道：「阿尼密先生，你剛才說過，你要介紹的那個新會員——」

阿尼密忽然也站了起來，他不但站起來，而且，還從陰暗的角落中，走了出來，使燈光可以照到他的身子和他的臉上。

他的臉色，看來十分蒼白，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灰色，雙頰陷下去，再配上他那一對幽綠色的眼睛，看來實在是十分駭人。

他望着各人，道：「是的，我這樣說過，我是十分認眞的，因爲這樣的事，對我來說，也還是第一次，但是我確信，這件事，是實實在在發生着！」

范先生用誠懇的語調道：「請說，我們對你的話，並沒有任何懷疑。」

阿尼密道：「五個月前，逝世的賚德敎授，你們一定知道的了？」

五個會員又互望了一下，點着頭，表示他們知道這個人。

× × ×

賚德敎授反手按着自己的後腰，長時間坐着不動，使他的腰際有點酸痛，但是他的雙眼仍是湊在顯微鏡的眼上，全神貫注地看着。

黃熱病的病原體，在高倍數的顯微鏡下，扭動着，看來異常醜惡，就是這些要放大三千倍才能看得到的東西，每天都奪去上千人的生命，賚德敎授已經成功地將牠分離出來，培養

成功了。

從明天起，賨德教授就可以開始尋找牠的抗體，發明醫療黃熱病的藥物，再進一步，還可以製造防止黃熱病發生的疫苗，大約有五年的時間，熱帶性黃熱病，就可以受到徹底控制了！

當賨德教授想到這一點時，他的心情異常愉快，直起身子來，小心地將切片取下，放進切片盒中，又將桌上的培育箱，小心地搬進一個鋼櫃之中，鎖了鋼櫃，試了一下的確已經鎖好了，才轉回身來。那培育箱中，有着無數的黃熱病病原體，如果不小心，讓培育箱中的病原體「逃」了出來，那麼，整個耶加達，就會成爲疫區，上百萬人會死亡。

賨德教授一面轉過身來，一面脫下了白色的罩袍，實驗室中只有他一個人，陪着他的是各種儀器和書籍，賨德教授有兩個助手，但是今天，這兩個助手，一早就向他請假，離開了實驗室，以致使賨德教授這時，沒有傾訴成功的喜悅的對象。

也由於這個原因，他更加要快一點回家去，去見紅霞。紅霞是賨德教授的「小妻子」，不但人家這樣說，就是賨德教授自己，也同樣以「小妻子」來稱呼紅霞，因爲他們兩人的年齡，相差了四十年。紅霞今年才十九歲，他們是去年結婚的。

紅霞如何會闖進賨德教授的生命之中，連賨德教授自己，也只剩下一片糢糊的回憶。在他的記憶之中，他的生活，離不開實驗室，白罩袍，厚厚的書本，顯微鏡的鏡頭，試管，和一切與細菌有關的事物。或許是他看慣了各種奇形怪狀的細菌，所以當他面對着人的時候，他的眼光總是惘然的，陌生的，好像根本不覺得對方存在一樣。

紅霞本來是他的兩個助手中的一個，是他那一系中成績最優秀的兩個學生之一。另一個助手是倫諾，一個膚色黝黑，雙目深陷，衝動而又好學的印度尼西亞小伙子，常常自詡自己是眞正的棕色人種。

開始，一切都是那麼正常、刻板，在賨德教授看來，紅霞和倫諾，全是一樣的，穿着白罩袍的一個助手。

賨德教授在最近的一年來，一直在從事黃熱病病原體的分離工作，工作進行得相當緩慢，但是也相當順利，那一次的事情，可以說完全是偶發的。

倫諾有事，早離開了實驗室，紅霞也準備離開了，正在將一組有着細菌培育液的試管，放進安全的鋼櫃之中，賨德教授正在記錄他研究的心得，當他在振筆疾書之際，聽到了一下玻璃的碎裂聲，和紅霞的一下驚呼聲，賨德教授立即轉過頭來，看到紅霞的手中，提着半截碎裂了的試管，面色白得比白色的罩袍尤甚，而白色的罩袍上，染着十幾點淺黃色的細菌培養液。

賨德教授陡地發出了一下呼叫聲，整個人彈了起來，紅霞打破了試管，沾在她身上的培養液之中，每一滴內，就有上億的細菌，那是足以致命的毒菌！

紅霞顯然也知道她做錯了什麼，所以她的臉色，才會一下子變得如此煞白，而且，她看來完全不知所措，賨德教授大叫着彈了起來，奔向盛載消毒液的噴筒，提起噴筒來，對準紅霞，像是提着滅火筒，對準了一堆熊熊燃燒着的烈火一樣，按下噴射掣，消毒液發出「嗤嗤」的聲響，噴向紅霞，賨德教授一面噴着消毒液，一面叫道：「脫下來，將身上的衣服，全脫下來！」

紅霞起先，還只是呆呆地站着，消毒液已經淋得她全身都濕透了，不過她隨即明白了賨德教授的意思，她脫下白罩袍，脫下了身上的衣服。

當她赤裸地站在賨德教授的面前之際，賨德教授仍然不斷向她的身上，在噴着消毒液，直到一筒液體，全部噴射完畢。

紅霞想說話，但是口唇顫動着，沒有發出聲音來。

她只是站着，不動，任由淺紅色的消毒液，順着她的肌膚，向下滴着。

而賨德教授也呆立着不動，他一樣想說些什麼，可是也一樣地發不出聲音來。

在科學上，賨德教授已經有過好幾項極其輝煌的發現和發明，但是在他五十八年的生命之中，他却第一次發現，一個少女的胴體，是如此之美麗，那種美麗，簡直是難以形容，也無法抗拒的！

紅霞突然哭了起來，撲向賨德教授，同時緊緊地抱住了他，紅霞的哭泣，可能是因爲剛才所受的驚恐，實在太甚了，但是當賨德教授也抱住了她，雙手觸到她光滑，豐腴的背脊之際，他吻了她。

紅霞在兩個月之後，就成了賨德教授的「小妻子」。

婚禮是在醫院裏舉行的，並不是因爲賨德教授是一個權威的醫學家，而是紅霞還沒有離開了醫院。

那次的意外，賨德教授雖然行動迅速，可是細菌逸出之後的蔓延，更加迅速，可能當初，只是極少數量的毒菌，沾到了紅霞的五官，未被消毒液消滅，這一小撮細菌，就侵入了紅霞的體內。

紅霞在足足發了三十天的高燒之後，才被從死亡的邊緣上搶了回來，可是，她不再是一個學業優異的醫科大學生，而變成了一個對外界的事物，幾乎一無所知的人，她的腦部，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她變成了白痴，儘管她美麗的外形，一點沒有變化，可是她成了白痴。

當賨德教授決定要和紅霞結婚之際，整個學術界，爲之轟動，賨德教授的許多朋友，紛紛勸阻，當時的印度尼西亞，還在荷蘭的統治之下，荷蘭總督曾經勸過三次，當時賨德教授一定堅持自己的意見之際，總督立時向荷蘭皇家科學院報告這件事。

有三位科學院的院士，其中包括兩位是賨德教授中學時期的同學，特地從荷蘭來到耶加達，勸賨德教授改變主意。不過，賨德教授的決定，已經沒有什麼力量，再可以改變的了。

一個如此著名的荷蘭科學家，娶了一位荷蘭殖民地的少女，而且這個少女還是白痴，這件事，無論如何，是極之轟動的。

不過賨德教授却不理會人家怎麼說和怎麼想，他在結婚之後，只是全心全意，愛着紅霞，照顧她的一切生活起居，和她說着她聽來根本毫無反應的話。在別人看來，賨德教授像是一個大傻瓜，但是賨德教授却知道，自己找到了第二生命，在書籍之外，他有了精神上的另一寄託。

時間過得很快，賨德教授結婚已經快一年了，實驗室中原來是兩個助手，紅霞去了之後，只有倫諾一個人，在這一年之中，倫諾對工作很努力，幾乎是日以繼夜，賨德教授對他也極滿意。

但是有一點，是賨德教授始終耿耿於懷的，那就是自從實驗室中的那件意外發生之後，倫諾和他很少講話，尤其是在他結婚之後，除了工作上必需之外，倫諾簡直是一言不發。

不過，全神貫注於工作的賨德教授，也沒有多去注意這件事，他只不過發覺這個年輕人，本來就已經陰沉的神情變得更陰沉而已。而今天，病原體被成功地分離了出來，倫諾却不

在實驗室中。

賨德教授有急不及待的感覺，他要快點趕回家去，告訴紅霞，他的工作，已經快告完成了，當他的工作完成之後，他就可以挽救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儘管他知道，紅霞在聽了他的話之後，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反應，但是他也必需早一點讓紅霞知道。

他鎖上了實驗室的門，走出了建築物，大學的校園中，顯得出奇地靜。

賨德教授搖着頭，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這樣，你越是想碰到一些人，傾訴一下你心中的歡愉，可是却偏偏一個人也見不到，但是當你希望能一個人靜一靜的時候，你身邊就會有數不淸的人了！

賨德教授一直向外走着，當他來到學校門口之際，才見到了看守校門，傳達室的老力。老力至少有七十歲了，行動已經很蹣跚，當賨德教授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吃力地推上學校的鐵門，而當他回頭看到賨德教授之際，他現出十分驚訝的神色來。

賨德教授像往常一樣，和老力打了一個招呼，道：「老力，你好！」

老力滿是皺紋的臉，牽動了幾下，啞着聲音，道：「教授，你……到哪裏去？」

賨德教授微抬着頭，吸了一口氣，道：「回家去——怎麼？有什麼事發生？」

老力搖着頭，聲調很急促，說道：「有事發生，所有的人全躲起來了，我是說，你們荷蘭人，全躲起來了，教授，你還是別回家的好！」

賨德教授皺了皺眉，老力的話，聽來雖然沒頭沒腦，但是賨德教授是明白的。目前是印尼極度混亂的一個時期，日軍南下，荷蘭自顧不暇，印尼的民族主義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不時有示威，暴動，老力這樣說，一定又有大規模的暴動發生了。

賨德教授想了一想，道：「我不怕，我和你們是好朋友，是不是，老力？」

老力的笑容很苦澀，一面點着頭，一面却又搖着頭，道：「是，可是，你膚色和我們不同，你畢竟是荷蘭人，今天的情形有點不一樣，你可知道蘇加諾出獄了？」

賨德教授微笑着，道：「我在實驗室裏，已經整整兩天了！」

他略頓了一頓，才省悟地道：「難怪倫諾走了，原來有着這樣的大事！」

他說着，還是推開了大鐵門，閃身走了出去。

有着「演講台上的獅子」之稱的蘇加諾的出獄，是印尼民族主義運動的參加者的一件大事。蘇加諾的演講，帶有極度的煽惑力，這個儀容豐盛的印尼人，有一股奇異的力量，使得他的同胞，跟着他的意念去走。當賨德教授離開了校園，看到了街道上冷冷淸淸的情形之後，他知道，蘇加諾一定又在發表演說，而所有的人，一定全趕到廣場，去聽他的演講了。

街道上的確很靜，只不過有一些婦孺，和一些中國人，還留在店舖裏，賨德教授的住所，離學校並不遠，他一直都是步行來往的，但這時，他却希望有一輛車子，因爲這種寂靜，太不尋常了。在極度的寂靜之後，一定是狂熱的爆發，世事運行的規律，幾乎全是一樣的。

賨德教授轉過一條街，就在他剛轉過街角之際，喧鬧的人聲，像是火山爆發一樣，傳入了他的耳中，賨德教授陡地站定，在他面前，是一條只有兩百公尺長的短街，街道兩邊，都是一些中國人開設的商店。

剎那之間，他所看到的情形，令得他目定口呆，他看到上千個印尼人，呼叫着，揮着拳頭，火把，木棍和鐵枝，自街的另一端，湧了過來。

那情形，就像是在顯微鏡中看到的上億細菌，侵入人體的組織一樣。

這上千個印尼人，叫着，奔着，搗毁一切他們經過地方的所有的東西，衝進兩旁的店舖之中，拖出在店舖中的人來。

賨德教授睜大了眼，他看到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被抓着頭髮，拖了出來，她的尖叫聲被上千人的呼叫聲所淹沒，十幾根鐵枝立時擊下，有一根鐵枝，插進了她的胸口，她倒了下來，人潮繼續前湧，在她的身體之上，踏了過去，就像是倒在地上的不是一個人，而只是一綑用舊了的賁蔴。

有幾家店舖，已經着了火，從店舖中衝出來的人，沒有一個可以奔出十步以外，就一個一個倒了下來，向前衝來的印尼人，完全像是瘋了一樣。

賨德教授也陡地叫了起來！

他高舉着雙手，用印尼話叫着：「不！不！快住手！快停止暴行！」

他一面叫，一面向前奔去，他的叫聲，也淹沒在上千人的怒叫聲之中，陡地之間，他面上被一根木棍，重重地擊了一下，濺出來的血，使得他視綫糢糊，看出去的一切，像是都蒙上了一層血腥。

賨德教授的身子，搖搖欲墮，他想抓住一個人，好讓他站得穩，他叫道：「我是你們的朋友！」

他實在連他自己的叫聲也聽不到，在上千人的吼叫聲中，他只聽到一些口號，在高叫着打倒侵畧者，他的身子東歪西倒，他已經在那些印尼人的中間，在捱了太多的棍子之後，痛疼已經麻木，或許是他的頭臉上面完全是血，所以，已經分不出他是白種人是棕種人了，打擊沒有繼續臨在他的身上。

賨德教授實在無法再支持下去了，他看出來，眼前動亂的一切，全是一片暗紅色，被自屋中拖來打死的人，也是暗紅色。

就在這地獄般的一片暗紅色之中，賨德教授突然看到了張熟悉的臉！那是他實驗室的助手，倫諾！

賨德教授大叫了起來：「倫諾！」

他一面叫着，一面跌撞着，推開他身邊的一些人，向倫諾奔了過去。

倫諾也轉過了身來，那的確是倫諾，他向倫諾伸出手來，希望倫諾能夠扶住他，可是，倫諾却高聲叫了起來：「打倒荷蘭帝國主義份子！」

賨德教授還未及有任何反應，自倫諾手中揚起的木棍，就已經劈頭擊了下來。

賨德教授發出了一下絕望的叫聲，那一下木棍的襲擊，他或者可以經受得起，但是，揮動木棍的是他的學生，他却經受不起，在大叫一聲之後，他就昏迷了過去，許多人繼續打他，直到另外發現了目標，才又踏着他的身體，奔向前去。

那一場小小的暴動，究竟死了多少人，有多少人的生命，在極度的痛苦之中結束，完全沒有統計，因爲，那實在太微不足道了，一場只有一千人的暴動，燒了一些店舖，死了一些人，那在充滿大規模暴行的地球之上，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對於阿尼密來說，如果不是賨德教授恰好在這場小小的暴動之中喪生，他也不會知道，有過這樣的一場暴動。

阿尼密是半年之前，由一個朋友的介紹，而認識了賨德教授的，賨德教授曾和阿尼密就人類腦部活動一事，作過詳談。

賨德教授的目的，是想阿尼密能夠對他的

妻子紅霞的白痴狀態，有所改進，但是阿尼密卻無能為力。

阿尼密住在耶加達郊區的一幢屋子中，賣德教授死亡之際，他完全不知道。

阿尼密那時，正坐在一張籐椅上，閉着眼，在靜靜地思索着，這是他的習慣。

突然之間，他聽到了賣德教授的聲音，在他的耳際道：「阿尼密，我的朋友。」

阿尼密睜開眼來，他的身邊並沒有人。

阿尼密陡地震動了一下，立時又閉上了眼睛。他在那一剎那之間，已經知道，賣德教授死了！

和死人「通話」，對阿尼密來說，是很尋常的事，他那時「聽」到的聲音，實際上，只不過是他接收了賣德教授游離腦電波，再刺激他聽覺神經的一種反應。

阿尼密嘆了一聲，他回答道：「教授上星期我還見過你，發生了什麼事？」

他又聽到了賣德教授的話，道：「我也不知道，事情來得太突然了，阿尼密，我的朋友，我不能就這樣放棄，我的研究，已經成功了，它可以挽救上萬人的生命，我一定要繼續下去！」

阿尼密仍然閉着眼睛，他作為一個「靈媒」，已經有很多次和死人「交談」的經驗，他知道，這種「交談」，和與生人的交談不同，死人的話，他所能接受到的，幾乎毫無例外地，極其固執。

這一點，阿尼密也可以解釋，因為，人死了之後，在臨死之前的腦電波，雖然呈游離狀態，而且能夠受到與之「交談」者的腦電波影響，而自由組合，作出回答。但是在游離狀態中的腦電波，絕及不上人在活着的時候，源源不絕發射出來的腦電波。活着的時候，數以億計的腦細胞，不斷在活動着，腦電波可以有無數的組合，而呈游離狀態的一組，只不過是人臨死之前所發出來的，它只能重新組合，而不能再增加，臨死之前的意念如何，就算組合的變化一樣，可以有很多，但是這種意念，卻是絕對不可能再改變的了。

所以，阿尼密知道，和死人「爭辯」，是最沒有用的事，因為死人不會改變他的主意。阿尼密知道這時，賣德教授已經死了，他之所以還能「聽」到賣德教授說話，那是因為賣德教授一定死得極不甘心，在他臨死之前，他還有一點時間，將他的腦電波，大量發射出來之故。

阿尼密嘆了一聲，說道：「教授，你已經死了，但是你的研究工作，會由你的助手繼續下去！」

賣德教授的「聲音」，有點嗚咽：「不會的，倫諾不會對我的研究有興趣，一個從事研究怎樣救人的人，是不會殺人的！」

阿尼密想儘量令得「談話」輕鬆一點，他道：「殺人？倫諾是一個很不錯的小伙子，你怎麼會以為他會殺人？」

賣德教授的聲音，有着辛酸的、苦澀的笑聲：「不是我以為他會殺人，第一棍打中我頭的就是他，接着是另外許多人，他們不斷地打我，直到我仆倒在地上，然後，他們在我的身上踏過，我知道自己要死了，我不願意死，我要將我的研究工作繼續下去，老天，只差那麼一點點，我就可以成功了！」

阿尼密又嘆了一聲：「可是，你已經死了，老朋友，你已經死了啊！」

賣德教授卻很固執：「是的，我知道我已經死了，我知道得很清楚，生命是怎樣離開我的，正因為我知道自己會死，所以，我和你的認識，很有用處，你和我提及過人的腦電波，又曾對我說過，人臨死之際的腦電波，最是强烈，可以呈游離狀態而存在，有時，甚至可以强烈到刺激他人的腦電波，使這個人的視覺神經受感應而看到形像，這就是許多人會看到鬼的原因。」

阿尼密有點無可奈何：「是的，的確是這樣，不過，一組再强烈的電波，其實什麼也不是，根本是看不見，摸不到的。」

賣德教授仍然固執地說道：「你也曾說過，强烈的游離腦電波，可以使物體產生電流的感應！」

阿尼密抹了抹手心的汗，這樣固執的「鬼魂」，在他來說，也是第一次遇到。他點着頭：「是的，可以使物體因為產生電磁感應而移動，但是那只不過是一點簡單的動作，例如使一隻杯子，自桌子上跌下來，或者使一張椅子翻倒，等等。據我所知，最强力的一組腦電波，游離存在於蘇格蘭的安迭斯古堡中，它們能使古堡沉重的木門，自動開啓和關閉，那是著名的鬼屋，我不能同意，你還有能力，可以繼續你的研究工作。」

賣德教授聽來是完全不聽勸告的了：「不對，你曾經告訴過我，說是希臘的安里島上，有一個漁民，他是根本不懂英文的，但是有一晚，他忽然用英文寫下了數十篇極其優美的詩篇！」

阿尼密舉起雙手：「對，我詳細地研究過這件事——」

賣德教授一定是十分急迫了，他竟然打斷了阿尼密的話，說道：「還有，中國人喜歡的扶乩，你也許作過詳細的研究，你的研究，結果是——」

阿尼密在冒汗，他用手抹去了汗，挺了挺身子。

阿尼密在抹了汗之後，吁了一口氣：「對，這一切全對，我的研究結果是，那是由於，一旦游離的腦電波，在某種情形下，譬如說，在催眠的情形下，侵入了另一個人的腦組織，影響了被侵入者的腦部活動所致——」

阿尼密「講」到這裏，陡地停了下來，雙眼睜得極大，雖然他一點也看不到什麼，可是他就像看到賣德教授，站在他的面前，發出狡猾的笑容一樣。

阿尼密幾乎是「叫」了出來的：「不，教授，你不是想利用你强烈的腦電波，侵入他人的腦中吧？」

阿尼密聽到了賣德教授的笑聲，聽來的確帶着點狡猾的意味：「為什麼不？我正準備這樣做！」

阿尼密吞下了一口口水，或許是由於他太緊張了，是以他在吞下口水之際，喉間發出了「咯」的一下聲響來，雖然他和賣德教授在不斷地「交談」，但是那「咯」的一聲，卻是唯一可以聽到的真正的聲響。

阿尼密真的有點緊張，這是他未曾意料到的情況，他搖着頭：「教授，如果你這樣做，我不能判斷在道德上是不是犯罪，但如果你侵入了一個人的腦子，這人就會變成『鬼上身』，他本人不再存在了，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你等於謀殺了這個人！」

賣德教授立時回答：「你說得很對，我也想到過這一點，但是我的情形不同，有一個人，我可以完全不顧慮會損害到她！」

阿尼密陡地省起，道：「她？你的意思是紅霞？」

賣德教授的反應極快：「對的，紅霞，紅霞是白痴，她現在完全沒有思想，而當我決定這樣做之後，我趁着我的生命，還有短暫時間的剩餘，當那些印尼人，一腳一腳在我身上踏過去之際，我將我畢生所積聚的知識，有系統地想了一遍，我相信，它們全部存在於空間，

可以進入紅霞的腦部。」

阿尼密有點口吃地：「你……臨死之前，如果真有强烈的意念，要做到這一點，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

賣德教授的笑聲更狡猾：「所以，快點去看紅霞，不，快點來看我吧！」

阿尼密極其疲倦地點了點頭，他立時站了起來。

紅日朗朗，阿尼密的心情很異樣，他曾和許多「鬼魂」有過接觸，他也相信，以賣德教授臨死之前，那種强烈的要將他的研究工作繼續下去的願望，一定會散發出比普通人强烈許多倍的腦電波，那麼，他的願望，是有可能達到的！

阿尼密站了起來之後，立即作出了決定：去看紅霞。

當阿尼密駕着車，駛進耶加達市區之際，零零星星的暴動，仍然在繼續着，他要加快速度，擺脫一小羣印尼人的追趕，才能來到賣德教授的住所。

當他走進賣德教授的住所之際，看到了另外兩個荷蘭人，一個是荷蘭藥商，另一個是政府人員，阿尼密曾經見過他們一次。

那政府人員一見到阿尼密，就攤着雙手，說道：「太不幸了，賣德教授竟然會死在一羣暴徒手下，想想看，他畢生都從事着救人的工作！」

阿尼密說道：「你不必再說這些了，紅霞呢？」

藥商道：「那白痴——」

藥商才說了兩個字，阿尼密就向他瞪了一眼，由於阿尼密的眼神，是如此詭異和陰森，令得藥商打了一個寒噤，不敢說下去。

政府人員道：「幸而她不知道什麼叫悲傷，所以她一點也不覺得怎樣——」

他頓了一頓，現出疑惑的神情來，道：「你是怎麼知道賣德教授的死訊的？事情才發生了三小時，我也是才接到這個消息！」

阿尼密並沒有回答，因為他根本就是個不喜歡說話的人，他向前走了，剛在這時，一個印尼老婦人奔了出來，用印尼話叫道：「快去看，太太她……她……」

老婦人是賣德教授僱來照顧紅霞的，這時她慌張得連話都講不下去，阿尼密連忙向內走去，政府人員和藥商，跟在後面。

他們才來到臥室的門前，就聽到「砰」地一聲響，臥室的門，打了開來，紅霞一手扶着門，站着。

她的身子，劇烈地發着抖，口唇也在顫動着，汗珠像雨一樣地自她的額上流下來，誰也看得出，她正在極痛苦之中！

藥商首先尖聲叫了起來，叫道：「快快請醫生！」

阿尼密冷冷地道：「不用！」

他踏前一步，抓住了紅霞的手，紅霞的手板，也立即緊緊地握住了阿尼密的手。

阿尼密直視着紅霞，他詭異的雙眼，閃閃生光，口中不住地道：「教授，慢慢來！」

政府人員和藥商駭然互望，而紅霞的神情，變得更痛苦，她全身都被汗濕透了，衣服貼在身子上，口中發出一種怪異之極的響聲來，雙眼瞪得極大。

藥商忍不住又尖聲叫了起來，道：「我去找醫生！」

她一面叫着，一面返身就奔了出去。

阿尼密仍然握着紅霞的手，他已經可以感到，同樣緊握住他的手的，不是紅霞，已經是賣德教授，賣德教授需要支持，他一定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不然，是不應該出現這樣情形的！

藥商一面在向外奔着，一面還不斷發出可怖的叫聲，因為那時紅霞的情形，實在太令人害怕了，阿尼密也不由自主喘起氣來，突然之間，他又聽到了賣德教授的聲音：「我不能成功，她的腦組織全被病菌破壞了，我無法成功，他的腦組織完全不能接受腦電波，也無法發出腦電波，我不能成功！」

阿尼密立時作出了回答：「放過她，找另一個人吧，你正使她蒙受極大的痛苦！」

阿尼密將他的想法，接連傳達了兩次，他像是聽到了一下長長的嘆息聲，陡然之間，在劇烈顫抖着的紅霞，回復了平靜。

她雖然還滿臉是汗，有着剛才痛苦掙扎過的痕跡，但是前後相差，只不過一秒鐘，她的神情，已經完全恢復了平靜，就像是什麼也未曾發生過一樣，在她臉上所浮現的，是那種茫然的，對她身外所發生的一切變化，全部無動於衷的那種神情。

阿尼密也嘆了一聲，他慢慢地鬆開了紅霞的手，他知道，賣德教授的那一組腦電波，已經放棄了進入紅霞腦中的企圖，他會去找另外一個人！

阿尼密當然無法知道，那組腦電波會去找什麼人，但是他卻可以肯定，賣德教授是一定不肯就此算數的，因為賣德教授在臨死之際，他的願望是如此之强烈，已經是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將之改變的了！

藥商帶了醫生趕到，紅霞已經完全恢復了寧靜，阿尼密沒有對任何人說出真相來，因為他知道，就算他將他知道的源源本本說出來，也不會有人相信他的。非但不會有人相信他，而且還要斥之為荒誕無稽，人類有許多弱點，就是以為自己所能預料得到的時代，是最先進的時代，人類在如今，還看不到腦電波的奇妙存在，所以用現代科學的眼光來看，那的確是荒誕的，但是，現代科學是多麼的可笑，在科學的六道上，二十世紀的人類，只不過剛起步而已。

阿尼密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他在等着賣德教授，再來和他通訊息。

阿尼密一直等到了午夜，才又得到了賣德教授的信息：「我攷慮了很久，你說得對，如果我侵入一個人的腦部，實際上，等於是將那個人謀殺了！」

阿尼密噴着烟：「事實上，只怕也不可能，你要侵入另一個人的腦部，就必需先排斥這個人腦組織所發出的電波，就算你的腦電波特別强烈，能夠暫時壓制原有的電波，你也要不斷受到原有電波的干擾！」

賣德教授的回答，來得遲了好久：「那麼，我應該怎麼辦呢？」

阿尼密想了一想，才有了回答：「你要去侵佔一個已經有思想的人的腦部，那情形，等於是你用同樣的週率，去發射聲波一樣，像無綫電台，同樣週率的兩個無綫電台，是一定要互相干擾的，你何不選擇一個，未有過的週率呢？」

賣德教授嘆了一聲，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阿尼密挺了挺身子：「去找一個腦部組織已大致完成，但是還未有思想的嬰兒胚胎！這是我的意見，不但你可以將你自己的思想，毫無保留地注入，而且，你可以有更多時間，來完成你未竟的理想！」

阿尼密對自己的建議，有點緊張，如果賣德教授真照他的話去做，那麼，這無論如何，是一件對生命有極大褻瀆的事，他感到自己是在侵犯造物主的權力了！

賣德教授的反應極快：「多謝你提醒我，我決定這樣做，再見，我的朋友！」

阿尼密身子震動了一下，他還想和賣德教授討論一下細節問題，但是已得不到任何信息了。

他知道，電波的速度，和光相類，這一下子，賣德教授的腦電波，可能已經到了千里之外，進入了一個嬰兒的才形成的腦組織之中的了。

他舒了一口氣，他知道，從現在起，至多五個月之後，世界上就會產生一個極其偉大的人物，這個人，一生下來，就是生物學，醫學界的權威，因為他承受了賣德教授的全部腦電波，他根本就是賣德教授。

阿尼密又想起了中國人的古老傳說：人死了之後，到一個叫作「陰司」的地方，每個死人的靈魂，都要喝一碗「孟婆湯」，喝了「孟婆湯」之後，就會將以往的一生的一切經歷，盡皆忘懷，又去投胎，開始另一個一無所知的新生命。

如今，賣德教授的情形，和中國人的「投胎」是很相類的。所不同的是，他沒有喝「孟婆湯」，他記得他前生的一切！

× × ×

「非人協會」的大廳中一片靜寂。每一個會員的視綫，都集中在阿尼密的身上，而阿尼密已講完了他的故事。

范先生輕輕咳了一下道：「阿尼密先生，你是說，再有五個月，賣德數授就會出世？」

阿尼密道：「正確地說，應該是至多還有五個月，因為，從他死直到現在，已經快半年了！」

瘦長的會員道：「你不知道他找到了甚麼地方？甚麼人？何時出世？」

阿尼密搖頭道：「全不知道。」

卓力克先生吸了一口氣，道：「不知道也不要緊，那一定是十分容易找的，試想想，一個才出世的嬰兒，就有了賣德教授生前的一切知識，這樣的嬰兒，一定轟動全世界，根本不勞我們去找！」

阿尼密緩緩地道：「是的，我也這樣想，所以，雖然他去得太匆促，我沒有機會和他作進一步的交談，但是我也不覺得有甚麼損失，因為我根本不需要去尋找，他只要一出世，我一定會得到消息的！」

各人都點着頭，一個一出世就有着賣德教授這樣學識的嬰兒，當然會轟動一時，那是毫無疑問的事情了。

阿尼密又道：「我之所以要推薦他入會，是因為他是世界上唯一有過兩次，或者更多的生命，但是除了他之外，沒有人記得前一次生命的事。」

卓力克先生立即點頭表示同意，說道：「而且，他比我們，多了一倍的時間，來從事他的工作，時間本來是人類最大的敵人，他雖然未會克服時間，但是，他至少使時間延長了一倍的！」

范先生道：「誰說他沒有克服時間？說不定，當再一次他面臨死亡之際，他還可以再來一次，將他兩生所積聚的知識，再來一次『投胎』，如果這樣繼續下去，時間對他的威脅，就完全不存在了！」

身形結實的那位會員嘆道：「這才是眞正的永生不滅，毫無疑問，他可以成為我們的會員！」他講到這裏，四面看了一下，顯然所有人全同意了，他才接着道：「我也要推薦一個會員，我所要推薦的，是一個——」

這個會員和他要推薦入會的新會員的事，必需暫時擱一擱，因為阿尼密的故事，還沒有結束，結束的只是正篇，還有續篇，未會開始，所以在時間方面，要跳躍一下，這一跳，是三十年。

從阿尼密在非人協會的大廳中，說出了他和賣德教授的交談之後，時間一直不停地向前進。

從那一刻開始，阿尼密就一直在等着，等候着傳出一個偉大的，從來也沒有的嬰兒誕生的消息，可是他却一直沒有等到這個消息。

在接下來的幾年之中，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事最激烈的幾年，阿尼密雖然覺得焦急和驚訝，驚訝於他何以未得到再生的賣德教授的消息，可是他的心中，還有一定的安慰，他想，戰事如此激烈，世界各地的消息傳遞，却受到阻隔，所以他才未得到任何信息的。

但是，一九四五年之後，戰事結束了，再接下來，除了韓國和越南的戰爭，堪稱大規模之外，全世界是在一片昇平之中，但是阿尼密仍然得不到任何信息，好幾次，他集中精神，想和賣德教授「通話」，但是一點結果也沒有，這種情形，可以使阿尼密肯定，賣德教授的那一組腦電波，一定是不再在游離狀態中，而是有了寄托，也就是說，是在一個人的腦中！

但是，這個人在那裏呢？

一直到了一九六〇年，阿尼密無法再等下去了，算起來，再生的賣德教授，應該已是二十歲出頭的人了，何以還一點沒有他的消息，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於是，阿尼密決定去尋找。

阿尼密的第一個步驟，是遍訪世界各地，有成就的，和賣德教授前一生，作相類似研究的學者，他希望在這些學者之中，發現再生的賣德教授，因為，二十歲以上的賣德教授，無論如何，早應該在學術上，出人頭地的了。

阿尼密足足花了兩年的時間，從事這項工作，在那兩年之中，他足跡遍世界，會晤了超過一千名以上的這方面的專家，可是，他失望了。

他沒有找到賣德教授。而令他肯定賣德教授並不在那些人之中，是有充份理由的，因為那些專家，權威，他們目前的研究工作，甚至還沒有達到賣德教授的水準，由於接之而來的一連串暴動，戰爭，賣德教授當年研究的成績，已經蕩然無存，研究者需要從頭做起，他們之中，有的遵循着賣德教授早期已經發表過的報告的方向在繼續，有的自闢方向，但是沒有一個取得顯著的成績。

如果這些專家的腦中，有着賣德教授已積聚的一切知識，那是不會有這種情形的。阿尼密覺得十分失望，賣德教授到那裏去了呢？或者說，他那一組強烈的，充滿了知識的腦電波，到甚麼地方去了呢？

阿尼密並沒有放棄，他繼續在高級知識份子之中，尋找賣德教授，又花了兩年，他才改變了方法，他仍然旅行世界各地，但是不再在專家身上着眼。

他設想，賣德教授的「投胎」行動，可能受到了若干的阻碍。生命畢竟是奇妙的，不可捉摸的一件事。賣德教授事先也未會料到，他要佔據紅霞的腦部，會受到障碍，那麼，誰又料得到，他想進入一個胚胎之際，是不是會有意外呢？

所以，有可能，賣德教授並不能保留他原來所有的知識，不過，阿尼密堅信，只要賣德教授的腦電波，能成功地進入一個人的腦中，那麼，這個人必然和普通人有着完全不同之處了。

所以，他第二步的目標，放在年輕而在科學上已有成就的人身上。

這次的目標更廣，他足足花了四年的時間，而仍然一無所獲。

阿尼密已經幾乎要放棄了，因為他想到，那一組呈游離狀態的，由賣德教授臨死之際，

發射出來的腦電波，可能已經原因不明地突然消散了。

如果這組腦電波已經消散了的話，那麼，他的努力就完全是白費的了。

阿尼密因為想到了這一點，而休息了半年之久，直到他越想越覺得這種可能性極其稀少，才又開始行動。

這一次，他的目標又變更了，他到處尋找一個人出世就有異樣特徵的嬰孩。他要找的是一個一出世就能表達自己有思想的嬰孩，譬如說，一出世，就會說話的嬰孩。

他一面旅行世界各地，一面通過各地的報紙，電台，電視，刋登廣告。一時之間，他的這種行為，反倒成世界性的花邊新聞。

這樣，在失望的期待中，又過了五年，算來，已是賣德教授逝世之後三十年了！

阿尼密的臉上添了不少皺紋，頭髮也全變得銀白色了，所沒有改變的，是他那一雙眼睛，仍然充滿了神秘而又懾人的光芒。

在賣德教授逝世三十年的那一天，阿尼密又來到了印尼的首府耶加達。

在這三十年之中，印尼經歷的變化，也是驚人的，它早已成了一個獨立國家，而且，還經過一切劇烈的政變，蘇加諾也已經下了台。在和阿尼密有關的方面，紅霞也早在十多年前死了。

阿尼密在到達耶加達的第一天，就來到賣德教授所葬的一座公墓之中。賣德教授的葬禮，當時在十分草率的情況下進行的，他的屍體，一直靜靜地躺在這座公墓的一角，沒有人掃祭。

阿尼密在賣德教授的墳前，站着，一動不動，直到午夜，他知道人所發出的腦電波，和這個人的肉體，有着一種微妙的聯系，在一個已死的人的屍體近處，特別容易接到這個人臨死之前所發出來的腦電波。他希望能和賣德教授，再有聯絡。

但是阿尼密的等待，所帶來的是再一次失望，公墓中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阿尼密在超過八小時的佇立之中，沒有得到賣德教授的任何信息。

阿尼密在凌晨兩時回到酒店，第二天一早就醒，打開報紙，報上照例有他刋登的廣告，找尋一個一出生就能說話的嬰孩，這個嬰孩，約在三十年之前誕生。

阿尼密所住的是一座著名的酒店，住客全是有身份的人，而阿尼密在廣告之中，是寫明聯絡地點的，所以，在酒店的餐廳，酒吧之中，他成了一個衆所矚目的怪人。

廣告一連刋登了三天，那一天晚上，當他從外面回來時，一進門，一個侍者便對他道：「阿尼密先生，有一個人等着見你。」

大酒店的侍者，都是受過訓練的，侍者口中不說「一位先生」，而是說「一個人」，由此可知，這個人，一定不會是甚麼受歡迎的人物。

果然，阿尼密循着侍者所指，向大堂的一角看去，他看到了一個人站着。那個人，穿着一套已經洗得發白了的舊軍服，手中拿着一頂舊草帽，看來是一個生活極潦倒的人，不過，看上去，他站在這裝飾華麗的大酒店大堂之中，倒也沒有甚麼侷促不安之感。

侍者補充道：「他說，是看了你的廣告之後來的。」

阿尼密「哦」地一聲，近六年來，他的廣告，第一次有了效果，有人來找他了！

阿尼密不敢希望甚麼，這個人可能是窮極無聊，看到廣告上有高額的賞金，所以來胡混一番的，但是他還是直向那個人走了過去。

他來到那個人身前，伸出手來，道：「我就是阿尼密，閣下是——」

那人忙道：「葛克，葛克少校！」

阿尼密略揚了揚眉，打量着這個自稱葛克少校的人。

葛克少校看來有點像軍人，但是可以肯定，近十年來，他的生活一定極不如意，以致使他原來軍人的氣概，所剩無幾了。

阿尼密也無法從他的衣着和外形上，來判斷他是哪一國軍人，他只好道：「少校，你好，你是看到了我的廣告來的？你能提供我什麼消息？」

葛克少校的神情有點忸怩，他道：「我怕我不能提供給你什麼消息，但是在多年之前，我有一段經歷，不，我聽到的一些事，可能對你奇異的搜尋，有點帮助！」

阿尼密點了點頭，他喜歡葛克少校這樣說法，這表示他並不是想來混騙什麼，在這種情形下，或者他眞可能提供些什麼有用的消息。

阿尼密道：「請到我的房間去，好麼？」

葛克少校連連點着頭，他們一起進了升降機，來到阿尼密的房間之中，葛克少校主動地要求喝酒，當他幾乎一口氣喝去了半瓶威士忌之後，他才抹着口，說道：「我是混血兒，父親是荷蘭人，母親是印尼的女傭——」他苦笑了起來，接道：「我大約是最倒霉的人了，荷蘭人統治時期，不將我當荷蘭人，印尼獨立了，又不將我當印尼人！」

對於葛克少校的訴苦，阿尼密並沒有什麼興趣，所以他只是道：「看來你也很有成就，你是少校！」

葛克「哈哈」笑了起來，道：「少校？我應該自稱少將的，日本人來的時候，我和十幾個混血兒，一起退到森林去打游擊，我領導他們，就成了少校。」

阿尼密作了一個無所謂的手勢，道：「要是你能帮助我，請你告訴我。」

葛克少校又喝了一杯酒，才搓着手，坐了下來，道：「日本軍隊打進來的第二年，我被日軍通緝，離開了爪哇島，逃到了西里伯斯，一直向東逃，有時，坐着獨木舟在海上漂流，經過了伯魯島、索蘭島，最後，就到了新幾內亞。」

阿尼密皺了皺眉，他雖然有點不耐煩，但是他不是個喜歡說話的人，所以沒有打斷葛克少校。

葛克少校繼續說道：「在新幾內亞我住了三年之久，在這三年之中，我有好幾次，到達——幾乎到達過新幾內亞的心臟部份，我可以算是文明人到達新幾內亞最深入的一個了！」

阿尼密又點了點頭，葛克少校又道：「有一次，我記不淸楚正確的日子了，在一個土人部落之中，我聽得一個土人，說了一件有關奇怪的嬰孩的事。」

阿尼密陡地緊張了起來，挺直了身子，又作了一個手勢，示意葛克少校，可以繼續喝酒，葛克少校老實不客氣，又連喝了兩杯，才道：「這個小村落，在地圖上是找不到的，只怕到如今為止，還不會有文明人到過，我因為長期在土人部落中生活，所以學會了七種他們的語言，你或許不知道，即使只隔一座山嶺，由於他們根本不相來往之故，他們的語言是不同的！」

這一次，阿尼密也忍不住了，道：「你只管說有關那個嬰孩的事。」

葛克少校道：「好的，那個土人是部落中很有地位的一個勇士，他們這個部落，雖然已經是文明人所不到的地區，可是再向腹地下去，在新幾內亞的中央山脈之中，還有着根本與世隔絕的土人部落，根本是他們這些土人部落也去不到的地方——」（下期續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一

古龍·文 盧令·圖

血鸚鵡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常笑率官差偕王風到巫婆宋媽媽房中查看，宋媽媽咀咒常笑，爲常笑一劍刺死，但常笑等人也爲宋媽媽所放出的毒烟所毒，全部變成瘋子，首先官差們自相殘殺，同歸於盡，常笑與王風因功力較深，趺坐地上運功迫毒，詎不旋踵，王風狂性突發，操刀向常笑砍殺，常笑不敢與敵，急破門逃去，王風迷茫中持刀追出，至亂葬岡昏倒，突有一黑影閃出，塞一藥丸入王風口中而去，未幾王風甦醒，剛好竊聽到武三爺正對大河南北的七殺手說話，要求他們替他解決一件事情，七殺手聞言幾乎同時笑了起來——

魔刀全軍墨 殺手玩火焚

那個老大笑着道：「三爺你這是說笑？」

武三爺緩緩地道：「你們看我武鎮山可是一個喜歡說笑的人？」

「我們也知道三爺不是一個喜歡說笑的人，可是以三爺你的本領，勢力，也不能解決的事情，我們兄弟竟能解決，豈非笑話？」

武三爺笑笑，道：「我沒有說過不能解決也根本就不是不能解決。」

七殺手不由一愕。

武三爺一頓，才接道：「我只是還不想與那個人正面衝突。」

老大點頭道：「所以三爺才找我們對付那個人。」

武三爺道：「我也不是要你們直接對付那個人，連我都感到頭痛的人，你們又如何對付得了？」

老大奇怪道：「那個人到底是誰？」

武三爺一字字道：「李大娘！」

老大又一愕，仰天倏的打了個哈哈，道說：「這個女人雖然厲害，我們兄弟還不致怕了她。」

武三爺淡淡的道：「這最好。」

老大道：「三爺到底要我們怎樣做？」

武三爺沉聲道：「我要你們替我將她的女兒抓起來。」

老大道：「血奴？」

武三爺點點頭，道：「就是血奴，你們認識她？」

七殺手六個搖搖頭，老大却摸摸鬍子，道：「有次在鸚鵡樓尋歡作樂，我無意中看見她在樓廊上走過，身邊的姑娘給我指點，總算見過一面。」

武三爺道：「是否還記得她的樣子。」

老大道：「好像她那麼漂亮的女孩子，就一眼，已叫人畢生難忘。」

武三爺道：「好，很好。」

老大道：「只可惜她的價錢太高，否則我非要徹底認識一下她不可。」

武三爺道：「現在是你的機會了。」

老大忽問道：「你爲什麼要將她抓起來？用來要脅李大娘？」

武三爺不作聲。

老大又道：「如果你眞的這樣打算，只怕你要失望，李大娘還當她是自己的女兒的話，根本就不會由得她在鸚鵡樓做妓女。」

武三爺靜靜的聽着，忽問道：「要你們做事，是不是要先說明原因？」

老大趕緊搖頭道：「只要有錢就可以。」

武三爺道：「我一百両黃金買你一個人，給你們七百両黃金。」

七殺手的眼睛幾乎都發了光。

七百両黃金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武三爺接又道：「你們抓住了血奴之後，就立即退出鎮外，將她帶到你們的地方藏起來，在我再給你們通知的時候，再送來給我。」

老大道：「什麼時候你才給我們通知？」

武三爺道：「可能一兩天，可能二三十天之後，所以我再給你們黃金三百両，補償你們在這一段時間的損失！」

老大忙問道：「就是一兩天，那三百両黃金也是歸我們所有？」

「是！」武三爺語聲陡寒。「她送到我手上的時候，我却要她仍是一個活人，與你們帶走她之時一樣的活人。」

老大拍着胸膛道：「這一點三爺大可放心，我們兄弟一定會好好的照顧她。」

武三爺道：「有一點你們却不可不小心，她的性情很古怪，不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要她的命也不會答應做。」

老大大笑，道：「三爺的意思我們明白，她雖然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但比起一千両黃金，就不見得怎樣可愛了。」

武三爺道：「最好你們都眞的明白，到時你們不能夠將人交出，將會有什麼結果。」

老大打了一個寒噤，道：「我們明白。」

武三爺的手段他們也的確早已清楚。

武三爺隨即從懷中取出了一張銀票，道：「這是一千両黃金的票子，你驗收。」

他付錢倒也爽快。

老大接在手中，看也不看就放入懷裏，道：「三爺的票子也不相信，還有什麼人的票子值得我們相信？」

他笑笑又道：「只不知三爺要我們何時行事？」

武三爺道：「現在！」

老大又是一愕：「現在？」

武三爺道：「還有什麼時候好得過現在？驟雨，狂風，這是天時。」

他隨即從懷中取出了白巾，接道：「血奴居住的地方我已給你畫好了一個詳圖，即使從來沒有到過鸚鵡樓的人，拿着我這張圖，亦很容易找到血奴的房間，這可以叫做地利。」

老大才將那白巾接過，他又道：「血奴的身旁本來有一個敢拚命的小子，但以我所知，那小子打從今天早上開始，就不見了人，李大娘那一夥現在正在忙着應付一個很厲害的人物，既未知道我這個計劃，亦無暇兼顧血奴，這豈非等如人和？」

他的語聲更輕快，又道：「天時，地利，人和，現在不動手還等什麼時候。」

老大不禁大笑道：「好，我們兄弟就現在動手。」

武三爺再叮囑道：「你們動手的時候最好先將面龐幪上，那即使被人發覺，亦不會被人認出，我不想李大娘那麼快找到你們頭上。」

老大道：「我們也不想。」

武三爺道：「人算不如天算，很多事情往往都出人意料，萬一你們被人發覺，又萬一你們被人抓住，你們應該怎樣，大抵已不必我多說的了。」

老大正色道：「我們兄弟的職業道德向來怎樣，三爺你大概清楚，那怕死，我們也不會供出三爺你的名字。」

武三爺道：「否則我又怎會將這件事交給你們做？」

老大道：「總之一句說話，儘管放心。」

武三爺微微頷首，忽又道：「你們下手的時候，最好儘量避免驚動其他人。」

老大道：「鸚鵡樓莫非也是個臥虎藏龍的地方。」

武三爺道：「龍沒有，只有條母老虎。」

老大道：「血奴那個奶媽宋媽媽？」

武三爺道：「她只是個老巫婆。」

老大道：「那是誰？」

武三爺道：「你到過鸚鵡樓，可記得那個應門的紅衣小姑娘。」

老大道：「她只是個十四五歲小姑娘。」

武三爺道：「好像是的。」

老大道：「女孩子體質向來薄弱，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就算從四五歲就開始練武，大概也不會高得到那裏去。」

武三爺忽問道：「你在江湖上已混了不少時候，當然不會不知道江湖中有個鬼童子。」

老大點頭。

武三爺接問道：「你可知鬼童子第一次殺人的時候年紀有多大？」

老大想了想，道：「據講就只有五歲。」

武三爺又問道：「他殺的第一個人你可知是什麼人？」

老大道：「言家門的高手活殭屍。」

武三爺道：「活殭屍的武功似乎並不在你們兄弟之下。」

老大道：「應該就不在，據講當時她是先用袖箭出其不意射瞎了活殭屍的雙睛，然後再用劍刺入活殭屍的心胸。」

武三爺道：「五歲的小孩子已懂得這樣殺人，已有這種本領。」

老大想想道：「那已是十年前的事情，算起來，鬼童子現在正是十五左右的年紀，她莫非就是當年的鬼童子？」

武三爺道：「鬼童子是個男孩子。」

老大忙問道：「她到底是什麼人？」

武三爺道：「我也不淸楚。」

老大道：「你卻知道她是一條母老虎？」

武三爺道：「因爲我有天無意看到她用一根綉花針當做劍來使用，嗤嗤嗤的刺下了在她身旁飛舞的三隻蒼蠅。」

老大的面色不其一變。

武三爺隨卽道：「在那方白巾之上我亦已標明她居住的地方，那離開血奴居住的地方雖然並不遠，只要你們小心些，相信亦不會驚動她。」

老大道：「除了這一個，是否還有人需要避忌？」

武三爺道：「應該就沒有了。」

笠緣下目光一閃，他又道：「馬就留在附近，走在街道上，卽使風雨聲最響，仍是不難聽到的。」

老大點點頭。

武三爺將竹笠又拉下少許，道：「祝你們好運。」

這句話說完，他就轉身離開。

來的時候他自腳步已不慢，去的時候更奔馬一樣。

眨眼間人已消失在風雨之中。

說話銅鐘也似的那個殺手立時道：「看來他眞的不想跟李大娘正面衝突。」

老大道：「所以他才這樣小心，他那副打扮顯然就爲了被人看到，也不至被人認出。」

「他與我們在這裏說話，也是因爲那個原因了。」

「李大娘也不是一個好對付的人，在他家中，怕已安排了耳目。」

另一個殺手卽時大笑道：「在這亂葬崗之下的死人難保亦有李大娘的心腹手下。」

又一個殺手鬼聲鬼氣的道：「據講生前多口的人變了鬼之後也一樣多口的很。」

老大笑罵道：「你又在說什麼鬼話。」

那個殺手道：「我說的是人話，如果是鬼話我就不是殺手，而是個法師。」

他陰陰一笑，又道：「如果我是個法師，我現在就一定建議搜一下這個亂葬崗，先把那些多嘴鬼抓起來。」

這句話入耳，伏在亂墳荒草之中的王風幾乎沒有拔腳開溜。

好在那個殺手並不是眞的是個法師，否則這一搜，找出來的一定不是個多嘴鬼，是他這一個敢拚命的人。

他現在氣力仍未完全恢復，給搜出來的話就是想拚命也拚不出的了。

老大那邊卽時輕叱道：「少廢話，我們這就動身！」

「馬匹就留在這裏？」

老大道：「鎭口有一個林子，留在那兒比較方便。」

他連隨一揮手，振聲道：「出發！」

發字仍在口，他的人已在馬上。

其他的六個殺手亦紛紛上馬。

一聲呼嘯，七騎衝開了風雨，衝下了亂葬崗。

王風這才從荒草亂墳之中站起身。

他拖着腳步，亦走下了亂葬崗。

雨勢這下已變弱，風吹仍急。

風吹起了他散亂的頭髮，驟看來，他就像是荒墳中爬出來的野鬼。

× ×

雨才來，平安老店門外的風燈，就已經給吹滅。

燈籠已殘破，雖然是風燈，也已再經不起大風雨。

店內本來留有兩盞燈，現在卻只剩一盞。

夜雨秋燈，一種難言的蕭索籠罩着整個店堂。

常笑的心頭卻更蕭索。

他的十三個得力助手，已一個不剩。

再回到店堂之時，他就只見到兩把刀，仍在鞘內的一把，刀柄上刻着林平的名字，出鞘的一把卻是張鐵的佩刀。

只有刀，人已化做一灘腥臭的濃血。

整個店堂就只有他一個活人。

他坐在燈下，彷彿已在燈光中凝結。

他常笑，很少皺眉。

這下他的雙眉卻緊鎖。

「安子豪！」一聲都喃，他突拍案而起。

燈從桌面上跳起，桌面已給他拍裂。

他接燈在手，又頹然坐下。

入了宋媽媽那間魔室之後，他就沒有再理會安子豪，因爲當時他並沒有需要用到安子豪的地方。

但無論如何，安子豪應該跟在他身後，隨時聽候他差遣。

可是他這下想來，安子豪在他入了魔室之後，就好像不見了人，到他給王風追殺之際，魔室中儘管血流遍地，屍體七零八落，他卻淸楚的記得，除了宋媽媽之外，都是他手下的屍體，並沒有安子豪的屍體在內。

安子豪當時去了什麼地方？

那道門是不是安子豪掩上？

這件事與安子豪也有關係抑或他只是看見慘事發生嚇得趕緊逃命去了？

他實在很想知道，很想找安子豪問一個明白。

只可惜，他連安子豪住在什麼地方也不淸楚。

如果他的左右有人，只要下一個命令，就可以解決。

現在無論做什麼他都得自己去做。

他雖然很想找安子豪問問，卻不知從何着手。

這種事他並不慣。

他忽然發覺，這一直以來，話是說事事親力親爲，說到底只是下命令，吩咐那一衆手下找來他所需要的資料，所需要查詢的人，再由他加以分析，判斷，再採取行動，出力最多的並不是他，是他的十三個手下。

沒有了那十三個手下，他就正如一隻給切下了爪子的螃蟹，雖然還有一對鉗子，卻已不能橫行。

要知道安子豪住在什麼地方，其實不是一件怎樣困難的事情。

隨便拍開一戶人家的門，找個人一問都一定可以得到一個答覆。

這裏地方並不大，安子豪也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

問題是這裏的人家，到底那一戶才值得相信？

他實在不知。

卽使他詢問的人家沒有問題，安子豪所居住的地方亦未必就不是另一個陷阱。

那應該怎樣？

他的目光落向地上的濃血，不其而打了一個冷顫。

這個小鎭表面上看來太太平平，事實顯然並不是。

這間平安老店更就不平安。

他擺脫王風的追擊後走來這裏，只爲了這裏有他的兩個手下。

他喜歡有人侍候左右，不單止執行他的命令，更替他打點一切。

他並不習慣孤獨。

現在他卻已完全孤獨。

他還有什麼理由再留在這裏？不留在這裏又去什麼地方？

他一聲輕歎，放下了手中的燈，又站了起來，一個身子仍挺得筆直。

這一次的打擊雖然很大，但並未能將他打倒。

× ×

砰一聲，關着的一扇窗突然打開。

常笑剛站起的身子幾乎同時飛出，箭一樣射落在那扇窗戶之旁。

他的手已握在劍柄上。

雨從窗外飛入，打濕了窗前的地。

窗外也是只有雨，沒有人。

常笑的目光射向窗栓。

窗栓已斷下。

秋風秋雨，這種秋風，是否也能將窗栓吹斷？

常笑冷笑，身子斜刺裏一縮，左肘往後一撞，撞碎了另一個窗戶，他的人卻風車般轉回，從先前打開的那一個窗戶竄了出去。

他的身形快如飛箭，聲東擊西，更是令人防不勝防。

只可惜他無論從那一個窗戶出去，結果都是一樣。

來的不是一個人，是三個。

三個瘦瘦高高的黑衣人，靜靜的，候在窗下。

森冷的面色，銳利的眼神，三個人雖然面目不同，神態卻並無兩樣。

他們的腰帶上插着一把刀。

新月般的彎刀，漆黑的刀鞘之上畫着一隻半人半獸的妖怪。

常笑一竄出窗戶，就發現這三個黑衣人，他的人還在半空，身上已閃起了光，劍光！

三個黑衣人最左的一個看着常笑穿窗而出，卻完全沒有反應。

其他兩個黑衣人的目光亦迅速從那邊窗戶轉回，落在常笑的面上，同樣也沒有反應。

三張臉石般堅硬，三個身子槍般挺直，頭一移，眼一轉之後，其他的兩個黑衣人也再沒有變化，簡直像是三個殭屍。

常笑並沒有將他們當做殭屍，着地轉身，劍一指，道：「什麼人？」

當中的一個黑衣人，冷冷道：「李大娘的人！」

常笑道：「李大娘要見我？」

黑衣人道：「她不要見你。」

常笑道：「那她叫你們來做什麼？」

黑衣人道：「殺你！」

常笑卻笑了，說道：「我好像不認識李大娘。」

黑衣人道：「她好像也並不認識你。」

常笑道：「那爲什麼要殺我？是不是因爲她犯了罪？」

黑衣人道：「這些話你應該去問她。」

常笑道：「她不是不要見我？」

黑衣人道：「你可以去見她的。」

常笑道：「哦？」

黑衣人道：「只要你能夠在她面前出現，她就不見你也不成。」

常笑笑道：「很有道理，她住在什麼地方呢？」

黑衣人冷冷道：「你離開了這裏再問也不遲。」

常笑道：「你們讓我離開這裏？」

黑衣人道：「你將我們殺掉，我們還有什麼能力不讓你離開。」

常笑道：「這也是道理。」

他一笑又問道：「你們能否回答我幾個問題。」

黑衣人道：「不能夠，因爲我們什麼事都不管，只管殺人。」

常笑卻仍問下去。「你們是不是從鸚鵡樓那邊追到來這裏。」

黑衣人道：「他們兩個是，我不是。」

另一個黑衣人卽時冷冷笑道：「你走的倒快，簡直就像是給老虎趕着的兎子。」

他似乎並不知道趕着常笑的並不是隻老虎，是個瘋子。

常笑沒有理會他，又問當中那個黑衣人。

「你一直就在這間平安老店？」

當中那個黑衣人道：「我的確已在這裏不少時候。」

常笑道：「我那兩個手下，就是你所殺的嗎？」

黑衣人立卽搖頭，道：「我雖然受命來殺他們，殺他們的人卻不是我。」

常笑道：「那是誰？」

黑衣人道：「我來到的時候他們已倒在地上，一個已化剩兩條腿，另一個亦已在白烟之中消蝕。」

常笑道：「當時，在店堂中，有沒有其他人？」

黑衣人道：「沒有，附近都沒有，我也想找出殺他們的人，因爲昨天我們這邊也有一個人那樣子死在長街上。」

常笑沉默了下去。

黑衣人瞪着他，忽然道：「聽講你的劍術很不錯。」

常笑淡淡的一笑，道：「你聽誰講的？」

黑衣人沒有回答，逕自道：「你也許可以避開我們每人十刀，甚至十二刀。」

常笑道：「一個人十二刀，三個人三十六刀，已不少的了。」

黑衣人道：「我們的第十三刀出手，你卻一定躲不開，甚至一刀都躲不開！」

常笑道：「那一刀有鬼？」

黑衣人道：「那一刀已被諸魔祝福過，已是魔刀。」

這句話出口，三人冰冷的眼睛之中突然露出狂熱的神彩。

常笑道：「你們爲什麼不一開始就用那一刀？」

三個黑衣人沒有一個回答，三把刀卻已出鞘。

刀彎如新月，刀鋒上閃爍着一種奇異的光芒。

常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刀，

這種刀似不是中原武林所有。

他本來就想離開，這下，卻打消了這個念頭。

那兩個黑衣人打從鸚鵡樓，到來這裏，都沒有辦法將他截下。現在雖然已多了一個，如

果他要走，他們亦未必能夠追及。

可是他寧願留下來。

他想見識一下那所謂已被諸魔祝福過的一刀。

三個黑衣人並不是說謊，從那種瘋狂的眼神他就已看出。

他臨敵的經驗已不少，所見識過的刀法已有好幾十種，卻未見識過魔刀。

連這個名字他也是第一次聽到。

魔刀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刀法？到底有什麼魔力？

他實在很感興趣。

× × ×

刀已舉起，三個黑衣人弧形靠攏，成品字迫上。

常笑沒有動。

一聲輕叱，三刀齊展，刀光如圓弧。

一樣的刀，一樣的刀法！

常笑腳踏七星，身形一閃，再閃，閃開了三個黑衣人的第一刀。

第二刀第三刀跟着又削上，一刀比一刀急勁！

常笑的身形更急。

黑衣人的第五刀出手，常笑仍沒有用劍，仍能夠閃避，可是到第六刀砍到，他卻已不能不用劍封擋！

三個黑衣人的刀法非常怪異，常笑的身形一展開，那三把彎刀就彷如變成了柳絮，隨着常笑轉動而轉動，到了第六刀，三把刀便一如柔絲，纏着常笑的身形，刀與刀緊接，每一刀所用的力道，竟並未完全消散，餘下的力道又竟與下一刀的力道揉合在一起！

到了第七刀，刀上的力道比起第一刀何止强勁了一倍。

這樣子下去，他們的第十三刀出手，刀上的力道又將有多大？

那樣的一刀，再加上詭異的刀勢，又是否還有人能夠抵擋？

一把刀也許還纏不住常笑，可是三把刀揉合在一起，單就是那一股强烈的力道，已足以將他勒死！

那種彎刀，似乎就專爲了這種刀法而打造，刀一轉，就像是一根繩子在敵人的身上繞一圈！

連續十三圈，的確已難以有人禁受得住。

那第十三圈更可能圈住敵人的脖子。

一個人手腳都被繩子縛上，要勒他的脖子是不是很容易？

這種刀法簡直就像是一種魔法！

如果就只得十三刀，那第十三刀已實在可以稱得上魔刀！

× × ×

常笑接下了三個黑衣人的第七刀，已看出這種刀法的厲害。

他也已看出，到了他們的第十三刀出手，莫說躲不開，就連擋都已擋不住。

他如果還要命，就一定要盡快衝出刀圈之外！

心念陡動，他的劍馬上刺出，一出手就是十五劍！

他第一次反擊！

兩劍左拒，兩劍右擋，還有的十一劍卻向前面砍殺！

三個黑衣人的第八刀亦同時發動！

錚錚錚的一連串金鐵互擊聲暴響，在他面前的一個黑衣人一連給他迫退了四五步！

其他的兩個黑衣人卻同時推進了四五步。

常笑左拒右擋的四劍竟不能封擋左右砍來的魔刀！

他甚至已感到了刀上的寒氣！

刀寒凜冽，常笑的心頭亦不禁一冷，大喝一聲，劍急忙回救！

劍到刀亦到！

錚錚的兩聲，兩把刀馬上被掃開，前面的一刀亦馬上殺回！

常笑再擋這一刀，被掃開的兩刀又砍上！

這是第九刀，常笑不知不覺之中已被那三把魔刀迫的打轉。

他的眼中已有了恐懼。

硬擋那幾刀，他握劍的右手已有些麻痺的感覺。

三個黑衣人的第十刀相繼展開，刀勢更詭異，更凌厲！

常笑的面色已變，忽一聲暴喝，連人帶劍滴溜溜一轉，整個身子烟花火炮一樣突然直往上飛射而出！

那一轉其快無比，他的劍更快，剎那劈開了三把魔刀，刀勢雖然已鐵桶一樣，同時被迫開，上下便有了空隙。

常笑當然不能鑽入腳下的泥土，卻可以拔起身子。

他混身的氣力都已用上，雖則沒有翅膀，那一拔的迅速已更甚於飛鳥！

黑衣人的刀勢也不慢，但相較之下，還是慢了些。

刀勢一開即合，鋒利的刀鋒就像是虎狼的齒牙！

哧哧的兩聲，常笑左右雙腳各開了一道血口，右腳的靴底更被其中的一刀斬下，他的人卻已翻出了刀圈！

鮮血染紅了他的褲腳，他凌空一個翻滾，人已落在丈外，雙腳仍站的很穩！

三個黑衣人的反應也不慢，刀一收，身一轉，又殺奔常笑。

那剎那之間，常笑的左手，已多了一個紙包！

三個黑衣人才轉身，常笑左手的紙包已打開，才撲上，起摺的那張白紙就已給常笑抖得板直，刀一樣飛出！

白紙上藍芒閃爍，卻旋即消失！

那些藍芒白紙上雖還明顯，飛離了白紙，便不易察覺。

夜色深沉，風雨迷濛，十七枚鋼針雖已不少，但都是寸許長短，頭髮般粗細，在這種環境之下，根本就很難發現。

那正是譚門三霸天心中剖出來的十七枚「七星絕命針」！

在常笑的內力催發下，那十七枚「七星絕命針」最少可以飛出丈外！

三個黑衣人現在距離常笑卻已不足一丈。

他們也看到那張白紙！

紙白如雪，只要還有些許微光，就很惹人注目。

他們的目光落在紙上，面上都露出詫異之色。

紙中即使有毒粉，在這暴雨狂風之下，也難起作用。

他們已想到毒粉，卻並未想到毒針，那一類的暗器本來就不會包在紙中。

他們雖然有一把魔刀，並沒有一對魔眼。

那也只是剎那之間的事情，兩個黑衣人突然伸手往面上摸去。

手還未摸在面上，他們的面色已發青，脫口猛一聲驚呼：「毒針！」

語聲還未在風雨中消失，他們的身子已然搖搖欲墮，卻連一個字都已說不出來。

那張白紙已被雨水打濕，尚未被雨水打在地上，他們已倒在地上。

還有的一個黑衣人居然沒有被毒針打中，一張臉卻已青了，他的目光下意識落在兩個同

伴的面上，卻還未發現他們面上的毒針，眼旁已瞥見一道劍光凌空飛來！

常笑的毒劍！

三個黑衣人並不是站在一起，那十七枚毒針只能打中其中的兩個，常笑一開始就知道，他所以沒有出手，只不過等候機會！

黑衣人目光旁移，就是他的機會！

劍急如流星！

黑衣人的反應也不慢，手中的魔刀也够快，竟將常笑的一劍擋開！人卻給震的斜裏轉了出去！

常笑冷笑，一聲暴喝：「小心毒針！」左掌一揮，右劍旋又刺出！

那一聲暴喝入耳，黑衣人豈止小心，整顆心簡直都在收縮！

他雖然還不知那種毒針，是什麼樣子，卻已見過那種毒針的厲害！

他怎敢怠慢，手中刀連忙劈出！

彎刀飛舞，刀光護身！

他還未穩定的身子連隨又打了兩個轉！

「刷刷刷」的刀飛舞不停，那片刻，也不知他已砍出了多少刀！

錚一聲刀光突散，整把刀都砍在地上，他的人亦倒在刀旁！

血已從他的咽喉流出，他的咽喉已被劍刺穿！

劍比針更毒！

常笑的武功本來就在他之上，在他慌亂之中要刺他的咽喉一劍實在簡單！

那張白紙終於被雨水打在地上。

常笑就站在白紙之旁，洗劍在雨中。

他那一身鮮紅的官服亦已給雨水濕透，緊沾在身上。

官服用的是上佳的料子，濕了水，也不會褪色，但即使最鮮明的衣服，雨夜中看來都會顯的暗淡。

少了十三個官差侍候左右，他也已不再顯得怎樣威風。

他的面上也沒有那種得意的笑容，神態說不出的落寞。

錚的劍入鞘，他一拂衣袖，舉起了腳步，走上了長街。

雨夜風蕭索，長街上杳無人跡，卻彷彿殺機四伏！

他走不到三丈，身形就鳥一樣飛起，飛入了一條橫巷，消失在黑暗之中。

他要去什麼地方？

去找李大娘？去找安子豪？

× × ×

雨終於停下。

人算確的是不如天算。

武三爺那張地圖雖然可靠，說話卻不能作準。

七殺手還未到鸚鵡樓，已經沒有雨，不過以他們的身手，那並沒有影響。

地圖上已標出最佳的入口。

他們也就在那裏進入。

那無疑是最佳的入口，那裏只一折，就是血奴所在的地方。

院子遍值花樹，雖已凋零，就算十四個人都可以藏下，七個人更就隨隨便便都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藏身的地方。

雨雖已停下，風吹仍蕭索。

花葉在風中响動，他們的腳步也並不重。

才來到樓下，他們就看到了所要找的人，卻也同時看到了一個不想見的人。

血奴在門外的廊子站着，在她的對面，赫然站着那個穿紅衣裳的小姑娘。

七殺手的老大不由嘆了一口氣。

沒有雨倒還罷了，那位小姑娘守在血奴身旁，可是大大的不妙。

他絕不懷疑武三爺的說話。

紅衣小姑娘正在跟血奴說話。

說一句，血奴的頭便一搖，說得多幾句，血奴忽然跳上前，大叫道：「我說不回去就不回去！」

給她這一叫，小姑娘最少倒退三步，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

老大看在眼內，不由得對武三爺的話也起了懷疑。

好像這樣的一個姑娘也叫做母老虎，血奴應該叫做什麼？

他眞想馬上採取行動。

也就在這下子，血奴兇兇惡惡的聲音又傳來。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四更左右。」小姑娘的聲音輕得幾乎聽都聽不到。

「四更是不是應該睡覺的時候？」

「是。」小姑娘低下頭。

「你那爲什麼還不回去睡覺。」血奴的纖纖素手已指向樓梯的那邊。

小姑娘乖乖的忙退了下去。

血奴的手轉叉在腰上，好像還在生氣。

老大卻差點由心笑了出來。

他雖則沒有笑出聲來，眼中卻已經有了笑意。

那笑意突然凝結！

小姑娘一下了樓梯，小小的身子就飛起，凌空掠過，一掠，竟然有三丈！

老大趕緊連氣息都閉上。

其他的六個殺手更就連動都不敢動了。

再一個起落，小姑娘消失在夜色中。

那張地圖老大多少已有印豪，小姑娘飛去的方向，他更是印象深刻，因爲那邊正就是小姑娘的房間所在，也就是武三爺要他們避忌的地方。

小姑娘這麼聽話，回去一定乖乖的睡覺。

老大吁口氣，仍伏在那裏。

他不動，其他的六個殺手亦只有等着。

× × ×

七殺手嚇了一跳，血奴卻若無其事。

她看都沒有再看那個小姑娘一眼，轉過身，逕自回房去。

宋媽媽那個房間她也沒有看上一眼，裏頭發生了什麼事情，她彷彿都不知道。

只一壁相隔，她有沒有理由不知情。

抑或她漠不關心？

漆黑的門已碎裂地上，裏面也是漆黑的一片，燈光已完全熄滅。

在常笑和王風離開了之後，那裏頭只有死人。

死人是不是還能吹滅燈光？

× × ×

五丈寬的照壁燈光下慘白如雪，上面已多了一個半尺丁方的洞。

漆黑的洞，帶着妖異的臭。

宋媽媽那間魔室積聚的惡臭已從那個洞中透入了血奴的房間。

黑鼎中燃燒着的毒氣也一定曾經從那個洞飄入。

血奴爲什麼完全沒有事？

也許，她雖已瘋過了一會子，現在已醒過來。

她瘋的時候是否也殺過人？

燈光亦照在她的面上，她的面色亦慘白如雪。

她躺在三丈寬的大床上，一面的倦意，眼卻仍睜大。

她的心中彷彿有不少心事。

明亮的燈光，不知何時已變的朦朧。院外的夜霧彷彿已飄入房中。

是烟不是霧。

淡淡的白烟從一個窗子上吹入。

窗鎖上，窗紙上卻穿了一個小小的洞，一個小小的銅鶴洞中伸入，烟從鶴咀中吐出！

血奴突然察覺，颯的床上跳起身。

她跳的倒快，可是一落到地上，身子就軟了，搖搖擺擺的倒了下去！

纖巧的腰身，絕色的佳人，婀娜的姿態，迷濛的白霧，這些加起來，就是一幅絕美的畫面。

那片刻的血奴簡直就像是雲中的仙子。

這仙子倒得未免太快。

門窗的交口立時出現了雪亮的刀尖！

刀鋒利，刀一落，只一下輕响，門窗的栓子便斷下，七殺手推開窗門，鬼魅般飄入！

老大雖然想第一個衝上去抱起血奴，可是他的一個兄弟比他還快。

那個殺手正要將血奴抱起，血奴的眼睛倏的張開，瞪着他。

他吃驚都來不及，血奴的纖纖素手已切在他的咽喉上！

喀一聲，他的咽喉便一旁垂下，人亦死魚般倒下！

他的眼睜大，眼中充滿了驚訝。

面上雖然幪着黑巾，但可以肯定他的面上現在亦是必一面驚訝之色。

叮噹的那個銅鶴從他懷中跌到地上，方才將悶香吹入房中的那個人原來就是他。

銅鶴已經沒有光采，是必已用過了不少日子。

一個慣用悶香的人對於他所用的悶香的效力，一定很清楚。

應該昏倒的人竟然沒有昏倒，已經夠他驚訝的了。

其他的六個人亦怔住在當場。

老大更不由摸摸自己的脖子。

方才他還抱怨自己不夠快，現在卻不能不替自己慶幸。

第一個抱起血奴的如果是他，那一掌就是砍在他的脖子之上。

他雖然逃過那一刧，一顆心並沒有放下。

他担心血奴將那條母老虎叫回來。

血奴沒有叫，翻身跳起來，一脚將那隻銅鶴踢出窗外，冷冷的瞪着他們，道：「用這些悶香就想將我弄倒？」

六殺手沒有作聲。

血奴接着問道：「是誰叫你們來的？武三爺？」

六殺手不禁又一怔。

他們實在不能肯定這是血奴瞎猜，還是血奴早就已知道。

他們都幪着黑巾，一雙眼睛卻外露。

血奴雖然看不到他們面上的表情，可看到他們眼裏的神色，冷笑道：「武三爺就耐不住，要採取行動，也不該找我。」

六殺手仍不作聲。

血奴冷笑着接道：「即使他認為我亦是非對付不可，也該派幾個似樣的角色，好像你們這樣的要借助悶香的幾個小毛賊，他叫你們到來豈非等如叫你們送死？」

她搖搖頭，又道：「我本來不喜歡殺人，也不想殺你們，可惜，我現在的心情很惡劣，你們偏偏又對我用上了我平生最憎惡的一種手段。」

這番話說完，她的架式已擺開，左手貓爪一樣曲着，右手卻勾起了食中兩指。

六殺手最少有五個盯緊了血奴，老大的目光卻在遊移，從五個兄弟面上掠過，才落到血奴的面上。

目光一落，他的人也撲出！

其他五個殺手亦同時發動！

目光原來就是種暗號。

六個人都沒有用刀，張開六對手分從六個方向撲上，都是同時撲到！

那一瞥之間，六個人顯然已有了默契。

他們已不是第一次合作，每一個人的每一個動作都配合行動。

血奴只得一個人，一對手。

她的手中也沒有兵器，一個人，一對手是不是能夠同時應付六個人，六對手？

如果是小毛賊，那一定可以應付得來。

這六個人卻不是小毛賊。

血奴終於亦看出他們並不是小毛賊，她看出的時候，六殺手已經到了。

六對手雖然沒有十二種動作，也已不止六種。

血奴一聲嬌喝，一脚踢翻一個殺手，左肘反撞在一個殺手的胸膛上，右手勾兩指毒蛇般揷向老大的眼珠！

嗤一聲，老大幪面的黑巾指尖下迸裂，血從裂口中飛出，血奴兩指的指甲上亦有血！

好在老大眼明，及時將頭偏開，面上雖然開了兩道口子，一雙眼珠總算平安無事！

他的手也快，左手捉住了血奴的右臂，右手同時去點血奴的穴道。

幾乎同時，血奴的左手亦已給另一個殺手捉住，她的右脚亦給一個殺手抱起！

她的脚踢得並不高，本不易於抓着，可是那個殺手卻一心對付她的脚來的。

給她踢翻的那個殺手反而是目的在抱住她的腰。

現在就算不抱住她的腰都已不要緊。

她已有一雙手一隻脚落在別人的手上，剩下的左脚連站都站不穩了。

這種情形下，她當然想叫救命。

只可惜她的口已同時給後面撲上的一個殺手掩住！

老大的右手緊接點到，一連最少點了她七八處穴道。

她整個人立時軟了。

老大旋即一聲輕叱：「放手！」

三個殺手萬般無奈的將手放開，血奴卻沒有倒下，老大已整個將她抱了起來。

倒在地上的兩個殺手這下子亦已掙扎爬起身，一個掩着小腹，一個不停的揉着胸膛。

血奴那一肘那一脚的力道倒也不小。

第一個倒下去的殺手卻到現在都還沒有爬起來。

除非他變做殭屍，否則他永遠都不會起來的了。

咽喉本來就是致命的地方，血奴那一掌已將他的咽喉切斷。

老大一瞟活着的五個兄弟，又吩咐：「老三將老七的屍體背起來。」

一個魁梧的漢子應聲上前，抱起地上的屍體。

老大再一聲：「走！」第一個奔向房門。

其他的五個飛快跟上。

他們來的時候是兄弟七個人，去的時候只得六個。

他們的眼中卻沒有絲毫悲哀的神色。

少了一個人，多分一份錢，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血奴居然沒有昏迷過去，她的眼睛，睜的很大，眼中並沒有驚慌之色，只是滿眼的無可奈何。

她的眼光落在那邊牆下的棺材上。

棺材蓋仍在地上，棺材裏並沒有人，殭屍亦未回窩。

在她完全沒有需要王風從棺材裏跳出來之際，王風偏偏就從棺材裏跳出來，到她需要王風從棺材裏跳出來之時，王風卻偏偏又不知所踪。

天下間多的，豈非就是這種無可奈何的事情？

× × ×

長夜將盡未盡。

天更暗。

黎明之前的片刻，也就是一夜最黑暗的時候。

六殺手扛着兩個人原路出了鸚鵡樓，又走在街上。

天地間一片死寂，一塲暴雨，秋虫都似已被打走。

風仍急，風聲更蕭瑟。

六殺手的脚步聲在風聲之中幾乎不覺。

他們顯然都是這一行之中的老手。

整個地方只有這一條長街。

這時候長街上當然是沒有人行，他們仍小心。

街上也沒有燈光，一點都沒有。一種說不出的陰森籠罩着整條長街。

六殺手亦感到了這種陰森，脚步不覺已加快！

也就在這下，他們突然間，聽到了一下笑聲。

這笑聲竟是從天上飄下來。

輕淡的笑聲，在這種環境之下聽來，卻非獨淸楚，而且顯得有些兒陰森可怖。

六殺手不由都打了一個寒噤，一齊抬頭望去。

他們才將頭抬起，一個人就從他們頭上的瓦面直挺挺的掉下來。

慘白的衣衫，披散的頭髮，這到底是人還是殭屍？

血奴的眼仍睜大，一聽見笑聲，她的眼中便有了笑意。

她居然熟悉這個笑聲。

六殺手卻沒有留意血奴的眼睛，看到一個人這樣子從瓦面掉下，立時又一怔，不約而同的左右散開。

白衣人卻沒有跌到底，人還在半空，四肢已霍霍開展，雙手卻只是借力，雙脚閃電般踢出！

砰砰的兩聲，兩個殺手已給他踢飛，他的人凌空一個翻滾，就落在老大身前，兩個拳頭同時亦到了老大面上！

拳未到，拳風已撲鼻。

單就拳風已幾乎令人窒息，兩個拳頭有多重可想得知。

老大當然不肯讓這樣的兩個拳頭打在自己的面上，他的反應總算够敏捷，一偏臉，再退後一步，居然就給他躲開了這兩拳！

白衣人卻不止這兩拳，腕一挫，又兩拳擊出，底下還飛起一脚！

老大手抱着血奴，身子欠靈活，再來這兩拳一脚實在難以躲閃，與他同時退開的兩個兄弟已給白衣人踢飛，還有的三個兄弟尚在另一邊發呆。

他只有自己想辦法。

其實也沒有辦法可想的了！

他大喝一聲，猛將血奴的身子送出，自己卻借力向後退開。

血奴這一擋，白衣人的拳脚即使再快，也再接不上去。

至於血奴挨了那兩拳一脚有什麼後果他卻不管了。

那兩拳一脚，可能就會要去了血奴的一條命。

血奴一死，武三爺一定會追回那一千兩黃金。

可是那比較起來，還是自己的性命要緊。

那兩拳一脚竟然沒有將血奴的一條性命打掉。

白衣人的拳脚看來重，可是老大一退開，就變的輕了。

他踢出的脚變了踩在地上，兩個拳頭也變了兩隻爪子，將血奴一抓，抱入了懷中，然後他的人就飛起，飛回瓦面上。

老大的佩刀這刹那已在手，那邊的三個殺手亦已拔出了佩刀，就連給踢飛的兩個殺手也已從地上爬起來，拔刀出鞘。

他們雖然沒有立即跳上瓦面，六個人，十二隻眼睛都已抬高。

白衣人只是飛上瓦面，並沒有飛走。

他們不單止還看到人，而且聽到笑聲。

那竟是血奴的笑聲。

白衣人已坐在瓦面上，血奴躺在他懷中，一雙手正在輕理雲鬢。

這短短的片刻，白衣人竟已解開了她的穴道。

六殺手眼都大了。

血奴的眼睛卻在眨動，笑問道：「你這個人簡直就神出鬼沒。」

白衣人「哦」了一聲。

血奴笑接道：「在鸚鵡樓那兒你從棺中跳出，現在卻是天上掉下。」

白衣人只是笑笑。

這個白衣人不是王風又是誰？

× × ×

血奴那說話入耳，六殺手不其都記起武三爺曾經提過在血奴的身旁本來有一個敢拚命的小子。

這莫非就是那個小子？

五殺手握刀的手立時一緊。

為了一千兩黃金，他們同樣敢拚命。

他們只等老大的一聲令下。

老大卻閉着咀巴，他沒有望那五個兄弟，也沒有望王風。

不知何時，他的目光，已轉向鸚鵡樓的那邊。

那邊長街的青石板上不知何時已站了一個小姑娘。

穿紅衣的小姑娘，眼睛星一樣明亮。

小姑娘離開他們最多一丈，正盯着他們。

她忽然笑了起來。

溫溫柔柔的笑聲，在現在聽來，也變得陰森森。

聽到了笑聲，其他的五個殺手不約而同亦轉頭望去，看見是那個小姑娘，他們的眼瞳當塲收縮。

那個敢拚命的小子身手已經够厲害的了，再加上這條母老虎，他們實在懷疑是否能够應付得來。

也就在這下，長街旁邊的一間屋子的窗裏突然亮起了燈光。

燈光搖曳，也並不怎樣强烈，可是在這黑暗的時刻，黑暗的環境，已顯得非常觸目。

六殺手的眼睛不由都往燈光那邊一瞥。

他們的目光才轉過去，本來在窗裏搖曳的燈光便已照到了長街之上。

屋子的門已打開，一個人掌着燈慢吞吞的從屋子裏走出來。

蒼白的頭髮，傴僂的腰背，這個人就像是隻蝦米。

他卻並不叫蝦米，而是叫蛔蟲。

老蛔蟲。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高庸・文
盧令・圖

鐵蓮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克用躡踪花貞貞，獲知她與白玉蓮約晤之事，花貞貞離去後，他的行藏也被白玉蓮發覺，金克用自知非她對手，被迫帶引崑崙奴奇哥潛回侯府，他自忖行動小心，殊料一切均落入侯府中侍衞安達和一錦袍人眼中，安達欲殺金克用，錦袍人阻之，着不動聲息，暗中監視金克用和潛入內院的奇哥。花貞貞自鐵羽回來侯府，身心均感份外喜悅，但自與白玉蓮會晤回來後，只覺悶悶不樂，花翎似知其隱，問她對鐵羽是否眞心相愛，他要得到確切答覆以決定一件要事，是什麼事要花貞貞答覆後才告訴她——

巧施離間計 僞寫下堂書

花貞貞說道：「其實，你又何必問呢，連爹和老哈圖在內，咱們一家人，誰不喜歡鐵大哥……」

花翎截口道：「這不同，爹在世時，是鍾愛他，老哈圖是維護他，我是敬重他……我要問你的，却是男女之間的傾心和戀慕。」

花貞貞又不說話了。她雖然天性豪邁，畢竟總是個女孩子，要她當面承認戀慕一個男人，這話怎麼說得出口！

花翎偏偏毫不放鬆，緊接着又追問道：「你一定得親自表白，究竟是不是眞正的傾心於他？」

花貞貞無奈，只得點了點頭。

花翎又問：「換句話說，如果鐵大哥也有意，你是願意委身相許，下嫁給他囉？」

花貞貞再點頭。

花翎道：「鐵大哥已經娶過親，你也不在乎？」

花貞貞搖頭。

花翎道：「如果鐵大哥跟前妻之間仍有某些瓜葛，你會不會介意？」

花貞貞心裏一動，突然抬起頭，道：「你說的瓜葛，是指什麼？」

花翎道：「譬如，咱們都知道鐵大哥的前妻，就是現在的白蓮宮宮主白玉蓮，而且他們最近還見過面，鐵大哥來索取藏寶地圖，也是白玉蓮告訴他的，他們之間，可能仍然舊情未斷……諸如這些，你都仔細攷慮過沒有？」

花貞貞想了想，道：「覆水難收，破鏡難圓，我相信鐵大哥不會是反覆的男人。」

花翎道：「可是，白玉蓮對鐵大哥，顯然還沒有死心。」

花貞貞苦笑道：「那是她一廂情願，鐵大哥未必會接受。」

花翎道：「萬一他們曾生育過兒女呢？」

花貞貞混身一震，失驚道：「你……你怎麼知道他們生育過兒女？」

花翎道：「我祇是這樣猜測，他們既然是夫妻，就可能會有兒女，鐵大哥縱然不願覆水重收，總不能不要自己的骨肉，這豈不是就有瓜葛了？」

花貞貞皺眉道：「哥哥的意思，莫非要我跟鐵大哥斷絕往來？」

「那倒不是。」花翎的臉色一片凝重，說道：「我對鐵大哥的敬重，決不會在你之下，但咱們敬重他，是一回事，你的終身，又是一

回事，爹去世了，我是兄長，就有責任照顧你的生活，關心你的幸福，我不能眼睜睜的看你陷在感情的泥沼裏……」

花貞貞無限感激，不禁熱淚盈眶，激動地叫了一聲：「哥哥——」竟爲之哽咽語塞。

她一向自認剛强，有時候，甚至輕視花翎，以爲他個性太懦弱，太不够男子氣概，兄妹之間，實在談不上有多深厚的情感。

現在，她却突然發現懦弱的竟是自己，也突然感覺到親情的可貴，二十多年來，她幾乎完全忽略了這份誠摯而珍貴的親情。

如果不是彼此都已長大成人了，她眞想擁抱着花翎大哭一場……

花翎柔聲道：「妹妹，我很瞭解你對鐵大哥的感情，老實說，我也很願意促成這樁婚事，你的終身一天沒有歸屬，我就對爹爹在天之靈多增一分愧疚，可是我……」

忽然長嘆了一口氣，沒有繼續說下去。

花貞貞道：「你怎麼樣？自家兄妹，還有什麼不便說的話？」

花翎又嘆息一聲，道：「妹妹，我想告訴你一件秘密，希望你聽了以後不會怪我。」

花貞貞詫道：「秘密？什麼秘密？」

花翎道：「鐵大哥這次重回關外來，是爲了尋找兩份地圖，據說那兩份地圖中，隱藏着一筆鉅大的財富，原圖共有四份，白玉蓮和金克用已各得其一，另兩份落在威寧侯府……」

花貞貞道：「是啊，咱們這幾天不是正帮他尋找嗎，可惜根本就沒有什麼寶藏地圖。」

花翎道：「妹妹，你相不相信關於寶藏地圖的傳說？」

花貞貞搖頭道：「因爲是鐵大哥問起這件事，我本來有些相信，可是，如果眞有地圖，爹在世時一定會告訴我們，現在既然我也找不到，顯見是外間的謠傳。」

花翎面色凝肅地道：「不！寶藏地圖，確有其事。」

× × ×

寶藏地圖確有其事？

這句話如果由別人口裏說出來，花貞貞一定會嗤之以鼻，但說這話的是她的同胞哥哥，花翎的臉色又是那樣凝重，她不禁爲之怦然心驚。

她瞪大眼睛望着花翎，好半晌，才輕輕問道：「你……你怎麼知道……」

花翎道：「我已經找到了那兩份地圖。」

花貞貞道：「什麼時候找到的？」

「不久以前。」

「哦——在那兒找到？」

「爹的臥室中。」

花翎從衣袖內抽出兩份羊皮紙卷，迎面揚了揚，道：「這幾天，咱們只留意爹生前放置貴重物件的鐵櫃和書房，却忽略了娘的箱子，剛才我無意間打開娘生前放衣物的木箱，竟發現這兩份地圖夾藏在一件衣服裏面。」

花貞貞說不出是驚是喜，喃喃道：「這麼說，傳聞是眞的，爹在退隱前就有這兩份地圖，或許他老人家交給娘收藏，不料娘去世會在爹之先，後來竟把這件事忘記了。」

花翎道：「也可能是他老人家自己放在娘的箱子裏，因爲圖僅兩份，毫無用處，爹根本沒有重視這件事，臨去世時，才忘記了告訴咱們……」

花貞貞笑道：「不管怎樣，地圖總算已經找到了，咱們快些去交給鐵大哥！」

說着，便伸手欲接那兩份地圖。

花翎突然一縮手，道：「別忙，咱們現在還不能給他。」

花貞貞道：「爲什麼？」

花翎正色道：「妹妹，請你原諒我，我身爲兄長，不能不爲你打算，在鐵大哥跟白玉蓮之間的關係沒有完全澄清了結以前，我絕不給他藏寶地圖。」

花貞貞道：「這跟鐵大哥何干？他對白玉蓮早已經情斷義絕了……」

花翎道：「但白玉蓮對鐵大哥還沒有死心，她這次跟踪到關外來，分明也志在寶藏。」

「這——」

花貞貞默然了。

不錯，白玉蓮遠涉關山趕來塞外，只有兩個原因，如果不是對鐵羽未能忘情，那就必然是爲了得到太行藏寶。

否則，她爲什麼慫恿威寧侯府截殺金克用於前，又故意透露小薇的消息於後？她隱瞞了十年的秘密，偏偏在這時揭露出來，顯然含着要脅的意味。

小薇眞的會是鐵羽的女兒嗎？這秘密，除了白玉蓮本人，還有誰能够證實……

花貞貞移目窗外，又看到鵲巢中的雛鳥，心裏忽然有一股想哭的衝動。

情孽戕人，稚子何辜！

她强忍住滿眶熱淚，輕吁一聲，道：「哥哥，你準備怎樣處置這兩份地圖呢？」

花翎道：「我想跟白玉蓮見見面，如果她志在寶藏，咱們可以把地圖給他，但她必須保證不再糾纏鐵大哥。」

花貞貞道：「如果她不要寶藏，又怎麼辦呢？」

花翎笑了笑，道：「我敢斷言，白玉蓮絕對不會爲了鐵大哥而放棄寶藏。」

花貞貞道：「萬一她會呢？」

花翎道：「她若眞的把鐵大哥看得比寶藏更重要，就不會躲他十年，等鐵大哥找上門才相見了……我担心的只是恐怕她跟鐵大哥之間眞有什麼未了結的瓜葛。」

花貞貞心頭一震，道：「果眞如此，咱們又該怎麼辦？」

花翎道：「所以我要當面問問你，前天夜裏，你私自出去跟白玉蓮見面，究竟談了些什麼？」

花貞貞吃驚道：「你怎麼知道我跟白玉蓮見過面？」

花翎微笑道：「妹妹，你以爲我這做哥哥的眞是個書呆子嗎？當時我縱然不知道，這兩天，你的神情也瞞不過人，我問過府門衞士，也問過珍珠……」

花貞貞忿然道：「這多嘴的丫頭——」

花翎道：「不要怪她，是我逼着問她的，她也是一番好意，不忍心看你獨自傷感，爲情憔悴。」

花貞貞低下頭，忍了許久的淚水，終於奪眶而出。

花翎輕握着她的手，柔聲道：「妹妹，世上就只有我們兩個親人了，有什麼困難，都應該跟哥哥商議，除了我這唯一哥哥，還有誰能替你分憂解愁……」

花貞貞依靠在花翎肩上，「哇」地一聲大哭起來。

傷感，苦悶，困惱……這一刹那，都化作了滾滾熱淚。

一場盡情大哭之後，煩憂隨淚水而去，心裏果然平靜得多了。

花貞貞把前夜跟白玉蓮約晤的經過，詳詳細細說了一遍，最後哽咽着道：「我不知道她說的是眞是假，我只是好害怕，如果她和鐵大哥眞有一個孩子，那我該怎麼辦？」

花翎默然良久，才道：「這當然是件很尷尬的事，但沒有什麼值得害怕的，咱們總要先證實她是否屬實，然後才能決定處理方法。」

花貞貞道：「可是，這種事要怎樣才能證

實呢？」

花翎道：「你不要煩，交給我去辦，如果白玉蓮再約你見面，你一定要告訴我，我陪你一起去。」

花貞貞點了點頭，道：「咱們要不要先問問鐵大哥？」

花翎道：「不用。連這兩份地圖的事，也暫時不要告訴他……」

正說着，忽聽珍珠在門外叫道：「小姐，鐵少爺來了。」

花貞貞連忙取絲絹拭擦淚痕，一面應道：「先請鐵少爺在樓下坐，我馬上就下樓來。」

花翎壓低聲音說道：「妹妹，留他在這兒多談一會兒，我從後面側門出去，別讓他知道我會來過。」

花貞貞訝道：「為什麼要躲他？」

花翎道：「不是躲他，我想趁這機會去辦一件事。記住，暫時不要提這兩份地圖。」

說完，匆匆由樓後側門走了。

× × ×

繞過小樓外的廻廊，另有一座梯可達樓下廚房，這是婢女們送茶水的通路。

花翎循小徑穿出後花園，直往前院客房來見金克用。

金克用正在客房中和衣假寢，聽說花翎來了，急忙出迎。

花翎略作客套之後，含笑道：「金莊主是鐵大哥的好朋友，這些年來，鐵大哥在中原的情形，金莊主一定比咱們瞭解得多，有一件事，不知金莊主是否能據實見告。」

金克用忙道：「只要金某知道的，絕不敢有半句隱瞞。」

花翎點點頭，道：「我想請問，鐵大哥當年跟白玉蓮結褵復又分散，究竟是為了什麼原因？」

「這——」金克用怔了怔，笑道：「難道鐵兄弟沒有對侯爺提起過？」

他不知道花翎何以會突然問起這件事，又礙於對白玉蓮所作承諾，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只好反問了一句。

花翎道：「鐵大哥告訴過我，說白玉蓮邪蕩不貞，以致反目，但白玉蓮却又對舍妹說，當年全是出于誤會，他們二人各言之成理，却不知誰說的才是事實，金莊主跟他們夫婦都很熟，想必知道眞象？」

金克用輕哦了一聲，却圓滑地道：「侯爺認為他們之中，誰比較值得信賴呢？」

花翎道：「論親疏，鐵大哥是我的義兄，我當然應該相信鐵大哥，但我要知道事實眞象不願因親而斷是非，所以才來請教金莊主。」

金克用沉吟了好一會，笑道：「其實，夫婦間的事，是是非非，旁人很難評斷，今天侯爺既然問到我金某人，足見對我的信任，我就不得不說句公平話了。」

花翎道：「金莊主德高望重，請就事論事，又必避諱。」

金克用點點頭，換了一臉凝重之色，道：「我跟鐵兄弟是老朋友，跟白玉蓮也頗熟悉，依我的愚見，當年他們夫妻之所以鬧得絕情反目，應該說彼此都有錯，但細論起來，白玉蓮錯有四分，鐵兄却佔六分……」

花翎道：「哦？為什麼？」

金克用道：「因為他們結褵之初，鐵兄尚未成名，白玉蓮却已是武林中知名的美人，她之下嫁鐵兄，內心總難免有幾分委屈的感覺，這是一般自負美貌女子的通病，也是人之常情，不能過於厚非。」

花翎沒有開口，顯然也同意這種說法。

金克用道：「以後，他們夫妻相處，在女的是怨艾日深，在男的是猜疑日重，一切誤會皆因此而起，白玉蓮恃美而驕，行徑不免稍嫌逾份，鐵兄則已無法忍受，在尚無事實證據的情形下，僅因一時的猜疑，就拔劍相向，其錯應在鐵兄，當然，白玉蓮亦不該還手反傷丈夫，所以金某認為他們彼此都有錯誤，而鐵兄應負較多責任。」

花翎點點頭，道：「金莊主持論公正，令人佩服，我還有一件事想請教，希望金莊主也能實情直告。」

金克用已經猜到他要問的事，忙正色道：「侯爺既拿金某當朋友看待，金某絕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花翎道：「聽說白玉蓮跟鐵大哥反目之後，曾生育了一個女兒，金莊主知這件事嗎？」

金克用毫不遲疑地道：「知道！」

花翎道：「這件事是眞是假？」

金克用點頭道：「的確是眞事，一點也不假。」

花翎臉上變了顏色，不悅道：「可是，金莊主也曾告訴過舍妹，說白玉蓮根本沒有替鐵大哥生育兒女。」

金克用並不否認，點頭道：「金某是這樣對郡主說過。」

花翎沉下臉道：「金莊主的前後說詞，何以全不相同？」

金克用笑了笑，道：「侯爺請勿誤會，對這件事，金某有個解釋。」

花翎道：「請說。」

金克用道：「白玉蓮跟鐵兄反目分手以後，的確曾生育過一個女兒，但那孩子究竟是不是鐵兄的親骨肉，金某却不敢斷定，所以，上次郡主垂詢，金某是據情推斷，如今對侯爺却是據實回答。」

花翎愕然道：「你怎麼知道那孩子不是鐵大哥的親骨肉？」

金克用道：「金某沒有說一定不是，也不敢相信一定是。因為當他們夫妻反目的時候，白玉蓮是否已經懷有身孕，恐怕連鐵兄本人也毫無把握，金某如何能相信。」

花翎道：「那麼，你是什麼時候知道白玉蓮生過孩子呢？」

金克用道：「是在白玉蓮已經創立白蓮宮以後。」

花翎又問：「你看見過那孩子嗎？」

金克用道：「見過一次。」

花翎急道：「那孩子長得什麼模樣？像不像鐵大哥？」

金克用想了想，道：「從面貌看，倒跟鐵兄頗有幾分相似……不過，當時匆匆一瞥，實在並沒有看得很清楚。」

花翎輕嘆一聲，喃喃道：「既然面貌相似，這件事可能不會虛假了……唉！眞想不到事情竟演變得如此複雜，叫我這做兄長的怎麼處置才好……」

這些話雖然不是對金克用說的，但話中有話，却很明顯。

金克用是聰明人，如何聽不出來，忙問道：「縱然孩子眞是鐵兄的骨肉，也只是他跟白玉蓮之間的事，侯爺又有什麼為難之處呢？」

花翎搖了搖頭，嘆道：「唉！金莊主，你不知道……」

金克用道：「侯爺若不見外，何妨略示原因，或許金某能稍盡棉薄，替侯爺分憂。」

花翎又嘆了一口氣，道：「金莊主是鐵大哥的朋友，這件事我也不必瞞你了，只因當初鐵大哥在府中時，跟我們兄妹青梅竹馬，情感極篤，尤其舍妹對鐵大哥早已芳心暗許，多年來始終如一，以致迄今未嫁，此番鐵大哥重回侯府，又值婚變仳離，在我兄妹而言，實在喜出望外，我也有意想促成這樁婚事，誰知鐵大

哥跟白玉蓮竟然還有這些未了的瓜葛。」

金克用故作欣喜道：「有情人終成眷屬，這是天大的喜訊，侯爺何須為一個小孩子耿耿於懷？」

花翎道：「並非我容不下一個孩子，但一則顧及家門聲譽，二則以兄長的立場，不能不替舍妹設想，如果白玉蓮用孩子作為要脅，繼續跟鐵大哥糾纏，這事必然會有許多困擾。」

金克用道：「侯爺意思，是否顧忌白玉蓮對鐵兄不肯死心，會利用孩子使郡主難堪？」

花翎道：「她現在已經這樣做了，這幾天，舍妹正為了這件事深感苦惱。」

金克用心念疾轉，笑道：「依金某愚見，要解決這件事不難。」

花翎道：「金莊主有什麼高見？」

金克用道：「據金某所知，那白玉蓮跟鐵兄分手已近十年，夫妻之情，早就烟消雲散了，她之所以在這時候突提出孩子的問題，絕非想重續舊情，祇是為了另外一個目的而已。」

花翎道：「她有什麼目的？」

金克用道：「白玉蓮眞正想得到的是威寧侯府的那兩份藏寶地圖，只要侯爺答應將地圖給她，金某敢保證她絕不會再提孩子的事。」

花翎默然片刻，道：「金莊主，你眞能保證？」

金克用道：「侯爺若將地圖交給金某，這件事包在金某身上，如有任何差錯，都以金某是問。」

花翎道：「好！我答應你，但我有兩個條件。」

金克用道：「侯爺請吩咐。」

花翎道：「第一，我要用圖交換那女孩子，並且要白玉蓮的親筆退婚字據，以後非但不准她再提孩子，更不准她再跟鐵大哥見面。」

金克用點點頭，道：「金某一定替侯爺辦到。」

花翎道：「第二，這件事必須瞞着鐵大哥，永遠不能讓他知道，至於孩子如何處理，由威寧侯府全權作主，白玉蓮不能過問。」

金克用心頭一驚，低聲道：「侯爺莫非換回那孩子，然後——」

下面的話，他沒有說出來，却豎掌如刀，做了個「切西瓜」的手勢。

花翎神情木然地道：「那是我的事，不必讓白玉蓮知道。金莊主若能替我辦妥這件事，威寧侯府自然也不會忘記酬謝……」

金克用忙道：「侯爺，快別提謝字，能為威寧侯府効力，是金某人莫大的榮幸……但不知那兩份地圖是否找到了？」

花翎道：「地圖已經找到，不過，我要她先履行條件，才能給她地圖。」

金克用滿口應承道：「她一定會答應侯爺的條件，這件事交給金某人，絕對照侯爺的意思辦妥。」

花翎道：「你需要多久時間，才能給我回音？」

金克用想了想，道：「親筆字據容易，要將孩子帶來，恐怕得費點時間……我想，少則三五日，多則十天，也儘够了。」

花翎起身道：「好，我等你的消息。希望這事只有你知我知，千萬不能告訴鐵大哥。」

金克用本想要求看一看那兩份地圖，又怕引起花翎的疑心，話到唇邊，臨時又忍住，却提出另一要求，道：「為辦事方便，請侯爺交待府門衛士一聲，請予出入時稍賜協助。」

花翎點點頭，告辭離去。

金克用親送到院門口，回到客室，欣喜不已，想到僅憑三言兩語，竟然不必再依賴鐵羽而直接跟花翎搭上關係，幾乎忍不住要手舞足蹈起來。

他立卽喚來古家四兄弟，密語吩咐了一番，古家兄弟受命而去。

接着，他又將向花園的窗戶推開一半，取一件白色內衫，懸掛在窗口……

這是他跟奇哥事先約定的聯絡標記，最遲入夜以後，奇哥一定會潛來晤面。

然後，他長長舒了一口氣，仍舊和衣躺在床上，一面閉目養神，一面盤算着跟白玉蓮見面時的說詞……

× × ×

蒙古人以遊牧為生，逐水草而居，夏季多依平原放牧，冬季則移往山坳，以就陽光。為了遷移方便習用帳篷居住，名叫「蒙古包」。

「蒙古包」也分很多種，有用木材和柳條編織成的，也有用獸皮或毡氈圍裹的……都以拆遷方便為主。

現在正值炎夏，「蒙古包」都聚集在水草茂盛處，這兩個，却偏偏搭建在山坳中。

山坳頗隱密，距離威寧侯府不遠。帳外既不見放牧的牛羊，包內住的也不是蒙古人。

非止不是蒙古人，更沒有一個男人。

然而，從外表看，却是兩個眞正道地的「蒙古包」。

兩個「蒙古包」南北相對。南邊的一個靠山坳口，裏面住着六名衣衫上綉着白蓮花的侍女，入夜以後，分批輪流擔任山坳口的戒備守望。

北邊的一個，共住着老少五人——那是白玉蓮，夏姥姥，黑妞，香奴，以及一個年齡才八九歲的女孩子。

女孩子的面貌果然酷肖鐵羽，更兼有白玉蓮的嫵媚，年紀不大，已是個小美人胚子了。

「蒙古包」內三面是床，活動的範圍有限，小女孩不甘拘束，天一入夜，就嚷着要去外面玩。

夏姥姥攔阻道：「小薇，又不乖啦？姥姥不是告訴過你麼，再忍耐三兩天，等你進了威寧侯府，任憑你玩個够，這兒荒山野嶺，有什麼好玩的。」

小薇呶着嘴唇道：「姥姥騙人家，每次都說三兩天，也不知多少三兩天了，白天總說怕外人看見，不讓出去，現在天都黑了，還是不讓人家去玩一會兒。」

夏姥姥道：「既然天黑了，就該早些睡覺，還玩什麼。」

小薇一扭身子，道：「哼啦，人家才不要睡哩，整天睡覺，頭都睡暈了。」

黑妞也跟着哄勸道：「小薇乖，聽姐姐的話，咱們不出去玩，咱們來玩叠紙船好不？」

小薇道：「不要。叠了拆，拆了又叠，一點也不好玩。」

黑妞道：「那咱們叫香奴弄蛇給大家瞧，讓蛇扭腰跳舞，好嗎？」

小薇搖頭道：「也不要。玩來玩去，老是扭腰跳舞，看也看膩了。」

黑妞道：「哦！對了，小薇最愛聽故事，姐姐說故事給你聽……」

小薇掩着耳朶直跺脚，叫道：「不要聽！我只要去外面玩，不要聽你的狗屁故事！」

夏姥姥沉聲道：「小薇，不許吵……」向闔目側倚在綉褥上的白玉蓮呶呶嘴，低聲道：「你娘剛閉上眼睛休息一會兒，你再吵，當心討一頓打。」

這句話還眞管用，小薇偷眼望望白玉蓮，果然不敢再叫鬧了。

白玉蓮恰在這時候睜開了眼睛，但她非但沒有責備小薇，反而淡淡一笑，揮手道：「小孩子不能悶得太久，黑妞，你就帶她去帳篷外面玩玩吧，只別走得太遠，早些回來就行。」

小薇喜出望外，欣然道：「眞的？娘！」

白玉蓮說道：「娘說的話，還會有假的不成？」

小薇笑道：「謝謝娘，我去啦！」

白玉蓮含笑頷首，道：「別跑遠，要聽黑妞姐姐的話，早點回來休息。」

小薇一面答應着，一面已迫不及待拉着黑妞的手，飛奔了出去。

望着帳篷門口急劇搖擺的門簾，白玉蓮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代之，是一片陰沉，緩緩道：「這兩天要送她去威寧侯府，別待她太嚴厲，咱們的希望，或許就在她的身上。」

夏姥姥道：「是的。所以咱們才一直哄着她。」

白玉蓮問道：「該教她的話，她都記住了嗎？」

夏姥姥道：「都記住了，這小丫頭不止模樣像，人也挺聰明，活脫脫就是姑娘小時候的影子，有時，連我都差點兒當她是姑娘的眞骨肉。」

白玉蓮冷冷一笑，道：「她若眞是我的親骨肉，我也捨不得送她去威寧侯府了……」

正說着，帳篷外面有人稟報道：「奇哥求見。」

白玉蓮眉頭微皺，道：「他回來幹什麼？難道這麼快就有消息了？」

夏姥姥道：「或許他發現金克用有什麼背信的行動，特地趕回來報訊。」

白玉蓮道：「叫他進來！」

奇哥應聲掀簾而入，手裏捧着一個紙束，雙手呈給白玉蓮。

白玉蓮拆開紙束，眉頭皺得更深。

夏姥姥問道：「這是誰寫的？上面說些什麼？」

白玉蓮道：「金克用約我今夜見面，說有重大要事面商，莫非這傢伙在弄什麼詭計？」

夏姥姥道：「金克用心懷叵測，絕不能信賴，姑娘必須防着他一些。」

白玉蓮冷笑道：「我要取他性命易如反掌，留着他，不過想小薇身份逼眞些，他若敢動什麼歪念頭，那就是他自尋死路。」

夏姥姥又問道：「姑娘要不要去赴他的約會？」

白玉蓮傲然道：「爲什麼不去？難道還怕他吃了我？」

夏姥姥道：「咱們雖不怕他，不能不防他，姑娘請稍待片刻，老身先去佈置一下。」

白玉蓮並未反對，祇叮囑道：「用不着驚師動衆，在林嵩和郭石頭兩位還沒有趕到之前，這兒的戒備也很重要，必須多留人手保護小薇。」

夏姥姥應諾，帶着香奴出帳去了。

白玉蓮轉問奇哥道：「這幾天你在威寧侯府，有些什麼收穫？」

奇哥又從貼身處，取出一份紙卷，雙手奉上。

那紙卷中，密密痲痲記載着許多像小蛇形狀的文字，顯非漢文。

白玉蓮居然看懂得，一面展視紙卷，一面點頭，似對奇哥的報告很滿意……

看到紙卷尾部，突然流露出驚喜之色，急道：「你眞的看到花翎手裏拿着兩份地圖？」

奇哥連連點頭。

白玉蓮又問：「他們眞的沒有把地圖交給鐵羽？」

奇哥搖頭。

白玉蓮仰面長吁一口氣，喃喃道：「這就奇怪了，如果他們找到了那藏寶圖，爲什麼瞞着鐵羽……唔，金克用要見我，一定爲了這件事……」

思緒交變，神色也瞬息交換，時而沾沾色喜，時而蹙眉沉吟，驚喜，猜疑，不一而足。

接着，又問了奇哥好些問題，無奈奇哥口不能言，只能用點頭或搖頭作答，恍如隔靴搔癢，難以盡意。

白玉蓮越問越心急，揮手道：「你先回去侯府繼續監視那兩份地圖，一有發現，隨時飛報，如能竊取到手最好，但務必要謹愼行事，千萬別魯莽。」

遣走了奇哥，立卽束紮更衣，匆匆離開帳幕，趕往應金克用的約會……

北邊帳幕的人先後離去，南邊帳幕的六名侍女，兩人已隨夏姥姥先走，兩人正擔任守望，另外兩人在山後小溪邊洗滌用物，忙着雜事，帳內也是空的。

這時，四條人影突然在山坳口出現，利用夜色維護，向「蒙古包」迅速逼近。

四個人都已長劍出鞘，移步無聲，而且，對兩名守望侍女的位置早就觀察確實，進入山坳口，便立刻分爲兩批，以二對一，向兩名守望的侍女展開突擊。

黑夜中寒芒閃動，兩名守望侍女在毫無防備的情形下，兵刃猶未出鞘，身上已各中了兩劍……

四人得手，重又會合在一起，直奔北邊帳幕，待衝進帳內，才發覺裏面竟空無人影。

爲首的古如雷詫道：「怎麼會沒有人？難道咱們反而中計了？」

老二古如電道：「不可能。剛才親眼看見夏姥姥帶人先走，白玉蓮也隨後離去，山坳內只有黑妞和那小丫頭，最多還有幾名侍女陪着，縱然是計，也不必放在心上。」

老三古如風道：「那小丫頭很頑皮，或許溜到山坳後什麼地方去玩了，咱們分頭搜！」

正說着，帳幕外傳來笑語人聲……

只聽小薇笑道：「這大尾巴老鼠眞好玩，你們瞧，牠還想咬我的手指頭呢！」

黑妞道：「不是大尾巴老鼠，這叫松鼠，牙齒挺尖利，你可要當心點，別被牠咬到。」

小薇道：「黑妞姐姐，你們現在就替牠做籠子，好不好？」

黑妞道：「今天來不及，先把牠關在鐵箱子裏，明天再說吧。」

小薇不依，道：「鐵箱子不透氣，會把牠悶死，黑妞姐姐，趁娘不在，你和這兩個姐姐，多陪我玩一會，我們現在就動手編個籠子不好麼？」

黑妞道：「不行。時間不早了，她們還得去接替守望，誰像你整天就知道玩。」

小薇道：「求求你嘛，黑妞姐姐，今天不弄好籠子，我會睡不着。」

黑妞道：「睡不着也得睡，你別只顧貪玩，回頭害我們都挨罵。」

小薇道：「不會的，娘和姥姥都有事去了，不會這麼早就回來……」

語聲漸近，已到帳幕門外。

古如雷一揮手，兄弟四人迅速散開，分藏在門簾兩邊，蓄勢而待。

他們剛站好位置，門簾掀動，探進來一顆頭，正是小薇。

可是，小薇只一探頭，又飛快地，縮了回去。

老四古如雨卽舉起長劍……

古如雨的劍勢已將下落，門簾復垂，心裏一着急，便想提劍追出。

古如雷連忙攔住他，左手虛合，同時做了個「活捉」的手勢……

只聽小薇在門外說道：「告訴你們不信吧！娘眞的出去了，帳篷裏一個人也沒有，好姐姐，求求你們嘛，替我編個籠子，又躭誤不了多少時間，好嗎？」

黑妞拿她無可奈何，只得嘆口氣，道：「我的小祖宗，你可眞會纏人……好吧，咱們就替你編個籠子，編好了你一定要睡覺，不准再嚕嗦了。」

小薇連聲道：「好！好！誰再嚕嗦誰就是小狗！」

說着，掀起門簾，低頭鑽了進來。

古如雷早已蓄勢而待，左臂疾圈，一把攔腰抱住。

老二古如電出指如電，立卽點了女孩的啞穴……

垂簾再動，進來的是黑妞。

古如雨一心想捉活的，攔腰一把，抱了個滿懷……

誰知黑妞可不比小薇，觸手處，浮突不平，竟像觸電般震撼人心，古如雨心弦顫盪，頓時有一種迷惘的感覺，整個人呆了一呆。

就祇這片刻間的怔忡，黑妞一挺腰肢，業已掙脫了抱持，尖聲驚呼道：「有刺客——」

帳幕外兩名侍女聞聲知警，忙不迭拋了剛洗滌好的盤碗用具，拔出了隨身兵刃。

古家兄弟也橫了心，三柄長劍同時捲向黑妞，古如雷挾起小薇，搶先衝出帳幕……

黑妞以一敵三，又是赤手空拳，霎眼間已身中兩劍，才從帳柱上取到一柄月眉刀，奮力死戰待援。

古如雷衝出帳幕，却被兩名侍女截住，也打得難解難分。

可惜的是，另兩名守望侍女早已喪命，山坳內已經再也沒有應援的人手了……

× × ×

這邊山坳在浴血激戰，那邊山頂上，雙方首腦却談得頗爲融洽。

白玉蓮聽完金克用的叙述，再印證奇哥的報告，認爲尚能符合，點頭笑道：「你能履行諾言，足見的確有合作的誠意，這一點我很高興，小薇祇在最近一二日就到了，我可以同意交給威寧侯府，要我寫親筆退婚字據，我也願意照辦，問題是誰來保證他們一定會交出那兩份地圖？」

金克用道：「姑娘請放心，事由金某接洽，當然由金某保證。」

白玉蓮笑道：「你能保證他們會交出地圖，也能保證地圖不是僞造的嗎？」

金克用一怔，道：「我想，花翎爲了妹妹的婚事，必然有誠意，他絕不會特意假造兩份地圖來騙咱們。」

白玉蓮道：「金莊主，這是何等重大的事，咱們豈能僅憑推想行事。」

金克用道：「那麼，姑娘的意思——」

白玉蓮說道：「叫他先交出一份地圖，讓咱們校對一下，是眞的，約期交換，否則，免談！」

金克用沉吟道：「但咱們總得也給他一點保證，譬如說，姑娘先寫好退婚字據，由金某轉交花翎，先換回一份地圖，然後再約時間，送小薇去侯府，交換另外一份，姑娘認爲能行麼？」

白玉蓮道：「不行。」

金克用詫道：「爲什麼？」

白玉蓮道：「先寫退婚字據，我就失去談判的立場了，再說，事關終身，當然由我和花翎當面了結，金莊主僅是我們雙方的見證人，也不宜由你轉交字據。」

金克用苦笑道：「姑娘這麼說，仍然是不相信我金某人了。」

白玉蓮搖搖頭，道：「這不是相信不相信，而是做事的規矩，我總不能連面也不見，就把丈夫讓給他們。」

金克用道：「姑娘不是已經跟花貞貞見過面了麼？」

白玉蓮道：「那是花貞貞，現在作主的却是花翎。」

金克用想了想，說道：「這樣也好，我先把姑娘的意思，轉告花翎，等小薇到了以後，再……」

剛說到這裏，遠處突然現出一片火光。

忖度方位，正是白蓮宮紮營的那處山坳。

白玉蓮雙眉高挑，面露驚容，却因礙於金克用在傍，不便喚人來查詢。

金克用很識趣，連忙起身告辭道：「在下暫回侯府，小薇到後，請姑娘隨時通知。」

白玉蓮已經焦急萬分，含糊地應了一聲，等金克用一走，立刻喚夏姥姥問道：「你在山坳中留了多少人手警衞？」

夏姥姥道：「除黑妞之外，還有四名帶劍侍女。」

白玉蓮頓足道：「太單薄了……山坳起火，必然已有變故，咱們快些回去……」

× × ×

古家兄弟並沒有放火，起火只是意外。

因爲黑妞獨戰古家三兄弟，身上連中數劍，咬牙苦撐，不見援手，只得劈開帳幕，企求脫逃，無意中砍斷了一根支柱，恰巧支柱上掛着油燈，燈油潑到地毯褥上，頓時燃燒起來。

火勢一起，黑妞是趁機脫了身，另外兩名侍女，却雙雙慘死在古家兄弟劍下。

古家兄弟見帳幕起火，無暇再追黑妞，帶着小薇匆匆奔出山坳。

四人對進退路徑早已有了安排，得手後，並不返回威寧侯府，却沿着山脚一路向北奔去，沒多久，來到一片峭壁下。

峭壁的前方，是一座茂密的松樹林，山壁上到處都是石洞，淺的不過一二尺，深的却達十餘丈。

古家兄弟來到峭壁下，古如雷放開小薇，舉手重擊了四聲——兩聲較慢。

峭壁上也响起同樣的擊掌聲，接着，一個洞穴口出現了燈光。

古如雷重又抱起小薇，吸氣長身，飛躍而上。

那洞穴離地約有三丈，顯然很深。

燈光照映下，洞穴果然深達七八丈，裏面不僅存放着充足的乾粮和食水，更有厚氈軟褥，而且已經居住着三個人。

那是麒麟山莊的總管吳濤，還有兩名勁裝佩刀的莊丁。

古如雷放落小薇，低聲道：「莊主吩咐，務必要好好待她，一二日就來接她去侯府。」

吳濤笑道：「放心，我會讓她過得舒舒服服，將來去到侯府，還忘不了咱們麒麟山莊待她的好處。」

古如雷又道：「白玉蓮可能會搜索到這兒來，咱們兄弟和莊主不便露面，一切全仗吳總管多加謹愼。」

吳濤道：「請轉報莊主，毋庸過慮，咱們住樓上，只要咱們不下樓去，任憑白玉蓮把山脚每一粒泥沙都翻過，也絕對找不到咱們。」

古如雷沒有再說什麼，拱拱手，轉身躍落崖下。

洞內燈火隨卽熄滅。

古家兄弟離去不久，山脚下人影蠕動，突然出現大批蒙古武士。

爲首的正是威寧侯府那位錦袍人和黑騎隊隊長安達。

錦袍人仰望峭壁，面露得意的微笑，緩緩道：「好狡猾的金克用，咱們在這兒住了幾十年，竟不知道還有如此隱密的地方。」

安達也笑道：「但他却沒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威寧侯府並不那麼好欺騙。」

錦袍人道：「山洞居高臨下，洞裏可能藏有高手，安達，這就要看你的了。」

安達應了一聲，快步來到峭壁下，也彷照古如雷的方法，重擊了四掌。

洞穴中如响斯應，隨卽亮起燈光。

安達翻腕拔出佩刀，飛身而上……

× × ×

金克用回到威寧侯府客室，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古家兄弟的消息。

以他自忖，跟踪奇哥的安排，應該萬無一失，「調虎離山」之計，顯然已獲成功，但是，適才遙見的那片火光，却令他心中暗添幾許憂慮。

計劃中並沒有「縱火」的預謀，難道古家兄弟，會在偷襲時失手？或者臨時遭遇什麼意外？

萬一計謀失敗，反而跟白玉蓮翻了臉，後果將不堪設想……

金克用繞室踱步，正憂心忡忡，門外突然傳來一陣叩門聲。

「誰？」

「是我，鐵羽。」

金克用心頭一震，忙吸了一口氣，竭力使情緒平靜下來，然後打開了房門。

鐵羽緩步踱了進來，含笑道：「我睡不着，出來隨便走走，看見金兄房裏仍有燈光，所以進來聊一聊。」

金克用陪笑道：「巧極了，我也睡不着，正無以消此長夜，能有人談談，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說着，急忙親自替鐵羽斟上一杯茶，二人在茶几傍坐下。

鐵羽向他身上打量了一下，道：「金兄衣衫整齊，莫非出去過？」

金克用急道：「不……我也跟鐵兄一樣打算，正想出去隨便走走。」

鐵羽笑道：「這麼說，咱們恰好結件同行了。」

金克用道：「鐵兄既然來了，彼此可以閑談解悶，也就用不着再出去啦……」

藉着一陣哈哈笑聲，心中忽然一動，隨卽收斂了笑容，低聲說道：「鐵兄，有一件事，金某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不知道鐵兄是否已有所聞？」

鐵羽道：「什麼事？」

金克用正色道：「關於白玉蓮的行踪，鐵兄眞的不知道？」

鐵羽詫道：「白玉蓮怎麼樣？」

金克用道：「聽說她也跟踪來到關外，私下已經跟郡主見過面……」

鐵羽微笑道：「是嗎？難怪貞貞這幾天好像心事重重的樣子，她們見面，一定談了我不少壞話。」

金克用道：「豈止是壞話，而是談判到一件關係極大的秘密。」

鐵羽道：「我的秘密？」

金克用道：「不錯，跟鐵羽兄切身有着極大的關係。」

鐵羽聳聳肩，笑道：「那就由她們去談吧，我這個人有各種毛病，却自問平生並無不可告人的秘密……」

金克用接口道：「可怕的正在這裏，她們所談與鐵兄有關，而鐵兄自己却毫不知情，這樣才能造成絕大的誤會，甚至引起難以挽回的悲劇。」

鐵羽愕然道：「哦？有如此嚴重？」

金克用道：「對威寧侯府而言，遠比太行藏珍地圖更嚴重百倍千倍！」

鐵羽沉吟道：「這就奇怪了，既然是屬於我的秘密，却又對威寧侯府如此嚴重？這倒叫人想不透……」

金克用啞聲道：「鐵兄，你我是知交好友，我知道了，不能不告訴你，希望你聽了以後，先別激動，最好冷靜想一想，是否眞有這種可能？」

鐵羽點點頭，道：「好，你說吧！」

金克用故作神秘，先去窗口張望了一下，又回到座位，壓低聲音，伸長脖子，說道：「據說白玉蓮私約郡主見面，自稱曾跟你生育過一個女孩兒……」

鐵羽一怔，駭然道：「什麼？你再說一遍，誰跟誰生育過孩子？」

金克用將剛才的話重覆了一遍，接着說道：「據說那女孩子名叫鐵小薇，今年已經八九歲了，一直養在白蓮宮中，現在，白玉蓮就以這孩子作爲要挾，要威寧侯府交出藏珍地圖，否則，她就拿鐵兄的親生骨肉，任人糟蹋，作爲報復。」

這番話，聽得鐵羽目瞪口呆，臉色大變，許久，才大聲喝道：「她在胡說，絕對不可能有這種事！」

金克用道：「鐵兄，不要激動，你再仔細想想看，是否眞有此可能？」

鐵羽連聲道：「絕無可能！絕無可能！」

金克用道：「乍聽這消息，我也認爲絕無可能，但白玉蓮言之鑿鑿，說那女孩子面貌跟你十分酷肖，的確是你的親生骨肉。」

鐵羽道：「果眞有這種事，白玉蓮怎麼隱瞞到今天？上次在海角紅樓，她爲什麼隻字不提？金兄，這些年，你跟白蓮宮一直有來往，你有沒有聽到過？見到過？」

金克用默默不語，既不承認，但也沒有否認。

鐵羽道：「你爲什麼不說話？難道你也相信她的鬼話？」

金克用搖搖頭，道：「我當然不信。但是，鐵兄，這種事恐怕連你也不能絕對否認，咱們就必須顧慮它的後果。」

鐵羽道：「我根本不信有這件事，還有什麼可顧慮的？」

金克用肅容道：「不！鐵兄，只要有萬一可能，就不得不顧慮，小薇若眞的是你親生骨肉，你忍心讓她被人糟蹋？」

鐵羽張大嘴，半晌答不出話來。

金克用道：「如果是個男孩子，倒也簡單了，偏偏是個女孩子，這件事萬不能等閑相視，白玉蓮說得出，就可能做得到，所以，鐵兄，我勸你務必要冷靜應付，必須計出萬全，才不致遺恨終生。」

鐵羽被這番話說得冷汗遍體，良久，才茫然地說道：「白玉蓮是在什麼時候，跟貞貞見面的？」

金克用道：「大概在兩三天以前。」

鐵羽又問：「你從何處聽來的消息？」

金克用道：「是花翎親口告訴我的。」

鐵羽詫道：「他怎麼會告訴你？」

金克用道：「他來向我打聽，是不是眞有這件事。」

鐵羽眉頭一皺，道：「你怎樣回答他？」

金克用道：「我勸他當面跟你談談，可是，他不願意那樣做，怕影响你們之間的感情，也怕郡主難堪，所以決定暫時不讓你知道，準備私下跟白玉蓮作個了結。」

「了結？」鐵羽混身一震，瞪大眼睛道：「他準備怎麼個了結法？」

金克用搖搖頭，說道：「這個，他並沒有說明白，聽他的口氣，好像白玉蓮曾跟郡主提過什麼交換條件，至於詳細情形，就不太清楚了。」

鐵羽的臉色變得無比沉重，想了想，道：

「金兄，請你告訴我，白玉蓮在什麼地方？」

金克用道：「你要見她？」

鐵羽道：「是的，這件事只有我和她才能了結，我不能讓貞貞兄妹捲入這場是非。」

金克用說道：「你準備怎樣跟白玉蓮了結呢？」

鐵羽痛苦地嘆了一口氣，道：「我也不知道該如何了結，但我必須先見見那孩子，證實她是不是我的骨肉。」

金克用道：「如果是，又如何？」

鐵羽道：「如果是眞的，我要索回孩子，絕不讓她跟白玉蓮活在一起。」

金克用正色道：「鐵老弟，咱們是好朋友，請恕我說句冒昧的話，依我的看法，無論孩子是不是你的親骨肉，都不能讓她跟白玉蓮生活在一起，你要想想，這件事連你也無法絕對否認，只要白玉蓮一口咬定，孩子就永遠是個把柄，凡是跟你有關的人，包括你自己在內，都將永遠受白玉蓮的要挾。」

鐵羽頷首道：「不錯。」

金克用又道：「所以，要解決這件事，就得澈底解決，千萬不能因婦人之仁，留下這個把柄在白玉蓮手裏。」

鐵羽道：「金兄的意思是——」

金克用壓低聲音道：「我只有兩句話奉勸：斬草除根，永絕後患。」

鐵羽瞠目道：「你要我殺掉那孩子？」

金克用急道：「不！孩子無辜，我指的是白玉蓮。」

鐵羽一時沒有接口，但從他突然收縮的瞳孔，說明他的內心已被這句話所激動。

這辦法的確太狠毒了些，却不可否認是最有效的手段，何况，鐵羽這次跋涉千里，本就是挾忿而來。

新怨，舊恨，交織成一片殺機。

鐵羽的心跳加快，血液沸騰，緊揑着雙拳，幾乎要立刻振臂而起……

金克用看在眼裏，不由暗喜，湊過頭去又道：「鐵老弟，大丈夫要當機立斷，卽使沒有這件事，爲了贏取郡主的芳心，也留不得白玉蓮。」

鐵羽本來已經殺機勃勃，聽了這句話，心頭微震，突然冷靜下來。

他縱有一千個，一萬個殺白玉蓮的理由，但絕非爲了博取花貞貞的歡心；他縱有一千個，一萬個殺白玉蓮的機會，但絕不在此時，此地。

剎那間，他發覺金克用很可笑也很可厭，居然企圖使鷸蚌相爭，以便坐收漁人之利……

想到這裏，不禁長長吸了一口氣，表面仍裝作氣憤的樣子，道：「快告訴我，那賤人在什麼地方？我現在就去找她。」

金克用却沒有立刻說出白玉蓮的下落，陰陰一笑，道：「聽說白玉蓮正隱匿在威寧侯府附近，我已經吩咐古家兄弟去踩探了，不久就會有回報，這件事，咱們必須秘密進行，不能讓花翎兄妹知道。」

鐵羽道：「可是，我已經片刻無法忍耐，恨不得今天夜裏就找到她。」

金克用柔聲道：「老弟，千萬別急躁，這事交給老哥哥我，最遲明天，我一定給你確實的消息。」

鐵羽猶忿忿不休，金克用則百般勸慰，好不容易，才勸得鐵羽悻悻然回轉內府。

金克用親送到院門口，再回臥室，却發現古家兄弟已在房外廻廊下等候。

然而，古家兄弟四個人，回來的只有老大古如雷和老三古如風兩個，而且，古如雷身上還帶了傷。

金克用吃驚道：「怎麼？出了事？」

古如雷點點頭，哽聲道：「咱們在回程途中，遭白玉蓮和巫山二怪攔擊，老四被擒，老二不幸慘死在郭石頭手中……」

金克用駭然道：「那女娃兒呢？」

古如雷道：「已經送到斷崖石洞，交給了吳總管，咱們是在回來的時候出事的……」

× × ×

古家兄弟從斷崖石洞回來，已經是子夜過後，就在侯府高牆隱隱在望時，突然發現前面路口，一字排開許多人，恰好堵住了去路。

正中一張軟櫈上，端坐着白玉蓮，櫈子後面站着夏姥姥，左邊是郭石頭和香奴，右邊是號稱「一擔兩籮筐」的林嵩師徒。

白玉蓮面如寒霜，滿臉殺氣，其餘白蓮宮門下，一個個全都橫眉豎目，顯然來意不善。

古家兄弟急忙停步，彼此面面相覷，都生出不祥的預感。

老大古如雷低聲道：「糟了，一定是那把火引來的麻煩，白玉蓮反而堵在咱們前面，只怕這一關難過。」

古如風道：「怕什麼，捉賊捉贓，她又沒有當場抓住咱們，咱們給她來個一推三不知，她能奈我何？」

老四古如雨道：「對！反正點子已經轉手，她憑什麼證據說是咱們幹的？」

古如雷搖搖頭，嘆道：「事已至此，說不得只好硬着頭皮闖過去，但白蓮宮高手幾乎全在此地，咱們四個恐怕不是敵手，等一會若翻了臉，記住不可戀戰，咱們四人分四個方向突圍，以免被一網打盡。」

古如風道：「這兒離侯府已經不遠，他們未必敢明目張膽的動手。」

古如雷道：「你們跟着我，別開口，一切先由我來應付。」

兄弟四人提聚功力，緩步走到近前，老大古如雷當先抱拳躬身，道：「麒麟山莊古家兄弟，拜見白姑娘。」

白玉蓮昂然不動，冷冷一笑，道：「哼！你們四個幹的好事！」

古如雷故作不懂，道：「咱們兄弟隨莊主來威寧侯府作客，並沒有冒犯姑娘呀？」

白玉蓮冷嗤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事到如今，你竟然還想抵賴？」

古如雷故作詫異道：「咱們眞的不懂姑娘的意思……」

「住口！」白玉蓮一聲斷喝，道：「大丈夫敢作敢當，你們各爲其主，奉命行事，我並不想過份責怪，但若以爲白蓮宮好欺，那就打錯主意。」

說着，雙掌互擊，兩名侍女抬着身負重傷的黑妞，從路傍暗處走了出來。

古如雷神色立變，默然無語。

白玉蓮道：「古如雷，我一向待你們兄弟不薄，今夜你們所幹的事，我也不想再追究，現在，我只問你們一句話，生死兩條路，由你們任選一條。」

古如雷情知抵賴不過，只得拱手道：「姑娘既然瞭解我兄弟奉命行事，身不由己，有話儘請吩咐，只要我兄弟辦得到，絕不推諉。」

白玉蓮點頭道：「好！我一生最佩服勇於認錯的人，咱們長話短說，要活路，就交出鐵小薇，已往恩怨一概不究，白蓮宮還另有厚酬，否則，明年今日，就是四位的忌辰，爲敵爲友？全在你們一念之間。」

古如雷道：「姑娘這話令人爲難，咱們兄弟受金莊主厚恩，斷無背叛之理。」

白玉蓮冷聲道：「這麼說，你是拒絕交人了？」

古如雷道：「不瞞姑娘說，咱們縱然願意交人，也無法辦到，因爲人已送進威寧侯府，

技擊叢談

徐耀祥龍橋莫脚

海雲

在過去的許多種拳法當中，龍形拳是很有名氣的一種，十形拳裏面所謂「龍，蛇，虎，豹，鶴，獅，象，馬，猴，彪」，就以龍爲首，可見龍形拳有一個時期是非常威猛的，在這一門裏面，徐耀祥算是很有名氣的一個，因爲他的師父林耀桂，擅長「龍形摩橋」，他叫徐耀祥兼向林蔭棠學習莫家拳脚，故此，徐耀祥兼擅兩派，稱做「龍橋莫脚」。

徐耀祥現時仍在香港授武，他的武館有許多很出色的高足，能够把龍形拳打得十分有型，現時我想談的是一頁故事，徐耀祥代表中國拳師跟日本的武林高手「高山宏」作拳術比賽，而且戰勝了他。

這一次比賽是得到林蔭棠師傅允許的，高山宏只是想研究拳藝，而且帶着「中日親善」的目的，因此他們雙方在「羣園」裏面比武，仍有多少限制，雖然是自由搏擊，不准挖眼，握喉，踢下陰。由於日本擅長柔術兼空手道，柔術特別利於貼身打鬥，空手道的硬功又特別有名氣，故此徐耀祥在交手之前仍是沒有把握的，只能够把龍形拳本門的招數施展出來。

他們兩人在上午十時開始比武，由幾個很有地位的人在場作公證人，打算作戰三個回合然後由公證人來決定誰勝誰負。

高山宏一動手就衝過去，雙手抓住徐耀祥的肩膊，打算施展柔術的一招，想把他仆跌，徐耀祥知道日本柔術最擅長是貼身抱着倒地打滾的，故此他立刻用「鎖手」這一招纏住他打鬥，兩人用力過猛，一齊跌倒在地，誰也沒有壓住誰，公證人看了，便立卽一聲號令，叫他們分開，這個回合算是打個平手。

休息一會，他們兩再度交手，徐耀祥知道對方除非使用空手道的掌力挑戰，假如從頭到尾都是用柔術纏打的話，自己應該採用另外一種戰術，盡可能的離開他，施展龍形拳的游走步法，忽遠忽近，使他捉摸不定，突然直衝過去一招「冲天炮」，這一拳就像是霸王敬酒，撞擊他的下顎，當時高山宏猝不及防，舌頭給自己牙齒咬着，痛到失魂，不由自主的俯伏下來，因此公證人就判徐耀祥獲勝。至於高山宏，則由他的同伴扶他回到軍營。

在高山宏隸屬的警備大隊裏面，有一個伍長叫做「大川」，精於劍術，大川那天也在場觀戰，他自覺未必有把握跟徐耀祥交手而獲勝，却又想振奮日本武士道的精神，還想替高山宏爭一口氣，於是，透過籐田隊長，希望跟徐耀祥比劍。

比劍跟比拳不同，因爲劍是武器，日本的劍更加厲害，非常沉重，發劍之後，兩虎相鬥，必有一傷，故此林蔭棠就再三考慮之後，才答應他，不過提出一個條件，一定要用日本人那種形式的劍，但却使用竹製成的，稱做竹劍。

大川是很有名氣的劍道專家，他認爲用竹劍跟徐耀祥一決雌雄，仍然是佔上風的，一來他擅長那種形式的劍法，二來他比較徐耀祥高大許多，故此欣然答應。於是，再度在羣園裏面交手。

交戰的一天，徐耀祥以及大川這個日本人，各穿白色的運動衣，黑色燈籠褲，薄底鞋，十分有型，兩人持劍而立，徐耀祥的劍式跟對方不同，劍尖指着天空，左手畧拱，仍作龍形，這一招就是龍形劍法的「蟄龍衝天」。

大川手中的竹劍是橫放的，一出就抵達徐耀祥的腰部，這一招由下往上刺去，非常威猛，看來有如中國劍術的「靑龍探水」這一招。

以劍論劍，徐耀祥應該把伸高的一柄竹劍向下削去，連消帶打，擋住對方的劍然後向前順勢一刺，不過，他不懂東洋劍法究竟是怎樣子的路數，以爲這種打法可能吃虧，索性移步換形，避過對方那一劍設法多走步，繞到大川的右邊，然後把手上的竹劍向外一撇，施展「靑龍獻爪」這一招，向大川的咽喉刺去。他這招是半虛半實的，並非用全力出擊，隨時變招，目的是想試探東洋劍法如何迎戰。

大川第一招落空，轉瞬之間，對方的劍已經刺近咽喉，連忙把身形往下一沉，反向背後刺去，施展「反手劍」。

他這樣快就能够避過徐耀祥刺向咽喉的劍，而且用反手劍發招，等閒之輩，實在不容易招架，殊不料徐耀祥的劍法另有一套，不管對方是攻抑或守，他總是設法採取有利陣地，然後出擊的，那一劍落空之後，卽時手腕往下一沉，有如白鶴亮翅，把那一劍向大川的胸部撇去。

這一招發出的時候，他的身形微微一閃，不但避過對方反手劍的劍鋒，而且那一柄竹劍在短距離之下撇去，對方沒有後眼，就算飛身躍開，也會吃了一劍，雖然徐耀祥所持的只是竹劍，劍鋒很鈍，但仍把對方白色的運動衣割裂之寸多長。

作爲公證人中國人以及日本人兩邊的武林高手，目睹此狀，便卽吹動銀鷄，宣佈停戰，認爲徐耀祥獲勝。

徐耀祥的龍形拳十分注重橋手，經常用左右兩邊橋手埋樁打沙包，堅如鐵石，出手之際，如果對方用手握住他的手腕，另外一隻手卽時劈下，快如閃電，故此他的橋手能够化爲掌刀，特別威猛，不愧稱做「龍形」。

他本人擅長的一種脚法叫做「倀鷄脚」，看來有如虎尾脚，但却側身踢出，並非由背後踢出。這一脚是緊隨着他用龍形拳向前連續出擊之後閃身踢去的，因爲他用足跟撐在敵人的胸部，並非用脚刀踢出，足跟的力量特別猛烈，對方雙手去擋格，也無法擋得住，除非他懂得徐耀祥這招倀鷄脚的厲害，往斜裏一躍，避開這一脚，否則用手去擋格，就連手也給他撐傷。

龍形拳必須經常練習手腕，不止是橋手堅實如鐵，還要練習「翻腕」，指掌之間有特別快速的反應，有人抓住他的手腕，他自然而然的把它往上一翻，擺脫對方束縛，而且一翻一抓，馬上反客爲主，捉住別人的手腕，這一招是龍形拳的骨幹，必須苦練，不管自己給敵人抓住或自己抓住敵人，兩隻手腕纏在一起，他就把另外一隻手化爲掌刀出擊，一個掌刀劈下，這一招很少落空，萬一它落空，卽時用脚踢出去，莫家的脚奇妙異常，對方鬥得過他的橋手，未必鬥得過他的脚。

根本無法再交回給姑娘……」

白玉蓮臉色一沉，說道：「這話只好去騙三歲小孩，既然人已送去侯府，你們由何處而來？」

古如雷信口道：「咱們已經送人回過侯府，這一次是爲了尋莊主，才再由侯府出來。」

白玉蓮冷冷道：「是眞話？」

古如雷道：「句句是眞。」

白玉蓮重哼一聲，說道：「那你們就死定了。」

舉手一揮，郭石頭帶着香奴，林嵩帶着兩名侏儒徒弟，立刻分由左右飛身而出，將古家兄弟圍住。

古家兄弟急忙拔劍，四個人背對背結成禦敵的陣勢。

古如雷大聲叫道：「姑娘爲什麼不由人解釋……」

白玉蓮截口道：「我沒有工夫聽你胡謅——郭老，給我殺！」

郭石頭應聲出手，大步向前，左臂疾探，抓向古如電。

古如電在四兄弟中身法最敏捷，長劍一振，飛快地反削了過去。

這一劍，應變迅捷，出手部位也十分精確，如果換了旁人，勢非縮手閃避不可。

不幸對手却是郭石頭。

劍鋒與手臂相觸，「叮」的一聲輕响，郭石頭的手臂分毫無損，反把古如電的長劍震開了一尺多。

就在這劍臂相接的刹那，郭石頭已經連人直撞了過去，右手一拳搗出，左手也同時沉落，抓住了古如電的胸衣前襟。

古如電急忙掙扎，「嘶」！胸衣破裂，左肩也挨了一拳。

這一拳，直把古如電打得像陀螺似的連轉了五六個轉身，長劍也脫手墜地。

兩傍的古如雷和古如雨大吃一驚，雙劍齊出，急來搶救……

郭石頭對左右捲到的劍鋒毫不理會，一個跨步，兩隻手已抓住古如電的右臂和左肋，雙臂一掄，竟將古如電高高舉了起來。

劍鋒砍在他身上，就像替他拍灰一樣，古如電却被他當作一塊頑石，向地上重重摔了下去。

一聲驚呼才叫出半聲，古如電已變成了肉漿。賸下的兄弟三個心膽俱裂，宛如毀窩的老鼠，分頭奪路逃命。

然而，四週都是白蓮宮高手，就像打獵的圍場，紛紛堵截，登時展開一場混戰。

古如雷遭遇飛漁夫林嵩，交手才數招，已被林嵩的釣桿擊得衣破肉綻，混身是傷。

古如風跟兩名侏儒纏在一團，有如戴了兩副脚鐐，費盡全力，也脫不了身。

老四古如雨誤以爲香奴好欺，却上了大當。甫一照面，就被香奴由革囊中放出許多毒蠅，叮得滿頭紅腫，勉强支撑了半盞熱茶光景，終於力竭倒地，被活捉了去。

眼看古家兄弟非死卽傷，岌岌可危，遠處突然傳來一陣馬蹄聲……

夏姥姥低聲對白玉蓮說道：「是威寧侯府的黑騎隊來了，如果在這兒遇上，只怕不太方便。」

白玉蓮點點頭，這才喝住白蓮宮屬下，戟指着古如雷道：「今夜權且留下你們兩條殘命，好讓你們替我帶句話給金克用，明天日落以前，叫他乖乖送回小薇，換古如雨一條命，否則，休怪我白玉蓮心狠手辣。」說完，長身而起，由白蓮宮屬下高手簇擁着走了……

× × ×

金克用聽完這些經過，臉上却浮起一抹陰沉的冷笑，緩緩道：「很好，既然已經撕破臉，明天日落以前我會叫她知道金某的手段。」

古如雷道：「咱們兄弟四人追隨莊主多年，還求莊主念在我兄弟一片忠誠，設法保全老四的性命。」

金克用吃吃而笑，道：「你們放心吧，白玉蓮若敢傷他一根毫毛，我要她拿十條性命來抵償。你們辛苦了一夜，先去休息，明天還有更重要的事要辦。」

古如雷兄弟欠身告退，金克用又叫住他們，笑着輕拍兩人的肩頭，低聲道：「振作些，好好地幹，明天日落以前，咱們就是寶藏的主人了。」

這一夜，金克用幾乎全沒有休息，獨自伏案，在寫一件不知名的文件。

文件似乎很難寫，以致金克用寫了又撕，撕了又寫，直到天色將明才寫好，然後，又將寫過的廢紙親自點火焚化，一切妥貼，才和衣而臥，稍作憩歇……

× × ×

天亮不久，金克用便通知安達，要求單獨會晤花翎有機密要事面告。

花翎獲報，匆匆趕到客室。

金克用含笑道：「一大清早打擾侯爺的美夢，實屬情非得已，金某特向侯爺賀喜。」

花翎訝道：「莫非白玉蓮已有答覆？」

金克用道：「幸不辱命，金某昨夜整夜奔走，總算見到了白玉蓮……」

花翎急問：「她怎麼說？」

金克用道：「她本來不願意，堅持要面見郡主才肯答覆，經金某曉以大義，多方勸解，最後終於同意了侯爺的兩個條件，不過——」

花翎道：「不過什麼？」

金克用故意沉吟了一下，才道：「白玉蓮答應交還鐵小薇，並且親筆立下退婚字據，永不再跟鐵羽糾纏，但她也有個小小的要求。」

花翎道：「什麼要求？請說，只要我做得到，一定會答應她。」

金克用道：「白玉蓮的目的，全在那兩份藏寶地圖，她怕侯爺根本沒有找到那兩份地圖，因此想證實一下地圖是眞是假。」

花翎道：「她要如何證實呢？」

金克用道：「她願意先寫下退婚字據，要求跟侯爺交換兩份地圖中的一份，若證明地圖屬實，再送還孩子，交換另外的一份。」

花翎皺眉道：「爲什麼要將一件事分兩次辦？難道她不信任威寧侯府？」

金克用笑道：「白玉蓮身入邪道，難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過，她這要求倒也不算太過份，侯爺何妨就答允了她吧。」

花翎道：「萬一她得去一份地圖，却不肯給我孩子，我用地圖換回來一張無用的字據，豈不吃虧？」

金克用道：「侯爺莫非忘記了？地圖共有四份，必須四份圖齊全，才能找到寶藏，白玉蓮縱然騙去一份圖，對她也一樣毫無用處，她的意思，只是想對照一下地圖的眞僞而已。」

花翎想了想，點頭道：「好吧，我答應她，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交換字據？」

金克用笑道：「金某已經替侯爺取得字據了。」說着，從懷中取出一份紙束，雙手交給花翎。

紙上墨跡猶新，字體竟然頗爲「娟秀」，寫着：「立字據人白玉蓮，因與鐵羽夫君意見不合，分離已近十載，夫妻之名雖存，夫妻之實早亡，自立據日起，願正式終止夫妻關係，侯後，男婚女嫁，各不相涉，恐口無憑，特立此據存照。」

字據下方，有「白玉蓮親筆」字樣，並且劃了押。 ⑤

（未完）

金燈盟



故事之二——四君子

公子多情魔女醉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舉人假死隱身，對方似不欲驚官動府，竟自動把迫害王舉人的兇手殺死，送來人頭，要求王府息事寧人，王府管家答允不再報官追究。金燈門爲探求那班前來濟南的歹徒，究所爲何事，及彼等隱身落脚之處，全體出動，深入調查，王俊扮成貴介公子，于重扮成家丁，住進連雲客棧，未幾，一住在跨院自稱勞山一劍徐傑到訪，似是踩查王俊身份而來，王俊假作不知，邀他共同晚飯，並說已命店小二往召歌娘侑酒，入夜，徐傑未到，王俊親往奉邀，一白衣少女間他找什麼人，王俊說明探訪徐傑——

白衣少女道：「好！跟我來吧！」

王俊暗暗吸一口氣，跟在白衣少女的身後行去。

這梅花跨院很大，自成一座院落。

白衣少女帶着王俊行入了一座廂房中。

房中已燃點起了燈火。一張方桌旁側坐着一位二十六、七歲的綠衣麗人。

綠衣麗人揮揮手，白衣少女退了出去。

王俊一拱手道：「姑娘，在下找徐傑。」

綠衣麗人道：「我知道，你請坐吧！」

王俊心中暗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坐下就坐下吧！」

依言在旁側坐下。

綠衣麗人兩道清澈的目光，盯注在王俊的臉上，瞧了一陣，道：「聽說你有很多錢？」

王俊道：「父母餘蔭，稍有資財。」

綠衣麗人道：「你要請徐傑喝酒？」

王俊道：「不錯。」

綠衣麗人道：「只請他一個人麼？」

王俊道：「在下只約了徐兄一人。」

綠衣麗人道：「能不能連我也一齊請？」

王俊笑一笑，道：「這個，只怕有些不太方便。」

綠衣麗人道：「爲什麼？」

王俊道：「在下請了兩名歌娘，清唱下酒，只怕唐突了佳人！」

綠衣麗人笑一笑，道：「我也有一副很好的歌喉，唱起來，不比濟南府中的歌娘差，爲什麼不請我一起去呢？」

王俊道：「這個麼？在下，在下……」

綠衣麗人道：「你這等遊學浪子，在女人羣中長大，難道還怕多我一個女人？」

王俊心中一震，暗道：「是啊，我要請歌娘清唱下酒，難道還怕多上一個女人不成！」心中一念，口中說道：「好！如若姑娘肯賞光，在下是求之不得。」

綠衣麗人道：「白梅，請徐爺來。」

但聞室外的白衣少女應了一聲，片刻之後，帶着勞山一劍行了進來。

綠衣麗人一指徐傑，道：「王公子，請的可是這一位？」

徐傑神情冷肅，一言未發。

王俊道：「不錯，正是這一位。」

綠衣麗人道：「徐兄，你可知這位王公子是何方人士？」

徐傑一怔，答不上話。

王俊急急接道：「在下原籍廬州。」

綠衣麗人格格一笑，道：「王公子，我看咱們改一改了？」

王俊奇道：「改什麼？」

綠衣麗人道：「改在我這兒用酒飯。」

王俊道：「在下酒席已備，歌姬在座，正在等候在下。」

綠衣麗人道：「那容易，吩咐店伙計一聲

，要他們搬來就是。」

王俊震然站起身子，道：「姑娘，不行，姑娘是不願意去？在下也不敢勉强。」轉身向外行去。

綠衣麗人沒有喝止，徐傑也站着沒有動。

但那白衣少女，却一橫身，攔在了門口，道：「王公子，既來之，則安之，怎麼這麼快就要走了。」

王俊道：「話不投機半句多，在下請酒，非是受難而來。」

白衣少女道：「如若王公子不拿出一點眞實本領出來，只怕你這場大難受定了。」

突然一伸手，抓住了王俊的右腕脈穴。

王俊呆了一呆，道：「妳要幹什麼？」

白衣少女道：「留下你……」

王俊大聲喝道：「你們講不講理？」

白衣少女低聲道：「不講理。」

右手微一加力，王俊立刻疼出了一身大汗，身不由主的蹲了下去。

但他很倔强，一聲未哼！

白衣少女突然放開了王俊的右腕，低聲對綠衣麗人說道：「禀姑娘，他不會武功。」

綠衣麗人臉上掠過一抹訝異之色，道：「有這等事。」

緩緩離坐，行了過來。

王俊被白衣少女，玉手用力一握，腕骨欲裂。雖然强忍痛苦，未叫出聲，但事實上，已疼的淚水盈睫。

那決非一個會武功的人，所能裝得出來。

綠衣麗人行到了王俊身側時，王俊還强忍下痛苦，由地上緩緩站起。

他瞪大了一雙眼睛，不使眼淚流出來。

但那綠衣麗人似是仍未全信，右手一抬，纖纖玉指，點上了王俊的「玄機」大穴。

那是人身十二死穴之一，任何人，只要有一閃避之能，都不會讓人點中穴道。

但王俊却無能閃避。

綠衣麗人指勁未發，笑一笑，道：「王公子，對不住啦！小丫頭不知輕重，捏疼了你的腕骨。」

王俊冷笑一聲道：「這是什麼意思……」

看他滿臉激忿之色，綠衣麗人，已確知王俊不會武功，收回了點在「玄機」大穴上的玉指，嫣然一笑，道：「公子說的是，小丫頭不知禮數，開罪了公子，我要她過來賠罪。」

不論王俊的舉動間，引起了他們多少的懷疑，但王俊不會武功，一個不會武功的人，決非江湖人物。

那一切的經過，都只是一種巧合了。

王俊雖然疼的汗流浹背，但他神智仍然十分清醒，明知此刻已經渡過了試驗之關，苦笑一下，道：「姑娘，賠罪不用了，只是在下想不明白，姑娘這是何用心？」

綠衣麗人笑一笑，道：「王公子，你是讀書人，對江湖中的事情，瞭解的不多，世間青山到處有，爲何偏要滿濟南，如肯聽過相勸，還是早日離開此地吧。」

王俊活動了一下右腕，道：「姑娘，濟南府一城山色半城湖，在下慕名已久，此番遊踪至此，還準備遊玩一番，就此離開，豈不是有些敗興麼？」

綠衣麗人笑一笑，道：「王公子，三五日內，濟南府也許會有大變，閣下留此，只怕很難盡興，妾身很抱歉，使公子受一場無妄之災，因此，奉勸此言，公子聽與不聽，悉由自主了。」

這些時日之中，王俊增長了不少閱歷，也學會了控制自己的情緒，故作訝然，道：「姑娘，在下還有些不解，姑娘，可否指點清楚一些。」

綠衣麗人道：「我已經說的太多，王公子是讀書人，有些事，只可意會，不能言傳，但公子一定要留在此地，那就換一處客棧住吧！妾身言盡於此，公子請便吧！」

王俊心中暗道：「這綠衣女子，不知是何許人物，但看起來，似乎是比那位勞山一劍的身份，高出很多。」

心中念轉，人却回首對勞山一劍徐傑一揮手，道：「徐兄，咱們相約之事……」

徐傑急急接道：「王兄，承蒙盛情，在下只有心領了。」

王俊歎息一聲，道：「看來，徐兄確有碍難之事，在下也不便勉强，在下告辭了。」

徐傑道：「王公子，多多保重，陸姑娘適才之言，還望公子多想一想。」

王俊道：「多謝指教。」

轉身向外行去。

于重站在房門口處，正等的十分焦急。

見王俊無恙歸來，心中頓然一喜，急急迎入內室，道：「大哥，你……」

王俊道：「經歷一場大刦，總算是平安無恙。」

于重道：「衣服上汗水隱隱，似是吃了很大的苦頭。」

王俊點點頭，把經過之情，說了一遍。

于重輕輕吁口氣道：「果然驚險萬分，那綠衣女子的指擊之處，乃人身十二大死穴之一，如是她稍一狠心，立刻可制你於死地了。」

王俊道：「我全無反抗之力，就算她眞的取我之命，也是沒有法子了……」

語聲一頓，接道：「勞山一劍徐傑，在江湖上的身份如何？」

于重道：「甚具名望！」

王俊道：「梅花院中，房舍甚多，但我只見到了徐傑和那綠衣婦人，看情勢，那綠衣婦人的身份，似是高過了徐傑甚多。」

于重道：「大哥，可知道那綠衣婦人的名字麼？」

王俊搖搖頭，道：「不知道，但徐傑稱她爲陸姑娘，想來，還是待字閨中的身份了？」

于重道：「陸姑娘，陸姑娘。」

王俊道：「不錯，武林之中，可有這麼一位姓陸的人物。」

于重道：「是不是羅刹女，還無法肯定，這女魔頭以羅刹斷魂刺，又號美人奪命鏢，馳譽江湖，爲江湖上四大兇惡的暗器之一，人人知其名，但確很少人見過她，更不知她的眞實姓名了……」

王俊接道：「這麼說來，她未必是羅刹女了？」

于重道：「除了羅刹女外，小弟就想不出，還有什麼人，能使勞山一劍徐傑，對她那樣敬重。」

輕輕吁一口氣，又道：「但大哥此行最大的收穫是，他們那一句奉勸之言，三五日內，濟南府可能要發生一場大變。」

王俊道：「這才是他們趕來濟南的用心，但什麼大變呢？」

于重道：「到目前爲止，我和三弟，四弟等，還查不出什麼頭緒，但這一定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見血封喉刀，美人奪命鏢，世上四大兇人，已有兩個到了此地，自非尋常之事了。」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兩大兇人，集中於此，用心只有一個。」

于重道：「大哥指教，他們是何用心？」

王俊道：「殺人。」

于重道：「對，殺人！」

王俊道：「但他們要殺的什麼人呢？當今之世，有幾人，有身份，受這兩大兇人的合力

狙殺？」

于重道：「這就是咱們的困惑之處了。」

王俊道：「我想這不是什麼大隱密，他們此來，此間人必有所聞，咱們至少，也可以打聽出一點消息來。」

于重道：「咱們金燈門，向以耳目靈敏見稱，但這一次，却把我給難住了。」

王俊道：「目前情形看起來，王武舉的事情，似乎只是一段挿曲，他們眞正的目標，似非對他。」

于重道：「現在的事情，已經很明顯，他們處置了殺害王舉人的兇手，旨在一消王家的氣忿，怕把事情鬧入官府，壞了他們的大事，不惜忍痛懲兇。」

王俊雙手合擊了一下，道：「對了！他們是不是對官府中人下手？」

于重沉吟了良久，道：「至少，不是濟南府的官吏。」

王俊道：「他們在濟南府城，隱身以待，那是說，他們準備對付的人，一定會到濟南府中來了？」

于重道：「是！」

王俊忽然想起了那兩位歌姬，道：「二弟，那兩位請來的歌姬呢？」

于重道：「被小弟遣走了。」

王俊道：「哦！」

于重道：「大哥久去未返，小弟放心不下，已和四弟，六妹約定，準備闖入梅花院中，以查究竟，大哥，只要再晚上片刻回來，我們就可能有所行動了。」

王俊點點頭，道：「四弟，六妹呢？」

于重道：「他們見到掌燈大哥之後，已然各回原位去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除非別無選擇，我們不和他們衝突。」

王俊道：「他們本來，對我心中懷疑甚重，經過這一番試驗之後，他們的疑慮已消，只是，他們勸我搬離此地，不知是否該答應他們，倒是叫人難作決定了。」

于重道：「今日已晚，明日，咱們早些離開就是！」

王俊道：「看來，咱們留在此地，也是無法再查出什麼，我們離開此地，更可以鬆懈他們的戒備之心了。」

于重笑一笑道：「大哥，看來，你慮事之週，小弟已是望塵莫及了。」

王俊還未來及答話，于重已搶先說道：「歌姬業已遣走，但酒席還未撤除，大哥請去用酒吧！」

王俊道：「我已再無心情了！」

于重道：「這席酒非吃不可，如若他們疑念未消，還會來找大哥一談。」

王俊霍然站起身子，道：「不錯。」舉步行出內室。

他獨居一席，也不過，喝完第一杯酒，室外人影一閃，勞山一劍徐傑，快步行了進來。

王俊緩緩站起身子，道：「徐兄，怎會有空來此。」

徐傑回顧了一眼，笑道：「兄弟想了一想，覺着既和王兄訂約，如是不來，豈不掃了王兄的興緻。」

王俊苦笑一下，道：「在下已經興緻索然了。」

徐傑道：「哦！王兄不是請來了兩位歌姬麼？」

王俊道：「已被兄弟遣了回去了。」

徐傑道：「爲什麼？」

王俊道：「在下往訪徐兄，只想痛飲一番，想不到幾乎被捏斷了一條手臂，那還有心情聽賞歌姬之樂。」

徐傑笑道：「陸姑娘也是一番好意，眞金不怕火，她心中也有一縷歉意，王兄，實也不用計較這些了。」

王俊讓徐傑坐下，却未替他斟酒，自己乾了一杯，道：「徐兄，道不同難相爲謀，兄弟和你徐兄，文武殊途，很難交往，所以，兄弟決心聽從那位陸姑娘的勸告，明日就離開此地了。」

徐傑笑了一笑，道：「說的也是，留此心中不安，還不如早些離去的好。」

王俊心中暗道：這傢伙好緊的口氣，看來很難從他口中探出什麼了？

心中念轉，人却挽起酒壺，替徐傑斟了一杯，接道：「徐兄，似是對那位陸姑娘，有些畏懼。」

于重一直隱身室內，未現身出來，小廳中，只有王俊和徐傑兩個人。

徐傑輕輕吁一口氣，道：「王兄猜的不錯，在下對陸姑娘，確有一些畏懼。」

王俊心中暗道：好厲害啊！這個人，當眞已到了守口如瓶的境界。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徐兄，你和那位陸姑娘是舊識，還是新交？」

徐傑道：「王兄，你是讀書人，最好別問和你無關的事。」

王俊道：「閣下的意思是——」

徐傑接道：「在下只是奉勸王兄，需知江湖事，沾惹不得，一點不好，就可能惹火上身，那可是一樁大痲煩了。」

王俊道：「徐兄的意思是……」

徐傑雙目中寒芒一閃，盯注在王俊的臉上道：「王兄，你不覺着聽的事情太多了麼？」

王俊心中一動，暗道：看來，他是有爲而來了。

搖搖頭，道：「在下和徐兄一見如故，想不到，咱們初度交往，就鬧個相見何如不見，徐兄殷殷盛情，兄弟心領，明天一早，兄弟就離開此地，話不投機半句多，在下也不敢多留徐兄了。」

徐傑突然哈哈一笑，道：「王兄，你已經兩歷生死大刦了，也許你的運氣不錯，就在下所知，陸姑娘，從來沒有對過任何一個人如此客氣過。」

王俊道：「還算客氣麼？幾乎揑斷了在下一條手臂。」

徐傑道：「所以，她有那麼一份歉疚，要在下再來相訪，請王兄早些離去。」

王俊道：「攆我離此……」

徐傑接道：「這是爲你好。」

忽然端起桌上的酒杯，一飲而盡，轉身大步而去。

望着徐傑遠去的背影，王俊又喝了一杯。

還想站起身子，回到內室去和于重商量一下，耳際中忽然響起了于重的聲音，道：「大哥，坐着別動，喝你的悶酒，生你的悶氣，未得小弟招呼之前，不可鬆懈。」

這是用的傳音入密功夫，聲音不大，但王俊却聽得很清楚。

王俊人已站了起來，伸了一伸懶腰，又坐了下去。

他已知道了不少江湖中事，于重這麼傳警，想必是還有監視自己的人。

果然，王俊又喝了兩杯悶酒之後，那個全身綠衣的麗人，行了進來。

她帶着一臉笑容，自行入室，說道：「聽徐傑說，王公子，對我有了很大的誤會。」

王俊坐着未動，笑一笑，道：「在下對那位徐兄，也有些誤會。」

綠衣麗人笑道：「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能有你這麼一份豪氣，不得不叫人佩

服！所以，我越想越不放心！」

事機突然間，有了很大的轉變。王俊也覺着了情勢不對。暗暗吸一口氣，淡淡說道：「姑娘的意思是……」

綠衣麗人接道：「我想把你留下來！」

王俊道：「留在那裏？」

綠衣麗人道：「梅花院中。」

王俊一皺眉頭，道：「爲什麼？」

綠衣麗人笑一笑，道：「我想，我先把自己的爲人說明一下。」

王俊心中暗道：「于重隱於內室，亦可聽得她談些什麼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姑娘請說吧，我洗耳恭聽！」

綠衣麗人道：「江湖送我一個不太雅的外號，叫作女羅刹……」

王俊接道：「羅刹爲鬼怪之意，姑娘怎麼看，也不像羅刹。」

綠衣麗人笑一笑，道：「有一種外面美麗的羅刹，心狠手辣，舉手就會殺人，正像一條美麗的毒蛇一樣，愈是外形美麗的蛇，愈是毒性强烈。」

王俊眨動了一下眼睛，道：「姑娘眞的是位女羅刹麼？」

綠衣麗人道：「不錯，希望你相信我說的話，因爲，我如證明了這件事，你就可能會丟了性命。」

王俊道：「唉！姑娘這是威脅我！」

綠衣麗人道：「就算是吧！不過，我這威脅，隨時可能成爲事實！」

王俊道：「姑娘要在下做些什麼？」

女羅刹道：「這才是正題，勞駕請到梅花院，暫時住下，多則十日，少則五日，就可以放你離去了。」

王俊道：「如是姑娘眞會殺人，在下只好從命了。」

女羅刹突然伸出玉腕，纖巧細長，白玉般的手指，忽然間抓住了王俊的右腕。

不見她如何快速，就像是探囊取物一般，一伸手就握住了王俊的右腕。

滑嫩，柔軟的手，忽然間，變的像精鋼一般的堅硬，道：「我很喜歡殺人，但也講理，尤其對你這樣的書生人物。」

她留力未發，但王俊已感覺到，只要稍爲加力，立刻可以使自己的腕骨碎裂。

只聽女羅刹冷然一笑道：「王公子，你有一位隨伴的保鏢，是麼？」

王俊道：「是！」

女羅刹道：「請他出來吧！」

王俊心知無法隱瞞，高聲說道：「王重，你出來。」

他心急之下，易姓不改名，于重改稱爲王重。

于重緩步行了出來，雙目盯住在女羅刹的身上，道：「放開我們公子。」

女羅刹嫣然一笑，道：「王公子，你這個保鏢不錯，至少，很有膽氣。」

于重道：「在下月支紋銀三十兩，就是要保護少東主的安全。」

女羅刹道：「如若要你們少東主不受傷害，最好的辦法，就是你也乖乖的聽命。」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王重，不可妄動。」

于重應了一聲，說道：「公子，你沒有事吧？」

王俊道：「我很好，不過，我已經落入人家的掌握，只要你動一動，我就可能會傷在別人的手中了。」

于重道：「公子準備怎麼辦？」

王俊道：「識時務者爲俊傑，照目前的情形看起來，似乎是只有聽人家之命行事了。」

于重道：「在下奉命追隨公子，如若公子有了失閃，在下如何向老東主交代。」

王俊道：「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光棍不吃眼前虧，你總不能眼看着讓我死在這位女羅刹的手中了。」

于重目光轉到女羅刹的身上，道：「敝東主雖不是江湖人，但他財勢雄厚，姑娘用不着和他結怨。」

女羅刹道：「有錢人，我見的很多，你如果怕你們少東主寂寞，那就最好和他一起到梅花院中。」

王俊道：「王重，你不用去了，咱們不是江湖人，也捲不到江湖恩怨之中，這位羅刹姑娘說過了，多則十日，少則五天，我就可以出來了。」

女羅刹已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王俊被拖着右臂，只好緊隨在女羅刹的身後行去。

于重圓睜雙眼，望着兩人，但却沒有追過去。

行出室門，正好遇上了一個店伙計提着一壺開水走了過來。

王俊一眼間，已瞧出他身上佩帶的暗記，這人正是言小秋所改扮。

那一壺開水，大有文章。

王俊急急以目示意，不要他輕舉妄動。

言小秋一閃，讓開去路，一欠身，道：「公子，你要的開水！」

女羅刹道：「送到梅花院去，我要請這位王公子便飯。」

言小秋應了一聲，緊隨在兩人身後，直入梅花院。

女羅刹帶王俊行入正廳，才放開了握在王俊右腕上的五指，道：「公子請坐……」

回頭見言小秋也跟了進來，不禁一皺眉頭，道：「你來此作甚。」

言小秋誠惶誠恐的說道：「不是姑娘吩咐在下來的麼？」

女羅刹道：「哦！放下水壺去吧！」

言小秋又一躬身，放下水壺而去。

女羅刹親自倒了一杯茶，雙手奉上，道：「王公子，你那位保鏢的武功不錯吧！」

王俊道：「應該很不錯，家父由十幾位應徵的武師中，選中了他。」

女羅刹道：「看起來，他不但武功不錯，而且，也很識時務？」

王俊忽然間發了書獃子氣，道：「羅刹姑娘，如若剛才，我那位保鏢的出手救我，妳眞的會殺了我麼？」

女羅刹道：「不但會殺了你，而且，也會殺了他，別忘了我是女羅刹，殺人很多。」

王俊道：「殺了我，也許可能，但妳能殺了他，我就有些不信了！」

女羅刹道：「要不要我證實一下，給你瞧瞧？」

王俊道：「那倒不用了，但在下倒有幾點疑問，想請教姑娘。」

女羅刹道：「說！」

王俊道：「姑娘對在下懷疑什麼？爲什麼一定要把我關入梅花院中，妳才甘心？」

女羅刹道：「城樓失火，殃及池魚，你不是城，至少你是池魚。」

王俊哦了一聲，道：「秀才見了兵，有理說不清，在下就算有舌戰羣儒之能，妳也不會放我了。」

女羅刹道：「嗯！」

王俊道：「所以，是非之分，不談也罷，但不知道幾日中，姑娘要如何處置在下？」

女羅刹道：「這要你王公子合作了，如若

你王公子能够不惹麻煩，咱們可能只把你關在一雅室之中，好酒好肉，奉以上賓，如閣下不安份，那就很難說了。」

王俊歎息一聲，道：「父母餘蔭，家產萬貫，老實說，我活的很愉快，實在不願意死，甚至不願受到一點傷害，這也是我阻止我那位保鏢和你動手的原因……」

女羅刹道：「所以，我對你也很客氣。」

王俊道：「好吧！姑娘找一個雅室，在下自己行去就是！」

女羅刹道：「王公子，你不覺着自己所受的太委屈麼？」

王俊道：「好委屈，可是，我有什麼法子呢？」

女羅刹道：「王公子，這麼肯合作，小妹倒也有些不好意思了，所以，我也希望能給你王公子一點優待。」

王俊道：「什麼優待？」

女羅刹道：「你王公子喜歡什麼？」

王俊道：「寡人有疾，只愛酒和女人！」

女羅刹道：「好，我們給你準備一些好酒，供你食用，再給你一位美女相伴。」

王俊忽然站起身子，抱拳一揖，道：「厚賜啊！厚賜！」

女羅刹笑一笑，突然舉手拍了兩掌。

一個年輕美婢，舉步而來。

女羅刹道：「帶這位王公子去吧！記着，王公子是富家公子出身，妳要溫柔一些。」

白衣女婢應了一聲，行到王俊身側，一欠身，道：「公子，你是想要小婢點了你的穴道呢？還是蒙着你眼睛，綁上你的雙手？」

王俊心中一動，忖道：看來，他們要把我送往別處！

心中念轉，伸出了雙臂。

白衣女婢也不客氣，先綑上了王俊的雙臂，然後，又取出一塊黑巾絹帕，包起了王俊的眼睛。

她不但動作熟練，而且紮實的很，雙目被蒙上之後，眞是形同瞎子，不見絲毫天光。

耳際間，響起了白衣女婢的聲音，道：「王公子，咱們可以走了。」

王俊道：「到那裏去？」

白衣女婢道：「你只要跟着走就是。」

王俊道：「好吧！在下自己走呢？還是跟着你姑娘走！」

白衣少女道：「自然是跟着我走了，不過，希望你對小妹客氣一些。」

王俊道：「姑娘，這話似乎是應該由我說了。」

白衣少女道：「咱們走吧！」扶着王公子向外行去。

她似乎是有着很豐富的扶人經驗，很自然的承受了大部份的力量。

這就使得王俊走的很安穩。

走了一段很長的路，大約有十餘丈。

然後，登上了一輛篷車。

王俊已學會了沉着，在車上一語不發，但心中却暗暗計算着時間。

大約有一頓飯的時光，篷車停了下來。

王俊被扶下了篷車，緩步行入了一座宅院之中。

解開了蒙面黑紗時，王俊發覺自己停在一座雅室之中。

一間臥室，佈置的很雅潔。

一座書房，擺滿了很多的書。

白衣少女舉手理一理鬢邊的散髮，緩緩說道：「王公子，這地方，勉強可以吧？」

王俊道：「還不錯！囚居之處，能有這麼一個地方，那已經很叫人滿意了。」

白衣少女道：「我奉命在這裏陪你。」

王俊故意斜着眼睛，打量了白衣少女一眼道：「姑娘，這個不太妥當吧？」

白衣少女道：「有什麼不妥當的？」

王俊道：「在下風流成性，只怕會傷害到了姑娘！」

白衣少女道：「我想，我也先說明一下，我雖然奉命而來，我的脾氣很壞，所以，你最好還是小心一些了。」

王俊道：「姑娘，妳不該來的……」

白衣少女接道：「但我已經來了，所以，你只好湊合一下了。」

王俊暗中留心看去，發覺那白衣姑娘，眉間泛起了一股冷厲的肅殺之氣，心中暗暗忖道：看樣子，這丫頭不好對付，眞得小心一些才行。

心中念轉，故意歎息一聲，道：「姑娘，那位羅刹姑娘，沒有對你說過麼？」

白衣女婢撇撇嘴吧，道：「說什麼？」

王俊道：「貴上告訴過在下，在我被囚的時日之中，貴上會給安排一位女伴相陪，想來不是妳姑娘了。」

白衣少女道：「就是我，除我之外，你不會再見到第二個人。」

王俊道：「這個……」

白衣少女接道：「不用這個那個，我陪你，主要的是照顧你的生活，別再胡思亂想，打歪主意，再告訴你一句話，別準備找機會開溜，我奉命可以格殺勿論。」

王俊道：「這和在下與貴上談的條件完全不同，完全不同……」

白衣少女冷笑一聲，道：「想想你如何活下去吧！別只管算計着如何得到我。」

王俊輕吁一口氣，說道：「在下浪蕩慣了，如是姑娘對在下管制太嚴，可能會使我發瘋了……」

白衣少女不禁怔了一怔，說道：「那樣嚴重麼？」

王俊輕嘆道：「姑娘可是不相信在下的話麼？」

白衣少女道：「是有些不太相信！」

王俊道：「妳如何才肯相信呢？」

白衣少女道：「瘋給我瞧瞧，如是你眞的會瘋，我就解衣寬帶，捨命奉陪，瘋不了，你就乖乖的住在這裏。」

蓬然一聲，帶上木門而去。

王俊緩緩站起身子，順着門縫瞧去，見那白衣少女竟自行入了另一個門戶之中。

這是一座小四合院，一個兩丈見方的小天井，四面都是房子。但那一方是出這座院落的大門，王俊却無法分辨出來。

傾耳靜聽，不聞聲息，似乎是已經離開了濟南府城。

王俊幾次想打開木門，但，最後都忍了下去。

他明白，此時一個處置錯誤，很可能會有性命之憂。

既無脫身之能，只有坐以待變了。

隨手抽出書架上一本書來，正想展卷閱讀，房門又被推開。

那白衣少女手中捧着一碗麵，行了進來道：「你餓麼？」隨手把一碗麵，放在木桌上。

王俊緩緩轉過臉兒，望了那白衣少女一眼，道：「不餓！」

白衣少女道：「你聽着，你現在是階下之囚，少擺你大公子，濶少爺的脾氣，不吃你就給我餓着。」

王俊淡淡一笑，道：「姑娘，餓死是我的事，話不投機半句多，妳請便吧！」

白衣少女突然一伸手，奪過了王俊手上的書，放回書架，格格一笑，道：「少爺，你眞

能看得下麼？」

王俊忽然問感覺到，這是一位很難纏的女孩子，暗暗吁一口氣，道：「哦！我看不下去，又能如何？」

白衣少女道：「你一個出身豪富之家的讀書人，能有這一份鎮靜氣度，實很難得，也有些出我意外，我倒想和你談談了！」

王俊道：「姑娘準備和我談些什麼呢？」

白衣少女道：「自然是談談你的事了。」

王俊道：「好！姑娘請吩咐吧！」

白衣少女道：「你眞的是叫王人？」

王俊道：「不錯，姓是祖宗所傳，怎可輕易更改。」

白衣少女道：「你家中有多少銀子？」

王俊道：「這個，在下就不清楚了。」

白衣少女道：「你是不是獨子？」

王俊道：「嗯！」

白衣少女道：「那很好，你現在可以寫一封家書，告訴你父母的，要他們準備十萬兩銀子？」

王俊道：「幹什麼？」

白衣少女道說：「準備贖你這個寶貝兒子啊！」

王俊笑一笑，道：「要銀子容易，十萬兩也不太多，我這就修書一封……」

白衣少女嫣然一笑，道：「大公子，倒是很合作啊！我替你磨墨吧！」

王俊也不客氣，秉筆書信一封，內容倒是十分簡明，要父母籌備紋銀十萬，贖他之命。

寫好之後，放入封套，道：「姑娘，把這個送回客棧中去，交給我那從僕，要他帶給我父母，我相信，他們會依書行事，籌十萬兩銀子出來。」

看他面不改色，果然似是千萬豪富之子的氣派。

白衣少女搖搖頭，道：「不用麻煩你那位從僕，寫上地址，和你父親的姓名，我們自己會派人去。」

王俊道：「自己派人去？」

白衣少女道：「咱們自己派人，也好聽聽你父母的口氣，也許他們捨不得十萬銀子，不肯化這筆錢，咱們也不用養着你了。」

王俊道：「難道你們準備撕票。」

白衣少女道：「不錯，要你十萬銀子，只不過多做一單生意，年三十打個兔子，有你也過年，沒有也過年，我們一向是做的大買賣，十萬兩銀子不算少，但在我們姑娘眼中，不算太大的生意。」

王俊心中一動，暗道：上路了，怎生想個法子，也挖出她下面口氣。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當今之世，如是一下能拿出十萬銀子的人，不算太多，我不信，你們還能做更大的生意，這個小小濟南府，只怕也找不出像寒舍一樣的富戶來。」

白衣少女笑一笑，道：「王大公子，這一次，我們姑娘到濟南府來，一宗生意賺好多，我是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一次收下的訂金，就是十萬兩！」

王俊道：「什麼生意，這麼好賺？」

白衣少女道：「殺人！」

王俊道：「哦！殺人？那人的身份可不低啊！」

白衣少女道：「至少比你高很多，我們姑娘只準備勒索你十萬銀子。」

王俊已把自己的生死，置於度外，只想從這白衣少女口中，挖出一點內情出來，淡淡一笑，道：「其實，你們姑娘對家父開價十萬兩，少了一些……」

白衣少女眼睛一亮，接道：「你算一算看，你能值價好多。」

王俊心中忖道：不能正面問她，要設法挑逗她自己洩漏出來。

主意暗定，緩緩說道：「家父販鹽致富，在下的身價麼？至少也該值個三十萬銀子。」

白衣少女道：「眞的？」

王俊低聲道：「姑娘，這件事最好別告訴妳們姑娘……」

白衣少女接道：「爲什麼？」

王俊道：「因爲，妳可以賺那二十萬兩銀子。」

白衣少女似是被這句話，二十萬雪花白銀打動了心，笑一笑，低聲道：「怎的賺？」

王俊道：「我再修書一封，寫明贖金三十萬，姑娘收在身上，別讓妳家主人瞧到，這叫做『偷天換日』，家父付的贖金，不會是現銀，十之七八，大約是銀票，那時間，姑娘只要取下二十萬，只給你家主人十萬兩，豈不是自己賺了。」

白衣女道：「辦法是不錯，只是只是…」

王俊笑了一笑，接口說道：「你可是有些害怕。」

白衣少女道：「是！這件事，如是被姑娘知道，非活活剝了我的皮不可！」

王俊道：「你如是心中害怕，那就不用談了。」

白衣少女低聲道：「王公子，如若有一個絕對不讓我們姑娘知道的辦法，我就敢吞下那二十萬銀子。」

王俊道：「這個麼？辦法倒是有，只不過，我不能告訴妳。」

白衣少女道：「爲什麼？」

王俊道：「我帮妳向我父母多敲二十萬兩銀子，對我有些什麼好處？」

白衣少女道：「至少，它對你沒有害處，別忘了，你是囚犯，生死操在了我的手中！」

王俊搖搖頭道：「姑娘，我不會武功，但你別忘了我是讀過了幾年書的人！」

白衣少女道：「哼！讀過書又怎麼樣？」

王俊道：「讀書的好處，就是洞明事理，所以，姑娘不用再嚇唬我了，你不敢殺我，貴上女羅刹不肯殺我，因爲，她想由我身上找出十萬銀子，你看的不是我王某人一介書生，而是十萬銀子，殺了我，那些銀子都像長了翅膀一樣，突然飛去。」

白衣少女一皺眉頭，欲言又止。

王俊說道：「所以，我才敢和姑娘討價還價？」

白衣少女道：「好吧，我認啦，咱們二一添作五，每人十萬兩，够了吧？」

王俊搖搖頭，說道：「家父產業，超過千萬，十萬兩銀子，在區區的眼中，實算不得什麼！」

白衣少女道：「你不要銀子，要什麼？」

王俊心中暗道：紈袴子弟，不能太正人君子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要人！」

白衣少女呆了一呆，道：「要人？要什麼樣子的人？」

王俊道：「妳！」

白衣少女臉色一變，道：「你好膽大，身爲囚犯，竟還敢……」

王俊淡淡一笑，接道：「姑娘，在下一生別無大錯，就是見不得嬌艷如花的姑娘……」

白衣少女冷哼道：「你原來是一個色中的餓鬼！」

王俊道：「就算在下是色中餓鬼，姑娘是否……」

他究竟是知書達禮的君子人物，就算裝作一副色迷樣子，但到了緊要關頭，也是有些話難出口，行難從心。

白衣少女突然擧手理一下鬢邊的散髮，笑道：「要作什麼？」

王俊道：「自然是要妳陪我。」

白衣少女道：「我奉命監視你，但也保護你，所以，我一直都會陪着你。」

王俊歎口氣，道：「姑娘很聰慧，想是早已知曉在下的言中之意了，又何苦迫在下明說出來呢？」

白衣少女淡笑道：「你說吧，說說清楚最好。」

王俊心中暗暗震動，但仍然再說道：「要姑娘解衣荐枕，姑娘明白了吧？」

白衣少女道：「明白了，而且，很清楚，你耐心的等着吧，也許，今晚上，我就會來陪你。」

王俊笑一笑，道：「其實，你也不是陪我，你是陪二十萬兩銀子。」

白衣少女沒有發作，臉上也沒有笑容，緩緩轉身而去，蓬然一聲，帶上了木門。

望着那帶上的木門，王俊暗暗歎息一聲，緩緩站起身子。

木門上沒有加栓，輕輕一拉就開。

只見一個青衣小帽的小斷，手中捧着一個木盤，盤上放着食用之物。

一低頭，進了室門，把盤上食物，放在木案上，人却退到一側站着。

王俊一皺眉，道：「你先去吧！我吃過之後，才招呼你來。」

青衣小斷突然一推低壓眉際的小帽，道：「大哥，你認爲她晚上眞的會來陪你麼？」

一聽聲音，王俊立刻被臊的一臉羞紅，敢情說話的竟是黃媚。

王俊急急說道：「六妹，我在想法子算計她，怎會是眞要如此，小兄沒有武功，只好動點心機了。」

黃媚道：「說說看，你怎麼算計她？」

王俊道：「妳和四弟，傳了我點穴之法，只可惜，我沒有點人穴道的功力，只有在她冷不防時，給她一下子，才有成功的機會。」

黃媚冷笑一聲，道：「我的好大哥，你太低估別人了，你可知道她是什麼人？」

王俊道：「知道，女羅刹的從婢。」

黃媚道：「正確點說，女羅刹應稱她爲追魂羅刹，你們商量半天，討價還價的白衣少女，叫作小白蛇，她是追魂羅刹手下四婢中，最狠的脚色，殺人於談笑之間。」

王俊道：「哦！」

黃媚道：「所以，你別認爲她很好說話，我一直擔心她突然出手殺了你。」

王俊道：「她會麼？」

黃媚道：「會！你那樣羞辱她，她竟然忍了下去，連我也覺着很奇怪，也許是眞的被你料中了，她看上了三十萬兩銀子，爲了銀子，忍下去，……」

雙目神光一閃，盯住王俊的身上，道：「大哥，我問你，如若她晚上，眞的要甘荐枕蓆，你要如何？」

王俊道：「那時，我才有對付她的機會，我會出其不意制住他的穴道。」

黃媚沉吟了一陣，道：「女羅刹手下四婢，個個殺人如麻，以小白蛇的心地最狠，不過，我還未聽說過，她有什麼淫賤的行徑，你要小心一些了。」

王俊急急說道：「六妹，我被他們帶來此地，一直認爲你們都不知道，所以，我只好自己設法了。」

黃媚突然一拉帽沿，站到屋角處，低聲道：「快吃飯。」

王俊巳學會了不少江湖中事，立刻心生警覺，開始大吃起來。

但聞一陣步履之聲，一個佩刀大漢，直闖而入，望望正在大口進食的王俊，冷冷說道：「你倒是吃的下啊！」

王俊放下筷子，回頭望了那大漢一眼，只見他年約三十多歲，臉上有一道三寸長短的刀疤，佔了半個左頰。

這一條刀疤，使那佩刀大漢看上去，多了一股兇厲之氣。

佩刀大漢冷哼一聲，目光轉到了黃媚身上，道：「站在這裏等什麼？」

黃媚一欠身，道：「小的，在等這位大爺吃飯。」

刀疤大漢冷笑一聲，說道：「要他吃快一些。」

黃媚道：「是！」

刀疤大漢又冷冷的望了王俊一眼，才緩步行了出去。

黃媚低聲道：「快些吃吧！大哥，那眞正小二被我點了穴道，藏在厨房，別要被他們發覺了，那就痲煩大啦！」

王俊又急急吃了兩口飯，收拾起碗筷，道：「六妹，你眞的要走麼？」

黃媚道：「這地方，只是一座普通宅院，地方不大，除了那位小白蛇之外，還有兩個守衛的漢子，我無法藏身。」

王俊道：「我要離開這裏！」

黃媚笑一笑，道：「不用太急，這裏很安全，連雲客棧中，忙碌緊張，女羅刹一般人，似乎是就要有所行動，我們很快可以揭穿他們的隱密了，你小心一些應付，該接你的時間，我們自會趕來。」

匆匆收拾了碗筷，也不再讓王俊多問，急步行出去了。

望着黃媚遠去的背影，王俊心中，百感交集。

容色絕倫的六妹，對他這個作大哥的，似乎是有一份特別的感情，但金燈門事務繁忙，雙方都有意在逃避着這件事。

但有時間，黃媚却又情不自禁的，表示出來。

王俊能够領受到，但他却一直在壓制着自己。

呆呆的想着，想着，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

一個嬌若銀鈴的聲音，傳入了耳際，道：「王大公子，你在想什麼？想的這等出神。」

王俊轉頭看去，只見說話之人，正是那白衣少女，不知何時，她巳經進入了房中。

鎭定了一下心神，王俊緩緩說道：「妳同來了！」

這句話很平淡，但却充滿着一種眞切，誠摯的情感。

白衣少女怔了一怔，點點頭道：「嗯！」

她常年奔行江湖，相處一起的，都是江湖上的豪雄人物，像這樣文雅多情，溫和的公子，實不多見，也從未聽過，那等輕柔的問訊。

王俊笑一笑，道：「我剛剛吃過了飯。」

白衣少女點點頭，說道：「飯菜還能下嚥麼？」

也許是受了王俊的影响，她也變的溫柔起來。

王俊道：「粗茶淡飯，不過，我很餓了，吃的不少。」

白衣少女道：「我會交代他們，以後的飯菜配細緻一些，你是出身千萬豪富之家的貴公子，……」

王俊搖搖頭，道：「算了，我倒眞的希望自己窮一些。」

白衣少女道：「爲什麼？」

王俊道：「因爲，我如是出身寒門的窮儒

，你們也不會把我囚在這裏了。」

白衣少女道：「說的也是，你如不是錢太多，也不會帶一個那麼扎眼的保鏢，也不敢那麼樣大模大樣的住入連雲客棧了……」

淡然一笑，接道：「不過，有錢也有好處，你如不是很有錢，現在，就不會受到如此的優待。」

王俊道：「天下事，當眞各有利弊。」

語聲一頓，接道：「姑娘，在下那一位常隨保鏢，現在何處？」

白衣少女撇撇嘴吧，道：「你那位保鏢麼？早溜了。」

王俊突然站起身子，一掌拍在桌子上，道：「有這等事，他跑到那裏去了？」

白衣少女笑道：「我的有錢大少爺，天地這樣遼闊，他那裏不可去，你不用再操這份閑心了。」

王俊道：「我現在該怎麼辦？」

白衣少女道：「現在麼？乖乖在這裏住下去，等你父回信到來，我們一面收錢，一面放人。」

王俊道：「你們沒有把書信，交給我那位常隨，家父如何知曉。」

白衣少女道：「令尊既是富甲一方，不難打聽得到，你寫上地址，我們自會找到。」

王俊道：「你們和我父母接觸，在下有點難以放心，容我想想如何？」

白衣少女道：「可以，不過，時間不能太多，明日入夜之前，你要決定。」

王俊道：「好吧！我明晚之前決定。」

白衣少女笑一笑，道：「王公子，有一件事，只怕很叫你失望了。」

王俊道：「什麼事？」

白衣少女道：「我只怕不能陪你了。」

王俊道：「爲什麼？」

白衣少女道：「我很忙，而且，今夜，我可能離開濟南了……」

王俊急道：「姑娘要到那裏去？」

白衣少女道：「現在，還不知道，我是唯姑娘之命是從，不過，你可以放心，我會讓另外一位妹妹來陪你……」

王俊道：「那倒不用了。」

白衣少女道：「不是陪你，而是陪三十萬銀子。」

王俊又搖搖頭，道：「那也不用了，我希望是妳姑娘，換一個人，在下就沒有這個興緻了。」

白衣少女道：「你沒有見過她，她比我還年輕一歲，而且，姿色也不在我之下。」

王俊道：「再也休提此事了，我……」

白衣少女笑一笑，道：「先別拿蹺，看看我那位妹妹再說。」

王俊道：「姑娘也讀過詩書麼？」

白衣少女道：「一點點……」

王俊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這兩句話的意思，妳懂吧！」

白衣少女突然歎一口氣，緩緩在一張木椅上坐了下來。

王俊看她的神情間，微現憂傷之色，心中暗道：這丫頭，可能被我詞鋒觸到了痛處，更得小心一些才行。

心中念轉，故意長歎一聲，道：「姑娘，在下得祖餘蔭，履厚蓆豐，終日的花天酒地，過着豪華無拘的生活，但我王某人也不是一個全無靈性的人……」

白衣少女嗯了一聲，道：「有靈性，你還有什麼靈性，像你這樣，沉於逸樂，揮金如土的花花公子，終日的爭逐酒肉，夜夜春宵，老實說，像你這種人，死有餘辜。」

王俊苦笑一下，道：「姑娘，妳看在下眞的是一個很壞的人麼？」

白衣少女打量了王俊一陣，道：「看上去倒不像一個很壞的人，但事實上，像你這樣的人，又如何能好得了呢？」

王俊道：「我不過是逢場作戲罷了，只要出手豪闊，招來了很多曲意奉承的人，姑娘，但我决不是一個縱情色慾的人。」

白衣少女道：「生長在你那樣家庭的人，那樣多的銀子，就算天生的好人，也會變成紈袴子弟。」

王俊笑一笑，道：「姑娘，估透了在下是一位酒色浪子麼？」

白衣少女道：「難道你不是……」

王俊搖搖頭，接道：「不是！姑娘，看看在下，是不是一個很壞的人？」

白衣少女道：「哼！壞人的臉上又沒有寫字，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壞人？」

王俊道：「在下一向是賞花不採花！」

白衣少女凝目沉思了一陣，道：「王公子，就我在江湖上走動所見，你確然不像一個壞人！」

王俊道：「本來不是壞人嘛！」

白衣少女苦笑一下，道：「那你是不是眞的王公子呢？」

王俊道：「在下姓王，如假包換！」

白衣少女低聲道：「王公子，你是不是眞的有點喜歡我？」

王俊道：「眞的。」

白衣少女黯然說道：「我也早巳厭倦了這種江湖生活，如若你眞的喜歡我，肯不肯帶我離開。」

王俊心中一動，忖道：「來了。」

沉思了一陣，道：「帶你離開，到那裏去？你那位女主人，肯放妳麼？」

白衣少女道：「自然不會放我，但我們可以偷跑！」

王俊道：「我家中僱了很多武師，護院，只要能回到家中，我們就不怕了！」

他有備而來，早巳想到了一套說詞。

白衣少女搖搖頭，道：「女羅刹，是江湖上有名殺星之一，貴府上幾個護院，又如何能保護咱們的安全呢？」

王俊道：「這個咱們要躲到那裏去呢？」

白衣少女道：「躲是有地方躲，只怕你公子不願意……」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老實說，因爲，你能值幾十萬兩銀子，我才留下你，一旦銀子到手，只怕也不會放了你！」

王俊道：「盜亦有道，難道你們會言而無信麼？」

白衣少女道：「你對我們主人瞭解太少，他如放了你，也不會叫女羅刹了！」

突然放低了聲，道：「公子，你知道，我們爲什麼到濟南府來麼？」

王俊搖搖頭，道：「不知道！」

白衣少女道：「一筆很大的生意，如是做成了，我們姑娘可以賺上二十萬兩銀子！」

王俊道：「那算什麼？比起我王某人，還少十萬身價。」

白衣少女道：「至少，你還沒有確定，但我們那筆生意，却巳先收了五萬銀子定金。」

王俊道：「那是什麼生意？」

白衣少女道：「殺人！」

王俊道：「殺人，也能够賺二十萬兩銀子麼？」

白衣少女道：「他們的價值是百萬兩紋銀，我們姑娘，可分得二十萬兩罷了！」

王俊道：「什麼人那麼值錢？」

白衣少女道：「你聽過四君子吧？」

王俊搖頭道：「沒有聽過！」④（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龍虎殺手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大喬憑着機智利口，不特說活了左天斗必欲死她之心，更令左天斗對她吐出一樁秘密，她平安脫險返回與柳如風共居之處時，忙不迭地把剛才的險遇和左天斗對她說的三尊玉美人下落說出，在柳如風仍未作出如何決定時，忽得胡八姑召令，柳如風乃匆匆趕去。大喬踏回臥室，驀見左天斗臥她床上，心知一切算計都完了。左天斗似不急於置她於死，與她重溫舊夢，大醒喬的心又活了，以她的經驗來說，只要男人跟她上了床，就可任她擺佈，但她却反提左天斗不怕碰了她後會改變心腸——

鮮血染香閨

這原是大喬扭轉大局的一個好機會，她爲什麼不加以利用，反在事先提醒對方呢？

難道這女人眞將自尊心看得比命還重要？

完全錯了！

與事實相反的，這正是這女人手法高明的地方。

她是在設法改變對方的情緒。

誰都知道，左天斗已恨她入骨，單是殺了她，還不趁心，如今要求肉體之歡，正是死前折辱她的方式之一。

可以想像得到的，等會兒兩人完了事，她的性命也一定會隨之結束。

她現在提醒左天斗，說上了床之後，他也許會改心腸，便等於加強左天斗等會兒對她胴體的注意力。

一個人如果懷着仇恨的心情在女人身上發洩，被發洩的對象固然痛楚，他自己也決無樂趣可言。

因爲這時大家所見到和所想到的，都是對方醜惡的一面。

這時候她如想以媚術去軟化他，她只要稍有動作他也許就會在心裏冷笑：「嘿，婊子少跟大爺來這一套，這一套你家大爺見多了。」

腥風吹賭坊

如今，她事先說破，情形便不同了。

這叫做以毒攻毒！

等會對方一定會這樣想：「是的，這婊子說得不錯，我要小心一點，別讓這婊子眞給迷住了才好。」

對方有了這份警惕心，是不是就因此不受蠱惑了呢？

不見得！

很多人端起第一杯酒時，都會說今天一定要適可而止，決不能喝醉，但最後還是醉了。

天底只有兩種人，男人和女人。

男人女人上床，也永遠就是那麼一套。

爲什麼有的男女勢如冰炭，有的却海誓山盟，抵死纏綿，享受了目前的歡娛不算，甚至還相約共期來生呢？

眞是爲了愛情？

什麼叫愛情？

如果去掉半段，只說一個字，就容易解釋多了。

是愛，不是愛情。

愛就是歡喜，歡喜就是需要。更進一步說，就是彼此都感覺不能沒有對方這樣一個可人兒！

愛都是從肉體上生出來。

換句話說：她要他留心她，留心她美好的肉體；不放過她身上每一寸肌膚，不放過她每一個細微的動作。

以另一角度，另一種心情品鑑欣賞。

她有自信，也有眞本錢。

只要左天斗對脫光了衣服的她多留心幾眼，她相信屆時局面必然會改觀。

屆時這位魔鞭也許會不期而然，於心底浮起這樣一個念頭：「奶奶的，這婊子倒不是瞎誇口，長得還眞確實不賴……看這一身皮膚，這兩條腿……奶奶的，要不是……其實，其實……就是暫時饒了她，只要帶去另一個地方，相信她也作不了怪……這樣做有什麼關係？嘿嘿，老子先玩個痛快，玩够了再宰……嘿嘿，嘿嘿……撈够了老本，照宰不誤！」

房間裏一時誰也沒有說話。

左天斗沒有回答她最後的一個問題，只是無聲冷笑，這位魔鞭對自己的定力，顯然也充滿了信心。

大喬慢慢解開衣服。

像這種六月天，一個女人身上穿的衣服，當然不會太多。

她若是眞要脫光自己，實在不費什麼事。但是，她並不急。她知道女人在男人面前脫衣服，也是一種藝術。

腰帶鬆脫了，衣扣也解開了，但她只露出了酥胸的一小部份，就慢慢向床邊走過去。

這跟吃粽子一樣。

粽繩可以由別人剪開，但粽衣一定要親手剝，吃起來才够味。

衣服她答應脫，也準備脫了，至於要脫到什麼程度，那可不是她該做的事。

她不是想喫粽子的人。

她是粽子。

× × ×

酒肉和尚並不是個眞和尚，只是頭頂光禿禿的，看上去像個和尚而已。

就算是個眞和尚，對粽子也不忌口的。

只不過和尚要喫只能喫素粽，而現在走進來的這位酒肉和尚，則一向葷素不論，越葷越對胃口。

沒有人知道門是怎樣打開的，也沒有人聽到開門的聲音。

直到房門口的光亮被遮住了，大家才回頭看到了這位身軀高大肥胖的天狼長老。

這位天狼長老如今正以一雙貪婪的眼光，笑嘻嘻的盯在大喬半裸的胸脯上。

大喬面孔一紅，急忙去拉衣襟。

沒有想到，她忙中出錯，拉的是另一邊衣角，就像想關門反而將門打開了一樣，這一拉之下，反爲不美……

酒肉和尚口中嘖嘖不已，眼光也隨着痴直起來。

左天斗臉色大變。

他一隻手緩緩移向腰際，以備隨時應變。

酒肉和尚忽然轉過臉去，笑着道：「左長老是自己逃出來的，還是對方放出來的？」

左天斗安心了，原來這位天狼長老還沒有跟柳如風碰過頭，還不知道他已成了天狼會的叛徒，於是連忙陪笑回答道：「是兩顆定時丹的解藥贖回來。熊長老目前歇在什麼地方？」

他一邊敷衍着這位天狼長老，一邊有意無意地溜了大喬一眼。

這是帶有警告意味的一瞥。

意思等於是說：你這女人別以爲來了一位天狼長老，就可以揭我的底，小心我的長鞭，照樣能够先要了你的命！

大喬已掩上胸口，靜立床頭，一聲不響，臉上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表情。

其實，左天斗就是不對她下警告，她也不會貿然行險的。

她的靠山是柳如風，不是這位酒肉和尚。只要能因這位酒肉和尚的出現，使左天斗知難而退，她就很滿足了。

酒肉和尚好像沒有留心到左天斗問的話，又接着道：「老弟知不知道胡八姑來了？」

左天斗道：「剛剛聽說。」

酒肉和尚道：「她歇在太平客棧後院富字四號上房，你先去看看她，本座等會兒再過去。老弟懂得本座的意思嗎？」

左天斗當然懂得。

他怎麼會不懂呢？

自從這位天狼長老現身之後，他差不多就已料及將會有一些什麼事情發生。

這位酒肉和尚好色如命，對組織裏的這一對姊妹花，早就垂涎不已，只爲了身份關係，始終不便下手，今天好容易碰上這樣一個機會，試問又豈肯白白放過？

黑道上有很多不成文的規矩，見者有份，便是其中之一。

金銀財寶如此，女人也一樣。

這位酒肉和尚走進來時，對房間裏曾發生過一些什麼事，他也許並不淸楚，同時他也不需要淸楚；只憑他親眼所看到的那一部份，就已足够了。

他所看到的一幕情景是：金五號目光灼灼地坐在床沿上，銀狼大喬一邊寬衣解帶，一邊移步向床頭走去……

兩人準備幹什麼勾當，難道還要交代？

好！見者有份。

以我這位天狼長老的地位，請你金五號委曲一下，讓我酒肉和尚拔個頭籌，該不算太過份吧？

如果換了過去，左天斗一定不甘心禁臠與人共嚐，而現在這位魔鞭已經一點也不在意。

酒肉和尚一身武功比鐵頭雷公只强不弱，天狼會中人人都對這個假和尚懼怕三分，他當然犯不着爲大喬這樣一個爛女人冒險拚命。

留得靑山在，不愁沒柴燒。他如今什麼也不想，只希望快快脫身！

至於大喬這女人，暫時放過一馬，讓這女人多活幾天，也等於叫這女人多担幾天心事，多受幾天活罪，反過頭來想想，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他對天狼會內部情形，瞭如指掌，只要他行動謹愼，他一點也不担心會落在柳如風手上，加上血觀音胡八姑一來，他相信柳如風更沒有時間將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對酒肉和尚最後的一句話，不作正面回答，而代以一個會心的微笑；然後便點着頭，起身向房外走去。

酒肉和尚偏身讓路，閃着油光的大扁臉上，也浮起一絲帶有嘉許意味的笑容。

他對這位五號金狼的知情識趣，顯然相當滿意。

大喬仍然一聲不響的站在那裏，只是一張面孔時靑時白，牙齒也似乎愈咬愈緊。

迫於形勢，無論陪一個什麼樣的男人上床，她都不會在意，但她可受不了兩個男人將她當貨品一樣的讓來讓去。

她並不是一個妓女。

就是妓女，也不見得會受這種侮辱。

但是，不忍受又怎樣？她能對這兩個男人之中的任何一人還以顏色嗎？

除非她已活膩煩了，否則她就只有乖乖的逆來順受！

左天斗以手撥開布幔，正探頭要走出去，酒肉和尚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忽然走上一步，輕喂了一聲道：「老弟，你且等一等！」

左天斗轉身道：「長老還有什麼吩咐？」

酒肉和尚瞟了大喬一眼，似乎感到有點顧忌。

左天斗只好等待。

酒肉和尚沉吟道：「等下你見到了金一號，咳——咳——」

左天斗心裏暗暗好笑，表面上却裝出會意的樣子，點點頭道：「不須長老交代，這個屬下懂得。」

酒肉和尚像了却一樁心事般，又露出笑容，手一擺道：「好，好，你懂就好。沒別的事了，你去吧！」

左天斗巴不得早些離開，於是又轉身去掀布幔。

他由於求去心切，不像早先那樣，在經過酒肉和尚面前時，暗暗提神蓄勢，以防不虞之變。

這一次他忘了去留神酒肉和尚那隻可怕的右手。

酒肉和尚口裏說着你去吧，一面揮動右手，看來似乎只是爲了加強語氣，事實上這隻右手一經揮出，就沒有再收回來。

它順着揮出的弧綫，於半空中畧爲一頓，然後趁左天斗轉身之際，弧綫繼續向外延展，並且突然加快速度。

左天斗一隻手剛剛觸及布幔，酒肉和尚的那隻已以掌緣砍上了他的右肩窩。

右肩窩不是致命之處，問題是砍中的這隻手掌。

這隻手掌屬於酒肉和尚。

酒肉和尚的一隻右掌，無論砍在敵人身上的那一部位，都是一種致命傷。

當一聲脆响傳進左天斗耳中時，這位魔鞭幾乎還沒有聽出那是自己肩骨碎裂的聲音。

等他發覺這是怎麼一回事時，一切都已太遲了。

酒肉和尚這一掌，少說一點，也在百斤以上，這絕不是任何血肉之軀所受得了的份量。

左天斗身子向前一顛，連連蹌出四五步，撲的一聲，趴了下去。

這位魔鞭一趴下去，就沒有再作掙扎。

因爲這一掌砍中的部位雖是右肩窩，但餘勁激盪，顯已波及五臟六腑。

大喬先是一呆，接着又不禁暗暗噓了一口氣。

不管怎麼說，這位酒肉和尚總算替她拔去了一根肉刺，如今剩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設法來打發這個色中餓鬼的天狼長老了。

×　×　×

打發一個無法抗拒的色鬼，她所能想到的方法，似乎只有一個。

那便是強顏歡笑，讓對方獲得滿足！

×　×　×

大喬埋着面孔，倒向床裏，面壁而臥。

雖然剝粽子的人已經換了一個，但她所處的地位，則絲毫未有改變。

她仍是一隻待剝的肉粽。

在一陣嘻嘻痴笑聲中，木床突然震盪起來。接着，一個像肉球似的身軀，突然帶着股狐臭味壓上身來。

大喬蜷縮着身子，依然一動不動。

這一方面的經驗她太豐富了。

她知道她愈是似迎還拒，男人便愈覺得興奮刺激，男人愈是興奮刺激，也就愈早棄甲曳盔。

只可惜她這一次却料錯了人。

酒肉和尚顯然也是個在這方面具有豐富經驗的男人。

他從佔了第一道隘之後，並不似大喬所想像的那樣，立即躍馬突陣，揮戈直搗黃龍。

他只是輕輕撫摸她身上某些隆凸不平的部位，一面於口中發出嘖嘖讚嘆之聲。

大喬微微感到有點慌亂。

她並不是受不了這種撫摸，而是意外的發現她正面臨着一個可怕的敵手。

打野食的男人，很少會有這樣好的耐性。

這種耐性柳如風沒有，左天斗也沒有，所以這個男人也一定不像柳如風和左天斗那樣易於打發。

時間的久暫，她原不如何在乎。

但是，這却使她不得不攷慮到一個嚴重的問題：如果正當戰局喫緊之際，被柳如風回來撞見了怎辦？

她咬咬牙齒，決定採用另套戰術。

她開始慢慢的扭動身軀，輕輕的呻吟，同時緩緩將面孔轉向酒肉和尚。

她準備獻上她的笑唇，更重要的是，她希望對方多多留意她臉上的表情。

她在這方面下過很大的功夫。

她知道女人臉上的表情，常會爲男人帶來一種奇妙的刺激；很多女人都懂得媚功，但却很少有女人懂得，女人面部的表情，其實便是媚功中最具效果之一。

痛苦狀，興奮狀，飢渴狀，暈迷狀——每一種變化，都會在不同的情況下，收到不同的效果。

現在，她爲了爭取時間，不得不採取主動了。

×　×　×

酒肉和尚收下她送上的第一份禮物。

他的咀唇帶着一股令人嘔心的大蒜味，貪婪地吮吸着她的咀唇。

只是，大喬迅即發覺，她這一策畧顯然又失敗了。

酒肉和尚雖然飽嚐芳澤，但陣脚仍極穩定，一點也沒有因此露出迫不及待的樣子。

他緊摟着她，輕輕笑着道：「心肝兒，你怎麼不說話？」

大喬恨得幾乎要咬他一塊肉下來，但表面却裝出嬌不勝羞的神氣，嗔聲道：「你要我說什麼？有什麼好說的？」

酒肉和尚笑道：「譬如說：我怎會在這個時候，忽然找來這裏？」以及剛才我爲什麼不乾乾脆脆，趁他第一次經過我身邊就動手？你對這兩件事，難道一點也不覺得奇怪？」

大喬當然覺得奇怪，只是兩張面孔貼得如此之近，對方咀一張開，那股濃烈的蒜臭，實在令人無法忍受。

於是，她像撒嬌似的，對方輕輕推開了些，嬌嗔，道：「要你說啊！你不告訴我，我怎麼知道？」

酒肉和尚嘻嘻一笑道：「好，我告訴你：是柳如風柳老弟請我來的！」

大喬一呆道：「是柳——？」

酒肉和尚笑道：「剛才他跟金十三號在巷口碰到了本座，他說金五號已生反叛之心，準備今晚起出三尊玉美人，跟你一道遠走高飛，但他料定以金五號之工於心計，一定不會直接這樣做。」

大喬道：「他認爲金五號可能會先悄悄找來這裏？」

酒肉和尚道：「是的，但是胡八姑那邊，他又不能不去。所以，他便將這件事委托了本座。」

大喬道：「這樣一說，你豈不是早就來到了？」

酒肉和尚笑道：「不算太早，正好碰上你解開第一顆鈕扣。」

大喬臉孔一紅，心中暗暗冒火，語氣也不免帶着幾分怒惱意味道：「當時你爲什麼不立即現身？」

酒肉和尚笑道：「忙什麼？要不是……嘻嘻……我眞想看完了這場戲，再下來打發他上路，只是，嘻嘻……我瞧着，瞧着……自己也上了火，嘻嘻。」

大喬咬了咬牙齒，才道：「那麼，你進來之後，不立即動手，又是什麼意思？」

酒肉和尚笑道：「這是爲了要讓妳學上一招。」

大喬道：「讓我學一招？」

大喬道：「學你那一招？」

酒肉和尚道：「是的。」

酒肉和尚笑道：「該鬥智的場面，絕不鬥力！」

大喬道：「你一掌劈了他也不算鬥力？」

酒肉和尚道：「不算。因爲我一點沒受損傷。如果鬥力，就不免大打出手，即使佔盡上風，也不免要耗不少氣力。」

他在她身上最富彈性的地方扭了一把，低低曖昧地道：「我要留點力氣下來，等會兒用在妳身上！」

大喬幾乎已忘記了那股大蒜味，而現在她又聞到了。

酒肉和尚要說的話，已快說完。

談話一旦結束，另一件事無疑就要接着開始。

她本來還打算忍受，如今可又要重新斟酌了。

左天斗跟上她，她不知道；酒肉和尚跟上左天斗，左天斗也被蒙在鼓裏；依此類推，誰又敢担保，這個酒肉和尚進來時，後面沒有跟人呢？

跟的是別人，還不打緊，如果跟來的竟是柳如風，那時又怎麼辦？

柳如風是她引誘上手的，這位一號金狼本人其實並不如何好色。如果柳如風也對這位天狼長老有所顧忌，他奈何不了一名天狼長老，拿她這頭銀狼出出氣，那是絕免不了的。

她能失去柳如風這個男人嗎？

她不惜冒生命之險，一再出賣左天斗，爲的又是什麼？

所以，她決定掙扎。

不是拚死掙扎，而是讓第三者——假如此刻屋外有人窺察的話——認爲她已盡了全力，最後她失身，實在是由於酒肉和尚橫施暴力所致！

不出她所料，酒肉和尚說完了那兩句雙關識語，馬上就展開了實際行動。

直到這時候，大喬突然發覺，酒肉和尚原來早在上床之前，即已脫掉了內衣褲。

這位天狼長老被人喊作酒肉和尚的原因之一，便是日常喜着僧裝，他今天外面穿的，就是一襲灰布袈裟。

這襲袈裟一撩，便成了一尊肉身菩薩。

大喬雖是個見過世面的女人，這時也不免因突然接觸到對方身上的某一部份，而暗暗吃驚。

她的衣帶早已鬆開了，但尚未全部褫去，酒肉和尚一手摟着她的脖子，另一隻手便去扯她的衣衫。

大喬伸手一格道：「熊長老，您絕不能這樣做！」

酒肉和尚一怔，頗感意外道：「爲什麼不能？」

大喬道：「您應該知道，我現在已是金一號的人。」

酒肉和尚道：「我當然知道你是金一號的人，是金一號的人又怎樣？」

大喬道：「如果發生這種事，我沒法向金一號交代。」

一隻煮熟了盛在盤裏的鴨，居然振翅欲飛，你見過這種事沒有？

酒肉和尚此刻的表情便有如對着一隻想飛的熟鴨子，既驚奇，又迷惑，一時竟好像不知道要說什麼好。

他翻了半天的眼皮，才迸出了一句並不十分得體的話：「你眞的這樣害怕金一號？」

大喬道：「他待我一向不錯，我不能做對不起他的事。」

酒肉和尚笑了，一張本來就扁得可以的臉，這時更扁得像個橫放的燒餅。

他像感到非常有趣似的道：「如果本座不來呢？你會跟姓左睡覺，對不對得起他呢？」

大喬道：「長老誤會了。」

酒肉和尚道：「哦？」

大喬道：「長老如果早來一步，就會知道那是因爲姓左的以生命相脅，我故意暫時順從他，純出於迫不得已。」

酒肉和尚道：「故意？暫時？」

大喬道：「是的。」

酒肉和尚又笑了起來道：「我並沒要你眞心跟我相好一輩子，你爲什麼不『故意』『暫時』『順從』我一下？」

大喬道：「長老又誤會我的意思了。」

酒肉和尚道：「哦？」

大喬道：「我解衣扣，長老是親眼見到了，我解得那樣慢，其實是爲了拖延時間。」

「你知道有人會來救妳？」

「不知道。」

「如果沒有人來呢？」

「拚！」

這個字說得很有力量，橫豎是一場戲，她當然樂得連前半段也順便洗刷一番。

酒肉和尚兩眼眯成一條縫，忽然湊上她耳邊，低低地道：「現在妳還有一個拚的機會，妳有多大勁，只管使出來……」

大喬沒有再抗拒。

如果有人竊聽，而又竟是柳如風的話，這時也早該現身而出了。如果她担心是多餘的，又何必白耗時間？

×　×　×

酒肉和尚對接着要做的那件事，顯得熟練無比。他輕輕一翻，便升上恰當的行事位置。

「啊啊……熊……熊……長老，你……你怎能這個……這個樣子？」

大喬又在喘息着嬌呼了。

這是她最後的抗議。

從聲調上聽起來，她這樣呼喊時，似乎正被人卡着喉管，已失去掙扎的能力，事實上酒肉和尚並未用強，而她躺在那裏，也根本沒有動一下。她這樣做，只是預防萬一。

如今，她只有一個要求。她不在乎酒肉和尚如何能征慣戰，她只希望對方那張蒜臭噴人的咀巴，最好能離她稍爲遠一點。

酒肉和尚沒有令她失望。

酒肉和尚撐着雙臂，上半身慢慢向上抬起，牙齒咬得緊緊的，似乎抬得相當吃力。

那是因爲他正在另一部份着力……

大喬也不由得暗暗咬牙，因爲這個酒肉和尚不僅身軀高大，正在着力的部份，也迥異於常人。這是她以前沒有經驗過的。

她咬起牙關，也並非全由忍受不了這種痛苦，事實上她根本就分辨不出，這究竟是不是一種痛苦！她必須閉上眼皮，細細體會一下。

她緩緩閉上眼皮。

然而，令人詫異，也令人失望的是，她的眼皮尚未完全閉攏，酒肉和尚雙腿突然抖動起來。接着腰一挺，便放鬆了雙臂，全身伏下。

大喬好氣又好笑。

銀樣蠟槍頭！不過，這樣也好。這樣不但

可以少担點風險，而且也可以早點脫離對方身上那股狐臭蒜臭混合的嘔人氣味。

只是，她一個念頭還沒有轉完，就發覺事情有些不對勁。

因爲酒肉和尚一伏下來，就歪擱着脖子，沒有再動一下。再差勁的男人，也不致於如此不濟，更何況是酒肉和尚這樣的男人？

同時，她身上另一部份的感覺也告訴她：酒肉和尚實際並沒有——

她想到這裏，不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當下她也顧不得去查看酒肉和尚是否已經斷氣，忙將酒肉和尚一推，滾身坐了起來，一面破口大罵道：「你這殺千刀的，虧你還是一位天狼長老！」

她明明已看到了酒肉和尚背上的刀柄，却不忙着去張望是誰下的手，就像她喉管一直被酒肉和尚卡着，直到她滾身坐起之前，酒肉和尚才突然鬆開了雙手似的。

她掠掠髮絲，又恨聲接着數說道：「你就沒有想想，我是誰的人……啊啊……天啦……這……這……是怎麼回事？」

做作不能太過份。她現在必須看到「刀」和「血」了！然後，她就裝出受驚過度的樣子，突然暈了過去。

因爲她不僅看到了「刀」和「血」，同時還覺察到一個「人」這時已到了她的身後！

她這番精彩表演一點沒有白費，因爲她身後這個人並不是別人，正是一號金狼柳如風！

× × ×

最後還是柳如風的口福好。

左天斗解開包衣，酒肉和尚也只咬了一口的粽子，還是他喫了。一般人喫粽子，都是醮着糖喫，他醮的則是大喬的眼淚。

其實，大喬就是不流這一場眼淚，相信柳如風也絕不會因而減少對她的疼愛。

這是時間帶給她運氣。因爲她剛才「眞戲假做」的那段「對白」，恰巧全被柳如風聽到了。再加上房門口的屍體，屋頂上的那個大洞，在在都爲她的「清白」作了「佐證」。

事件的經過，不是太明顯了嗎？

左天斗是從屋頂進來的，他正威脅着大喬之際，酒肉和尚趕來把他殺了。然後，酒肉和尚見色動心，不顧大喬已是他一號金狼的人，也不顧大喬的苦勸和告饒，一味橫心用强，最後幸虧他在緊急關頭，適時趕至！

「眞急死人，我一直担心你爲了談公事，而放我一個人在這裏不管。」

「不會的，我托他照顧你，等於托黃鼠狼護鷄，只不過一時分身不開，拖一下時間而已，我怎會眞的信任這個臭猪。」

「他多少總是一位天狼長老，如今你殺了他，要緊不要緊？」

「要什麼緊？」

「會主曉得了，不會見怪？」

「這關我什麼事？」

「不關你的事？」

「當然是不關我的事，人又不是我殺。」

「那麼——人是誰殺的？」

「金五號！」

「金五號？」

「不錯。」

大喬眼珠子一轉，忽然會過意來，點點頭道：「的確不錯，這是我親眼看到的。熊長老從外面走進來，沒想到金五號藏身暗處，打背後抽冷子飛出一刀，正好碰上你回來，又把金五號殺了——事情是不是這樣發生的？」

柳如風微笑道：「你的眼力很好。」

他親了她一下，含笑接着道：「我現在就要去告訴八姑這個不幸的消息，由於少了一名天狼長老，人手也必須重新安排……」

大喬一怔道：「安排人手幹什麼？」

柳如風笑笑道：「準備接收『高遠鏢局』和『如意坊』。」

× × ×

現在，蜈蚣鎮上，已幾乎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天狼會又派來一名外號血觀音的天狼長老，以及這位過去有武林第一魔女之稱的女煞星，這次到蜈蚣鎮，是幹什麼來的了。

蜈蚣鎮的消息，一向傳得很快。

如果是從太平客棧傳出來的，那比平常又更要快上好幾倍。

歪脖子楊二不是高大爺的人，不過，他每個月拿到的津貼，却比四名高府家丁的薪餉加起來還要多得多。拿了錢當然就得辦事。

血觀音黎明時份住進客棧，太陽剛露出半邊臉，消息就到了如意坊。

等到太陽升上屋頂，消息便已經傳遍全個鎮。消息究竟是怎麼傳出去的呢？

楊二一向不歡喜多話，像這一類的消息，除非是熟人，他從來不提。

他從如意坊回頭，只碰到三個熟人。

這三個熟人跟楊二一樣，他們的口風也很緊。他們也只告訴他們的熟人。

而他們的熟人，又有他們的熟人——

所以，巳牌未到，如意坊大門前，就已圍滿了黑壓壓的人羣。

他們竟比血觀音胡八姑來得還要早！

× × ×

血觀音胡八姑出現得也不算太晚。

她是坐轎來的。兩人抬的青色小轎，只有六成新，看上去一點也不惹眼。

惹眼的是兩名「轎伕」。

單是這兩名轎伕，就掀起了一片高潮。蜈蚣鎮上的人，今天總算大開眼界，看到了兩名應該只有畫師才畫得出的少女！

走在前面的是「美美」，走在後面的是「秀秀」。美美那張能把鍾馗嚇出病來的面孔，眞比一隊喝道的武士，還要威風得多。

小轎所經之處，閑人如火燒屁股般，避之唯恐不及。但轎後的行列，並不如何壯觀。

除了那位怪模怪樣的鐵頭雷公楊偉之外，一共只來了八名勁裝漢子。不過，這一隊漢子人數雖然不多，却具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那便是人人穿着相同，淸一色的天藍短打，天藍頭巾，以及天藍薄底快靴，同時人人左胸上均以金綫繡着一雙神氣悍猛的狼形圖案。

這說明他們從今以後，已將不再掩瞞他們的身份。

從圖案上可以知道，這是八名金狼。

天狼會這次派出的人手，少說一點，也在百名左右。其餘的那些金狼和銀狼，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難道單憑了一個血觀音胡八姑以及楊雷公帶領的這八名金狼，就能使擁有一羣殺手，以及無數亡命府丁的關洛兄弟俯首聽命？

小轎於如意坊門前停下，八名金狼於轎後一字排開。鐵頭雷公緩緩走去轎旁，取出旱菸筒，開始從容不迫地裝菸打火。

原已離得遠遠的閑人，抵不住這種神秘氣氛的誘惑，又慢慢的從四面八方，逐步聚攏過來。隔得較遠的人叢中，有人在竊竊私語。

「這位血觀音，年紀該不小了吧？」

「當然不小了，十幾年前就已名動天下的人物，難道還會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不成？」

「依我猜想，這個血觀音不僅年華已老，而且一定還長得很難看。」

「何以見得？」

「你瞧那兩個抬轎的丫頭就知道了。」

「丫頭難看，跟主人又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

「什麼關係？」

「這只怪你老哥不懂娘兒們的心理。」

「你懂？」

「當然！」

「說點道理來聽聽看。」

「道理很簡單，只要兩個字，就可以說完了。」

「那兩個字？」

「怕比！」

「標緻的丫頭，會使到女主人，相形失色嗎？」

「不錯！同樣的道理，如果丫頭們奇醜無比，女主人便是容貌差一點，就不會有人去注意。」

「這話聽起來倒也不無道理。」

「小弟對於女人的心理，一向揣摩得透透澈澈。」

「那當然了，不然人家怎會喊你花蝴蝶？只不過關於這位血觀音的容貌，我却認爲你老哥完全猜錯了。」

「哦？」

「你老哥似乎忘了一件事。」

「哦？」

「忘了他的外號叫血觀音。」

「叫血觀音又怎樣？」

「被冠以觀音外號的女人，這女人的容貌就一定不會差到那裏去。」

「唔，這話也是——」

人叢中的私語，突告曳然中斷。

因爲這時如意坊的兩扇大鐵門，正在緩緩開啓。

（未完）

招式漫談

一招定輸贏

希華

中國的拳術始終是以拳爲主，碰着特殊的情形然後用踭，苦練過什麼絕招才可以用指傷人，對初學的人來說當然是要練拳了，如果發拳沒有勁，那就更加談不到用手踭或者手指打擊敵人。你別以爲發拳打出是一件容易的事，普通人沒有練習過如何發拳，驟然一拳打出去，它是沒有份量的，甚至可以說完全沒有勁，除非那一拳打中對方的眼睛，否則，那拳打中或者打不中對方，都無法取勝，反過來說，對方受過名師指點，發拳有力，隨意可以捱你一拳，要是他的身子微微一閃，瀉過你打出去那一拳的壓力，同時順着閃身出擊姿勢，他所打出的一拳，不但特別沉重，而且那一條手臂自動伸長了些，那就佔盡上風。

上述這一點說明懂得武功的人與普通的人分界，事實上，雙方發拳，很難一拳一脚就把敵人打倒的，多數是拳和拳相碰，或者互相招架，又或偶然捱了一拳一掌，可能打鬥了十多二十下，仍然沒法分出高下來，在這種情況之下，練習過任何一派拳術的人，必佔上風，就因爲他能夠在對方發出去的拳頭收回之際，然得出擊，或者在對方左右兩手空洞之處穿出去，然後打擊對方的要害，憑那一個「穿」字定奪輸贏。

練習過拳術的人，能夠把打出去的一拳收了一半，瞬卽發拳，仍有份量，沒有練習過拳術的人，一定辦不到，必須把那一拳收到靠近腰部那麼短的距離，再發第二拳，否則，他就算打中了對方也不覺痛，再者，練習過拳術的人，能夠點到卽止，那一拳打中或者落空，剛剛發覺，卽時糾正，並非全身仆到前面去，沒有練習過拳術的話，很難做得到這一點，往往發招就失去了重心，給對方抓住一拖，整個人就像一隻狗似的衝到前面去，隨時倒地。

既然打出去的拳頭不能在很短的地方發力，收回後出擊，花了一段時間，衝過去的時候又站不穩，很容易跌倒，這樣打鬥，當然是吃虧了，再者，練習過拳術的人，俱是能夠守住中門的，詠春派的拳術守得更緊，它有一招稱做「照面追形」，表示臉孔對着臉孔，他就有把握取勝，變手一齊發力，擋格或出擊，都是很有分寸的，直撲對方臉孔，假如對方完沒全有學習過任何一派拳腳的話，多數輸在「照面追形」之下。

除此之外，還打有另外一種情況。打鬥之際不一定是臉對臉打起來的，有時轉身出擊，如果對方一拳打來，你能夠瞬卽閃開，而且轉了半邊身，剛剛向他的軀幹正中發拳打下去，他就吃了大虧，沒有受過拳術訓練的人，很難對走位有眞正的認識，往往吃虧，正面不能密集防禦的話，捱打的成份更高，如果無法爭取正面出擊，他的拳頭又不能打得兇，當然是輸的成份更高了。

最後，還要談談每一個門派的絕招，螳螂門一動手就用腳刀向敵人小腿的「照面骨」踢去，一腳踢不中，化爲勾彈腿，仍用那條腿踢他的下體，跟着連環出擊，集中力量向對方下三路用低腳展開攻勢，如果對拳術完全沒有認識的人，簡直不知道如何防範。

蔡李佛一出手就是掛哨插三捶，來勢極兇，並因他從較遠的地方發拳，那一拳比較在短距離發出的拳頭多了幾倍力，再又因爲那些拳頭的壓力特別强，沒有練習過拳術，就算橫臂擋格，也擋不來，一個掛捶凌空而下，可能連對方的手臂和頭部一齊打中，那攻勢也是很凌厲的。

白鶴派的火箭拳，一出手就用直拳出擊，連續打出六七拳，同時向對方的臉孔頸子和胸部正中出擊，練習過這一種絕招的人，俱是發拳特別猛烈的，只有閃避，很難招架。

蛇拳的蛇形手，另有一套，剛剛動手，就以二龍爭珠的方式搶喉挖眼，因爲那種手勢是以半軟半硬的，既然不易擋格，也不能抓住他的手臂，更難防禦對方閃電出擊，而且蛇拳左右兩手都可以搶攻，碰着這一套絕招，只有退後，用「太極避手」或「交义手」去擋格。

各門各派都有特式，先下手爲强，當然是勝過完全沒有拳術根基的，如果兩派的門人相鬥，互相懂得對方的重點在什麼地方，避重就輕，乘虛出擊，當然是更加佔上風。

故此中國拳術，變化萬千，有資格的師傅，除了精通本門拳脚之外，還要懂得其他各大門派的絕招如何施展，想辦法出奇制勝。

新派武俠長篇

憶盧·文　文令·圖

紅粉藍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衛擎宇一再被銀衣女郞戲弄，忿然回到客店，喜聞柳迎鳳在房中候他，詎知進房一看，出現在他面前的赫然是銀衣姑娘，這時他也才恍然大悟知道這銀衣姑娘就是他素未謀面又心儀已久的柳迎鳳，兩人暢叙一番後，話題轉至黃靖芬身上，柳迎鳳强認黃靖芬定在偷習她姑娘遺下劍笈，决定要在黃山論劍會上與她拚個你死我活，衛擎宇却不苟同她的見解，柳迎鳳大怒欲離去，就在此際，丐帮小舵主馮鐵七來告已得太湖消息，蘭夢君已脫險，又說另有江湖消息，柳迎鳳問他是否論劍會期提前——

千夫爭秘笈　萬劍閃邪芒

馮鐵七聽得神情一呆，不由驚異的問：「柳姑娘巳早知道了？」

柳迎鳳不答反而問道：「這件事可是由崆峒邛崍兩派提出來的！」

馮鐵七忙不迭的頷首道：「是呀！姑娘怎的全都知道了？」

柳迎鳳冷冷一笑，道：「我不但知道這件消息，我還清楚他們兩派的陰謀！」

衛擎宇驚異的「噢」了一聲，不由關切的問：「鳳妹快說出來他們是什麼陰謀？」

柳迎鳳聽了不禁有氣，似乎又不便給衛擎宇難堪，只得說：「現在時機未到，我還不便遽下斷言！」

中年花子馮鐵七是何等人物，自然知道柳迎鳳是碍着他的面不便談，立卽識趣的起身抱拳道：「小的巳把消息傳到，衛島主和柳姑娘如沒有其他吩咐，小的這就告辭了……」

話未說完，柳迎鳳巳正色道：「慢着，我還有一道消息痲煩馮當家的……」

馮鐵七趕緊恭聲道：「您儘管吩咐！」

柳迎鳳肅容說道：「請你們貴帮火速通報『麟鳳宮』的三位奶奶，並代我們大肆宣傳，『風月仙姑』已被衛島主殺了，她的手下歹徒，俱是『天坤帮』的香主、壇主、大頭目，也悉數就戳，衛島主將親率他的表妹柳迎鳳，星夜趕往『天坤帮』的峴山總壇，鬧它一個天覆地翻……」

衛擎宇一聽，又急又怒，不由的大聲問道：「鳳妹，妳這是什麼意思？三位奶奶不是說過……」

柳迎鳳却突然怒聲說：「快給馮當家的賞錢……」

一旁的馮鐵七趕緊抱拳慌聲道：「不，不了，島主和姑娘的賞銀巳經够多了！」說話之間，業巳奔出門外，同時，繼續說：「衛島主和柳姑娘放心，您們的吩咐，小的一定辦到！」

把話說完，人巳到了前面上房的拐角，身形一閃，頓時不見了。

衛擎宇一俟馮鐵七轉過拐角，立卽望着柳迎鳳，埋怨道：「鳳妹，妳怎麼……？」

話剛開口，柳迎鳳巳嗔聲說道：「我怎麼啦？」

衛擎宇不由懊惱的說：「那些人本來是崆峒邛崍兩派的俗家弟子……」

柳迎鳳立卽沉聲問：「你願意公然承認你殺光了崆峒邛崍兩派的弟子，叫他們兩派公然和咱們『麟鳳宮』爲敵？」

如此一說，衛擎宇頓時楞了！

柳迎鳳繼續說：「你知道嗎？這是計，這是『將計就計』！」

衛擎宇一聽，不由懊惱的說：「計，計，計，又是計，爲人總應寬厚誠實，那能事事都動心眼子？」

柳迎鳳不由生氣的問：「你誠實，你仁厚，你由太湖到此地，只知道低着頭趕路，君妹妹呢？你可將君妹妹救出來？要不是我愛動心眼子，恐怕君妹妹到現在還被困在藏書閣上受罪呢？」

衛擎宇一聽，不禁俊面通紅，頓時無話可答了。

他默默的坐在椅上，對當前的這位私心早巳相許的鳳妹妹，有着太多的感激，和更多的欽佩，當然也還有更多的愛！

只聽柳迎鳳繼續嗔聲說：「江湖上的機詐險惡，防不勝防，變化莫測，對好人要禮敬有加，對歹徒就要以牙還牙！」

說此一頓，突的一整臉色，繼續說道：「譬如說，邛崍的『道靜』，崆峒的『山眞』，這兩個老牛鼻子，是武林中最奸險最狡黠的玄門人物，他們那天在『麟鳳宮』，說的每一句話，都有挑撥作用，因爲他們恨透了你的芬姊姊……」

衛擎宇見柳迎鳳一談到黃靖芬，話意中也充滿了恨意，不由黯然看了她一眼。

柳迎鳳繼續嗔聲說：「『風月仙姑』段妙香，當然清楚這件事，所以他們便聯合起來對付黃靖芬，所以連贖人談判的地點都選在北邙山……」

衛擎宇卽愁眉苦臉的問：「這又是爲什麼呢？」

柳迎鳳立卽正色道：「當然是因爲黃靖芬的授業恩師在邙山呀！這樣可以使我們立卽聯想到人是黃靖芬派人刧的……」

衛擎宇立卽接口說道：「可是，我們會相信嗎？」

柳迎鳳冷冷一笑，哼了一聲道：「他們可以利用黃靖芬巳與你有了夫妻之實，而不願蘭妹妹先她而舉行婚禮作爲挑撥的藉口，怕你不相信？」

衛擎宇不由倔强的說道：「我就不相信，這件事一開始，我就說刧走君妹妹的不是芬姊姊！」

柳迎鳳立卽問：「你可知三位奶奶，三位怪傑他們有什麼想法？」

衛擎宇搖搖頭說：「我怎麼知道他們六位的想法？」

柳迎鳳突然提高了聲音說：「當你聽說黃靖芬在僞裝『麟鳳宮』的女管家時，曾經埋下了二十多個暗樁的一刹那，你那時有什麼想法，六位老人家就有什麼想法！」

衛擎宇聽得悚然一驚，說：「當時那位劉領班在小船上對我談到這件事時，我只是猜想了一下會不會眞的是芬姊姊，並沒有肯定的說是她呀！」

柳迎鳳毫不遲疑的說：「那也就是說，她有刧人的嫌疑……」

衛擎宇正色辯護道：「可是，當初芬姊姊介紹這些人進宮工作時，三位奶奶也都同意的呀！」

柳迎鳳冷冷的道：「那是因爲也有晉天雄推薦的原因。」

衛擎宇不禁生氣的說：「事後旣然巳經知道了那二十多個人的底細，爲何不將他們逐出宮去呢？」

柳迎鳳立卽沉聲道：「你以爲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呀？他們都是黃靖芬的死士，各自都有一套獨門功夫，再說，他們各守崗位，認眞工作，你憑什麼理由驅逐他們？」

衛擎宇不由生氣的說：「那就是讓他們安心工作就是了嘛！」

柳迎鳳冷冷一笑，道：「可惜，帮着『風月仙姑』段妙香將君妹妹挾持到藏書閣內的，正是他們二十多個人！」

衛擎宇聽得神色一驚，不由怒聲抗辯道：「我不信，絕不可能有這種事！」

柳迎鳳突然嬌靨一沉，道：「我的話都是騙人的是不是？」

衛擎宇一聽，不由放緩聲音道：「我不是不相信妳的話，而是那些人應該知道他們的帮主，曾經明令通知天下武林，活捉『風月仙姑』送回峴山總壇的賞以重金，他們怎麼還帮助『風月仙姑』呢？」

柳迎鳳立卽冷冷的說道：「這種事一定要『風月仙姑』出面嗎？他們就不會來個『假傳聖旨』？」

一語點醒了衛擎宇，不由恍然大悟道：「對了，段妙香的小楷十分娟秀，而且也的確與芬姊姊的字跡相似……」

柳迎鳳立卽譏聲道：「光相似並不能令那些潛伏在『麟鳳宮』工作的人相信，還得有箭令！」

衛擎宇聽得神色一驚，不由脫口說：「什麼？還有箭令？」

柳迎鳳見心上人連番震驚，芳心不忍，不由嘆了口氣，放緩聲音，和顏道：「實話對你說了吧，經過是這樣的。你和黃靖芬的密切關係不是早巳鬧得滿城風雨了嗎？……」

衛擎宇俊面一紅，不得不否認道：「那裏有那種關係，這都是段妙香造的謠！」

柳迎鳳一聽，剛剛放緩和的神色再度沉下來，不自覺的嗔聲道：「外間早巳風傳她快生娃娃了……」

了字出口，嬌靨通紅，倏然住口不說了，似是想到自己還是一個未出閣的黃花大閨女，怎麼可以說出生孩子的事來！

但是，她旋卽氣得一跺脚，撒嬌遮羞的嗔聲說道：「好啦，你旣然不信我的話，我也不說啦！」

衛擎宇一聽，不由慌得連聲道：「信信信，我信妳的話就是啦！」

柳迎鳳急忙正色問：「這麼說，你承認你曾和她……和她的關係非常了？」

衛擎宇被問得答是也不是，否認也不行，不由懊惱的說道：「鳳妹，妳爲什麼要這麼爲難我？」

柳迎鳳嬌靨倏沉，突然瞋目恨聲道：「我最恨的就是這一點，我最不能諒解的也是這一點！」

衛擎宇嘆了口氣道：「鳳妹，現在咱們先談正經事，總有一天，妳會發現芬姊姊是無辜的！」

柳迎鳳一聽，神情立放緩和，顯然，她對「風月仙姑」惡意造謠的話有些相信了。

但是，她仍有些心不甘情不願的說：「黃靖芬的那些死士在『麟鳳宮』一直安心工作，原因是希望他們的帮主有一天成爲『麟鳳宮』的少夫人，而他們依然是他們帮主的心腹死士，可是，你和君妹妹的單獨成婚，而使他們的希望幻滅，他們心裏不但不服，也深深爲他們的帮主抱屈，當然也更恨你寡情薄義……」

衛擎宇聽至此處，愧色滿面，不自覺的低下了頭。

柳迎鳳繼續說：「在這樣的心情下，正好

被洞燭這種微妙心情的『風月仙姑』所利用，她便把以前偷到手的死士箭令，和她刻意模仿的筆跡密令，一併交給了在『麟鳳宮』的死士領導者……」

衛擎宇聽到劍眉一蹙，不由迷惑的問道：「是『風月仙姑』將密令，送進『麟鳳宮』的嗎？」

柳迎鳳正色道：「不，是一個和『風月仙姑』最親密，而又同在黃靖芬座前擔任執筆的人！」

衛擎宇關切的問：「這道密令是什麼時候送進『麟鳳宮』的？」

柳迎鳳毫不遲疑的說：「當然是你和君妹舉行結婚大典的那天！」

衛擎宇會意的「哦」了一聲道：「我說呢，平素對靠近島岸的船隻管制的那麼嚴，怎麼還會讓外人潛入宮內？」

柳迎鳳凝重的說：「平心而論，『風月仙姑』是個智慧很高的女子，可惜，她把聰明用在邪道上了。」

衛擎宇却頗有同感的點點頭，慨然道：「結果她就死在她自己的聰明上！」

柳迎鳳正色道：「風月仙姑段妙香，很會忖摸人的心理變化，她就利用這一點小聰明，知道人在激憤的時候總是有欠理智，所以她的那道假密令，正在那些死士憤憤不平的時候發下，當然是一拍卽合，尤其她選擇了吉期那天，人多雜亂，容易混入，而且，也不必担心黃靖芬會另有指示而露出破綻……」

衛擎宇聽得心中一動，不由關切的問：「妳是說，芬姊姊經常有密令給那些人？」

柳迎鳳毫不遲疑的說：「這件事我想過了，黃靖芬不可能經常有密令，如果常有，『風月仙姑』的奸謀便不可能得逞！」

衛擎宇深覺有理的點點頭道：「這話不錯。不過，不知現在那二十幾個芬姊姊的死士情況怎樣了！」

柳迎鳳輕哼了一聲道：「用不着你替那些人的死活担心，三位奶奶不會殺了他們！」

衛擎宇由於對柳迎鳳有着太多的感激欽佩，因而對她存了幾分退讓之心，這時一聽，只得應了聲是，但他旋卽問：「鳳妹，妳是怎麼知道君妹妹被軟禁在三樓上的藏書閣內？」

柳迎鳳先哼了一聲才道：「我還不是特別注意我前後左右和道路上的可疑人物？」

衛擎宇立卽恍然道：「可是那天傍晚在東光鎭店外偷窺的那些人？」

柳迎鳳淡然道：「是那些個人不錯，但却不是那個地方！」

衛宇擎欣然道：「那當然，那一定是在曹家集，妳說說看嘛！」

柳迎鳳突然有些不高興的說：「我不是說過了嗎？我特別留心週圍的可疑人物，尤其在酒樓客棧、打尖的飯店，那能像你，快馬加鞭，低着頭猛趕……」

衛擎宇聽得俊面一紅，不禁有些生氣的說：「這話妳已說了好幾遍了！」

柳迎鳳一見心上人生氣了，神色立卽緩和下來，不由又深情笑着問：「宇哥哥，你可是覺得我的話太多了？」

衛擎宇立卽愁眉苦臉的說：「女孩子總是不太嘮叨的好！」

柳迎鳳一聽，不由「噗哧」笑了，同時笑着說：「好好，今後我儘量不講話就是了！」

衛擎宇一聽，也不禁笑了，同時笑着說：「該講的話當然要說，譬如妳聽偷到君妹下落的經過，說出來我就可以增加一次經驗！」

柳迎鳳聽了當然高興，她點了點頭，「唔」了一聲，想了想，才說：「我那天離開『麟鳳島』，一登上西岸，便發覺了有人跟踪，但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換另外一個人，直到他們又換了我第一次發現的那個人，我才想到下手對付他們……」

衛擎宇突然關切的問：「妳說的這些人，都是那夜在東光鎭外碰見的那些人？」

柳迎鳳毫不遲疑的頷首道：「一點兒也不錯，就是他們。我直到第三天到達曹家集鎭上，我才逮着機會……」

衛擎宇插言問：「他們可是開始用迷香對付妳？」

柳迎鳳搖首道：「不，那時他們還沒想到這一招，當時我在宿店之際，發現一個跟踪我的人就立在店外的一角，我將馬交給店夥，一進店就越牆跳出店外，繞至店前暗處一看，發現那人正轉身急急離開……」

衛擎宇突然提醒道：「那一定是回去報信去了。」

柳迎鳳頷首道：「一些也不錯，正是回去報告我落脚在那一家客棧……」

衛擎宇突然不解的問：「他們已經把君妹妹擄到手了，爲什麼還跟踪妳！」

柳迎鳳一聽，立卽含笑看了他一眼，嗔聲道：「你眞傻，萬一君妹妹被搜出來呢……」

衛擎宇一聽，恍然似有所悟的道：「妳看前天他們向妳使迷香，可是已經知道了君妹被救？」

柳迎鳳想了想，道：「根據時間計算，他們也應該知道了！」

衛擎宇不由感慨的道：「唉，他們知道了君妹被救的消息總趕快逃命就算了，偏偏企圖再向妳下手！」

柳迎鳳冷冷的說道：「你道他們那麼容易死心？捉住了我，同樣的可以要脅你拿出『玉心』……」

說此一頓，突然似有所悟的問：「如果我那晚被他們擄了去，要你拿『玉心』去贖人，你會不會去？」

衛擎宇被問得一楞，但他旋卽正色說：「當然會去！」

就那麼一遲疑，柳迎鳳已哼了一聲，不高興的說：「難怪他們在向我下手前，一再估量我在你心目中的份量和地位，連『風月仙姑』都懷疑你會不會拿『玉心』去贖我……」

衛擎宇不由焦急的問：「風月仙姑她怎麼說！」

柳迎鳳生氣的說：「她說，我既不是你的親人，也不是你的妻子，連面都沒有見過一次，你怎肯拿『玉心』去贖我？」

說至此處，小嘴高嘟，嬌靨上並沒有升起太多的紅暈，可見她爲此事仍在生氣。

衛擎宇一見他這情形不得不恨聲道：「這個賤女人……」

話剛開口，柳迎鳳已不高興的繼續說：「我跟那人到一家民房的後院，聽到他們談話中，正在担心君妹妹藏在小閣上會不會被三位奶奶搜出來的事……」

衛擎宇不由嘆了口氣說：「我實在太呆板了，直到最後兩三天才發現我的前後左右有可疑的人物！」

柳迎鳳繼續說：「不過，我在請丐帮傳回消息的時候，不敢說明其中歹徒全部是崆峒邛崍兩派的俗家子弟……」

衛擎宇立卽迷惑的問：「那是爲什麼？」

柳迎鳳不由生氣的說：「你怎麼這麼迷糊？萬一丐帮走漏了消息，他們兩派索性公然與咱們『麟鳳宮』爲難，豈不是自樹強敵，再說，君妹妹是否仍被軟禁在藏書閣內還是一個問題！」

衛擎宇深覺有理，不由的連連點頭，但却不好意思的說：「這一件大功勞本來就是妳的，妳却算在我的身上了！」

柳迎鳳一聽，微垂螓首，嬌靨緋紅，立卽羞澀笑着的說：「你是一島之主，我總不能讓別人說你笨呀！再說……」

她本來要說「妻以夫爲貴」，但她突然覺得現在什麼名份都沒有，說出來一定被衛擎宇笑話，是以急忙住口不說了！

衛擎宇一看柳迎鳳的雙頰紅了，也恍然似有所悟，因而正色說：「至少妳也應該說是我們兩人發現的，這樣也好讓三位奶奶，三位怪傑知道我們兩個已經在一起了！」

柳迎鳳一聽，嬌靨通紅，但却有掩不住的喜悅冲上心頭，立卽扭身轉頭，仰臉看天道：「誰跟你在一起，我才不跟你在一起呢！」

衛擎宇一看，知道她是違心之論，因而拉回正題，問：「現在我們把崆峒邛崍兩派的參與弟子全部殺光了，將來兩派問起來……」

柳迎鳳立卽回身正色問：「他們問誰？」

衛擎宇正色說：「當然問我們！」

柳迎鳳繼續問道：「我們爲什麼殺他們的人？」

如此一問，衛擎宇頓時無話好答了，而且，也恍然明白了柳迎鳳要丐帮只說殺的是「天坤帮」的人的事！

柳迎鳳繼續道：「現在你總該知道，我爲什麼要把那些人斬盡殺絕的原因了吧！」

衛擎宇會意的點點頭道：「不錯，留下活口雙方都不便，崆峒邛崍兩派眞的惱羞成怒翻了臉，很可能因此惹起武林大刦來！」

柳迎鳳一笑道：「現在就成了我們裝傻瓜，他們吃暗虧，我們是啞巴吃扁食，心裏有數，他們是啞巴吃黃蓮，苦在心裏，看他們以後還敢不敢再作壞事。」

衛擎宇却又有些爲難的說：「可是，我們現在已經把消息放出去了，人家『天坤帮』爲了顧全名譽，人家……」

柳迎鳳立卽正色說：「我們可以去找黃靖芬解釋呀，要她承認那些香主壇主大頭目都是他們『天坤帮』的人……」

衛擎宇立卽面現難色的說：「她肯嗎？」

柳迎鳳立卽嗔聲道：「憑你們兩人關係，她爲什麼不肯？」

衛擎宇早已看出來了，只要一提他和黃靖芬的事，柳迎鳳會不自覺的怒氣上冲。這時見她又提到了往事，不由故作懊惱的說：「鳳妹，直到現在妳還是這麼說，難道這些都是『風月仙姑』揑造的，妳仍不相信嗎？」

柳迎鳳顯然有些相信了，因而不禁有些焦急的說：「要眞的是這樣，黃靖芬不肯合作，那就有些棘手了！」

衛擎宇只得故做爲難的說：「就是明知她不肯合作，我們也得去試一試呀！」

柳迎鳳立卽正色問：「我們去那裏？」

衛擎宇正色說道：「我們去峴山找芬姊姊去呀？」

柳迎鳳神色一喜，不由驚異的問：「你不阻止我前去啦？」

衛擎宇立卽無可奈何的說：「我阻止妳，結果妳還是去，倒不如我陪妳一塊去……」

話未說完，柳迎鳳已含情睇了他一眼，忍笑嗔聲道：「直到現在你才眞的瞭解了我！」

說此一頓，突然發覺衛擎宇話意不對，立卽又迷惑的問：「應該是我們倆一起去呀？爲什麼你要說你陪我？」

衛擎宇只得愁眉苦臉的說：「因爲是妳要找芬姊姊的嘛！」

柳迎鳳先是一楞，接着愉快的一笑，道：「你放心，只要你和黃靖芬是淸白的，我絕對聽你的話，絕不無理取鬧，就是她黃靖芬學了我姑姑的成名劍法，我也不追究了！」

衛擎宇聽得心頭猛的一震，頓時有如天旋地轉的感覺，他眞的沒想到，柳迎鳳是如此善妒的女孩子，把他和黃靖芬的關係看得如此的嚴重？

由於有了這一發現，他不但後悔不該掩飾這件事，也不該這麼爽快的答應柳迎鳳前去峴山，他覺得這件事愈來愈嚴重了。

因爲，這個場面可就沒法收拾了！

因爲，柳迎鳳到了峴山總壇，見了黃靖芬，發現她果然大了肚子，這個場面可就沒法收拾了！心念電轉，忙不迭的連連頷首道：「好好，我馬上就去叫店夥備馬！」

柳迎鳳雖覺衛擎宇的神色有異，但她以爲是衛擎宇聽了她不再和黃靖芬鬥氣而高興的，是以也未在意。

這時見衛擎宇要去命店夥備馬，急忙一笑道：「我早已對店夥講過了，現在馬匹恐怕早已拉到店門口了！」

衛擎宇立卽道：「那我們趕快走吧！」

於是，兩人愉快的走出房門，逕向店外走去。

柳迎鳳的愉快是發自內心的高興。

衛擎宇的愉快是迫於無奈，不得不裝出一幅笑臉來。

兩人走至店門下，兩個招徠生意的店夥，立卽回身哈腰，恭聲道：「爺和姑娘的馬早備好了。」

衛擎宇頷首稱謝，發現烏騅和柳迎鳳的青花馬，雙雙的拴在拴馬樁上，並沒有吻屁股怒嘶掙扎。

想是這件事給衛擎宇的印象太深刻了，因而不自覺的望着柳迎鳳驚異的問：「咦？今天是怎麼攪的呀？兩匹馬爲什麼不打啦？」

柳迎鳳見衛擎宇當着兩個店夥問這種事，不由羞得嬌靨通紅，立卽瞋目低聲道：「兩匹馬熟了還打什麼？」

衛擎宇一看柳迎鳳通紅的嬌靨，頓時明白自己不該問這些事，嘿嘿一笑，順手在店夥手中將馬接過來。

其實，兩個店夥根本不知兩馬打架的事，他們也沒聽到衛擎宇說什麼，早已去拴馬樁拉馬去了。

兩人接馬在手，俱都檢查了一下鞍囊內的衣物，才登鐙上馬，逕向鎭外走去。

由於檢查衣物，衛擎宇突然想起一個問題，因而不解的問：「鳳妹，妳爲什麼今天穿綠衣，明天就穿銀衣？」

柳迎鳳嫣然一笑說道：「衣服總得要常替換嘛！」

衛擎宇知道這是應付之詞，立卽搖頭道：「不對，我發覺妳用柳姑娘的名義辦事時，就穿綠衣，和我照面作對時，就穿銀衣……」

話未說完，柳迎鳳的嬌靨一紅，不由「噗哧」笑着說：「不這樣，怎麼讓你相信有兩個人嘛！」

嘛字出口，叭的一鞭打在馬股上，青馬一聲怒嘶，放蹄向前馳去。

衛擎宇一聽，恍然大悟，不由縱馬疾追，同時笑聲說道：「鬧了半天，還是爲了要捉弄我！」

由於黑馬是一匹千中選一的名駒，說話之間已追上了柳迎鳳。

柳迎鳳本待撥馬閃躲，但因已馳出鎭外的官道上，行人正多，只得放緩馬速，討饒低聲道：「絕對不是爲了捉弄你，完全是湊巧。」

衛擎宇笑着說：「竟會那麼巧？」

柳迎鳳忍笑正色道：「是這樣的，那天晚上在東光鎭與那八個人打鬥時，不愼濺了幾滴血，洗後未乾，第二天又要趕路，只好換上綠衣裳……」

衛擊宇立即不解的問：「那麼昨天晚上呢？爲什麼又換上銀衣前去邙山？」

柳迎鳳正色道：「昨天晚上搏鬥動手那是必然的事嘛，我當然要換上舊衣，而且，還要下水……」

衛擊宇聽得心中一動，脫口急聲問：「怎麼？妳早就知道『風月仙姑』他們隱身的洞府，必須由水下才能進入啦？」

豈知，柳迎鳳竟嗔聲道：「我要早巳知道早就把他們殺了，還要一直等你？」

衛擊宇聽得一楞，不由驚異的問道：「那妳？……」

柳迎鳳毫不遲疑的說：「昨晚你詰問垂死的張自行的時候，我正好隱身在你的附近！」

衛擊宇一聽，恍然大悟道：「難怪我昨夜趕到湖邊，便發現有人剛剛入水的跡象呢！」

柳迎鳳立即正色說：「你那爲人總該寬厚誠實的話，現在應該重新估量來改變一下活用原則了！」

了字出口，猛的一抖絲韁，青馬如飛向前馳去。

衛擊宇一看，官道寬大，行人巳經稀少，也縱馬向前馳去。

但是，他對柳迎鳳的話，却頗有感觸，對付邪惡之人，如果一味誠實，只有自己吃虧，而對方非但不爲所動，反譏你是蠢人。

兩人經過兩天的急急趕路，漸漸巳接近皖北地境，沿途酒樓茶肆間，新的「風月仙姑」被殺的消息，替換了「麟鳳宮」新娘被刼的新聞。

當然，被殺的那些歹徒，俱是「天坤帮」的香主壇主大頭目的事，也是人盡皆知的大事情。

「天坤帮」巳有了反應，否認他們各分舵巳有人被殺，這是惡意中傷，他們要追查謠言的來源，他們要找丐帮算賬！

衛擊宇聽到了這些消息，不禁望着柳迎鳳埋怨道：「妳看，如今給人家丐帮，惹下禍來了。」

柳迎鳳立即不在意的說：「不礙事，追問丐帮，丐帮自會把責任推在我們身上！」

衛擊宇立即懊惱的說：「萬一『天坤帮』找我們理論還不是一樣？」

柳迎鳳毫不遲疑的說：「憑你和黃靖芬的關係，恐怕他們還不敢！」

每一提到黃靖芬，衛擊宇都會特別提高警覺，根據柳迎鳳的個性，他巳不敢再完全否認與黃靖芬的密切關係了。

是以，故作無可奈何的說：「也只有碰碰運氣了，我實在沒有把握。」

進入皖境以後，漸漸發現氣氛有些異樣，那就是勁衣疾服身佩寶劍的武林人物愈接近峴山愈多了。

平素看到的武林人物並不覺得礙眼，而所有的武林人物，絕大多數佩劍，就容易惹人注意了。

柳迎鳳和衛擊宇離開一家酒樓，上馬出鎭，繼續向峴山飛馬馳去。

由於在酒樓上聽到的消息，和武林近來的情勢，雖然沒有明言，但暗中的氣氛，似乎對「麟鳳宮」和「天坤帮」都不利。

因爲方才在酒樓上，突然有一句極輕微的話音，飄入了柳迎鳳的耳裏，那句話是：「要想先孤立『天坤帮』，必須先向『麟鳳宮』下手！」

柳迎鳳當時雖然竭力察看全樓酒客，但絕大多數的人都在交頭接耳，竊竊私議，她實在無法察知是那幾個人說的。

但是，當時的衛擊宇並沒有聽到，這並不是說衛擊宇的功力不及柳迎鳳的深厚，一[illegible]他也有他的心事！

因爲快馬加鞭，今天晚上就可趕到峴山的西北麓了，也就是說，今夜柳迎鳳一定會纏着他前去找黃靖芬。

而令他担心的是兩女一言不合，勃然而起，拉劍相向，立即火併起來。

最最令衛擊宇不安的是，他一直對柳迎鳳否認他和黃靖芬之間的纏綿關係，萬一今夜深更前去，發現黃靖芬果眞像外間傳說的那樣，腹部巳鼓，後果的嚴重是可想而知的！

因爲，他巳完全瞭解了柳迎鳳的脾氣，爽直，明朗，聰慧，刁鑽，唯一的缺點就是善妒，易怒，絕對不願受騙，如今，他偏偏誆騙了她！

衛擊宇放馬疾馳，低頭沉思，驀聞騑馬飛馳的柳迎鳳，機警的叫：「宇哥哥……」

衛擊宇悚然一驚，急忙抬頭，同時「唔」了一聲！

這時，他才發現柳迎鳳正神情凝重的望着官道兩側，一直走向峴山方向的武林人物，而這些武林人物，則絕大多數背揷長劍！

柳迎鳳聽了衛擊宇的「唔」聲，才回過頭來凝重的道：「宇哥哥，你看見了沒有？」

衛擊宇會意的說：「你指的是這些人大都背劍？」

柳迎鳳「嗯」了一聲道：「你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嗎？」

衛擊宇似有所悟的說道：「黃山論劍，巳經提前，這些人該不會是前去參觀論劍大會的吧？」

柳迎鳳不以爲然的說道：「去黃山應奔西南，他們現在却偏向正東，這不是越走越遠了嗎？」

衛擊宇深覺有理，但乍然間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柳迎鳳不由試探的問：「方才在酒樓上你聽到什麼了沒有？」

衛擊宇被問得一楞，不由驚異的問：「妳可是聽見了什麼？」

柳迎鳳一聽，不禁有些生氣的問：「你可是有什麼心事？還是一直在想些什麼？」

衛擊宇「哦」了一聲，只得說：「我一直在想，今天傍晚就可趕到峴山北麓了，我們是公然拜訪呢，還是暗自探山？」

柳迎鳳毫不遲疑的說道：「當然是暗自探山！」

衛擊宇不由關切的問道：「妳是說今天晚上？」

柳迎鳳凝重的說：「我覺得這兩天江湖上可能又發生了什麼大事情，只是我們只知趕路，未加注意罷了！」

衛擊宇不由提議道：「妳看，我們要不要找個丐帮的桿兒頭問一問？」

柳迎鳳想了想才道：「還是先趕到地頭再說吧！」

於是，兩人放馬飛馳，落日時分，形勢奇險的峴山巳經淸楚在望，但仍趕到起更時分，才趕到北麓的一個小鎭上。

柳迎鳳根據沿途急急湧向峴山方向的武林人物，料定這個地區可能發生了重大事故，當然，前幾天湧到的武林英豪，也大都將客棧住滿了。

是以，由她決定先到一小鎭，即使客棧巳滿，也可以找一農戶人家落脚。

但是，到達小鎭上，唯一的一家客棧居然尙有房間，由於店中有不少武林人物走動，看來，即使有空閑房間恐怕也不多了。

衛擊宇和柳迎鳳在僅有的兩間上房中，選了一間一明兩暗的雅靜上房。

彈塵，淨面，飮茶，進食，這是宿店必經

的步驟。

由於巳經起更，小鎭距離峴山的北麓山口尙有七八里地遠，兩人在進食時詳議了一番進入峴山應行注意的事項和步驟，並由衛擊宇講述了一遍上次進入峴山的經驗，才分別進入兩間調息安歇。

不知過了多久，他驀然驚覺有人屛息躡步向他床前走來。

他心中一驚，急忙撐臂坐起，發現躡步走向床前的竟是柳迎鳳。

柳迎鳳一見衛擊宇倏然坐起，立即將春葱般的食指，豎在鮮紅的櫻口上，示意他不要聲張。

衛擊宇心知有異，因爲他一直聽到房外客店中有人進進出出，大聲吆喝或要房間，這時見柳迎鳳悄悄進來，必是發現了什麼，立即會意的點點頭！

柳迎鳳見衛擊宇頭腦淸醒，雙目毫無惺忪之象，不由深情關切的悄聲問道：「你一直沒睡？」

衛擊宇見問，只得坦白的搖搖頭。

柳迎鳳却有些心疼的埋怨道：「你爲什麼不睡？」

衛擊宇只得坦白的悄聲說道：「我睡不着呀！」

豈知，柳迎鳳竟突然輕哼一聲，道：「還不是想到馬上就可看到黃靖芬了，高興的睡不着。」

衛擊宇巳知道了柳迎鳳的個性，立即不高興的悄聲說道：「隨妳怎麼說吧，妳過來有事嗎？」

一句話提醒了柳迎鳳，立即拉住衛擊宇的手腕，悄聲催促道：「你快來，隔壁有人住進來了。」

衛擊宇一面急急下床，一面悄聲問：「可是聽見他們說什麼？」

柳迎鳳不答，拉着衛擊宇穿過外間，逕自進入自己的那間臥室。

衛擊宇一進室門，便有一股酒香菜味瀰漫室內。

抬頭一看，發現房頂山樑間，原爲木板相隔，由於年久失修，業巳缺了好幾塊，不但隔壁的談話聽得清楚，就是酒香菜味也會流竄過來，而明亮的燈光，也可看見。

只聽一個粗宏的聲音，命令似的說：「你們去吧，有事大爺會喊你！」

接着，是兩個店夥的恭聲應是，和走去掩門聲。

柳迎鳳指了指對面房間，拍了拍床緣，示意衛擊宇坐下來聽。

衛擊宇機警的點點頭，柳迎鳳也偎依着坐在他的身側。

只聽一個陰沉聲音的漢子，威嚴的問：「我覺得你的話不太可靠……」

另一個尖聲尖氣的漢子，有些焦急的說：「大哥，小弟辦事什麼時候出過岔子？這一次是千眞萬確，絕對錯不了！」

方才那個粗宏聲音的漢子，附聲道：「大哥，丁三弟說的也許不會錯，黃靖芬未必一定睡在她的大寨內！」

衛擊宇聽得心中一驚，柳迎鳳却以玉肘碰了他一下，意思似乎在說：「就是要你過來聽這個！」

只聽那個被稱爲大哥的漢子陰沉的問：「你方才說的是什麼谷來？」

被稱爲丁三弟的漢子急忙說道：「傷心谷，據說，這個谷原名叫『怡心谷』，是『麟鳳島』的衛島主把她棄掉之後，她在改爲『傷心谷』……」

被稱爲大哥的漢子，似乎有些相信的問：「那黃靖芬一直都是她一個人住在裏面？」

丁三回答道：「是，據說，連她最知己的密友胡秋霞，也不准進入……」

粗宏聲音的漢子，忖測似的說道：「這樣看來，她正在一個人苦練劍法，應該是毫無疑問了！」

驀聞那個叫丁三的漢子說：「二哥，你猜錯了，據說黃靖芬根本就沒有練劍……」

被稱爲大哥的粗宏漢子「噢」了一聲，驚異的問：「那她一個人在那裏幹什麼？」

丁三毫不遲疑的說：「哭！據說，有人深更半夜裏去偷看，發現她一個人坐在那裏，對月飮泣，淚流滿面……」

柳迎鳳聽至此處，不由轉首要問什麼，但轉首一看，發現衛擊宇的熱淚正由星目中一顆接一顆的滾下來。

說也奇怪，她並沒有因此大發妬嗔，反而掏出絹帕爲衛擊宇拭淚，表情也顯得有些泫然欲泣。

當然，她並不是爲了黃靖芬的可憐而起了惻隱之往，而是看了心上人流淚而難過！

就在這時，驀聞那個粗聲音的漢子，失聲笑着說：「哭？這倒是新鮮事，我仇二還是第一次聽說，有什麼好哭的？衛擊宇不要她，來找我們大哥『鐵釘豹』好了……」

話未說完，又聽那個被稱爲「鐵釘豹」的大哥，沉聲道：「老二，小聲點兒，三杯酒下肚，總忘了你是來幹什麼的了！」

仇二一聽，趕緊「嘿嘿」笑着，應了兩聲是。

只聽那個叫「鐵釘豹」的大哥，以遲疑的聲音，忖測道：「這麼說，外間傳說她正在苦練藍衫上的劍法，並不確實了？」

丁三接口道：「黃靖芬有沒有練藍衫上的劍法，沒有人知道，反正沒有人看見她練劍就是。」

被稱爲仇二的漢子，突然問：「大哥，你們說的藍衫秘笈，到底是怎麼回事？」

丁三搶先說道：「就是昔年『鳳宮仙子』仗以成名的劍法，據說，就繪記在那件藍衫上面……」

仇二迷惑的說：「藍衫？『鳳宮仙子』幹什麼要穿藍衫？她要女扮男裝呀？」

驀聞「鐵釘豹」沉聲道：「不知道就在一旁聽着，別打岔！」

仇二一聽，連聲應是，接着「嗤」的一聲，想必是把自己的酒喝乾了。

只聽那個叫「鐵釘豹」的人，繼續忖測說：「果眞是這樣，我們最好先觀一觀情勢，因爲現在想得到藍衫的人太多了……」

柳迎鳳聽得神色一驚，急忙轉首去看衛擊宇。

而衛擊宇也正以震驚恍然的目光望着她。

因爲，兩個人這時都明白了，何以江湖上這麼多使用寶劍的英豪俠士都湧到了峴山，原來都是企圖向黃靖芬强索藍衫。

就在兩人對望的時候，巳聽那個叫丁三的問：「大哥，如果我們不先下手，萬一給別人先得手了怎麼辦？」

只聽那個叫「鐵釘豹」的人，沉聲道：「不會的，最初誰也得不了去……」

叫仇二的人却不高興的問：「大哥，那我們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下手呢？」

「鐵釘豹」斷然說道：「必須等到『齊南狂叟』『糊塗翁』兩人都倒下了，我們才能下手。」

丁三却憂慮的說：「到了那時候，恐怕藍衫早被別人奪走了！」

只聽「鐵釘豹」霸道的說：「誰把藍衫奪走了，咱們再由誰的手裏奪回來！」

驀聞那個叫仇二的說：「咱們就弄不懂，黃靖芬既然有了藍衫上的秘笈，爲何不加緊練劍，幹麼每天晚上哭呢？」

丁三急忙道：「她現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你知道嗎？她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她急於想練劍成名，又怕練劍動了胎氣，保不住衞擊宇的孩子……」

柳迎鳳聽至此處，花容立變，不由憤怒的轉首去看衞擊宇。

衞擊宇當然正也以迷惑驚異的目光望着她，同時焦急的搖了搖頭。

驀聞那個叫「鐵釘豹」的沉聲問：「這件事，是你親自聽你那位朋友這樣說的嗎？」

丁三趕緊一笑道：「我也是聽別人在酒樓上說的，我那位朋友並沒有說！」

只聽「鐵釘豹」遲疑的說：「我怕這是『風月仙姑』造的謠，又担心是黃靖芬故意放出的空氣……」

丁三驚異的問：「大哥是說？……」

「鐵釘豹」道：「我是說，黃靖芬根本沒有懷孕，而是她利用曾經懷孕的謠言，掩護她練劍……」

仇二立即插言道：「我說呢，那會那麼巧，衞擊宇和她睡了一覺就有了孩子了？」

柳迎鳳一聽，嬌靨通紅，拉起衞擊宇的手，逕向外室走去。

衞擊宇無奈，心中多少也有些忐忑，他眞担心柳迎鳳又會因此和他爭論。

一進入第一間內室，柳迎鳳立即悄聲道：「我們現在馬上走！」

衞擊宇一楞道：「去那裏？」

柳迎鳳道：「去找黃靖芬！」

衞擊宇略微遲疑道：「可是我們不知道『傷心谷』的位置。」

柳迎鳳嗔聲道：「我們不會找嗎？峴山就那麼大個地方，還怕找不到？」

衞擊宇深覺有理，立即點了點頭，因爲他這時也急切的想早一刻看到曾經和他一度纏綿的黃靖芬！

是以，斷然頷首道：「好吧，我們現在就出發！」

於是，兩人略微整理了一番，悄悄推開後窗，身形一縱，輕飄飄的落到窗外。

一勾彎月，斜掛天邊，昏昏沉沉，暗淡無光，襯得那些小星，也失去了熠熠光采。

這種夜色，較之天晴星明的無月之夜更適合夜行人行動。

兩人利用陰影出了小鎮，山勢崢嶸的峴山就在七八里外靜靜的矗立着。

於是，兩人再不遲疑，回頭察看了一眼小鎮內，立即展開輕功，逕向峴山北麓，如飛馳去。

柳迎鳳在藍衫秘笈上也學會了大小挪移身法，是以輕功並不太差，片刻不到，已進入了「天坤帮」劃定的禁區之內。

只見禁區之內，除了無法搬移的巨石外，樹木大都被伐光了，但山麓的荒草依然及腰過膝！

柳迎鳳一看峴山的山勢，這才發現言之不虛，峴山的險峻不是由內而外，而是一開始就是斷崖絕壁！

正打量間，她的玉手驀然被衞擊宇握住，同時，急忙將她拉至一座大石後。

柳迎鳳心中一驚，順勢斜飛，立即悄聲問：「怎麼回事？」

衞擊宇急忙向着石的那邊一指，悄聲道：「前面有人！」

柳迎鳳驚異的「噢」了一聲，立即和衞擊宇探首向外打量，因爲她非常相信衞擊宇的目力比她强。

探首向外一看，竟有六七人之多，也正隱身在十丈以外，看他們指指點點，顯然也正在察看山勢，辨別方向。

細看那些人，當前的是兩個老者，其餘四五人均爲中年，他們的背上，一式斜插一把寶劍。

兩個老者一穿灰衣，一着黑衫，穿灰衣的鬚髮皆白，着黑衫的，頭髮灰花。

另五個中年人則一式勁衣，兩人爲淡灰，兩人穿玄黑，另一人則獨穿墨綠。

只見灰衣老者，轉首望着一個淡灰勁衣中年人說道：「前去『傷心谷』就是由此地進入嗎？」

柳迎鳳一聽，立即用玉肘，碰了一下衞擊宇。

只見那個淡灰勁衣的中年人，立即恭謹的點點頭，同時應了聲是。

身穿黑衫的老者謙和的問：「賢契確定由此地前去『傷心谷』沿途沒有樁卡巡邏？」

身着淡灰勁衣的中年人，立即頷首應了聲是，同時補充道：「晚輩昨夜來時，確實沒有樁卡明哨！」

黑衫老人繼續問：「你的確認出那個黑衣女子就是『天坤帮』的帮主黃靖芬？」

衞擊宇聽得心中一驚，不由暗吁道：「不對呀！芬姊姊向來喜穿紅衣，明媚艷麗，她爲什麼改穿了黑衣？」

心念間已聽那個中年人恭聲道：「絕對不會錯，晚輩確曾見過她，雖然披散頭髮，形容憔悴，但晚輩仍能確定就是她……」

衞擊宇一聽，宛如有一把刀正在割他的心一樣，他知道，這完全是他害了她！

心念間，已看到那個身穿黑衫的灰髮老者，望着灰衣老者謙和的說：「沈老英雄，據令徒所說的情形來看，我們是來對了……」

灰衣老者目光一亮，興奮的說：「不錯，根據今夜的情形看，我們可能是第一撥！」

說此一頓，突然又望着黑衫老者，迷惑的問：「陳老莊主，老朽一直猜不透，這丫頭何以一個人枯坐『傷心谷』，不要任何人隨侍在側，也不許派遣警衞？」

被稱爲陳老莊主的老者是個三角眼，八字眉，一臉狡黠之相的瘦削老人，這時見問，不由輕蔑的一笑說：「還不自恃劍術無敵，諒無人敢到她這隻母老虎的嘴上捋鬚？」

方才被問話的中年人突然道：「晚輩在半崖上觀察了半天，只見她望着彎月流淚，既未練劍，也未有任何動作，只是靜靜的打坐！」

被稱爲沈老英雄的老者，迷惑的說道：「這麼看來，黃靖芬意志消沉，完全是爲情所苦了？」

姓陳的莊主得意的說：「這樣最好，咱們正好聯手將她除掉！」

身穿墨綠的中年人道：「聽說她身上已懷了衞擊宇的孩子……」

話未說完，驀見那個灰衣老者暴睛一瞪，怨毒的低叱道：「果眞那樣更好，這個後患無窮的禍根，最好早一些把他除掉！」

衞擊宇一聽，頓時大怒，覺得這些人俱是陰狠毒辣之徒，萬萬留他們不得。

正待起身怒喝，早已料到他會生氣的柳迎鳳，倏然伸手將他拉住。

也就在這時，驀聞那個灰衣老者，沉聲道：「頭前帶路，按照昨天晚上的路綫走！」

接着是那個灰衣中年人的應是聲。

衞擊宇和柳迎鳳探首一看，只見那個身着淡灰勁衣的中年人，一人在前，其餘人等隨後，正向兩座突崖間的夾隙間飛身馳去。

柳迎鳳這時才含嗔悄聲道：「你怎麼這麼傻？這不是現成的嚮導嗎？」⑦（未完）



在香港,
牌V.S.O.P.馬爹利
最受飲家歡迎.





